第一推荐丛书

DiYiTuiJianCongShu

HaiGuo

# 海国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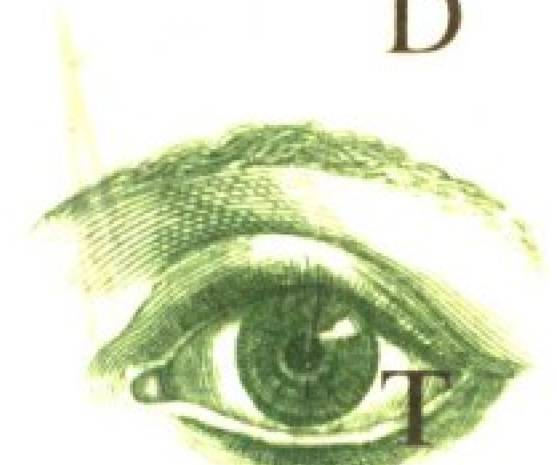
FengQing

〔捷克〕恰佩克著 · 万世荣 · 徐浩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D i Y i



T u i J i a n

C o n g S h u

墓畔回忆录

海国风情

磨坊信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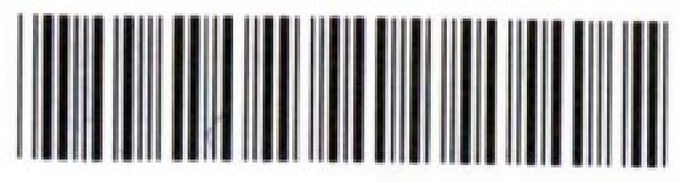
一天上午的回忆

ISBN 7-80646-124-8

9 787806 461242 >

定价：20.00 元

第一推荐丛书




DiYiTuiJianCongShu

# 海国风情

〔捷克〕恰佩克著 · 万世荣 · 徐浩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周艳梅
尾　　花：赵　斌
　　　　　张　懿

海国风情

〔捷克〕恰佩克著
万世荣 徐　浩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11,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646-124-8/I·274　定价：20.00元

毫无疑问，在古今中外的散文集子中，一些艺术与哲学、科学或美学等领域的内容相融合的散文，比一般的抒情散文更有趣味，更有生命力，因此也更能流传后世。至于哪一本书可以号称天下第一，各持己见，恐怕谁也不能在客观上下定义。不过，挖掘那些具有真知灼见、使几代读者感动的不朽之作，将它们归成系列，题为《第一推荐丛书》，应该说，还挺有创意。

施蛰存

# 出 版 说 明

一篇短文,可以成为千古名篇,一首诗,可以成为千古绝唱,究其原因,是小中可以见大,纳天地于须弥,微中含有精义,抑或胜破百卷书。如果说,大作品的效果是给人以总体上的一个特定时代的信息冲击,那么,小作品的效果则给人以特定时代的特殊信息的冲击，这一冲击通常更为有效——因为它将整个时代信息具体化为某一深刻独到的思想观念,某一,诚挚真切的人文关怀,某一标新立异的智慧见识，某一动人心弦的情趣或艺术氛围。因此，上海文化出版社特别为广大读者推荐这套以各国名家大师的小作品为主的丛书，原则上一位名家大师一本,尽量译介名家大师的精品和国内未见之佳作,分批出版,计划出版一百种。之所以取‘第一推荐丛书’之名,乃是出版社的追求：一方面是依照编者自身个性化的认识,向广大读者推荐在文本范围内某一方面可以称为“第一”的名家名作,或可说是建议读者择要而读的名家名作 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这套丛书确实广罗玑珠,如施蛰存先生所说‘挖掘那些具有真知灼见、使几代读者感动的不朽之作,将它们归成系列’,从内容、形式、质量到规模都向‘第

一 '努力。

但愿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读者的‘ 第一伴侣 ’!

欢迎各地翻译家、著作家、读者朋友与我们联系,赐教赐稿,帮助我们实现各方面无愧第一的目标(来信来稿请寄版权页标示的责任编辑和出版社地址)。

# 目　录

## 意大利通信

## 英 国 通 信

## 西班牙之行

## 荷 兰 风 貌

# 意大利通信



# 小　　序

出发之前，好友们给我寄来厚厚的几卷意大利史、古罗马史和有关艺术等方面的著作，告诫我全部读它一遍。幸好我没有照办，不然，就不会有这本小书问世了。

人们常常事与愿违。我本不大喜欢旅行，却发疯似地到处游逛。有时候乘车，多数是步行。当我靠近非洲海岸的时候，甚至也想去非洲观观光。起初我没打算写什么，结果却写成这一整本书，而且还冠上序言。我是想迅速记下可能会忘却的一切，如佛罗伦萨的建筑、各种名贵佳酿及其酿制方法，特别是奥尔维托① 的葡萄酒，汀多列特② 的画作，还有我最感兴趣的每次必看的城郊，远看如烘干厂、近看像多利安人③ 建筑物的巴耶斯特教

① 位于罗马北部的城市。
② 汀多列特（1518—1594），意大利画家，属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流派。
③ 古希腊人的一部分。

堂①,此外,有健美的罗马姑娘,沙宾纳的夜莺,蒙里尔②的波南与巴里丹门,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纪念物;但现在来追述它们，有点为时已晚了。

我这次旅行,不仅没有准备一点实用知识,而且连计划也没有,只是根据地图,走到哪里算哪里。常常由于一个地方的名称很美,或者正好火车上午十时抵达那里,我于是就去了，因为这样我无须起早床。根据黑格尔的说法,绝对观念,指导世界的进程,对我来说,却是在偶然性驱使之下,任意漫游意大利所有‘必须一看’的地方。

但是,这个世界的每条街道,每个人,每桩事,不论是贫乏无味还是威名显赫，都值得人们关注和浏览一番。所以,我颇想走遍天涯海角,走遍旅游指南未曾介绍的地方。旅行中,我不惜徒步行走,漫无目的地徘徊。有时在人行道上向和颜悦色的路人致意,观赏名胜古迹;有时瞅着小孩和老太太,观察人间的贫困与欢乐;有时逗弄小动物，甚至窥视人家的窗户。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和缺乏冷静考虑吧,当我打算将所见所闻写出来的时候,又觉得描述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未免有点不好意思了。一句话，我尽可能去写各种纪念文物。因此,在本书的序言中,我愿提醒读者，千万别将这本书当作旅行指南或游记之类，当作其他任何读物都行。当你们出外旅游的时候，除了

①位于第勒尼安海滨的古城教堂。

②位于西西里岛。

**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依赖任何东西，就凭着自身的爱好去走东串西吧。这种爱好，将指引着游人欣赏更多难以描述的事物。**

# 威　尼　斯

## 一

假如说下面所写的,多少有点凌乱,不甚清晰,这不能怪我,因为我所经历的事情,还有待进一步整理。这回的见闻,委实不少了,留待以后处理,那就是全然忘掉它们。现在只能大致分为我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两个标题,稍微归纳一下。

我不喜欢的事物是什么呢？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它的边防海关吊销了我去意大利使用的银行支票。海关官员要我选择 或者返回家去,或者一文不名地前往意大利。我是个固执的人。管它呢，没有支票也要继续前往。我一边走,一边诅咒共和国、衰老的奥地利和边境上那位面容修饰一新的官员。其次是不喜欢维也纳，因为一顿晚餐要花两三万，这么大的数目是教人不大舒服的 再说,这城市死气沉沉,人们郁郁寡欢。三,威尼斯游

客太多。德国人大多数背着背包,穿呢子衣服;英国人手提照相机;从臂膀可以分辨谁是美国人;捷克人则像德国人，说话大叫大嚷，这也许是因为我国空气稀薄的缘故吧。四,圣马可,这里指的不是建筑艺术,而是一种机制管风琴,上面有个小孔,扔六分钱进去,就能奏出流行曲调《歌唱威尼斯》。我没有找到小孔,它当然也不会为我演奏。五,新婚夫妇,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六,威尼斯女人,我也不欣赏,因为她们大都是俄罗斯人,有的面孔黑得像魔鬼,两眼却闪着情欲之火,身穿长摆服,头发卷成纯粹威尼斯型，这种发式是颇能迷人的。她们对殷勤的陪伴者说:"好,好,明白了!"① 对此我却缺乏想象力。我不喜欢的事物至少还可以列出一打，但欢乐的双翼驱使我急急忙忙地来叙述我所喜爱的事物：

我喜欢的事物是什么呢？最使我满意的恐怕首先要数卧铺车厢。那漂亮的卧车上,安装着精美的铜横杆、开关、按钮、把手和各种各样的机关。你只要按一下或者拉一下,一张舒适的卧铺就出来了。这种发明创造真好,我整晚摆弄那玩艺,按按这,拉拉那。可那个挂衣架,我却摆弄不了,也许是我太笨拙。身居这些东西之中,也许能做个甜蜜的梦。其次是意大利的宪兵。从边境开始，他们总是两人一排,制服的后襟上挂着两枚手榴弹,头戴船形帽，仿佛是古时候的学院教师，不过帽子是横着戴的。

①此处原为俄语。

他们特别使我产生好感，不过又觉得有些滑稽可笑。第三，是那些不毗连运河和宫殿的小街，蜿蜒曲折，有的至今还不为人们所熟悉；说不定有的小胡同，人迹也不多见了；像样一点的小巷，一米来宽，不长，活像一座迷宫，你在其中难辨古今，难寻出处。我自夸有辨别方向的本领，昨天却在那里兜了两个小时的圈子；从圣马可广场到里雅多，只要十多分钟，我转了两个小时，仍旧回到了原地。我觉得，威尼斯的街道，酷似东方，这大概是因为东方我从未去过；我还觉得像中世纪，这也许是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是中世纪的人。但从瓦尔帕乔① 的画作看来，昔日的威尼斯同今天并无什么不同，只是那时没有旅游者罢了。第四，令人称心如意的是，这里没有汽车、自行车、马车、手推车或大轿之类。但是第五，有很多很多的猫，比圣马可广场的鸽子还多。有大猫，眼珠混浊的猫，眼珠明亮的猫。它们白天在走廊带着幽默的神情观察行人，夜间发出奇怪的尖叫声。第六，意大利王家海军，身穿蓝色制服的小伙子们，还有漂亮的战舰，帆船，轮船，划子，银灰色鱼雷炮艇，渡船等，每只船都那样美，值得用一个姑娘的名字命名。大概因为我是个小伙子，所以也想当一名海军了。时至今日，我仿佛还能望见莉达② 号轮船，扬起风帆，消失在东方的海面。洁白的帆，一直吸引着

① 瓦尔帕乔（1455—1525），威尼斯画派代表之一。
② 外国女人名字。

我，比起那白纸支票，更使我久久难以忘怀。有了支票，没有船只，我照样难以发现一个新的国度。

## 二

关于威尼斯，我不想多费笔墨了。我认为人人都熟悉它,它的确像五光十色的‘ 威尼斯纪念品 ”。当我第一次站立在圣马可广场时,真是眼花缭乱,好久摆脱不掉一种受压抑的感觉,似乎这并不是实在的威尼斯,而只是一所正在举办的威尼斯之夜大游乐场。我只盼着欣赏吉他弹奏,等着船夫像舒茨[1] 那样高唱船歌。幸好他没有开口,没有狠狠敲我一竹杠,只是举起收费单在我眼前晃了几下。是的，他无疑是一位诚实的表里如一的人。

这里的大运河大概会使你失望。人们传说运河区的宫殿巍峨雄伟，金碧辉煌；也有人说它们只是残垣断壁，令人惆怅。我在这里只不过发现了一种低劣粗糙的哥特式建筑。威尼斯贵族用著名的‘ 石雕花边 ’装饰建筑物的正面,看起来像女人的胸罩。遗憾的是,我对这种装饰和整个古玩商店缺乏感受力。各种各样的东西，曾经从外地源源运到这里 希腊圆柱,东方香料,波斯地毯,拜占庭杂货,锦缎,哥特式建筑和文艺复兴艺术品。凡是富丽堂皇的东西，对商人都是有好处的。看一看威尼斯的文艺复兴成果，就知道它只不过吸收了古希腊的柯林斯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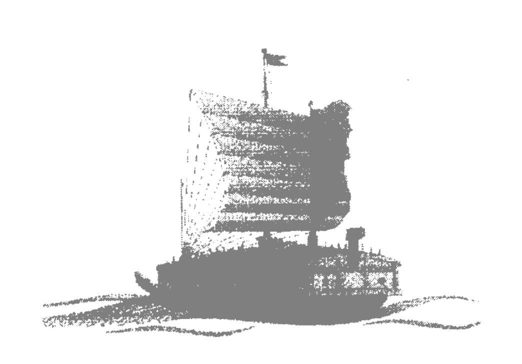
①捷民族剧院歌剧团著名男高音。

风格、栏杆柱、凉台、大理石和整套豪华装饰，几乎没有一点创新。我看只有建筑物正中敞开的凉廊，算得上一点新玩艺。它虽然美观，但作为优秀建筑艺术，却远远不够了。威尼斯人唯一的才华表现在巴洛克式建筑艺术方面，这种建筑糅合了东方的因素、哥特式装饰和浓厚的文艺复兴成分。这一切，使威尼斯成为地球上最具有巴洛克建筑特色的城市。但是，假如我没有弄错历史的话，当真正的巴洛克式兴起的时候，威尼斯城已是望尘莫及了。

现在我才懂得，我对威尼斯的美为什么如此感兴趣。这里只有宫殿教堂，几乎没有普通人的住宅。不论屋檐，正门，还是圆柱，都显得光秃，密集，暗淡，杂芜，形象虽然生动，但都散发着古物的霉味，没有显示出一点实用的美。当你走过豪华的屋檐和方格木框组成的入口时，就是受到欢迎，你也不会高兴。一切都这般乏味，毫无庄重之感。数以百计的宫殿，说不上是文化，只能算作财富；不表现生活的美，只是讲排场。别以为这是地方不够，而实在是它过于古板呆滞。就是在今天，威尼斯的气氛也是沉闷、沮丧的，因为它促使人堕落沉沦，娇慵，懒散。

不过，威尼斯有其迷人之处。当你漫步街头的时候，就如同在梦幻中一样。一条条运河，流水潺潺，圣马可教堂的声乐队，用十多种语言，不停地唱着赞美诗，使你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你迷离恍惚，如醉如痴。当你登上莉达号轮的时候，耳旁突然响起了电车和自行车的叮当

声,仿佛还有马蹄声,一下子将迷人的气氛搅乱了。可是天哪,这座城市连一匹活着的马也没有呀!说实在话,威尼斯最迷人的地方,只能用嗅觉和听觉来欣赏,那就是海湾的浓郁的咸味和附近沸腾的人声。



# 帕多瓦和斐拉拉[①]

如果说威尼斯城是以运河、船员和游客闻名，帕多瓦则以凉廊和自行车著称，而斐拉拉却以宫殿与罗曼式风格见长了。自行车我不去惹它，但愿它也别碰我。提起帕多瓦，我告诉你们吧，用一个早晨的光景能观赏到乔托②、曼台尼亚[③] 和多拉台诺[④] 三位画家最优秀的作品，真是上帝无上的恩典和赏赐，像甜蜜的梦一样令人欣慰。那是一座外表简陋的圣玛利亚小教堂，乔托从上到下画了满墙的画，一点儿空也没有留下。他的作品，充分表现了一位基督教画家朴实无华的美妙风格，令人赞叹。他在精神上是一位非常理智、虔诚和爽朗的人。曼台尼亚则是一位意志如钢的倔强尖刻的画家，我不知道如何形

①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两座城市。
②乔托（1266—1337），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画家，雕塑家。
③曼台尼亚（1431—1506），意大利有影响的画家。
④多拉台诺（1386—1466），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著名画家。

容他,也许是个令人吃惊的形式主义者吧,但他的画作笼罩着一层奇异美妙而又忧抑深沉的阴影。多拉台诺则沉默孤独,忧郁寡欢,似乎精神上备受煎熬。但这三位在艺术家当中，要算是最为刚强坚毅的人了。同时观看这三位画家的作品，真好像过节一样。

这天的节日过完了，晚餐开始。不过已不是在帕多瓦,而是斐拉拉城。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愿提醒你们,在意大利旅行,可要当心所谓土产葡萄酒。它价格低廉,乍尝一口,味道平淡;一瓶瓶给你送上来,每瓶容量似乎也不大。可是当你开怀畅饮数瓶之后,就浑身是劲,难以控制,想战斗,想高歌,激动异常。嘿,这时候要是有个老乡到我面前胡诌什么关于戏剧的昏话，我也许会将他干掉,因为我已情不自禁，无法克制。我或者还想揍死那些妄谈艺术、议论要人的家伙。随后大概让自己带着满身血迹,引吭高歌,赞美乔托、曼台尼亚和多拉台诺。上床就寝时,仿佛依稀见到圣阿伦纳小教堂、埃尔米坦教堂和其中的圣坛，但却完全忘却了自己。在永远不朽的艺术面前，我大概会倾倒叫绝，并怀着对当地葡萄酒的感激之情,进入梦乡。

但是，我并没有热血沸腾，也未曾有过那神圣的激情，因而也描述不了我所崇敬的那些艺术珍品。帕多瓦和斐拉拉所有的教堂,今天我都走遍了,但请别问我,它们共有多少。我觉得,在南方,基督教精神同罗曼式建筑风格,在北方,基督教精神同哥特式建筑风格,早已泯灭

殆尽。高度发展的文艺复兴,特别是巴洛克式建筑,带有一种不受人喜欢的新的因素，即天主教精神。基督教所表现的是早期的原始、严峻和庄重的风格,威严、纯正但略带几分单调;而文艺复兴则类似多神教的,巴洛克式的偶像崇拜,一句话,天主教式的。同早期单纯朴实的宗教相比，显然不那么文雅了，但却表现了一种狂热的夸张：大理石壁,塔形祭坛,锦缎和黄金的装饰。这一切豪华而冰冷的外表,就其严肃与纯洁方面讲,不及乔托的艺术作品的万分之一。

如果说，今天清晨的梦境是在布满乔托作品的教堂，下午的梦境,已是斐拉拉的街道了。人们说,不到那不勒斯,死不瞑目。我还只到了斐拉拉,因而不大想死,想看看那座用砖砌成的、外表未加粉饰的仓库一般的宫殿。从宫殿的庭院,穿过华丽寂静的凉廊,可通向城中美如仙境的花园。所见到的是,沁人心脾的春雨,洒向紫罗兰色的砖墙和我叫不出名称的开着黄花的参天大树。平坦街道的两旁,红黄绿三色的百叶窗,竞赛似地悬挂着。罗曼式圆柱,红色宫宇,红顶教堂,巍然耸立。饱含雨露的春天的碧绿掺杂在其中,宛如盛开的鲜花。人在这里,如同梦中，在毫无目的地漫游。梦里的人是无所需求的。但当你穿过大理石凉廊,进入美妙无比的花园时,就希望在此逗留歇息,愿时间空间停止运动,使人沉醉于永恒的甜蜜之梦中。

# 拉文纳和圣马力诺

拉文纳本是一座不大出众的半僵化的城市。凑巧，又碰上法西斯分子欢度节日;“黑衫党徒”肩扛步枪,手拿乐器，满城奔跑。这些法西斯分子，所谓老自由志愿军，组成军乐团,在街头游行,吹吹打打,好不热闹。附带说一句,身穿制服的法西斯分子,非常像我国的烟筒清扫工人,头戴黑色帽,上面系着穗缨,牙齿白得发亮,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

这座拉文纳城,同僵化的拉文纳,同最古老的基督教建筑艺术和世界上最精美的镶嵌画已无共同之处。如果我回过头来仔细描述一下这里的见闻（当然我不会那样做),其中关于拉文纳的镶嵌画的描述就会是最感人的一页。我承认,在但丁墓旁,没有激发起我虔诚的敬意;在纳扎里奥教堂，我却想跪下祈祷了。圣维达尔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建筑物。圣阿波利纳教堂，庄严雄伟。布拉西德圆形大厅灰暗的拱顶上，装饰着宗教题材的镶嵌画，

美如天堂,堪称为基督教艺术的顶峰之一。但是,圣阿波利纳的圣母哟，还有那天国的羊群，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基督教艺术的柔美优雅,真是难以形诸笔墨,是它使我在拉文纳度过了欢乐的时光。

里米尼城，你也是意大利的名城之一。其他方面尽管算不上什么,仅就阿尔巴尔蒂[①]在马拉德斯特礼拜堂的作品，就颇值得一看了。礼拜堂正面的未完成的雕饰，内部的具有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都是可看的。阿尔巴尔蒂在这里留下的作品，使我对文艺复兴艺术产生了好感。在威尼斯时，我对它是感到冷淡腻味的。阿尔巴尔蒂在历史上被称为"早期文艺复兴理论家"。但是你如果懂得人类的双手创造的遗迹和古物，就会从马拉德斯特礼拜堂每幅雕塑的细节中发现人类坚韧不拔的毅力，完美细腻的风格和严谨纯净的手法。这时候，你要是看不到这些片断的艺术瑰宝远胜于桑索维诺[②]和文艺复兴辉煌时期其他大师的作品，那在艺术上就是可怜的门外汉。

风格,首先是纯正的风格!你若从事建筑艺术,就请来到这里吸收优美柔和的风格吧!风格,这就是一切,比人还重要。因为风格可以使人达到绝对完美的境地。

① 阿尔巴尔蒂(1404—1472),意大利建筑家、雕刻家、画家,撰写艺术论文甚多。

② 桑索维诺(1486—157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雕塑家与建筑家。

当我这样考虑风格和美的时候，命运之神来惩罚我了。一辆挂着‘ 里米尼一圣马力诺 ’牌子的宽敞汽车，吸引我前往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国。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国家的中心。但这个令人景仰的国家，许多美丽景色我都未能观赏，因为一路上大雨倾盆，云雾弥漫。途中我只感到，汽车越爬越高，一直驶入云层。我仿佛在腾云驾雾，置身于被半空和深谷中的雾霭所裹着的石洞之中。城里没有街道，只有台阶。城堡修建在山岩之顶，每座楼房就好像是山石台阶上的堡垒。陡峭的石壁直插无底深渊，一缕缕青烟从中徐徐冒出。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像一只你所想象的最雄健的展翅翱翔的山鹰。

我在共和国大旅馆吃炸牛排和羊奶酪的时候，整个圣马力诺似乎都盯着我。一位当地的工程师同我攀谈，两人讲话格外吃力。他说着一口生硬的法语，我讲着蹩脚的意大利语，有时两人都莫名其妙。他吃力地对我解释说，圣马力诺的确是个独立国家，战时组织了志愿军，全国共有五千公民，由戈齐先生安稳地统治着。但我却亲眼看到了欢呼在野的大人物‘ 万岁 ’的引人注目的巨幅标语。工程师还试图解释这个国家的历史，这靠打手势就无济于事了。他以为捷克人是希腊人的后裔。由于语言的障碍，建立密切的国际交往是不可能的。但愿有人再去访问这个国家吧，不过请别选上阴雨连绵的日子，那样你就无法观赏被乌云遮盖的险峰，看不清高耸入云的保持完整的欧洲的共和国了。

# 塞纳和奥尔维托[①]

塞纳，坐落在三个小丘之上，是一座十分可爱的小城镇。不论阴雨连绵，还是红日高照，它都在对人微笑。著名的古迹这里倒有几处，但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历史悠久、令人流连忘返的纪念物。全城处处是精心设计的哥特式砖墙建筑，掺杂了少许早期文艺复兴因素，但并不是剑拔弩张的哥特式，也不是斯特洛奇宫殿[②]式的固若金汤的文艺复兴式，一切都比其他地方更加使人感到亲昵、愉快和可爱。我来到塞纳城，完全是为了杜乔[③]，即塞纳城的乔托。但奇怪的是，宁静、和蔼和有气魄的乔托，比起更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更冷静的杜乔来，似乎同塞纳城更协调一些。沿着滑梯般的忽高忽低的街道漫步，从古老

①位于罗马北部的两座城市。

② 一四八九至一五五三年建于佛罗伦萨的一座宫殿。

③ 杜乔（1250左右—1319），意大利著名画家。

房屋的红垛墙之间仰视蓝天，俯瞰托斯卡纳[1] 山区的碧绿波涛,真是旖旎无比,娱人心怀。托斯卡纳地区的景色同捷克相似,只是不生长土豆,种葡萄,而且每座小山都是铁塔耸立的漂亮的小镇,或者有古堡要塞守护着,因此更增添了几分威严。比科罗米尼[2] 出生于塞纳城,同波杰布拉茨基[3] 有过交锋，后来被选为教皇。大教堂设有图书馆,收藏着平突里科[4] 的绘画。他的水彩壁画将塞纳城的欢乐气氛表现得如此新颖生动，似乎古代画家平突里科到昨天才刚刚完成窗户旁边最后一道花纹。哥特式市政厅,上上下下,装饰着水彩壁画。教堂内外,大理石色彩缤纷,正面的装潢,有失艳丽,连地板上也雕刻着花纹。还有其大无比的漂亮广场,著名的加雅喷池,洛伦泽蒂[5] 的绘画以及不胜枚举的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事物。

所有这些，同奥尔维托城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奥尔维托是一座更小的市镇，好像是立在一块平地突起、耸入云霄的岩石板上。要登上去，须经过曲折蜿蜒的小道。

① 位于罗马以北的地区。

② 比科罗米尼(1405—1464)，曾任教皇外交官,同捷国王波杰布拉茨基打过交道，企图争取他与教会和解，未成。一四五八年当选为罗马教皇庇护二世。

③ 波杰布拉茨基，一四五八至一四七一年任捷克国王。

④ 平突里科(1454—1513)，意大利画家,为梵蒂冈和罗马教堂创作大量水彩壁画。

⑤ 洛伦泽蒂，十四世纪意大利塞纳学派画家。

这种羊肠曲径，恐怕连希望攻克该城的最强悍的敌人也望而生畏。如果乘缆车而上，一定会晕头转向。你坐在上面,好像不是身临一千五百米的高空,而是回到了一千五百年以前的古代,因为整个城镇极为古老,全是由未经雕琢的光突四方石板建成的。市民喜爱的唯一装饰是教堂。意大利人曾经用以装点哥特式建筑的刺绣花边，丝毫吸引不了我。但整个教堂，全是西尼约雷利① 的画作。这位奇特的画家,不满足于《最后的审判》② 所卓越表现的人体肌肉的健美姿态，又创作大量绘画以装饰教堂,而其中每一幅画,都可作为但丁《神曲》的《地狱篇》的插图。他的作品饰有花边，宛如绣着千姿百态的人体画的窗帘。画家对人体动作，可谓百画不厌。他如醉如痴，但又清醒明朗 ;他热情奔放 ,又严峻准确。这位画家 ,确实足以将游人从意大利通常的旅途中，吸引到奥尔维托城的山崖之顶。

如果朋友们知道，我把捷克邮票分送给奥尔维托的孩子，他们是多么高兴的话，肯定会给我寄更多的信来。我尽其所有 ,全给他们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喊道“: 捷克斯洛伐克 !”我过去集邮时 ,也同样愉快地接受阿富汗人和玻利维亚人赠送的邮票。我的祖国，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大约算得上陌生的异国了。既然我已提到遥远的国家，

①西尼约雷利（1441—1523）,意大利著名画家。

② 为意大利著名画家米开朗琪罗的大型壁画。

那就顺便告诉你们吧，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位极为标致的女人，她是个年轻的日本姑娘。我从来没有想到，日本妇女这样漂亮。日本姑娘在观看西尼约雷利的绘画，我一边观赏画作，同时注视着日本姑娘。后来她离去了，西尼约雷利的画却留在原处。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但我如果不是亲眼看见的话，决不会相信日本女人竟有如此使人倾倒的魅力。



# 那不勒斯居民

## 一

这篇通讯，我不打算给你们描述维苏威火山和蓝色岩洞，尤其不会讲述大海。一个讲究礼貌的人，是不会吐露他在短暂爱情之中的美好感受的。这里除了大自然的美，那不勒斯本地居民的懿行美德就是最主要的了。

那不勒斯人的历史，比罗马的古物还要悠久。据说歌德早已描写过那不勒斯街头被驱赶上市的羊群。清晨六时许，室外已喧闹非常，我把头伸出窗口，只见满街羊群，有的反刍咀嚼，有的咩咩乱叫，它们的面孔很像英国的贵妇人。一个男子汉在旁边一面叫嚷，一边挤奶。他瞅见我之后，放开羊的奶头，向我打招呼，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你走到室外，发现对面人行道上躺着个细高个子，头枕着手臂，阳光照着他憔悴的躯体。你不会当他已经死去，而以为他是睡着了。可是你还没来得

及开口,他已经将手从头下伸出,轻轻地说“:先生,给点钱吧!”[1] 另一个小伙子在路旁喷洗柱子，也对你喊道：“先生,给一块钱吧!”[2] 如果喊一声也能赚钱，每个那不勒斯人就都成了阿斯特[3] 了。有的人用打仗一般的喊声叫卖报纸,他们背着报纸,即使是正在行驶的电车和火车，也能跳上跳下。有的人从早到晚坐在街头，叫卖袜子、鞋带、柠檬和玻璃球。也许这是他们的职业吧。你要是在波佐利[4] 什么地方步行，马车夫就认定你必须乘坐他的车。我劝你不要推辞，他一直紧盯着你走半个小时，不住地叫嚷着,开始用意大利文,你不懂,接着讲英文,你装作不懂,然后说法文、德文,最后,干脆用几种外文一起喊“:喂,喂,来吧,先生,请上车吧……”你终于被这种语言大杂烩制服了,在距离目的地只有数十步的地方,不得不坐上他的破车。车夫胜利了,吆喝一声,连马儿也吓了一大跳。他挥舞缰绳,发出口令,马车奇迹般地来了个急转弯,绕过沟坎,马儿累得满身大汗,突然一惊,跑进坑里去了。好一阵挣扎,才爬上来,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上帝保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车夫洋洋自得，四下张望，俨然像一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然后平静地说“:先生,给十五里拉[5] 吧!”好,你给八里拉。机灵的

①②均为意大利语。

③阿斯特(1763—1848),美国大富翁,因在美国买卖地皮和出售皮货致富。

④位于那不勒斯以南。

⑤意大利货币单位。

车夫要求说“还有小费。”你又加上一里拉,因为生命也许值这么多钱。车夫又说“还有马的小费哩!”

你去参观喷泉吧。门票六里拉。一位威武的先生,站在门口,一声不响,手拿草鞭,但吹得一口响亮的口哨。遗憾的是你早没有留心,他是个讲解员。他很快点起草鞭,抽几口烟,带你进一间小屋。你感激得不得了,以为那准是厕所。其实那里有位赤脚老人,用锹在翻沙地。他要你在那儿洗洗手,硬给你口袋塞三颗滚烫的石子,作为纪念。老人向你伸手告别。威严的讲解员,皮鞋踩得橐橐作响,将你带领出去。“给十个里拉吧,先生!”你有点吃惊了。“五里拉坐出租汽车,”他解释说,“四里拉照明,剩一里拉买杯酒喝。”

你坐在舒适的小旅馆吃晚饭了。下面是茫茫大海,上面耸立着维苏威火山。啊,这儿真是漂亮极了!此外,街上响起吉他琴,那不勒斯流行歌曲《我把自己抓伤了》的柔和悦耳的声音在耳边萦绕。霎那间,一个小伙子走到你身旁,手拿礼帽,帽里的餐巾上,散放着一张张五里拉的纸币。你只扔给他可怜巴巴的一里拉,多难为情。但逗人喜欢的男高音,熟练地将礼帽一挥,餐巾将一里拉一张的纸币盖住了,上面又是清一色五里拉的票子。

不错,我不是挥霍无度的人,不该给的,不给。但在这里开销不少,我回去以后,请别同我握手吧,以免我顺手给你们塞几分钱作小费,因为似乎已经给习惯了。不过你们或许要问我: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免费的

东西吗？

# 二

说实话，那不勒斯的美，有几分迷惑人。近看它，并不漂亮。从远处看，它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紧挨着蔚蓝色的大海。你设想一下吧，一面是苍翠的南松，一面是蓝色的卡普里岛，维苏威火山，喷吐着白色的棉絮般的轻烟，索伦托城从远处发出晶莹的光芒。天哪，多美的景色！黄昏来临了，一切变为淡蓝色；闪烁的万家灯火，组成一个半圆形。海上停泊的船只，放射出绿、蓝、黄三色闪光，天哪，多美的景色！但是，老兄，快到城里去逛逛，用捷克造望远镜，尽情观赏这生活的绚丽多姿的情景吧。因为转瞬之间，一切将化为乌有。街道看起来不坏，但却很不雅观。彩色的窗帘，下面是肮脏的内衣，街上会遇到流氓无赖、马驴、山羊、汽车、菜篮和其他污浊的东西，售货摊从人行道一直摆到街心，还有垃圾，鱼类，菜秧，马车，海员，报童，打扮妖艳的姑娘和在地上滚爬的满身泥土的孩子。到处都这般拥挤，吵嚷，谩骂，斗殴，到处都是尔虞我诈。那不勒斯居民的正当职业，似乎就是出卖点什么，如几把椅子，旧背带，蜡烛，臭鱼烂虾之类。一面叫卖，一边发誓赌咒，这就是那里的杂货买卖。一位盲人在卖拐杖，你顿时起了怜悯之心，决定买他一根。可怜的盲人要价二十里拉，你给五个里拉就走开了。但要知道，你依然受骗了。一个小伙子走过来了，背着一把椅子，为了

排解忧愁,用小喇叭吹起进行曲。我不走运,晚到了半小时，没有赶上国王巡街的场面。那种欢迎场面想必非常热闹,车水马龙,喧闹异常,人们挤作一团,司机猛按喇叭,港口礼炮齐鸣,大概是一个人从未经历过的嘈杂与混乱。意大利士兵,制服整齐威武,像去参加舞会似的。任何时候,我都难以想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能在身上配戴这么多装饰 军帽,羽毛,绸穗,留苏,饰绦,挽具,绳索,金银,珠宝,护胸,绶带等,像是这个美丽国家的大大小小的军官。我别忘了提一下，后来我还是看到了国王出巡的情景,热情的人们,像在剧院一样,单调地为他鼓掌。

我还是回头谈谈自己的爱好吧。那不勒斯完全是一座缺乏创造性的城市,绘画艺术低劣,没有什么建筑。对当地居民来说,好像有了蓝天,再加上上帝赐予的富饶的大自然就够了。但在一个教堂里我发现了人们奉献的还愿画达数百幅之多,有些很使人喜爱。画的房屋,严格按照透视原理。床铺十分整洁,上面躺着一位病人,几位穿着旧式裙子的妇女,束手无策,用熨得很平整的头巾捂着脑袋。墙上挂着圣像，下面跪着一个黑衣男人，身躯僵硬,像一尊塑像。上帝无法拒绝这样虔诚的祈祷,于是将患者治愈了。因此人们用这种精心安排的方式还愿，感恩。有的画具有海关官员、画家卢梭[1] 严谨朴实的特

① 卢梭（1844—1910),法国海关官员、画家。

点，另一些画则表现了类似蒙克[①]的忧郁不安的情绪。这可算是无名画家唯一的画廊。

此外，那不勒斯就只有喧哗、混乱和自然景色的美了。



①蒙克（1863—1944），挪威印象派画家。

# 从巴勒莫到达奥米纳①

为这几行文字,请酬给我重金吧。这并不是说,它写得格外美，而是我自己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果一颗星星算十分,一声海潮的喧嚣计一分,埃特纳火山一点火星付十里拉，吸一小时清鲜的空气付半里拉（要知道,海面映出的景致,棕榈树,古堡,还有当晚未曾上演的颇吸引人的希腊戏,均未计算在内),那么付点费还是值得的。我能够观光这个地区，真该感谢上帝。

一种神秘的力量,首先使我离开巴勒莫,横穿西西里岛,中间经过光秃、神奇和令人发愁的连绵的山丘,仙人掌密布的林荫道和硫矿区，抵达吉尔根蒂，再往前走不远,就是鳞次栉比的希腊教堂神殿。多利安人的管理,使这里优雅宜人。当时正是升天节，土著居民从远道来到保存完好的希腊古迹旁,开怀畅饮,给孩子们解释说,这

①巴勒莫位于西西里岛西北，达奥米纳位于西西里岛东北部。

是希腊大教堂。有的人用袖珍尺仔细测量圆柱和石板的尺寸大小，他们无疑为教堂感到自豪。当我往回走的时候，一位当地青年来到我身旁，讲了几句大概是法语的话。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我竟走到十几名美丽姑娘中间去了。一群纨袴子弟，跟在她们后面。毛茸茸的弯角羊群，在周围奔跑。我就这样在西方国家金黄色尘埃中游荡,用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同他们交谈,好像希腊神话中巴克斯后裔的首领。人们见我们骑着马和驴，就脱下礼帽,跟着观看,好久不肯离去。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古希腊的这种习惯。

说来真有点鬼使神差,经过蜿蜒崎岖的道路,我从非洲海滨又来到爱奥尼亚海岸[①]。沿途又是连绵翠绿的山峦,群峰林立,岩洞密布,山顶上的恩纳城,高人云端,形势险要。紧接着是金色的麦浪和渐渐消失在白云深处的白雪皑皑的埃特纳山峰。再往前走，一片沼泽地带。最后,蓝色的海,锡拉库扎[②] 城便映入在人们的眼帘了。这是一座海岛城市，古代锡拉库斯的一部分，地势开阔，有剧院、露天剧场和著名的采石场。基督教徒在此建造了大型地下经堂。采石场名为拉多米,四面环山,美如仙境,是理想的自然植物园。对外有一条唯一的通道,十分险要，雇有一人看守。相传古希腊神狄俄尼索斯曾在这

①爱奥尼亚海位于西西里岛以东。

②位于西西里岛东南部。

里关押俘虏。锡拉库城的手推车,画满了图画,但已不是古画,是反映富裕阶层生活的,其中不乏动人的佳作。

也许有人觉得，我对古希腊罗马的文物讲得少了。我本来可以写得多一些,但旅游指南里应有尽有,如某项古物建于哪一世纪,圆柱共有多少,多大直径等等,何必枉费笔墨呢。可能我太缺乏历史感,古希腊罗马,给我留下的最美好的印象,是大自然的景色,如吉尔根犹太教堂上空的金色晚霞,希腊剧院正午时分的耀眼的阳光,剧场座位上爬着的绿色蜥蜴，残垣断柱旁边孤零零的常青树，庞培[①] 悲剧诗人之宫的庭院里的黄颔蛇以及薄荷和秋海棠的芳香……啊，世界上无限美好的东西不在事物本身，而在那难以把握住的片刻，霎那和瞬息之间。

最后谈谈达奥米纳。这座位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的人间天堂,悬崖峭壁、百花吐妍的岛屿,还有海滨的明灯,红光闪耀的埃特纳山。不,不想这些,还是去怀念故乡吧。我一想到亲爱的祖国，想到那潺潺流水的飒飒作响的森林之国,想到那纯净、亲切、美丽的国土,就感觉比这里要好上百倍了。

当你面向着祖国的时候，是不会迷失方向的！

①为火山爆发淹没的古城，位于那不勒斯附近。

# 甜蜜的翁布里亚

我来到这里,不是想参观圣方济格教堂,而是为了欣赏乔托的绘画。我终于投入了世间那些最整洁、最漂亮的小巧城镇的怀抱。啊,优美的圣地,你的名字叫斯佩洛还是特雷维，叫斯波莱托还是纳尔尼？在你的每一座值得祝福的小山上，众神仁慈地抚育着人们。那圆溜溜的山上孤独的村落和小城堡，我可叫不出名字来。为了让人们栽种葡萄和白杨,翁布里亚之神创造了平原;为了让灌木丛林生长,他创造了丘陵,提供了寂静的场所;为了让人们建造伊特拉斯坎式的城墙①、哥特式高楼和罗曼式教堂,他创造了高山。翁布里亚之神,给这里的天空涂上了最美的蔚蓝色，给山川田野披上了绚丽的服装。翁布里亚的色彩是最蓝的，蓝得如此迷人。

①指古意大利西北部伊特拉斯坎的建筑遗址。

阿西西城①，你这天堂般宁静的蓝色之城啊！在这里观赏乔托为他所热爱的圣方济格创作的绘画，真如同欢度隆重而盛大的节日，因为画家为他贡献了技艺非凡、无限优美的迷人作品。此外，伟大而神奇的契马布埃②也同样令人倾倒。你既然如此令人迷恋，为何又这般神秘莫测？那些绝妙的壁画，好似披了一层帏幔，教人猜不透作者的深意。在圣方济格教堂里委实难以断定，在风格明快的乔托和技法新颖的契马布埃之间，我到底更喜爱谁。从幽暗的教堂里出来的时候，我简直恍惚迷离，似乎被阳光融化，被色彩迷惑，被幽静窒息，被美景陶醉。你可以想象，这时候，教堂沐浴在正午的阳光里，建筑物上全是方方正正的石板，哥特式的拱门、天窗，楼房之间，以拱顶相连；透过拱顶，下能俯视大地，上可仰望蓝天，这是何等的美啊！在那长廊深处，妇女们在缝纫操作，那情景同乔托绘画中所表现的一模一样，完全是十四世纪时的风貌。地面整洁美观，像铺着地毯似的，两旁还摆着棕榈树。左右没有街道，只有拱形门廊。通过窗口，朝里可以观赏室内的陈设，向外可以远眺诱人的翁布里亚平原。原野上，郁郁葱葱的林荫，白石铺成的小道，与蓝天交相辉映。我还是尽快离开这儿吧，让那映入眼帘的美景，作

① 是基督教方济格派创始人弗兰茨(即圣方济格)的故乡。
② 契马布埃(1240—1302)，意大利画家，他的技法摆脱了流行于程式化的拜占庭风格。

为转瞬即逝的幻梦，永远镌刻在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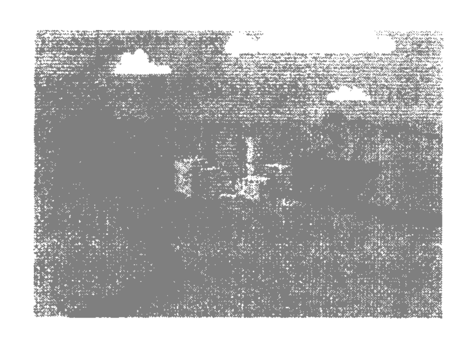
可是，往哪儿去呢？佩鲁贾也宛如梦境，蔚蓝的天空和苍翠的大地，幻景与城市交织在一起。这座稍大的城市，宫殿城堡，星罗棋布；伊特拉斯坎式的城门巍然屹立，居高临下，四野奇观，尽收眼底。当夕阳西下，投入群山怀抱时，你登上由杜乔的绘画所装饰的诗意盎然的阳台，怎能不耳目为之一新，怎能不心旷神怡呢？过去，你不大喜欢斐鲁基诺① 和平突里科，以为他们的作品过于纤柔妩媚，沉湎于幻想，但是要知道，正是他们，表现了这并不十分大的宁静的平原，优美的山地，整个意大利最碧绿与蔚蓝的地方和柔软光滑的丘陵！但他们是翁布里亚人，你是异乡人，你的家乡也许艰难得多，还是想想你自己的家园吧。不过不管怎么说，世界是美好的，翁布里亚地区尤其得天独厚。祝福你，再见，我要继续往前走了。

在阿雷佐② 我该逗留片刻，欣赏一下弗兰齐斯科③风格细腻和笔法严谨的水彩壁画。我以为，他的作品既反映了普通居民的世俗精神，也充满高尚稳重的贵族气派，他的斗争性表现得异常含蓄深沉。画中的王后和宫女，圣母和天使，是那样身材苗条，肤色白皙，温柔优美，仪态端庄。他那严谨而有几分生硬的作品，总是笼罩着

①斐鲁基诺（约 1450—1523），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老师。
②意大利中部城市。
③弗兰齐斯科（约 1416—1492），意大利画家。

一片淡淡的哀愁，使我感到特别亲切。

为了补偿暴风雨前遭到的酷热，在阿雷佐我参观了未曾受到天主教巴洛克风的恶浪袭击的教堂。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却显示了古希腊文化的特色。那浅黄色的器皿，硬涂上一些很不健康的图画。这是为什么，我不理解。但时至今日，画中那些目光炯炯的姑娘，依然如此美丽多姿。



# 托　斯　卡　纳

雨呀，你这天上的水，尽情地下吧，你滋润着我这北国人的心田，荡涤着我的胸怀，我可以在此稍事休息了。

每到达意大利一个地方，我都特别留意埃特鲁西亚的文物古迹，因为这个民族有些使我感到惊异的地方。这个民族体格健全，脖子粗壮，性情憨厚。他们制作造型简陋的黑花瓶，修建古怪的坟墓，死者的雕像，如同蜗牛一样蜷伏其中。他们沉默寡言，但善良和蔼。有趣的是，那四方的脑袋，健壮的肢体，粗脖子矮人，竟能偎依安息于基督教的坟墓之中。古时候，托斯卡纳可能同今天的西西里岛一样，是个忧伤而严峻的地区，但如今所有的人都称赞它是个亲切感人、令人欣慰、充满情意、秀丽宜人的好地方。巴克哈特[1]说过，托斯卡纳是文艺复兴的摇篮，我却以为，是早期文艺复兴造就了托斯卡纳。它的附

①巴克哈特（1818—1897），瑞典地理学家。

近是青蓝色的山峦，每座山峰上有城堡故垒。城市也建在山上,市区栽满柏树、石松、橡树、洋槐和葡萄,还有蔚蓝碧绿的河流小溪，同画家安吉利科，李庇①，基兰达约② ,波提切利③,哥西摩④ 等所描绘的情景，别无二致。请相信吧,是他们使这块地方增添了温柔、和谐和美丽的光彩,又是这个地方使他们创作了大型的画卷,使我们以喜悦的心情,去浏览欣赏,一直到我们看到多拉台诺和马扎乔的令人赞叹的作品时，才掩卷而去。这两位画家在作品中表现了人的神秘沮丧、严峻深沉的特点。这已经不是自然景物的直接反映，而是在表现人的心声了。

令人神往的托斯卡纳,同毗邻地区阿勒佐、塞纳、比萨，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我有幸到达了比萨这座非常舒适的城市。数百年前,它是个港口,所以至今还散发着港口的怪味。在巴勒莫游览时，我考虑过如何辨别港口所特有的混合气味。提起比萨，当然是以斜塔闻名于世,另外则是尼柯罗⑤ 的作品。比萨最负盛名和最有特色的，首先当然是精美的圆柱建筑和众多轻巧的拱廊。比萨人十分爱好各种类型的圆柱。他们还造了五座船型

① 李庇(1406 左右—1477),意大利画家。
② 基兰达约(1449—1494),意大利著名祭坛画作者,米开朗琪罗的老师。
③ 波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画家。
④ 哥西摩(1462—1521),佛洛伦萨画家。
⑤ 尼柯罗(1206 左右—1280),意大利雕塑家,古代艺术的复兴者。

建筑,其中有着彩色条纹的画廊,实在使人大饱眼福。但使比萨赢得更高荣誉的是焦万尼① 的雕刻作品。历史学家们更重视尼柯罗，因为他使古希腊的诗神重放光辉。但我却欣赏热情而严峻的焦万尼，因为他同多拉台诺相似,着重描绘人体的美和人类的恐怖悲伤。这时候,要想从紧张的参观中得到一点休息，就去看看波南② 的作品吧。我坐到教堂门前，欣赏他的著名浮雕。他的作品充满基督教的和睦精神，这是在世界上颇为罕见的。你们别以为我是狂热的基督教徒。告诉你们一件事吧，我看到比萨圣斯杰班教堂悬挂着穆罕默德的旗帜，从异教徒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其中就有几件珍品佳作,以至使我未能去参观其他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最有名的绘画。

往下该讲讲比萨的墓地了。它四面装饰着古老的水彩壁画,既美观,又有教益。有一幅画,叙述天使和魔鬼从死者身上摄走灵魂,灵魂依然活着,死者张着嘴,以便灵魂重返躯体。还有许多值得一观的东西，不过最使我留连忘返铭刻在心的还是焦万尼的作品。

①焦万尼（1250左右—1328),意德式雕塑著名代表之一。
②波南，十二世纪意大利雕塑家。

# 罗　　马

上帝知道，我宁可描写教皇古堡，不愿叙述罗马本身。教皇古堡位于一座山上，像个小小的石洞。周围的街道污水横流，黑山羊和比山羊更黑的孩子在污水中玩耍。小孩多得吓人。街道就是一级一级的台阶，住宅如同黑暗的石洞。从较远一点的地方，从梵蒂冈的窗口眺望，房屋好像一个个白色的糖块。这就是古代教皇的城堡。任何人对它也不会感兴趣，因为它谈不上文化。因此，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罗马吧。

马哈尔① 从罗马看出了古希腊文化，这是令人奇怪的。我认为，我在这里主要发现了巴洛克式建筑。罗马圆形剧场② 是巴洛克式，帝国时代的整个罗马无疑也是巴洛克式。基督教传入罗马之后，帝国的巴洛克式寿终

①马哈尔（1864—1942），捷克诗人。
②为罗马最大的剧场之一，建于公元七十五年。

正寝了。罗马在造型艺术方面,停滞沉睡了许多年,直至基督教的精神桎梏稍稍放松，巴洛克式新浪潮再度掀起，罗马才苏醒过来。不过这一回却打上了教皇的烙印。教皇的罗马，是帝国罗马的继续，至少在建筑艺术上是如此。我这样写,也许近乎胡诌,但还是让我说下去吧。我觉得，意大利在建筑艺术上有两种发展倾向：一是罗马的,巴洛克式的,天主教的,它具有世界性,气势雄伟,铺张豪华,庄重肃穆 另一种是比较原始的,严峻的,具有人民性,形象地讲,是埃特鲁里亚① 式的。这种因素渗透到基督教中，就产生出地下经堂的镶嵌画，手法天真晦暗，雕刻艺术则大为减弱。但巴洛克式倾向仍时隐时现，最后终于战胜了哥特式，成为带有华丽花边的巴洛克式了。早期文艺复兴讲究形式上的严峻、纯真,同那种战胜了哥特式的巴洛克式针锋相对。但文艺复兴高潮时期，巴洛克式的思想又获得了新的胜利。罗马就是这样一直倾向于巴洛克式，而巴洛克式，则成了罗马的家乡“语言”。可见与米古拉什大街② 一样，罗马同古希腊文化很少有相似之处。

我作这种不合乎历史的解释，是为了当我说不大喜欢罗马的时候,不至于感到难为情。说实在的,不论是罗马大广场，还是巴拉登丘废墟③ 或别的古物，都无法在

①位于意大利中部。
②捷克布拉格的一条街。
③为罗马七丘之一。

我心中唤起神圣的崇敬之情。大型的温泉，宫殿等，加上对庞大建筑的日益狂热的追求，体现了巴洛克式讲豪华排场的特点。这就促使后来的保罗五世将彼得教堂糟蹋了，天主教同多神教的罗马握手言和，罗马极其迅速地将基督教战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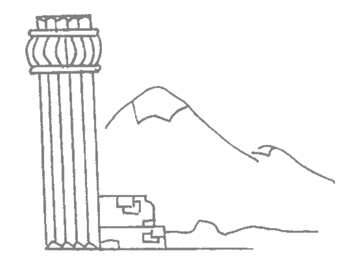
罗马最受人欢迎的是一些小教堂，如圣普拉萨得教堂、科斯美丁·圣马利亚教堂和安葬着我们民族圣人西里尔① 的圣克利门特教堂，这里的看守人指着已经龟裂的大理石棺说道"：这是圣西里尔的棺墓。"这样的墓，对一位圣人来说，未免过于简陋了，特别是当你想起彼得教堂豪华的教皇之墓时，更觉得是如此。

特腊扬广场的猫，堪称罗马的一绝。这儿是片草坪，四周为栅栏，中间立着特腊扬圆柱—— 世界上最寒酸的纪念物之一，周围全是残破的柱子。我数了一下，那些柱上大约有六十只猫，颜色多样，真是一种绝妙景象。当时正值皓月当空，有些猫背对着背，不断地尖叫，想必是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吧。我依着栏杆，合起双手，怀乡之情，油然而生。

猫也会有它的上帝，并在月夜为之唱赞歌。它们为什么就不能有上帝呢？在赫利俄斯太阳神炽热的光焰之中，在天主教的冷漠与豪华的气氛中，是找不到它们的上

①西里尔（827—869），东罗马帝国传教师，与其兄弟美多德共同创造了最早的斯拉夫字母。

帝的。也许在教堂的阿尔巴尔蒂的纯正的画中，在拉文纳小教堂柔和的光亮之下，它们的上帝在轻轻地向你讲着什么,但你不甚理解,因为他讲的毕竟不是捷克文。



# 佛　洛　伦　萨

我给你们写前一篇通讯的时候，是在圣马力诺共和国唯一的设备最好的旅馆里。当时正是阴霾满天，大雨倾盆。第二天早晨，天气转晴了，云层渐渐上升，广阔的四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三十公里之外的大海也依稀可辨。一会儿，即可看到起伏的山峦，凌空的悬崖，真是山外有山，崖外有崖。每座山峰，修有城堡，瞭望台或小巧的别墅，山下为万丈沟壑。圣马力诺的悬崖陡峭无比，好像要刺破青天似的矗立的群峰，似乎相互在比高低。我在法恩扎[①] 时，就眺望到那些山峰了。后来我到了波洛尼亚[②]。

如果说，帕多瓦是拱廊和凉台之城，波洛尼亚就不知如何形容了。这里的每个拱廊，有我们两层楼高。通过

①位于圣马力诺北部。
②位于佛洛伦萨以北。

正门,可进入像广场那样宽阔的圆柱大厅。穿过长廊,就到达庭院。市内的圆柱和拱顶，实在多得惊人。一排排楼房,好像都是圆柱式的宫殿。整条街道,整个城市,似乎完全由宫殿组成。连最贫困的居民区住宅，临街和面对庭院的两面,也都有个拱廊。市内的楼房屋宇,凉廊大厅，带有浓厚的文艺复兴色彩。这是一座豪华铺张的城市,给人一种冷漠之感。它在艺术上似乎不大闻名,只是由于学术和金钱的价值才得到重视。意大利每座城市，都建有罗曼式教堂和城堡宫殿式的市政建筑。波洛尼亚城除此而外，还耸立着两座像低劣的四方形烟囱一样的斜塔。

关于佛洛伦萨的艺术，不想多费笔墨了。它多得教你头晕目眩，将马路旁那些粗糙的石块，也当作水彩壁画。乔托,多拉台诺,马扎乔① 以及著名的圣马可的安吉利科的艺术，就表现在人类这种不朽的美的海洋之中。1490 年，有人在大礼拜堂用拉丁文为乔托撰写了一篇纪念碑文，据说相当于一首长诗。我把它的标题作为诗记录下来了，但愿在阿西西城能再次读到它。

佛洛伦萨的外国人多得惊人。当地居民一般骑自行车。我最可怜那些被导游者牵着鼻子在教堂和博物馆窜来窜去的人们,导游者用意大利文高声嚷着,而外国人莫知所云;他或者用法语夹杂着英语,对着别人的耳朵,大

① 马扎乔(1401—1428),意大利著名画家。

叫一气，国外的游客则全然不懂了。他讲解的时候，又是那样令人难以理解的匆忙，似乎他的妻子正在家分娩急等着他赶回去。他的步子迈得特别快，帽子推到脑后，来去匆匆，丢三拉四，忙乱不堪。这位导游对卡诺瓦① 特别感兴趣。有的外国人将导游者视为救命稻草，当作魔杖、宝藏的探索者，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这些人一般只观看大型作品，小声地朗读导游给他们摘引的克劳② 等人的章句。还有一种人是新婚夫妇，我在威尼斯时，有意贬低他们。再一种人是有钱的旅游者，一直乘坐汽车，不知道开往何处，因为十分钟之内，他们可以横穿佛洛伦萨市。再一种人就是一些复制品作者，他们坐在波蒂或乌菲齐③，复制着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他们无所顾及，观看"他们的"大师的作品时，像对待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随便用手触摸作品。他们从巴尔托洛梅奥④ 的作品中模仿纤细画，从波提切利的作品中画明信片。他们具有惊人的能力，但不善于分辨色彩，只是乱涂一通，把画涂得像光溜溜的圆面包。这些人大部分是老年人和丑陋的小姐。只有上帝知道，为何没有一幅精美的复制品，没有一位漂亮的女复制者。今天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三名女复制者描绘修道院的轮廓和柏树。离他们不远，几个小孩同

① 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
②克劳，英国艺术史家。
③波蒂和乌菲齐，指佛洛伦萨著名宫殿。
④ 巴尔托洛梅奥（1472—1517），意大利著名画家。

小狗在草地上逗乐。这儿才美哩，使我竟然忘记了那复制的轮廓和导游者所叙述的阿尔纳幽谷的美景。但是那三位女复制者正在严肃地给想象的轮廓和柏树着色彩，谁也没有取下眼镜,看看逗狗的孩子,或者揉揉自己的眼睛。



# 巴　勒　莫[1]

最好还是别写这一篇游记吧,因为我不善于表达,世界上是否还有比航海,蒙里尔②、或者圣佐万尼的花园更美丽的东西,所以我有些惭愧。至于说到巴勒莫,昨晚我已经给你写过,那是整个意大利最干净的城市。今天,当我沿着卡洛港口漫步的时候，又觉得包括那不勒斯和罗马古堡在内，它们都是最脏的地方。不过西西里岛有个无容争辩的长处，那就是几乎没有行乞要饭的人。也许是由于西班牙文化的影响，他们比北方鬈发的那不勒斯人要庄重严肃得多。西班牙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首先是希腊人的，其次是撒拉逊人[3]和诺曼底人的影响，文艺复兴对这里只是扫了一下。各种文化因素，再加上耀

①　巴勒莫,位于西西里岛西北部。

②蒙里尔，位于西西里。

③撒拉逊人，十字军东征时，希腊罗马人对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眼的阳光,非洲的泥土气息,美丽的植物,这就是西西里岛。

可是别忙，还有当地的文化。这从金穆什勒所有农民的手推车可以看出。他们的小车上绘有许多图画，内容是神话,骑士决斗,历史场面,战斗,现代的戏剧性生活。所有这些,都带有哥特式的粗犷特点,或者有几分古代纸牌的手法。讲坛上的圆柱也是这般画法。我估计大约产生于十五世纪。我见到第一辆小推车，就联想到博物馆的展品,打算立即买下。可是两天之后,我看到了几千辆,真是五光十色,令人赞叹。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民间艺术充满生活气息，那就是在这块地方了。

现在谈谈蒙里尔吧。这是个奇迹，有极为丰富的罗曼艺术。礼拜堂从上到下，都是金质的镶嵌画。虽然没有比它早几百年的拉文纳① 镶嵌画那样庄重美丽，但是同巴拉登丘② 一样，是一座有着更加辉煌灿烂和宏伟博大的罗曼式装饰艺术的宝库，使人看得眼花缭乱。蒙里尔的装有栏杆的走廊,有三百根圆柱,上面刻有雕像,简直使你看得发狂。每根柱子都不相同,但各种装饰,传说和动物画,清晰明快,布局井然。那些条饰花纹,地板图案，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几何图形的一切可能性。蒙里尔本身,就是一座奇妙的城市,它建在山麓,被仙人掌、棕

①意大利东部滨海城市。

② 巴拉登丘，古罗马七丘之一。

榈树、无花果和其他不知名的奇花异木包围着。市内到处是西班牙和撒拉逊式栅栏，柔和与无比优美的巴洛克艺术,但也能看到脏衣服,小驴,猪,孩子,还有民间的三角墙。从这里,一直可以遥望利帕里群岛①,那里真是城市联着城市。

再写一点别的事物吧。圣佐万尼的小花园，周围是半倒塌的古老长廊，外围还设有栅栏。教堂本身是一座摩尔式② 圆顶的古清真寺。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和繁殖着慷慨的上苍所赐给巴勒莫海湾的金穆什尔的一切。几株橘树和柠檬树,果实累累,枝丫都给压弯了,但还开着花。枣树，玫瑰，遍地皆是。灌木丛中，大喇叭花盛开。我不熟悉植物生长过程,它们竟能开出这样多的花朵,吐出这般的芬芳。五座撒拉逊式的地球仪般的奇特圆顶，耸立在蔚蓝色天空。我的天哪,这块地方,也许是一切之中最美的了。

蒙里尔还有以创世说为内容的极为精美的镶嵌画。连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③ 也未深刻理解光、水、大地和天体的创造，特别是忘记了或不善于表现上帝在第七天‘ 看到情况良好 ’就休息了的情景。上帝在蒙里尔休

①位于西西里岛以北。
②摩尔人，北非部族，对欧洲文化颇有影响。
③梵蒂冈的著名教堂，内有名画家的作品。

息，像经营者一样渴望劳动，两手放在膝上——是的，连造物主有时也会健忘的。他虽然指示亚当给所有家畜和水生小动物命名，但却未责成他给各种各样的味道也确定个形容词。因此，人类的舌头无法表达各种香味、臭味的差别。茉莉花香，臭鱼的怪味，山羊奶酪，哈喇的油味，人体的汗臭，海的气味，橙黄色的芳芬油和猫的臊味，你统统都混在一起，你对于在这个港口所吸收的一切，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你别忘记了襁褓中的婴儿，变味的蔬菜，羊粪，烟草，灰尘，木炭和生发油。还得加上腐烂的杂碎，污水，潮湿的内衣和炼焦了的油脂。也许还不止于此，但已难于形诸笔墨了。

世界上的美和奇异之处，是无法表达的。

# 让上帝去安排吧

人们常说,到一个地方,首先要掌握当地的语言,这样可以深入了解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其他事物。不错,假如你懂得当地的语言,大概会如此这般地去深入了解吧:你走到哪里,会听懂人们向你唠叨的连篇废话,你自己也会提出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如那座山叫什么,火车晚点多少,等等。

我到意大利旅游,可不受这类兴趣的支配。由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我只学会了几个意大利文的数目字,而且只是个位数字。就是这点知识,也时常给我添麻烦,使我不能完全心甘情愿地听从上帝的意志。当然,外国旅馆可以讲法语。但有些地方,比旅馆有趣得多。旅馆里的国际性的混乱交往,使人腻味。你不能询问别人,无法同别人交谈,也不能有求于人;只能仰仗他人供给食品,铺床叠被,送你到外面去——至于怎么走,到哪儿去,则完全由别人决定,你管不了;作为一个不会讲话的人,无

法选择、抗拒和反对，只能听命于人。不错，有人供应膳食，帮你安排照顾一切，你也以无限感激之情加以接受，丝毫不想用权势指挥人家。

旅行之中，你像圣徒一样简朴，因为你不懂人家的语言，无法提出要求。一个人需求甚少，在生活中是一种真正的温顺的美德。除了饮食起居，别无所求。人家给什么，就接受什么，而且还相信所有的人对你都是满怀善意。这真是所谓清心寡欲，无忧无虑，值得人们尊敬；你谦虚谨慎，通情达理，要求不高，和蔼稳重，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你那傲慢骄横，焦躁不安，自私，爱挑剔的毛病，一下子全没有了。你处于别人的权力之下，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你无法问别人，火车是开往甲地，还是乙地，因为你不知道怎样问法。你只能俯首贴耳，服从他人，还以为“他们比你懂的更多，一定会将你带到重要的游览胜地哩。”你该付钱了，他们说个数目，你听不懂，要一里拉①五十分，还是五十里拉。你只好倾囊倒出，由别人自取。他们很诚实，只拿走一里拉五十分。除了波西里比的一个车夫，谁也未曾欺骗我。但是他受到了当地人的责备，我自己当然无法怪他。

有时候，情况要复杂些。在萨莱诺② 时，我想打听当天是否有轮船。咖啡馆的服务员对我的话，莫知所云，

① 意大利货币单位。

② 萨莱诺，位于那不勒斯东南

他一筹莫展,只好请街坊的人坐到我周围,喝咖啡,讨论我到底要说什么。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才明白我想去那不勒斯。人们满意地点头,共同商量,送我登上火车。我于是将名片送给他们作纪念。有时，他们对我像对待小孩一样。塞纳① 城有位老太太同我谈话时,使用儿童的语言,不讲究文法,还尽量使用手势。但我同他们相处得极为融洽。

请相信我吧,一个人只要朴实,有耐心,便能游历全世界。一般地说—— 除少数人之外—— 人是可以信赖的。对此,我极为乐观。如果我懂意大利文,就得不到这般乐趣了,所见所闻也必定会少得多 因为不会迷路,也就不可能摸到导游者未曾指引的偏僻地区去了。由于你不懂话,登上了向相反方向开去的电车,结果不是去参观那毫无意义的漂亮公园,而是跑到一个工厂区,目睹了脏得难以形容的垃圾堆，但同时也发现了比巴勒莫花园的亚热带植物更为丰富多彩的事物。迷失路途，不懂外语，听从上帝的安排，这能给人带来浓厚的兴趣和巨大的收获。

① 塞 纳 ,位于佛洛伦萨南部。

# 地 下 城 市

在这里，我说的是两种地下城市：一种是被掩埋的城市，它的居民曾经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另一种是死者在地下的墓群。庞培，巴拉登，奥斯蒂亚，属于第一类。罗马、那不勒斯或西西里的地下经堂是第二类。五公尺厚的火山熔岩盖住了庞培城。三公尺厚的褐色泥土压住了奥斯蒂亚城，我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巴拉登是被它本身的砖瓦掩埋的。阿文廷小丘至今还沉睡着，它下面或许也埋着一座古城。不论在哪里，你只要用镐头一刨，就会发现一堵断墙，拱顶，基石之类，并将它们称之为古罗马皇帝的浴池，宫殿或者剧院，于是人们纷纷前往参观。有时候，那是一片很大的地方，有时不过像我们的一座仓库。庞培或者奥斯蒂亚，可显示了古罗马优秀的建筑艺术：漂亮的住房，安装有喷池的大厅，还有南方舒适的阳光，空气和水，还有许多精美的水彩壁画。奥斯蒂亚还有漂亮的镶嵌地板。当然，处处可见到木头，顶柱，塑像的

残片,精雕细刻的檐板。一切都好像杂乱无章、毫无联系的诗句，古代文化的大理石般的形象语言的片断诗句。总的说来,这些城市,街道,外表并不美观的房屋,同今天的建筑一样,拥挤,不整洁,使人似乎感到了喧闹声,见到了跳蚤,湿衣裳,猫,山羊,脏物,果壳,同台伯河畔[①] 一些不大出名的街道一样。可是在那嘈杂、拥挤、令人窒息的蚁穴般的居住区,却有很像样的集市,剧院,教堂,浴池,凯旋门,皇室的兵营和其他建筑。它们是那样豪华铺张,气势雄伟,好像是数千年之后的皇帝和教皇为纪念古代的神明或王朝所建造的建筑物。世界的变化并不太大，古希腊罗马文化，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我们的文明。例如,那时严格按四方形修建街道,同今日的芝加哥并无不同,标准的住房建筑,同如今的美国实无二致。也许有人讲,拉丁文化的精神完全是直线发展的,永恒的,在个人舒适方面,尽管是手工方式的,仍然非常讲究,而在公共建筑中，则更为强调排场，气派。这种精神缺乏创造性,风格生硬,刻板,近似于巴洛克式的讲究规模,紧凑,以量胜质，在艺术上没有明显的长处。为了这枯燥和骄傲的拉丁文化,希腊人中如此优秀的雕塑匠,用凿子在最晶莹闪亮的大理石上雕琢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他们的雕刻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具有飘忽感,具有巴洛克式的特点,好像物质可以由他们随意摆弄,一点也没有反作

①位于意大利。

用。但是穷极无聊的拉丁人既不满足于大型塑像，也不满足于风格最细腻的浮雕，开始购买埃及的规范严格的，僵化的雕塑,并在供有伊朗的太阳、光明和忠诚之神的教堂里祷告。请到罗马各个博物馆参观一下，看看古罗马人从埃及运去了多少雕塑艺术品啊。

好了,基督教传入了罗马这个世界,使罗马的传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势力的干扰。首先影响到地下，在那里开凿地下经堂。按神话传说，这是因为受到迫害的缘故。但是，我从未读到在西西里岛锡拉库扎城有过迫害基督教徒的事，可那里却有最大的地下经堂。这可能是远古居民生活在地下的这种传统的复苏吧。至少在西西里岛发现有大型墓穴，使地层成了蜂窝式的山洞。再看看卡利斯特的地下经堂,它决不是逃亡者的掩蔽体,而是一种复杂工程，同鼹鼠凭本能所打的洞相似。古老的教堂有地下纳骨室，因此与地下有很深的渊源。连卡比利亚①的传说也讲，人类的祖先最初就是从地下出来的。不错，早期的基督教艺术广泛继承了拉丁文化的手工艺术，但是使它变质，使它简单化了，具有一种神圣的固定状态，地质般的结构和严格的造型上的纯洁性。这就是说，从拉丁艺术过渡到早期基督艺术,是一种转折,但谈不上发展。这时,似乎不仅出现了文化和社会上的新的成分,而且直接出现了人种的新因素。枯燥无味的拉丁文化无法

①位于非洲北部。

使它同化。按我说，一个民族从他的封闭式的寂静阴暗的地下室得到了亲密感和欢乐，如今基督教给他们添了内容，而粗糙的古代文化为之提供了形式因素。于是这种在拉丁文化中没有多大分量的原始的未被吸取的人民性，现在终于发挥作用，影响到艺术创作了。它迅速在雕刻上表现了出来，一旦机会出现，它就同北方的野蛮人一道，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罗曼建筑艺术。

请原谅，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写这些东西，简直像写小说似的，在专业上可能是无稽之谈，或者是一百年以前早已为人民所熟悉了。但是我还必须将我所见所闻的事，联在一块儿写出来。我觉得，基督教在罗马这个世界中所引起的转折，使我有些不安，比光天化日之下那少有的浪漫表现对我更具有刺激性。就说这些吧，好在无知并非罪过。

# 古 代 文 化[1]

有些人对古代文化有兴趣（有的甚至对它造诣颇深),另一些人则刚刚开始与之发生联系。在第二种情况下，大体经历如下的过程：第一次见到大量古代文化宝藏，也就是到达梵蒂冈或古罗马浴池或那不勒斯博物馆时,首先会十分虔诚地在每座雕塑前流连忘返,激动地念出某一段古典语录,如“恺撒下令修筑桥梁”[2] 之类。过半个小时,人们会悄悄地加快步伐,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大踏步地穿过其他大厅。最后十五分钟，简直就想蹬自行车溜走了。

当旅游者看到底座上排列的苏格拉底的九个头像，荷马的七个头像，哈得里扬的十三个头像和十二个维纳斯神像时,第二个阶段就到头了。这时候,才了解到,必

①此处泛指古希腊、罗马文化。

② 此句原文为拉丁文。恺撒，古罗马皇帝。

须将石像和雕塑加以区别。也就是在这时候，才会意识到，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古代文化。它不过是一个词，它表示各种不同的事物，如齐马布埃和朗汉斯[1]。其区别至少有巴勒莫的排挡间饰[2] 和卡拉卡拉[3] 的肖像之间的区别那样大。

可见，第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希腊和罗马的雕塑之间。同时"希腊"这个词也不表明什么，因为不能用一个词来表达古代阿波罗神[4] 和贝尔卡姆[5] 的巴洛克式风格。如果有人说，他崇拜古代文化，那就说明他只见石器，不见雕塑。一种风格不能概括一切，你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东西，同时对其他事物保持起码的礼貌。同样是大理石制的东西，未必就是完全相同。

当游人发现，古代文化并不是一个总的概念时，他就认识到，其他一些极为有趣的事物和现象也有着巨大的力量。一、首先是远古的地方艺术，特别是埃特鲁西亚艺术，感染力强，但有些不自然，另外就是西库尔[6] 艺术，它留下了非常美观而原始的骨灰盒，他们那泥土小舍上还有田园式的浮雕，这是道道地地的西西里岛殖民主义

①朗汉斯（1733—1808），德国建筑家。
②指建筑上的一种装饰。
③卡拉卡拉，罗马一残忍皇帝的绰号。
④指太阳神。
⑤古代小亚细亚一王国。
⑥　曾占领过西西里岛。

者多利安人[1] 的艺术，无须我来赞扬。二、是从希腊进口的东西,同意大利本身的共同之处,正像同肯森通博物馆[2] 的共同之处一样。罗马人将雕塑和雕塑家请进来。雕塑保持着应有的美，雕塑家则大都变质了。因此后来就出现了古雅典城邦风格,罗得风格,贝尔卡姆风格和古希腊风格等,以及一些稀世珍品,复制品和残品。为了同这些东西相交换,我愿献出古代的雕塑,献出我所有的和能够借到的一切。三、接着这里就出现了本地的希腊罗马式的大型石雕。他们雕凿呀,雕凿呀,直到落下的灰粒堆成了堆。这当然是特大型的作品。也有小型作品，主要是些碑铭，表现了人民的活跃纯朴，其中有农村小花园,橄榄树,鼠尾草和水牛。四、然后是罗马自己的雕塑,它是严峻的,自然主义的,肖像式的,讲究实际的作品,内容有皇帝、拳师、总管,恶人,马戏演员和政客,反映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关心物质利益者的艺术，形式上则有铜刻，彩色大理石雕等。这种艺术是值得赞扬的，严肃的,但又是过度成熟的,枯竭的。五、一种新的灵感注入到这一切之中。当出现在墙壁上创作彩色画的可能性时，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手拿凿子的那种巧手就出现了。这种巧手富于感情,灵巧,柔和,在庞培绘出了纤细的小型的水彩壁画,梦幻一般的轻柔的建筑艺术,扣人心弦的风景

①古希腊人的一支。

② 位于伦敦，为昔日的王宫。

画，蝴蝶式轻盈的小塑像。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野蛮人，创作了粗野不堪的卡拉卡拉式的镶嵌画，一条一条可怕的肌肉，像罗马马戏团的重量级演员，作品笨拙粗鄙。但正是这种笨重形式，为后来基督教的镶嵌艺术品指出了道路。罗马的石棺上面的密密麻麻的雕刻表明，古希腊艺术的浆汁，渗透到罗马这个坚硬的核桃之中的，是多么少啊。让我们看看塞维尔和康斯坦丁的拱顶上的浮雕吧。这是一种直接的拙劣的反祖现象。就是说，进口的古希腊文化的堆积物完全分化了。再往前走，我们到达拉特伦博物馆①，在这里，半野蛮的艺术转变为基督教的原始艺术了。

因此，游人发现的，就不是古代文化，而是各民族的混合物，不是无所不包的美，而是各个部落自发的和无意识的强力的表现。我认为，这种认识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证明：人种的力量异常强大。一个民族无论如何，最终仍会本能地回复到他本身，成为独立的民族。

可见艺术的力量总是奇异而强大的。

①罗马的教皇宫殿，被毁后，1586年重建。

# 罗　马　点　滴

我以人格担保,我没有遗漏任何著名纪念物,任何一个拱形建筑,没有放过一个博物馆,皇宫浴池和墓地,可是我只会给你叙述一些不大显目的地方，这已成为我旅游中的癖好。当我想坐下来闭目养神的时候，我宁可坐在圣桂冠旁边，那是一个小小的喷水池。冒失的导游竟向英国的女游客大讲什么,水从何处来,流向何处去,在什么地方,人们会放出古狮,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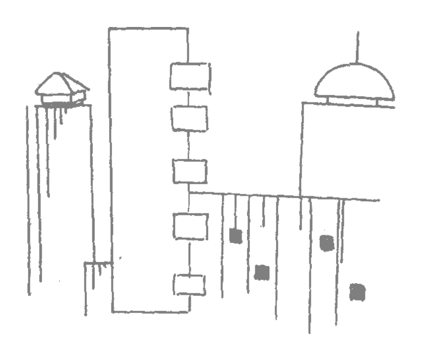
我已谈过圣普拉塞德礼拜堂等，现在又一次回想起它们，想起那金色的镶嵌画。因为我在科斯美发现了更美更富于世俗精神的作品,但这里无人光顾,除了管风琴上一双看不见的手，任何人也没有。画中有十二个圣徒，还有耶稣,就是他,享有上天的荣誉,因为那时也许还未制作十字架,将他钉死在上面。圣徒个个骨瘦如柴,两手柔软，眼睛大而严肃。圣彼得和保罗领着他们走向耶稣，耶稣以锐利和忧悒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关于特拉斯特维

尔的圣玛利亚，我不知道给你们讲什么好。因为在那里我只看到了当地的居民。可以说，那是罗马的马拉斯特拉纳[1]，是小人物、小广场和小孩子的世界。人们严肃地坐在门前，仰望着那些有着甜蜜眼光的圣徒。圣阿格尼斯那个地方太远了，有地下经堂，镶嵌画，古代圆柱。但一切之中，最美的是空间本身和那带柱的墙壁，商场以及高高的窗户，布置精美合理，还有那圆形大厅，白底上装饰着巧夺天工的镶嵌画，描述小天使采摘和搬运葡萄的情景，充分表现了罗马的传统，但既有几分幼稚，又有几分严肃，同早期基督教的雕塑一样，只是用眼神来表达人类的信念。

如果你的灵魂痛苦不安，你的日子充满悲伤，看破红尘，听天由命，那就去看看圣洛伦索的教堂吧。这不是说，那里很美，教堂有着最华丽的希腊式屋檐和圆柱，而是因为那里修道院的回廊，连着庭院和喷泉的小回廊，年老蹩脚的艺人在上面画着拙劣的水彩画。一位僧侣用手掏着泥土，像喷泉的水似地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就是所看到的一切。此外，墙上挂着地下经堂的碑牌，有一些浮雕片断，上面可见到鱼儿和绵羊，仿佛是儿童画，最多的还是墓志。有位乌尔苏斯享年四十一岁。还有一位妻子给功勋卓著的丈夫刻的墓志，全是溢美之词，什么秉性善良，功高日月等。还有一个人，孤独无依，年老去世，没有

①布拉格一个古老的城区。

人给他树碑。另外的地方埋葬的就是孩子和孤儿了。好，关于古代的灿烂文化就讲这么多了。这里提及的不是恺撒大帝，神明，英雄，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如面包师，杂货店老板，屠夫等，他们的名字被草草地刻在石板上。是基督教的纯朴精神，使他们那默默无闻的名字永远保持下来了。要知道，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基督教的意义，而不是圣彼得教堂的伟大。因此，人在圣洛伦索的红颜色回廊里，感觉这般良好。



# 热 那 亚 和 米 兰

各种各样的材料都认为，所谓的勒万特海岸是美丽著名的风景区,还说像拉巴洛,塞斯特里,波多芬诺等名称就是证明。是否如此，我无法作出判断。因为经过这天堂般的原野时,火车完全是在地下隧道中运行的,一直到热那亚，都是如此。到达这里以后，我才终于站到地面,发现这个地区令人奇怪的是一片丘陵,这就使得热那亚的街道起伏不平,千变万化。你往下走,以为会看到大海,结果发现前面是高得难以想象的山坡。此外,这里到处是台阶,电梯,缆车,隧道和天桥,还有许多宫殿,里面没有庭院花园,而是一些圆柱门廊和上下的阶梯,堪称热那亚的一绝。最后才看到港口,那大型的港口,沸腾拥挤的港口,实在令人赞叹。不论从近处,还是从城堡的高处看,都不会看个够的。它好像一个挤满牛群的牛棚,里面的铁牛、木牛不停地哞哞叫,有的放水排泄,有的狼吞虎咽一般地吞食着煤和铁,一片拥挤,一片嘈杂。这是从大

洋那边来的牛,有黑色的,红色的,腹部都塞得满满的,几乎要爆炸了。它们的帆大而且美观。吐出的蒸汽，像牛蝇似地环绕在这些庞然大物的周围。一艘艘大腹便便的拖船,如同酣睡的母猪,一只只小艇则好像落在水上的蚊虫。那些小渔船,渡船,也闪着黄铜般的光。烟囱,桅杆,帆桁,旗杆,缆绳,交错纵横,令人眼花缭乱。这个港口同整个意大利一样,既繁华又原始,既富裕又具有中世纪特点。请原谅，关于热那亚，我所知的就是这么一点儿了。我一心一意欣赏港口的景物,对别的事不甚关心,仅仅看到这儿的警察身穿东方的长制服,手里拿的不是警棍,而是大棒，可见热那亚的名声不佳。在这里难以望见天空，因为头上挂满绳子，绳子晾满了脏衣服。街道是如此之窄,人的头上顶着篮子,必须边走边叫嚷,要前面的行人让出一条路来。那些大理石造的宫殿，不论是叫做多里亚，巴尔比，还是叫卡姆比亚索的，如今都被银行占了。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想发表感想，但这种现象处处可见。教堂肯定也等待着同样的遭遇。那时候，静僻的祭坛后面,将坐着出纳、商务代表这些人,主祭坛后面坐的是经理先生,总经理当然要坐在更高的地方,那就是全能天父的右手了。

我还参观了巴比伦塔，上面有许多古语搅混在一起。米兰大教堂,远看似乎是一大块锑矿石,安放在一根根细细的针上面，还有些像用大块大理石雕成的一棵白菜。每一根针实际上就是一座小塔。如果细心观察，塔里全

是塑像,要是爬上塔顶,可以看到,仅在上端外部,就有塑像二千三百个！但我认为，浮雕上的小像还未计算在内。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令人迷惑的现象之一，也一定会把你们弄得莫明其妙。那些塑像虽然所值无几，支柱的拱顶枯燥无味，针一般的小塔也毫无深意，但是它们太多了，因此使你陷入幻梦般的，狂热的，简直难以控制的境地。

但是，这里也有多荫的受人景仰的和令人欣慰的教堂,如圣安布罗吉约或圣洛伦佐教堂,那里保存着甜蜜的路易尼[1]等人的绘画,还有其他精美严峻的作品,不过这一切同今天的米兰毫无关系。米兰，这个意大利各公国之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几乎在想方设法成为一个小伦敦。因此,它有如此之多的马车,汽车,电车,讨厌的自行车,银行,小贩,大理石厕所,霓虹灯广告和熙来攘往的人群。那些戴黑钢盔的警察,真好像殡仪馆的服务者,还有许多商店。人声,喇叭声,此伏彼起,喧闹异常。这里的人不信神,不过节日,不注重传统,像那不勒斯的下层居民和乞丐,可是他们不躺在走廊里睡觉,不将脏衣服挂在街头,不乱打牲口,不在街心补鞋,不唱威尼斯船夫曲,一句话,不作任何引人注目的活动。但是要知道,这里可以更好地呼吸，尽管它的空气已不是光荣的历史上的那种空气。

①路易尼（1475—1531）,米兰学派画家。

# 大　　海

亚德里亚海，第勒尼安海，爱奥尼亚海，利古里亚海①，色彩各有千秋，有蔚蓝色的，碧绿色的，铁青色的，珍珠母色的，金黄色的，黑色的；有死一般沉寂的，喧闹的，充满泡沫的，请别忘记了，还有表面上变幻无常的。关于海浪的表演，就别说了，也不必去形容它。在里米尼海滩上，你差点哭了，当滚滚的浪涛推到你的脚下，彩虹一般的泡沫飞溅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是多么想念世界上的一切啊。你一面拾着贝壳，一面怀念着过去和想着现在。塔兰托的海水哟，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水还要蓝。萨勒诺的海水，如同炽热的利剑，刺痛你的眼睛。热那亚的海水，散发着油桶的怪味。在奥斯蒂亚，海水呈白色，而下面的海水又是彩色。在吉尔根蒂，加拉托内海显得多么神圣啊，那里确实有某种奇异的东西，只是距离太远

① 这些海均位于意大利周围

了。墨西拿海峡，被两岸的灯光照耀着。而阿列尼拉附近的海,屹立着金色的悬崖,黑色的奶牛到里面饮水。西西里东海岸形成一种奇特的阿拉伯式花纹，你可以整小时整小时地对着它看,但并不能理解。还有些地方,你叫不出名字,它们已没有那种极浓的蓝色和烈日的照射,只有毛驴的令人揪心的嘶鸣，成熟的柑橘，滑行敏捷的蛇蜴,还掺和着鸟粪和薄荷的味道,这一切,给人留下了一种混乱的印象。

但这还不是所有的景物。这里还有黝黑的渔民，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拖鱼网,扯下深色船只上的风帆,搬运鱼筐。你还看到有的人,用白色翅膀一般的风帆,在地平线上画了一条白道,你真想驾起白帆,乘风飞去。此外还有港口，有像工厂一样喧闹的大型港口，也有小小的渔港，人们在渔港将有臭味的海水喷射到有皱褶的帆上。这些港口同巴勒莫港一样，美丽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而在那悬崖峭壁之间最小的海湾，只有孤零零的一叶扁舟在摇荡,看到这种情景,你又感到有些悲哀了。除了这些，你还可以算上市场的鱼，闪闪发亮的色彩缤纷的鱼，银白色的沙丁鱼，巴勒莫的成吨重的海牛，难看的乌鸦，黑鳗,像妇女手背一样的白鱼,还有金色的,蓝色的,红色的鱼,还有美极了的水中的蚊蚋,你在那不勒斯水族馆曾经为之陶醉……

但是这一切之中,最美丽、最奇异的还是你的后面奔腾的海水。

# 维　罗　纳[1]

现在，让我来谈谈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一切不好的方面吧！这里热不可挡，物品昂贵，恶作剧者多，跳蚤也多，喧闹声大，清一色的巴洛克式，强盗式的马车夫，虐疾，地震，还有其他更坏的东西。我讲这些，完全是出于报复。贫困的曼多瓦[2]城，维吉利尤斯[3]的出生地和曼台尼亚的安葬处啊！可怜的小地方，我到那里去，是希望观赏一下伟大严峻的曼台尼亚这位可爱的画家的水彩壁画。难道仅仅以什么民族节日（我真不清楚是什么节日）为由，就可以不让我进入我所向往的地方，试问这符合人类和基督教的精神吗？态度生硬的雇员，你不收我的具有诱惑力的银行支票，无情的经理，你不停地耸着肩膀，表示

① 位于意大利北部，传说为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
② 维罗纳南部的小城。
③ 维吉利尤斯，公元前70至19年罗马诗人。

遗憾,不为我的威胁所动!在令人腻味的曼多瓦小城,有三个小伙子举着旗子到处乱窜，使它的街道成为世界上最讨厌的街道。意大利你这个国家啊，在我短暂的访问中,至少给我安排了六个民族节日,将我拒之于拉文纳的文物古迹和贝鲁贾的翁布里亚画派的大门之外，使我未能观赏那不勒斯地区全部美好的事物。我说，凡事过分了就会有害处。在曼多瓦城，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让外国人的脚永远也别踏上这座城市！要知道，那儿的床位也不好,食品不佳,居民也让人感到不愉快。

好,我算报复够了,现在可以重新拜倒在维罗纳城最值得称赞的圣塞龙教堂之前了。维罗纳城的骄傲固然要算保洛①，罗马式的半圆形剧场，莫龙②,斯卡利格尔家族③ 和香肠,但对我来说,仍然只有圣塞龙教堂和蒙里尔的朗戈巴德兄弟，大量令人惊讶的金碧辉煌的装饰画，都未能使他获得荣誉,而风格简朴,深思熟虑的开阔的回廊和正门才使他出名，门上布满了镶嵌和石雕。据说那些镶嵌画来源于德国，但是很美，很感动人。你参观时，必定会发出会心的笑声,会被那天真的技巧所感动。那些作品表现圣经,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啊。例如,当十二位圣徒坐着让耶稣给他们洗脚的时候,把耶稣安排在什么位

① 保洛（1528—1588），意大利画家。
② 莫龙（1520左右—1578）,意大利祭坛画家。
③ 1260—1387 年曾统治维罗纳城，建立许多教堂宫殿。

置呢，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推出画外。从每一幅画中，都可以感觉到，在如何统筹安排，如何表现，如何收束等问题上，作者们是费尽匠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的。不论是丁多列特，蒂兹扬①，还是其他杰出画家，都未曾像这些人那样精心思考，花费这样繁重的精神劳动。有什么办法呢，精神灌注到哪里，那里必然会开花结果。圣塞龙教堂的大门，就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一部最完美的圣经。

往下你还会看到，不论在哪里，只要有一点地方，如圆柱的上端和底部，拱顶之上，艺术家都要刻画一些小动物 熊，狗，鹿，兔，青蛙，马，羊和小鸟。它们同古希腊罗马的浮雕完全不同，那时候，一般表现卡里东的野猪，维纳斯的海豚或神话中的什么，另外则是自然主义地刻画动物，而这里反映的是大自然本身，对上帝所造的大地和森林动物的感情，因而人同动物的关系显得更为亲昵，更为热情，比古代文化所表现的更富于人性。亚当被逐出天国之后，不得不从事耕作，正如圣塞龙教堂所表现的，也要宰杀和熏烤小猪，采摘葡萄苹果，骑马打猎。那么为什么熊和鹿就不可以在这座教堂的正门上对上帝表示欢呼呢？所以，这种对世界的关系就很不相同，要更加热烈一些。告诉你吧，如果我们不发现战胜古代文化的那个时代的光荣与纯朴精神，就无从理解灿烂的古代文化消失的原因。

①蒂兹扬（约 1476—1576），意大利画家。

# 教　　堂

如果进一次教堂,可以获得一次赎罪的机会,那么今后我即使像现在一样作孽，大概也可以进入天国的。我所见过的教堂可是不算少了,有的规模很大,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广场、邮局和市政厅的总和。例如圣彼得教堂,人在其中感到特别空旷，还有米兰大教堂，佛洛伦萨大教堂,我晚上还到那儿去哩。香火袅袅,香味扑鼻,几根蜡烛在无边的黑暗中闪着微弱的光。帕多瓦[①] 之夜,更为奇怪,在它那砖砌成的大教堂里,我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伤感情绪。在阿雷佐，人们甚至将我锁在又高又暗的阴森可怕的教堂里去了，是一位天使般的泥瓦工把我放了出来。但我在那里多少见识到一点精湛的浮雕，不过不知道作者是谁,连放我出去的天使也不清楚,可能是哥特式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吧。在阿尼什卡地下经

①位于意大利东北部。

堂,我也被锁在里面,因为有教皇的公使在,大门被出乎意外地打开了,我才得以出去。此外,比萨,蒙里尔和里米尼的教堂,也是雄伟壮观。许多规模宏大的教堂,浩渺而庄严，如同白雪覆盖的原野上的黑夜。巴洛克式教堂数量很大,装饰隆重豪华,有锦缎和大理石之类,使人感到极不自然，如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耶稣教堂，就是如此。还有一些很小的教堂,极为有名,如巴勒莫的金色的巴拉登教堂,佛洛伦萨的麦迪赛小礼拜堂,还有米开朗琪罗的多神教式的巨大的坟墓，以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画作装饰的西斯廷教堂,等等。

至于教堂与人有关的方面，那是另一章节所叙述的事了。我听了不少人讲道，但一个字也听不懂。我最欣赏佛洛伦萨讲经的一位大胡子传教士，他简直是大发雷霆,据我看,是在责骂教会的反对派。人们常常在这里一直忏悔到深夜。有时候牧师们在此聚会，坐在圣坛前相互对答如流,乍一看来,似乎在相互争吵。到意大利的许多游人,好像将宗教视为中世纪的事,我甚至认为还要早一些。形形色色的教团和道袍，多如牛毛，连阿尔弗来得① 也辨认不清。最精彩的要算那些脚穿凉鞋，蓄着褐色胡须的僧侣了,不过我不知道,他们的道袍里面是否穿了裤子。

但是，教堂真正的主人是看守先生。里面如果有优

①阿尔弗来得（1892—1941）,天主教思想家、著作家。

秀的画作,他必然用帏幕遮挡起来,要是有水彩壁画,他至少要把窗口堵住。你焦急地想看一看，他就拉开帏幕，向你收几分钱。有的看守还为你作专门解说，如果你不懂意大利文，那就由他去讲吧。还有一些看守对教堂的事情有着特殊的做法,例如你去比萨的尼柯洛讲经堂,看守先生竟在你背后吹起响亮的喇叭，让你听听回声。那不勒斯圣马可教堂,看守会爬上圆柱,用钥匙捅一捅上面的铜管,向你说明,各个管的音都调得不一样。教堂里还有许多猫,比别处的更大,更容易激怒,任何一只也不许我摸一下。

总的说来，古基督教的和罗马的风格最具有世界性。意大利的哥特式,在面积和光线上强调得过分,正面的装饰有失艳丽。早期文艺复兴则又带来了纯洁和严峻的特点和合理的限制。我已称赞过阿尔巴尔蒂，但还应补充一句，他在曼多瓦也帮助装饰了一座纯正而神圣的教堂。

此外,就都是巴洛克式了。

# 波　尔　萨　诺[1]

从前,人们称波尔萨诺为‘ 忠诚的蒂罗尔 ”,如今属威尼斯省，再过五十年，也许就完全成为意大利的了。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语在这里扎下了根。小孩们嘟哝一句德语，第二句就是意大利语。农民在火车上，以讲几句意大利语而非常自豪。当地的女服务员一溜烟就跑到意大利兵营找鬈发的小伙子去了。当地新兴的有钱人则另有讲究。德国人在这里留下了爱国精神的纪念物和街道名称,除了兵营,他们还办有学校。

不过从特别好的意义上讲，这完全是德国的一块地方，它整洁喜人，外表美观，管理很好。山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缆车来往如梭，旅店十分整洁。山下却长着新嫩的葡萄，每座山峰都矗立着古堡。居民严肃整洁，爱思考，待人热情。妇女个个明眸皓齿，皮肤洁白，姣美可爱。说

①意大利北部城市。

实话,在意大利旅行,重睹那些浅蓝色的深邃的眼睛,特别叫人愉快。在山上,可用望远镜瞭望那美好的景色,那白雪般的田野,你以一种愉快的迷惘心情,观测葡萄园的坡度。在山下偶尔也遇到真正的游客,他们真的把这里当作巍峨的高山。那粗壮的两腿,穿着几公斤重的登山鞋,帽子上插着阿尔卑斯山的小花,故意大声说话。那些女游客,一般不大整洁,不大漂亮,显得太胖了。

既然涉及到山,那我就要说,山上最美的东西是树木的清香,流水和草地。你要知道,游客,这些正是你未曾意识到的在山下所缺乏的东西。这时候你才想起来,在整个旅游中,你几乎没有踩过木质地板,而是走的僵硬阴冷的砖块路,在铁桌和石桌上就餐,在铜丝床上睡觉,嗅着石头的味道。因为整个古代文化都建立在石头和金属的基础之上,一点木质的东西也没有,一切奥妙都在石头之中。可是我现在却处于树木世界之中。我喜欢抚摸树木,观看树木,因为它是有生命之物,天真未凿,有人民性,而这个地区多哥特式建筑,表现严峻,不属于古代文化,有乡土色彩。说到流水,它饱含着北方的诗情,给人们以水神和水仙女的传说,而不是什么萨蹄尔① 之类。河水永远不会干涸,小溪也终年流淌,山泉更永不枯竭。你那涓涓细流,纯净、温柔、不息的流水啊,难道不可以与大海媲美吗?河里要是没有水,山崖间要是没有水,该多

①希腊神话中长着尾巴与山羊腿的好色之徒。

么可怕啊。因此，通往圣马力诺的水管上写着“‘你是值得祝福的水，是神圣的创造。’至于说到草地，山下其实是没有的，那里只有葡萄藤，罗望子树，橄榄，棕树，橘树，可是草地，我们在孩提时代所见过的碧绿的丝绒般密密的草地，已经无影无踪了。如今这些坚硬的根状物，只好让山羊去啃了。可以说，连麻雀也没有，山羊和鸽子也没有，云雀，蟋蟀也没有。你总觉得那儿缺少点什么。

既然我谈到蒂罗尔，就一定得看看戈森萨斯，看看易卜生的乡间住宅。据说老年的易卜生在这里同一位德国女人生活了七年。旅馆的留言簿上对此均有记载。直到今天，该旅馆有一位姑娘，美丽得像阿尔卑斯山上的玫瑰，仅仅这一点，也可谓不虚此行。这一带全是由芬芳的树组成的森林，有收割了的草地和哗啦啦的流水。易卜生的灵魂又重新围绕着蓝眼睛的希尔达姑娘转了。这已经是北方了，纯粹的北方了，但不过还算是新的意大利最后的边界。

# 补　　记

读一遍我写的意大利通讯，心头充满忧郁和惭愧，因为我看到几乎没有写出什么，而且把大多数著名和有趣的事物给遗漏了。我真是一个艺术的亵读者，竟然未曾提及在米兰的《最后的晚餐》[①]，还有那儿的柱廊，牧师大厅等。一位牧师以圣经风景画的手法画了一幅牧师的座位，据说艺术性不够强，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非常美观。那儿陈列的日本装饰品，轻柔优美，充满异国情调。说到达·芬奇，请你去参观安布罗西安纳的陈列吧。他的精神是那样博大完美。但他的学派中有位萨莱诺[②]，却使我大为诧异，此人的作品，表现了一种过度亲昵温柔的色情般的甜蜜感，对此你是不会忘记的。波提切利的作品，尖刻忧抑，连他所画的天使，也不过生活在冷冰冰的天国之

① 为达·芬奇（1452—1519）最著名的壁画

② 萨莱诺（1480—1534），达·芬奇的学生。

中。萨尔托[①] 的画中人物，眉睫之间笼罩着一层细腻而深沉的阴影，眼神中饱含着炽热而又隐晦的欲望。翁布里亚的画家们流露出凄凉的情调和丝绒一般的温柔，宛如天堂里的沙龙。拉斐尔则给这些作品涂上了一层浓郁的罗马色彩。提起拉斐尔，不错，他是画苑之王，上帝的骄子，缪斯的宠儿，不论怎样形容他都不会过分的。在罗马，还应该看一看法尼西纳[②] 和斯坦则③，在这两个地方你将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拉斐尔的技巧真可谓炉火纯青！但他是画中泰斗，你可望而不可即，当然你对他所享有的盛名荣誉会感到高兴。你再看看米开朗琪罗吧，他一点儿也不神圣，但却是超人的天才，使你望而生畏。他永远不会为你祝福。名画家乔托会祝福你的，安吉利科[④] 也会为你划十字。这两位是大师们中间最虔诚的画家。但我已不想再评论这些古代画家了，世界上的优秀品德同样感人。首先是曼台尼亚的典雅高尚，还有西里约雷利的严肃坚强。上帝呀，让我也像他们一样吧。但当我闭目沉思的时候，除了马扎乔，再不见别的任何人。可以说，直至今日，我还未曾见到比这位伟大艺术家更审慎更高尚的精神。

①萨尔托（1486—1531），文艺复兴高潮时期佛洛伦萨著名画家。
②罗马的一座别墅，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有拉斐尔的壁画。
③梵蒂冈一所大厅，有拉斐尔及其学生的壁画。
④安吉利科（1387—1455），佛洛伦萨圣马可修道院收藏有他的水彩壁画和版画。

是的,我已无法谈论我所敬佩的所有艺术大师了,不论他们是谦虚的还是孤傲的，是明朗的还是晦暗的。但还应该提到胡戈[1] 在佛洛伦萨的作品，此人是北国画坛的佼佼者。在意大利缪斯之神的艺术园中，别忘记那些外国艺术家的荣誉吧。

请加倍赞扬多拉台诺的名字！他细致入微地表现人间的痛苦，大自然的不平静，人们精神上的激情和焦躁，没有一个雕塑家可以望其项背，能如此深刻地将作品印在我们的心灵上。……我不知道自己在议论些什么。我在画廊里,是门外汉,就如同逛街一样,到处冒险,找寻自以为美好的事物。现在有点空闲，可以将脑子里的东西稍加整理，看看哪些我最欣赏，哪些我不喜欢。我觉得,自己终于发现了古代基督教同乔托的联系，远古艺术同罗曼式雕塑的联系，埃特鲁西亚同基督教原始艺术的联系，还发现了早期文艺复兴同我的爱好的联系。

意大利艺术的最大优点在于两个方面：总是从头开始,而且不断地学习。从头开始,探索,试验,发掘,复兴,考验,解决,权衡各种可能性,勇于创造。另外就是向各方面学习,排斥龌龊丑恶的因素、放荡不羁的原始成分和无耻自私的贪欲。这就是艺术上达到奇迹般繁荣的奥妙。

意大利之行即将结束了。去之前，没有想到为什么。

①胡戈（1440—1482）,荷兰画家。

因此尽管收获甚微，我也是满意的。所谈的看法，可能是班门弄斧，而且常常不善于表达，甚至将许多事情忘掉了。我不顾疲乏和跳蚤，在夜间动笔。但是我一刻也未曾忘记从窗口遥望北方，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那样美好；平原和山峦，森林与流水，应有尽有；有的地方，也珍藏着极其丰富的绘画、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因为艺术是伟大的，阿门。





# 英国通信



# 在 英 格 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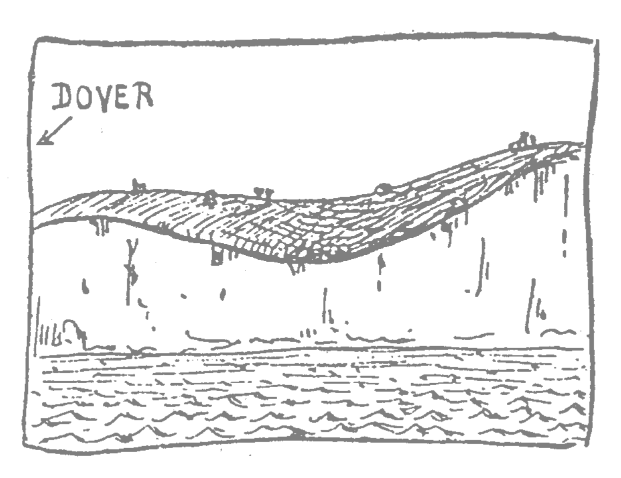
## 第 一 印 象

“你必须从头说起。”有人劝告我。但是由于我来到这个嘈杂的岛国已有十天了，现在压根儿弄不清楚什么地方该是起点了。我该从哪里讲起呢？煎熏腿还是威姆布雷的展览会？肖伯纳先生还是伦敦的警察？我感到头绪繁杂，难以落笔。可是关于这些警察，我一定要说，他们应征的条件就是英俊和身高。他们个个像天神，比普通人高出一个头，况且他们的权限也超越了一般的范围。一个身高二米的警察站在皮卡迪利[①]大街，手一抬，哪怕是土星也得停止运行，天王星也要暂时停在它的天体

[①] 伦敦的街名。

轨道上。直至那个警察把巨手放下，它们才继续运行。我还从未见过什么人如此神通广大。

对于一名旅游者来说，最大的惊喜莫过于他在国门之外亲眼看到了自己曾经在书本上或者照片上不知道见过多少次的地方。在米兰看到的米兰大教堂和在罗马看到的古罗马圆形剧场，简直使我惊呆了。那种建筑艺术的效果真有些不可思议。你会感到你曾在什么时候到过那里,或许是在梦中,或许是你用这样那样的方法于久别之后又旧地重游。当你看到在荷兰确有那么多磨坊和运河,看到伦敦的河滨马路上确实是那么熙熙攘攘,令人心烦意乱,你一定会吃惊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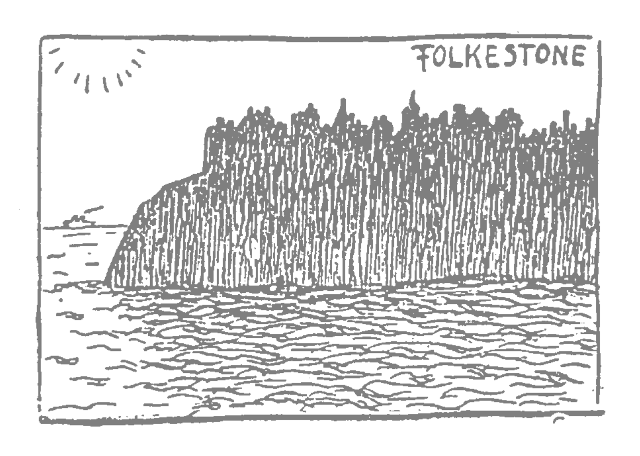



有两个印象太叫人感到奇特：其一是出人预料地发现了什么，其二是发现了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人们常常会因为与老朋友不期而遇而感到惊喜。当我在泰晤士河

畔看到议会大厦，看到街上戴着灰色大礼帽的绅士和十字路口身高二米的警察时，同样也会感到惊喜。看到英格兰实在是太英格兰化了，真让人感到惊讶不已。

可是要真正从头开始，我就得绘制一幅简单的图画来向诸位表示，当你从英吉利海峡驶近英格兰时，它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白色的部分是岩石，上面长着青草。可以说，这个地




方造得十分牢固。但我得承认，脚下有块陆地总让人心里感到踏实。现在我要画一下福克斯通，我是从那儿登陆的。在落日的余辉中，这地方看起来像带有雉堞的古城堡，到后来才发现这些雉堞原来只不过是些高耸的烟囱。登陆后，我发觉最让我发慌的事情是我既不会讲也听不懂一句英语。因此，我便躲在离我最近的一辆火车内，真算运气，后来得知这列火车就是开往伦敦的。一路

上我注意到,我原来心目中的英格兰,实际上不过是一座巨型的英国式公园。举目远眺，但见碧野无边，芳草连天,树影婆娑,更有幽径蜿蜒,牛羊漫步其间,这番景象,恰似海德公园,一片幽静,少见人烟。对此,我印象深刻。在荷兰,我看到人们撅着屁股,挥手在土地上操作,这儿却只见到红色别墅,少女在篱笆里面点头,自行车在道上奔驰,行人稀少。而在我国,每一英寸的土地上都有人在劳作,而且对这种现象,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后来,火车穿梭于许多稀奇古怪的房屋之间,约莫有百来幢一模一样的房子。紧接着，整条街上的房子都是一个式样。如此景象反复出现在车窗两边。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这种式样的房屋肯定是一种时尚。火车飞也似地驶过一个镇子，这整个市镇仿佛被可怕的咒语禁锢了。好像是无情的命运女神下了命令，叫每家门前必须树起两根柱子。她又下令让另一个街区的房屋统统建立起铁阳台，接下来一个街区呢？她又永久性地勒令用灰色砖瓦建造房屋。在另一条令人沮丧的街上，她又无情地命令人们建造蓝色的阳台。然而，又不知人们是犯了什么罪，有一整块地方家家户户为了赎罪都在前门口砌了五级台阶。要是能看到哪怕有一户人家门前只砌了三级台阶，我也会深感宽慰。可是由于某种因素，那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一条街完全是红色的砖瓦房屋。

随后,我步出车厢,有一个像守护天使般的人物前来扶我，嘴里说着一种我能听懂的语言。他领着我左弯右

拐,上上下下。老实说,那情形很可怕。

他们又匆匆将我领进另一辆车厢，到了瑟毕顿又领我下车,对我安慰一番,还给了我一点东西吃,然后让我盖上鸭绒被睡觉。四周一片漆黑,就像在家里一样,四周安静得很，也仿佛又回到了家中。不久我便进入了梦乡，我梦见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梦见了轮船，梦见了布拉格，又梦见了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已记不清了。

谢天谢地,我一个接着一个,一共做了五十多个各不相同的梦。谢天谢地，梦至少不是永远做不醒的。



# 英 格 兰 的 公 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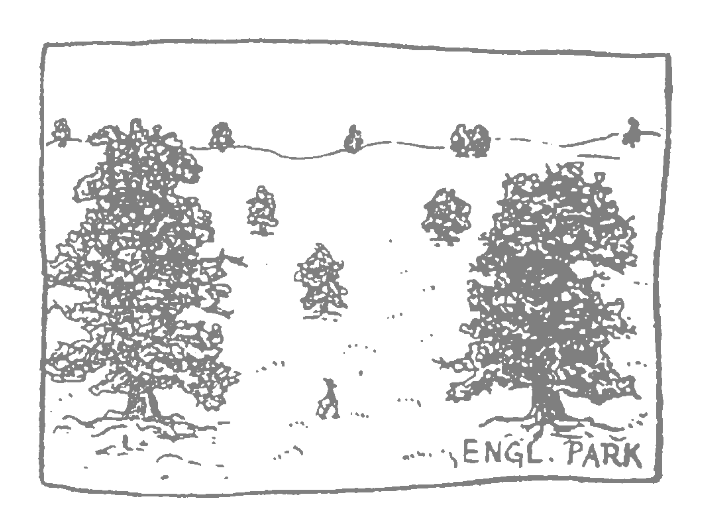
树木也许是英格兰最美丽的景物了，当然，草地和警察也很美。可是最美的还是树木，有的枝叶繁茂，有的苍劲古老，有的绿荫如盖，有的轻盈逍遥。汉普顿宫的树木多不胜数，里奇蒙公园和温莎宫的也都是古木参天。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地方的树木。这些树可能对英国保守主义有巨大的影响。我想，正是这些树木保住了贵族的本性，历史观念和保守主义、关税、高尔夫球，贵族院和其他一些古怪而又古老的事物。要是我住在有铁栏杆的阳台的街上或者有灰色砖墙的街道里，我很可能成为狂热的激进派。可是，当我坐在汉普顿宫的老橡树底下时，我便会认真地想要了解这些古老事物的价值，古树的重要使命，传统的和谐融合，以及对于具有足够生命力以使自身世代相传的事事物物的评价是否正确。

在英格兰，这样的古树似乎随时可见。在这里，在俱乐部里，在文学宝库中，在人们的家庭里，你所看到的几

乎每一件事物不知怎么地，都会使你感觉到那种苍劲的古树树干和青枝绿叶的存在。而事实上，在这里人们看不到什么引人注目的新生事物——只有地铁是新的,也许这才是它看起来如此别扭的原因。但是，古树和古老事物中包含着幼稚、古怪和可笑的小淘气,英格兰人中也存在着小精灵。他们道貌岸然，摆出一副令人敬畏的庄重相。突然间,他们发出一种隆隆声,说一些怪话,一种怪诞的幽默好似闪电般从中放射出来。然而又回复到古老的皮坐椅般庄重的外貌，俨然像一块年代久远的木头。

不知什么缘故，这庄重严肃的英格兰在我的印象之中，却是我所见过的最像神话和最浪漫的国家。这种印象也许是由于这些古老的树木所引起的，或者是由于这些大草地所引起的。这是因为你在这里行走，其实就是穿越草地，而不是走在羊肠小道上。我们欧洲大陆上的人不敢随意乱走，只敢行走在大道上或铺得平整的马路上。这肯定大大影响了我们思想的发展。当我第一次看到一位绅士大步穿过汉普顿宫内的公园草地时，我料想他一定是来自仙岛的圣人，尽管他戴着大礼帽。我想他应是骑着小马走进金士顿,或者他会跳起舞来,或者公园管理人员会向他走来,大声叱责他,而事实上他却一点事也没有。后来甚至连我也敢穿过草地径直走到一棵大橡树底下，也没有人前来干涉我。我从来也未感到过像这种时刻的那样无拘无束。真是很稀奇。在这里，人显然没有被看作是讨厌的动物。在这里，草不可践踏的古板

的舆论是不流行的。在这里，人有权行走在草地上，就如同他是个神仙或这块土地的拥有者。我想这肯定对人的个性和世界观有巨大的影响。这就开创了一个奇妙的可能性，即不走大道而另辟蹊径，也不会把自己看作是洪水猛兽、拦路抢劫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




以上均是我在汉普顿宫公园里的一棵大橡树下想到的。但是至少说，有些根深蒂固的原因还会使人不快。不管怎么说，我已在向诸位呈献的一幅英格兰公园的画面。我还想画一匹小马,可我得承认,我已记不清它的模样了。

# 伦 敦 的 街 道

提起伦敦,你到处可以闻到汽油味,烧焦的草味以及牛脂味。因而它与巴黎有差异。在巴黎还有脂粉、咖啡和奶酪的芳香。就以此为例，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与布拉格媲美，布拉格每条街道的气味各不相同。伦敦的噪音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伦敦市中心,譬如斯特兰德大街或者皮卡迪利大街,我敢断言,在那里你所听到的声音就像有成千上万纱锭的纺织厂发出的噪音。你会听到叽呱叽呱,咔啦咔啦,嗡嗡声和嗖嗖声与成千上万满载货物的卡车、公共汽车、小轿车及蒸汽拖拉机的隆隆声交织在一起。你乘坐在公共汽车的上层,车辆堵塞,发动机轰轰直响,进退两难。时而车辆哐啷哐啷地飞速前进,你便会在座位上东倒西歪,时而你又像塞满东西的木偶,在座位上频频颠簸。一路上经过一些小街、花园、广场、大路和郊区的林荫道以及新月型街道，直至诺丁山肮脏的街道。我就是在那里写下这个章节的。所有这些街道都是

千篇一律,房屋前有两根立柱,清一色的围栏,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七级台阶等等。然而在这里有一种让人吃惊的一系列声音上的变化;“依”音表示送奶人,悲惨的“依唉唉”的声音意思只是卖柴火,“喔喔”是运煤工的呐喊。听到发狂的水手魔鬼般的叫喊就知道年轻人在叫卖推车中的五棵卷心菜。尽管有关英格兰清教礼义的报道连篇累牍，但是入夜猫作爱时就跟在巴勒莫的房顶上一样放肆。不过这里的人倒是比别的地方的人来得文静。他们冷冷地交谈，他们所期待的就是回家，尽可能少在外边耽搁。那也就是英格兰马路上最奇怪的事情:在这里,你不会看到体面的女士在人行道边互相谈论史密斯家或格林家发生的故事;你也看不见热恋中的双双对对手挽着手像梦游者似地在街上漫步。更看不到老人双手扶膝安坐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顺便提一句,在这里我还尚未见到过一个木匠和铜匠,一个作坊,师傅或学徒。这里除了商店之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尽是商店。除了威斯敏斯特银行和中原银行外,什么也看不到。)你也看不到街上有人喝酒,也见不到商家广场前的长椅,见不到游手好闲的人，见不到乞丐，没有女仆，没有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总之,一句话,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到。伦敦的马路只不过是条水沟,生活就通过这条水沟,汇成回家的人流。在街上,人们没有生气,不相互注视,不相互交谈,也不滞留或坐下,他们只是匆匆地穿梭于街头,所以在这里，街头不是最有趣的地方。在街上你本可以发现万千

奇事，无数冒险家会对你叙述他们的故事。街头也是人们吹口哨，打架，吆喝，调情，休息，作诗和探讨哲理的地方，是人们尽情地享受生活、肆无忌惮地开玩笑、尽情谈论政治的地方，也是人们三三两两或以家庭为单位、或以群体甚至以革命派别为单位聚会的地方。在我国，在意大利和法国，街头是一种大酒馆，公共花园，公共绿地，会场，游乐场和戏院。街头是家庭和各家门阶的延伸。而在伦敦，这一切都不属于人们。街头不会使人们与他们的同伴更接近。在这里你不会遇见人，也碰不到事，相反，大家只是避免接触他(她)们。

在捷克，一个人只要从窗户伸出头去，他便即刻置身



于街头了。但是英格兰的家庭不仅用窗帘使自己与世隔绝，而且还用屋前的花园、栏栅、常春藤，一块草地，门上的响环及古老的传统等等使自己远离世人。英格兰的家庭一定得有自己的花园，因为马路不向家庭提供奇妙又欢乐的游乐场。在花园里，家家户户必须有自己的秋千或游戏场，因为街头没有为人们设置游戏场或各种各样的溜冰场。英格兰的马路缺乏诗意，因而也损害了这些家庭的诗意。在这里不会有革命群体上街游行，因为这些马路太长，而且也太泛味了。

谢天谢地，这里有公交车辆，这些车辆好比沙漠之

舟，这些骆驼载着你经过无数的砖墙和泥灰，这就是伦敦。有一件让我纳闷的事情就是这些车辆从不迷路。因为这里总是阴暗多云，人们十有八九不是凭借太阳和星辰来辨向驾驶。我仍不明白驾驶员是靠什么秘密路标来辨别拉德布罗克路和大西路或者肯辛顿公园路。我也搞不清是什么缘故驾驶员喜欢朝东阿克顿行驶，而不朝匹姆勒科或锻工路开。因为所有这些地方都出奇地相似，我想不出他们为何总是要走东阿克顿。也许他家就住在那里。那些门前有两根柱子和七级台阶的房屋中就有一所是他的家。这些房子看上去与家用地下室很相像。我曾试图将它们画下来，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我没有本事将这些房屋画得让你一看就彻底绝望。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也没有灰色的颜料如实涂抹。

当然，我不会忘记去看一下贝克路。不料竟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那里没有一丁点儿夏洛克·福尔摩斯[1]的遗迹。那是一条盛名空前的商业街，但它除了通向摄政王公园以外别无其他作用。风尘仆仆，后来总算差不多到了那公园。如果我们也算快到了那里的地铁站的话,我们此时已经耗尽了一切,包括耐心。

① 是柯南·道尔(1859—1930）的侦探小说中著名侦探。据说他住在贝克路十二号。

# 交　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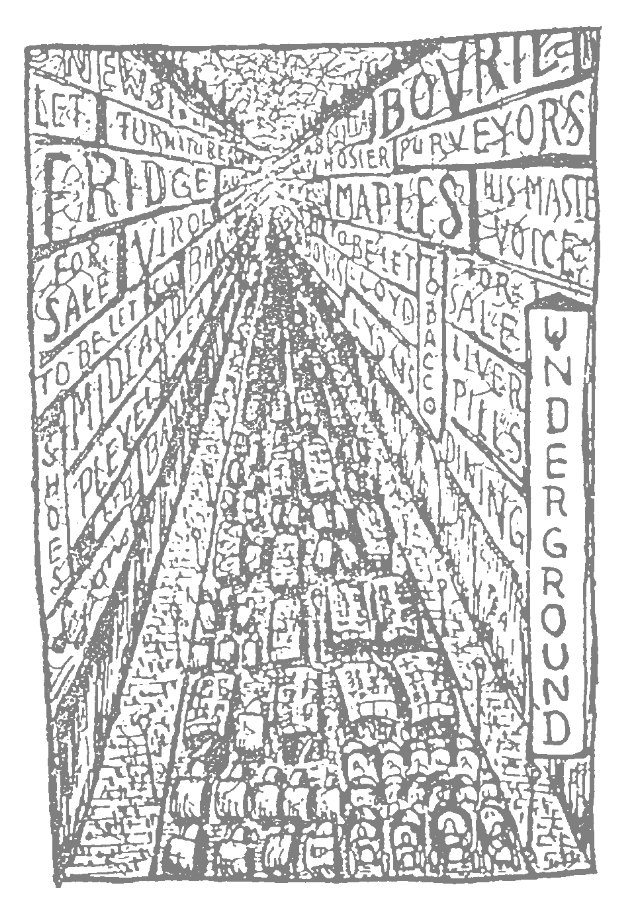
然而，只要我活着，我就决不敢恭维伦敦的所谓"交通"。"交通"指的是街上的车流量。我回忆起他们头一次带我到伦敦的那一天，便不禁毛骨悚然。一开始他们让我坐火车。然后他们冲进几个巨大的玻璃大厅，将我推进一个带有栅栏的笼子。这个笼子看上去好似称牲口的磅秤。原来那是电梯。电梯载着我下降，通过一个可怕的钢板竖井。于是他们又将我一把拽出来，领着我穿过一条曲折的地下通道。这一切简直像一场噩梦。紧接着看到的是一条带有铁轨的隧道或者说是航道。一辆火车喷着气呼啸而至。他们又猛地一把将我推了进去。火车继续向前飞驰。车厢是封闭式的，里面空气发霉，真叫人难以忍受。显然，由于车厢简直像座地狱的缘故，他们随即又领我出了车厢，匆匆带我穿过一个新的地下墓穴，来到了自动扶梯前。那扶梯好像工厂似的咔嗒咔嗒作响，扶梯载着人匆匆往上行，确实，这情形有点发狂。随

后看到的是比原先更多的楼梯。尽管我竭力反对，他们还是将我带出门外,到了街头。一到街上,我的心不禁一沉，四周都是一望无边行驶着的车辆。大型公交车冒着尾气在街上飞驰，上面坐着许多可怜的人。引擎轰鸣的汽车,货车,蒸汽机车,自行车,公共汽车尾随着公共汽车,无数飞奔的汽车,行人沿街奔走,还有牵引车,救护车。在公共汽车的顶层，乘客像松鼠一样乱作一团。又开来一批大型车辆,像机动的大象。完了,现在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堵塞的车辆呼噜呼噜、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可就是动弹不得,无法前进,不过我也同样寸步难行。我想我得横穿马路，这又使我心中惊恐万分。我终于设法成功穿越了马路。而且打那以后，我不知穿过多少次马路，但是只要我还活着，我始终不会习惯于这么干的。

随后,我离开了伦敦,我的思想、身心全都被压垮了,绝望了,全然不知所措,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现代文明产生了不理解,大发雷霆,并且产生反感。在我看来,这一大帮令人畏惧的人们中间，似乎有一种尚未开化和导致灾难的因素。据说伦敦人口有七百五十万，我也不曾去数过，我只知道这众多的人口给我的第一印象几乎是悲惨的，为此我深感不安，从而对布拉格产生了无限的怀念。我好比是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孩童。没错，我也许会向你坦白,我感到害怕,我生怕我会迷路,生怕我会被汽车轧死,生怕祸从天降,还生怕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人恐怕只不过是霉变土豆上聚集

着的成千上万的大型杆菌。也许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噩梦。我担心人类由于灭顶之灾而消亡。我担心人的软弱无能。我还生怕我会突然无缘无故地哭泣。弄不好所有的人—— 七百五十万人都会嘲笑我。也许过一段时间，我将会懂得是什么使得我一看到交通状况就惊恐万分，深感不安。但是现在已经不碍事了。如今我已有点儿习惯了。我像众人一样漫步街头，跑步，抢档，骑自行车，爬到公共汽车顶上，穿梭于电梯与地铁之间。但这只有在一个前提下去干——就是我不去考虑我在干什么。一想到周围发生的一切，那种不祥、可怕和灾难就会折磨我，而我是敌不过人们的。因而，诸位是否知道，我为思乡而多么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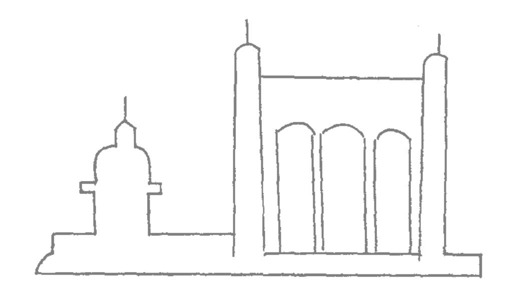
有时候交通堵塞长达半个小时，寸步难行。有时候在查林十字路口会堵车，交通还未来得及疏通，从银行广场至布罗姆顿路的某个地方货车又排起了长队。与此同时，你坐在车内不禁会想起二十年后交通状况会是个什么样子。由于这种堵车现象是家常便饭，许多人都会这么想。人们还没有想好他们该在屋顶上行走还是在地底下开车。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们无法在地面上通行，这就是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的非凡的成果。就我本人而言，我会像地神之子安泰那样首先考虑在地面上行走。我已经为你绘制了一幅图画，但是事实却更为糟糕，因为路面上比工厂还要嘈杂，但是，司机们都不会发疯似地鸣笛，人们也不会相互谩骂，他们毕竟是一些沉默寡言的




**人。**

**同时，在其他一些现象中，我还发觉街头放荡的“哦——哎——哦”的叫喊声代表了土豆，“哦呼”的意思是油，而“喔——喔”却意为一瓶神秘的东西。有时在一些**

最繁华的街头,一个完整的乐队占据了路边的地盘,吹着喇叭、打着鼓在表演。演完后再向围观者收钱。有时你会看到意大利男高音在商店橱窗前高唱《弄臣》和《游吟诗人》,或者高唱热情奔放的歌曲,让你觉得仿佛置身于那不勒斯。但我仅看到过一个人在吹口哨，那是在康沃尔路,那个人是黑人。



# 海　德　公　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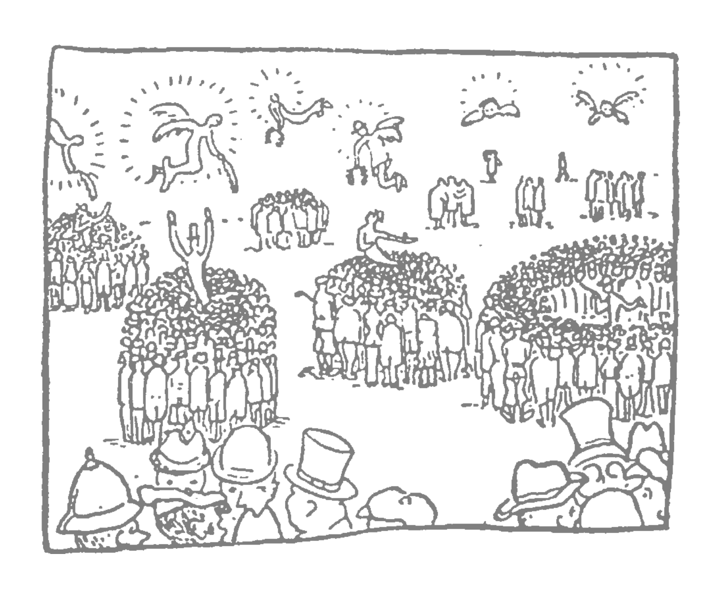
在英格兰这块土地上，当我受到从未有过的厌烦的煎熬，感到极为沮丧的时候——我记得那是一个英国人的星期天——我沿着牛津大街散步，我一心想朝东走，为的是向我的祖国靠得更拢。由于辨不清方向，我却朝着正西方向走了。就这样，我不由自主地来到了海德公园。由于入口全用大理石铺成，人们常把那里称为大理石拱门，实际上那个门什么地方都不通。我真搞不懂那扇门建在那里的原因是什么。为此，我感到遗憾，便走上前去仔细察看，正当我在仔细观察时，发现有好几群人聚集在那里，便三步并成两步走过去看个究竟。一俟我明白他们在干什么时，立即喜上心头。

那是一大片开阔的空地，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带一把椅子或一个小讲坛去那里，或者空手而去也无妨。然后开始在那里发表高谈阔论。过了不大一会儿，就会有五个或者二十个，甚至三百个听众聚集在一起倾听一

个人演讲，并回答这个演讲人提出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或点头同意,有时还与这个演讲者一起高唱圣歌或世俗歌曲。有时候反对派使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人，他当起了演讲者,当众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有时,人群就像最微小的有机体和细胞群一样分裂或结聚。有的听众群始终保持相当规模,其余的则不断变化,有的瓦解,分流,有的人群听众越聚越多,人数培增,有的则化整为零。较大的人群里头都有个活动讲坛，但大多数的演讲者只是站在地上,吸着有点儿返潮的香烟,向人们宣讲有关食素主义,天主,教育,战争的赔款或唯灵论。我这辈子还未见过这样的场面。

因为我是个有罪的人，我已有好几年没有参加过布道会,于是我便走过去听讲。我想虚心地听个仔细,便站入了一个声音不高的人群之中。演说者是个驼背青年，目光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听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出他讲的是关于教育问题。随后我便走到一个庞大的人群中，里面有个戴礼帽的老绅士正在讲坛上跳来跳去，我敢肯定，他是海德公园的某个代表团的。他双手猛烈地挥舞着，我真害怕他会越过扶手翻滚出来。在另一个人群中,有个青年妇女在演讲,我压根儿不反对妇女参与演说,但是女子的声音人们不易听清,这点诸位是明白的。对演说的妇女来说，噪音问题是她们天生的不利因素。当我在听妇女滔滔不绝地演说时，我总感到自己好像是个孩子，总觉得像母亲在责备我。我

弄不懂这个戴着夹鼻眼镜的英格兰妇女为何要训人。我只知道她高喊着要让我们扪心自问。另一个人群中，一个天主教徒站在一个高大的十字架下布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向异教徒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他的演讲在歌声中结束,这真是太妙了。我也试图唱高声部,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首歌的曲调。在人群中，一个矮个子人拿着指挥棒站起来起了个音，大伙便用多声部合唱了起来,确实可谓非常高雅。因为我不是该教区的教徒,我想静静地欣赏，可是我身旁的一位戴着大礼帽的绅士鼓励我跟着唱,于是我也放声歌唱,既无歌词也不和曲调地赞美起上帝来。一双情侣朝我这边走来，男的从嘴角边取下香烟,随着大家同唱,女的顿时也引吭高歌。一位年长的贵族也随声附和。还有一个腋下夹着根手杖的年轻人也禁不住一展歌喉。人群中一个衣衫褴褛的矮个子风度翩翩,振臂指挥,就像在大型歌剧演出中那样认真。在我歌唱之前，这里的一切没有什么能使我那样快活过。随着这群人唱过之后，我又加入到另外两个人群中合唱，我还倾听了一段有关社会主义的说教和一段都市世俗协会准则的演说。后来，我又在几个小型辩论会旁站了一会儿，有一个衣着破烂寒酸的绅士在为社会上保守主义的原则辩护,但他讲的是糟糕的伦敦土话,我一点都听不懂。与他持相反意见的人是持进化论的社会主义者，从他的仪表打扮看来，完全像个高级银行职员。另外一组只有五个人,其中一个是棕色皮肤的印第安人,那个戴着



帽子的独眼人，是个身材魁梧的亚美尼亚犹太人，另外两个人嘴里刁着烟斗，沉默寡言。那个独眼男子用令人生畏的悲观主义观点宣称"：有时候有的事物一文不值。"而那个印第安人的主张则比较令人振奋，他认为"：有时候有的东西特有价值。"这个论点他用过了时的英语反反复复地说了不下二十遍。后来我又看到一个老汉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挂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上帝在召唤你。"他用微弱又嘶哑的声音在说什么，可是没有人在听他唠叨。因此，我，作为一个迷途的外国人，在他面前站定，成为他的一名听众。过了一会儿，我想独自离开，看天色已是掌灯时分，但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人叫我站住，可我又不明白他对我说了些什

么。我对他说我不是伦敦人,伦敦是个可怕的地方,但我喜欢英格兰人。我还告诉他，我周游过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但没有什么地方像海德公园那样令我兴奋不已。我还没有来得及讲完,就有二十个人都向我围拢来,站在边上静静地听我讲,我原本是可以作出努力,在这里聚拢一个新的群体，但是我一时又想不出表明我信仰的长篇大论,再说我的英语也不是太好,我也就因此而溜之大吉。




在海德公园的栅栏后面,绵羊正在那里吃草,当我驻足观看时，其中有一头羊,显然是最老的一头，站在那里抬头向我咩咩地叫唤。于是，我又聆听了它那胆怯的布道，等到它讲完,我才迈步回去。一路上,我就像刚做完礼拜一样心满意足,灵魂得到了净化。我本来可以以此为起点,进行我所向往的思考,即思考民主,英国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信仰和其他的东西；不过我倒宁愿让这一切的整个经过保持住它的自然美，而不加评语。

# 自然历史博物馆

“你去过大英博物馆吗？”

“你参观过华莱士美术馆吗？”

“你还到过泰特美术馆吗？”

“你去了图索德夫人蜡像馆吗？”

“你去过国家美术馆吗？”

去过，去过，都去过。我去过所有的地方，但现在请允许我坐下来谈谈其他事情吧。我从何处谈起呢？对了，大自然是美妙的，也是非凡的，我，一个浪迹天涯的人，精神抖擞地饱览美景与雕像，我得承认，在自然博物馆里，我从贝壳和水晶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当然，古象及恐龙也非常耐看，同样还有鱼类、蝴蝶、羚羊以及其他一些野兽，可贝壳和海螺却是最美丽的。因为看起来它们似乎是由天上神奇顽皮的精灵为了供人取乐而创造的。它们以变化万千的形式吸引着人。这些贝壳是粉红的，就好像女孩的嘴唇那般诱人。有的是紫红色的，有的

是琥珀色的,有的是珍珠色的,有的是黑色的,白色的,闪闪发光。有的重如铁砧,有的轻柔精致,犹如玛布仙后的粉扑。它们有的呈螺旋状，有的呈鹅卵状，有的长如笛，有的尖如钉,有的形如肾,如眼,似嘴唇,像利箭,像钢盔。有的连世上万物都无可比拟。千姿百态，叫人目不暇接。半透明的,乳白色的,娇艳无比,简直无法用笔墨来描绘，令人惊叹不已。我还要说什么呢？对了，当我走过这丰富的艺术宝库,在那些家具、武器、服装、地毯、雕刻、瓷器、浮雕、木刻和编织品中留恋忘返时,在那些手捏的、锤打的、镶嵌的、绘制的、釉制的,刺绣的和纺织品展品中赞叹不已时,我再次认识到,大自然是奇妙的、非凡的。所有这些展品都是另一种海贝类，受到另一个上帝和激情的竞技的驱使而创造的,所有这些都是由人所创造,这些人由于创作激情的涌动而颤抖。呵，美得出奇的小玩意儿,日本的荷包坠子或是东方织物,如果我的家里能拥有你的话,我该如何赞美你。我要说你是人类的秘密,你是心灵的表白，你是异国美丽的言语。可是在这无数绝妙的展品中,没有个人的物品,没有个人的创造,也不存在历史。在这里见到的只是狂热的大自然，动物的创造力，无数采自永恒海洋的奇异而美丽的贝壳。但愿你也如同大自然,创新再创新,奇异而美丽,笛形的,弯曲的,管状的,半透明的,创造得越多,越奇特,越完美,你便跟大自然越贴近，也许离上帝也就更近了。大自然是万能的。

可是,我决不该遗忘水晶,它的形状,规律以及色彩。

有的水晶大得像教堂的支柱，有的娇如霉菌，有的形如针，无色的，蓝色的，绿色的，世上没有东西可以与之媲美。有的水晶或红，或黑，精确完美，就像怪癖而困惑的圣人们的创造发明。有些水晶形似肝脏、心脏、人类庞大的器官和动物的体液。有的好似水晶洞，或发光的球体，或矿石团。这里有似乎在发酵的矿石，在烤炙的矿石，在生长的矿石，也有矿石的构筑物和矿石工程。我敢说，哥特式教堂的结构还远不如水晶来得复杂。甚至在我们人类的体内，也存在着一种晶体的力量；就连埃及金字塔和方尖塔也是晶体结构。还有希腊的立柱，日尔曼尖拱式建筑，伦敦的黑泥砖，均受它的影响。数不清的建筑规律和结构都采用了神秘而精确的闪光原理。为了与大自然匹敌，我们必须做到准确，数字化和几何化。数字与想象，规律与富有是大自然的巨大力量。不是坐在绿树荫下，而是去创造晶体，创造信念，才能使我们自己类同大自然；还要创造规律和类型，这要用神计妙算的红火闪光洞察事物才能办到。



唉，笔墨的描绘真是太平常，太拘谨，太不准确了！

# 在其他博物馆的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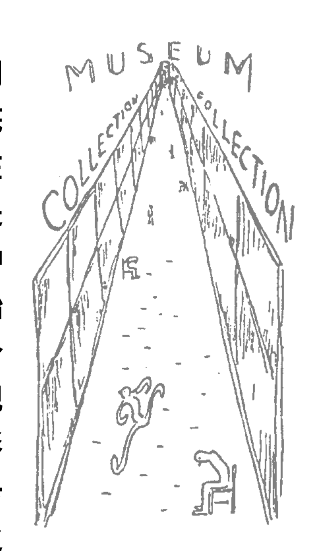
富饶的英格兰在收藏方面真是高手，那里聚集了世界上大量的宝藏。她本身没有多大的创造力，却运来了雅典卫城的陶力克柱式雕带上的排档间饰，埃及斑岩还是花岗岩的巨像，亚述的浅浮雕，古代的龙卡坦[1] 带有装饰性节疤的造形艺术品，佛像，日本木刻和漆器，欧洲艺术的精华以及来自殖民地的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铁制品，纺织品，玻璃制品，花瓶，鼻烟盒，图书装帧，塑像，图画，瓷釉制品，有镶嵌花样的写字台，萨拉森人[2] 的宝剑，还有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东西。也许他们把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物品全都拿来了。

我现在该毫无疑问地精通各种风格和文化。我该谈谈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我要在心中将这里展出的奇观

①指阿拉伯人。

②公元前十八至八世纪的西亚帝国。

和介绍进行区分归类。




可是，我却很生气地问自己，人类的完善到底在于何处？这种完美在这里无处不有，岂不是太可怕了么。看到这种完美甚至在人类的原始时期便已存在，这是个多么大的发现。我发现它存在于第一支石箭形成之际，存在于澳洲卡拉哈部落成员的绘画之中，存在于中国，于斐济，于古尼尼微[①]，存在于只要是有人类留下创造发明的追忆的任何地方。我看到的大量展品，我本可以有所选择，那么，好吧，我要告诉诸位，我不清楚人类在制作第一个瓮的时候是否比装饰一个豪华的波特兰花瓶[②]更完美，更先进，更迷人。我也不明白哪一个更完美：做一个穴居野人还是当一名伦敦西区的英格兰贵族。我更不明白什么是较为高尚和神圣的艺术：画一幅维多利亚女皇的油画还是像戴拉·台尔·浮哥[③]的土著那样在空中挥舞着手指轻易地画一幅企鹅的图

① 古亚述帝国的首都

② 1630年罗马附近出土的一种透明的深蓝玻璃瓶。

③ 中美洲一半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已有较高文化

画。我要说，这是件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文化与历史的相对性。我们身前身后均没有一处停留点，没有一处理想点，没有一处人类创造的尽善尽美之点。因为完美举目可见，那也等于无处可寻了。时间和空间的每一点，只要有人类在工作，都是无与伦比的。现在我也确实分不清伦勃朗的作品是否比黄金海岸舞会上的假面具来得完美。我已经见得太多了。我们也该比得上伦勃朗或者黄金海岸或象牙海岸的面具。没有所谓进步，也就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有永无止境的新创造。这是从历史、文化、全世界的收藏品和宝库中应该吸取的唯一范例：狂热地进行创造，永不停息地创造，人类事业的最高峰就在于创造。有必要追溯到五万年以前，或者追溯到哥特风格的圣母玛利亚画像，或者康斯特布尔①的风暴风景画。如果列出一万种传统，那就没有传统可言。事物太丰富了，就什么也选择不出来，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增加一些从前不曾存在的东西。

如果你要在伦敦的收藏品中搜寻象牙雕刻或刺绣的烟草袋，你会如愿以偿。如果你想寻觅人类劳动的精华，你可以在印度博物馆，巴比伦美术馆，杜米埃②的画中，特纳③的理论中，华托④的作品或东罗马帝国雕刻中发

①康斯特布尔（1776—1837），英国画家。
②杜米埃（1808—1879），法国画家。
③特纳（1775—1851），英国画家。
④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

现,然后,当你一旦离开了所有这些世界艺术宝库的收藏品，你便可以乘坐观光汽车。坐在上层尽情地观赏市容。从伊林游至东哈姆,再从克拉彭游至贝思诺格林,你几乎找不到一件美丽永恒的艺术品，供你赏心悦目。艺术被人们搁置于美术馆的玻璃展柜中，博物馆里及富豪们的住宅中。艺术不会在街头出现，它不会从窗口精美的槽口中发出闪闪的光芒。艺术也不会像塑像那般耸立于街头。它也不曾通过受人欢迎的重要讲话而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也不明白：也许是新教使这个国家在艺术方面枯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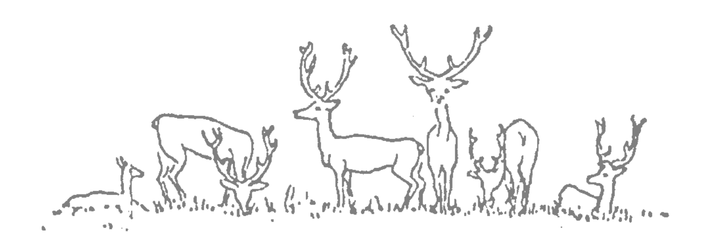


# 观赏动物　　观察名人

如果我没有到过动物园或植物园,我该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应该了解全面。因此我便去观赏了大象沐浴以及美洲豹在晚霞中晒着它那柔软的腹部。我又去偷偷看了河马可怕的大嘴。那张嘴就像巨大的牛肺。我还去看了长颈鹿，它好似老处女优美而拘谨地朝着我微笑。我还看到了狮子在睡觉,小猴子在相互拥抱,猩猩将一个竹篮套在头上，就像我们人戴帽子那样。印度孔雀为我开屏，然后又转过身去用爪子挑战性地搔着地面，似乎在勾引人。鱼缸里的鱼类闪烁着彩虹般的色彩。犀牛看起来好像是给紧紧地捆在牛皮里面，这层牛皮又好像是被人缝制到了这纹丝不动的庞然大物身上的。够了，我例子也举得够多了。我也不想再去多看了。

但是有一次我想画雄鹿,又想不起来如何画法,我便匆匆来到里奇蒙公园,那里有成群成群的雄鹿,它们向着人们走过来，丝毫不显得紧张不安。这些鹿看上去偏爱

素食。尽管抓紧时机将它们画下来是件艰巨的工作，我还是成功地画下了一整群。鹿群的后面有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正在草地上流连忘返,我却没有将他们俩画入我的图画之中,他们的举动与我国的情侣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我国的情侣的举动不会如此公开化。



在植物园的热带暖棚里,我在棕榈树下,藤本植物以及所有在这可笑的土地上芜生蔓长的植物中漫步，全身大汗淋淋。我又走过去看卫兵,他戴着高大的羊皮帽,穿着红色的外套,在伦敦城堡前来回走动,每个转身都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踏步，就好像一条狗用后腿在黄沙中使劲地刨着。我真不明白这个古怪的动作该从哪个历史事件中找出来历。

随后,我去了图索德夫人蜡像馆,与其说这是一座著名人士的博物馆，倒不如说就是这些人的蜡像。蜡像中有王室成员(其中包括阿方斯国王①,但有点被飞蛾啃坏

①西班牙国王，1931 年被迫退位。

了。),麦克唐纳[①] 的内阁,法国历届总统,狄更斯,吉卜林[②],一些上世纪著名的谋杀犯,林格兰[③] 小姐和拿破仑的纪念物,如袜子、皮带、帽子之类。德皇凯泽·威廉和奥皇弗朗斯·约瑟夫,呆在肮脏而不光彩的角落,他们虽然年迈,还显得挺精神。在一尊戴着大礼帽,特别逼真的蜡像前我止了步,查看了一下目录,想知道他是谁。突然间那个戴着大礼帽的'蜡像'动了起来,走开了。真太可怕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两个青年女子在查看目录,想搞清楚我是谁。在图索德夫人蜡像馆里，我碰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不是我不会通过不同的面容来察看别人，就是这个人的面容带有欺骗性。譬如，我一看到 12 号，就被这个坐着的留着山羊胡子的蜡像所吸引。在目录栏里,我看到的是:"12 号,托马斯·尼尔·克里姆，1892 年被绞死。他用药毒死了玛蒂尔达·格洛弗。而且还被查明他曾谋杀另外三名女子。'的确,他的脸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13 号,弗朗茨·米勒，在列车上谋杀了布里格斯。嗯,20 号，一位胡须剃得很干净的绅士，一表人才。阿瑟·德弗罗，以行李箱杀手著称；1905 年被推上绞刑架，因为他将受害者的尸体置于行李箱内。霍律德，第 21 号,不,这个值得尊敬的神职人员不会是'里丁专害婴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英国首相。
② 吉卜林(1865—1936),英国诗人、小说家。
③林格兰（1899—1938），法国著名网球运动员。

孩的女凶手戴尔太太。现在我意识到我已将目录的页次和号码搞混了。我不得不改变我的错误印象：我开头认为的 12 号，那个坐着的绅士原来是萧伯纳，13 号是路易斯·布莱里奥①，20 号就是古里尔莫·马可尼②。

我再也不会以面貌来判断一个人了。



①布莱里奥（1872—1936），法国发明家，飞行家。
②马可尼（1874—1937），意大利工程师，无线电报发明者。

# 俱　乐　部

我该怎么如实地描写呢？对了，我已经得到了不该享受的荣誉，被介绍给几家伦敦限制最严格的俱乐部。这种事情不是每个旅游者都能有幸碰上的。我要尽力描写这些地方。有一家，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我甚至不知道它位于哪条街，但是他们领着我穿过一条老式的走廊，然后左弯右拐，随后又朝反方向走，直至走到一间外面都是假窗户的屋子前才停下来。然后我们走了进去，里面像个车棚，又从那儿进入地下室，俱乐部就设在那里边。那里有拳击手，作家，漂亮的姑娘，还有橡木桌子，泥地，总共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但它是一个奇怪又可怕的地方；我想他们会在那里将我杀掉。但是他们却很友善，用陶器盘子盛了点心给我吃。然后我又由一个南非短跑和跳高冠军领我离去，我仍旧记得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跟着我学习捷克语。

第二家是一家很出名的、古老又非常尊贵的俱乐部。

赫伯特·斯宾塞[1] 和狄更斯还有其他好多人都曾是这里的常客。那个领班或是总管,或者只是勤杂工(不管他是什么人)向我提到了所有这些人,也许他读过所有这些人的书,因为他看上去很高雅,很有尊严,就像档案保管员常常表现出的那种模样。他带我参观了这个古老的俱乐部所有的房间。让我看了图书馆，阅览室，古老的雕刻品,有火炉的厕所和浴室,古色古香的扶手椅,绅士吸烟室，写作间和阅读室等。所有的地方均弥漫着传统的气息和古老的皮手椅的气息。嗳呀！如果我们有那么古老的皮椅的话,我们也该拥有传统。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古伊兹占据了扎克雷斯坐过的宝座，斯拉米克坐上了斯米洛夫斯基的交椅,或者说,拉德尔教授占据了人们悼念的哈塔拉的地位,历史便会如何演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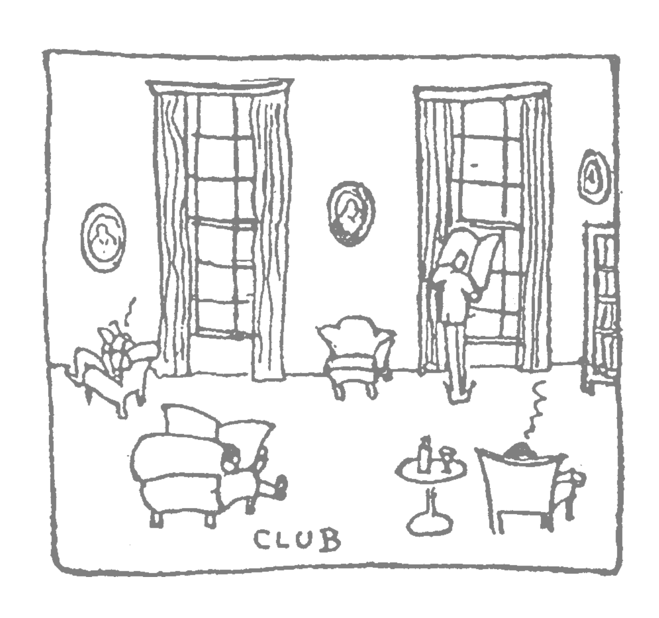
我国的传统不是建立在如此古老和那样舒适的扶手椅上的,由于这种传统无处可坐,就只能悬置于空中。当我舒适地坐在其中的一把古老的扶手椅中时，我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感受，否则坐在那里是十分舒适。我窥探了一下历史名人，这些名人有的挂在墙上，有的坐在俱乐部的椅子上读着《笨拙》[3] 或者《名人录》,没有人在说话,这种气氛产生了真正端庄的效

[1]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

[2] 这三个姓名在英国相当于爱德华·香卡斯和道登教授;D·H 劳伦斯和赛拉斯·霍金 拉萨尔斯·阿伯罗姆别克和斯基特教授。

[3] 英国一种幽默插画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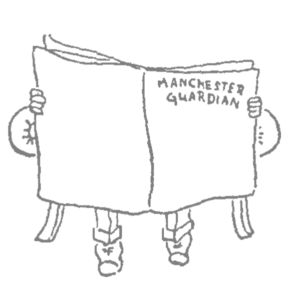
果。在我国，我们也该有这样保持肃静的地方。一位年长的绅士撑着两根拐杖,拖着脚步穿过房间,没有一个人蓄意恭维他，说他的气色看起来很好。另外一个人在埋头看报(我看不见他的脸),没有想与他人谈论政治的迫切需要。从欧洲大陆来的人要靠高谈阔论来表现自己的




尊贵。英格兰人却靠保持缄默来表现身份。看起来所有在场的人都有点像皇家研究学会的成员，都是些仿佛已经作古的名人或者说是前部长们，因为没有一个人在说话。我进屋时没有人朝我看一眼，我退出来时也没有人看我一眼。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我不知道我的眼睛该朝哪里看。我不说话时,我上下看着我自己,而我不

看自己时,我便会想一下奇怪可笑的事情,因而随后发生的却是我突然大笑起来,还是没有人朝我看一眼,真叫人受不了。我料想他们在举行一种宗教仪式。这种仪式的内容包括吸烟斗,仔细阅读《名人录》和保持缄默。这种缄默既不是一个人在孤独时的缄默，也不是毕达哥拉斯[①]学说的哲学家的缄默；既不是在上帝面前的缄默，也不是死亡的缄默,更不是无声的沉思,而是一种特殊的缄默,一种社会的缄默,一种高尚的缄默,它是绅士在绅士中间的缄默。

我还去了其他一些俱乐部。那里的俱乐部有千百家,各个俱乐部有不同的对象层次和不同的目的,但是位于皮卡迪利大街或它周围的俱乐部为最佳。那里有古老的皮手椅,沉默的仪式和无懈可击的侍者。这些俱乐部禁止妇女进入。你该明白了,这些都是很大的优点。此外,这些俱乐部都是用石头砌成古典风格的房屋,石头有黑有白,黑的是被烟熏黑的,白的则是被雨淋所致。内部有厨房,好多大房间,宁静,传统化,里面有冷热水,有肖像和台球桌,还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东西。俱乐部中不乏政治俱乐部，女子俱乐部和夜总会，可是我没有去参观这些俱乐部。




①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

俱乐部是适宜思考社会生活的地方，也是思考男人的修道主义，烹调，古画，英国人的性格及其他类似的问题的好地方。可是由于我是个旅游者，我必须继续往前，以便有更多的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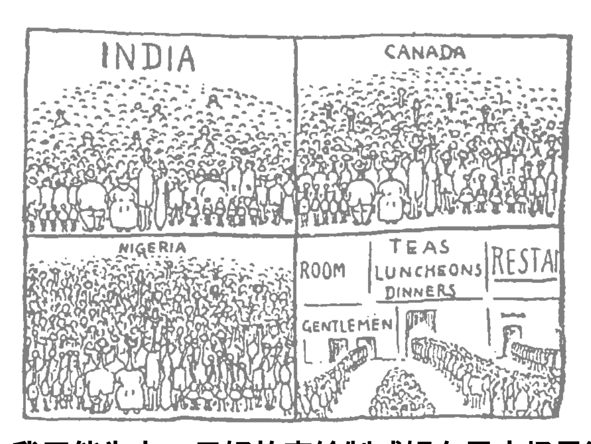
# 最大的样品市场

（又名 大英帝国博览会）

## 一

如果一开始我就要告诉你，威姆布雷展览会上什么最多,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人和学生聚会。我完全赞成人多,繁衍,孩童,学校和直观教学。但是我又必须承认,我常常想要有一挺机枪来杀开一条路，从一群头戴小圆帽、激动、鲁莽、繁忙、爱捣蛋的男孩子中间穿过去,或者穿过一队手牵手怕迷路的小女孩。我不时凭着极大的耐心,设法挤到一个展台前,那里正在出售新西兰苹果,澳大利亚的草扫帚，或者百慕大出产的台球桌。我甚至还有幸看到一个用加拿大黄油做成的威尔士王子的塑像，它使我感到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伦敦的雕像不是黄油做的。在那儿,我又被一股人流挤向前方,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肥胖绅士的喉咙和一位老妇人的耳朵。可是我对此也并无异议。如果那个肥胖绅士的红色喉咙在澳

大利亚冰箱馆展出，或者摆在篮子里的老妇人干瘪的耳朵在尼日利亚粘土宫展区展出，那必定会观众如潮，热闹非凡。




我无能为力，只好放弃绘制威姆布雷市场导游图的意图。我将如何来描绘商品的丰富状况呢？那里有填了馅的水果、李子干，斐济产的扶手椅，堆积如山的达马树脂和锡矿石，也有扎上彩花的羊腿，巨大的肿块似的干椰子仁，堆成金字塔状的罐头食品，南亚橡皮灯罩，南非的英式家具，叙利亚的葡萄干、干蔗、拐杖和奶酪，还有新西兰的刷子，香港的甜食，马来半岛的油脂，澳大利亚香水，几个锡矿和其他矿藏的模型，牙买加留声机和山一般高的加拿大黄油。你看，这简直是一次正规的环球旅行，更确切地说，我逛了一趟超规模的集市。我还从未逛过这样大规模的市场呢。

工程展览馆宏伟壮观；英格兰最佳的工艺作品要算

火车头，轮船，锅炉，汽轮机，变压器，顶部安有两个喇叭的奇怪的机器，各种各样旋转的、震动的、砰砰作响的机器，比自然博物馆远古时期的蜥蜴不知要奇异多少倍和漂亮多少倍的怪物。我不知道它们的名称，也不知道它们的用途。但是它们是一流的。有时仅仅一个螺母（重一百磅)也是制作精良。有的机器红得像红辣椒，有的是灰色的，非常庞大，有的是钢制的，擦得锃亮，有的是黑色的，大得像坟墓。真奇怪，人们在发明设计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两根立柱和七级台阶的年代，却能用金属在构造及作用方面创造出如此无穷无尽的奇迹和美感。试想：所有这一切展品都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竟占据了一个比伐克拉夫广场① 还要大的地方，占据了一个比乌菲齐②和一个梵蒂冈博物馆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地方。试想：这整个市场大部分地方都在旋转，嘶嘶作响，加了润滑油的活塞在嘎嘎地工作，铁钳嗒嗒作声，机器外壳凝结着大量的水气，铜质的部分闪闪发光。这真是金属时代神奇的标志。现代文明获得唯一的完美就是机械的完善。机器本身真是漂亮至极，完美无缺。但是为机器服务或受制于机器的生活，既不壮丽光辉，也不完善美好；机器的产品也并不完美。只有那些机器本身像一座座尊神……

①布拉格闹市的一条大街。

②佛洛伦萨的一个美术院，藏画甚丰。

150吨重的豪华机车，神速的苏格兰人号①，载着我驰上归途吧；啊，熠熠闪光的白色海轮，带我穿越海洋吧；到了彼岸，我将坐在崎岖的田埂上，坐在野生的麝香草丛里，闭目沉思，因为我是农家子弟，我有点被我的所见所闻搅得心神不定。人生的完美是无法从事物的完美中获取的，人们过着得不到拯救的痛苦生活，而这里的这些用具却又那么精良，这使我大惑不解。神速的苏格兰号列车，我问你，今天卖给我火柴的那个瞎眼乞丐在你的相形之下成何模样？他双目失明，浑身疥疮；他是一台很糟糕的被损坏的机器；事实上，他却是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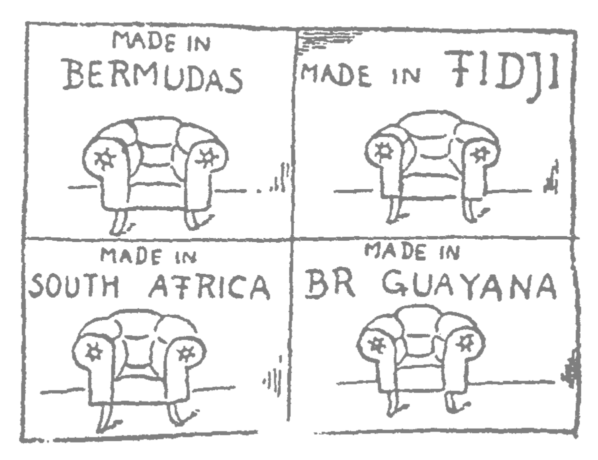
## 二

除了机器之外，威姆布雷展览会还展出了两方面的展品：原材料和成品。原材料往往更加引人注意，更加有趣。一块纯锡锭就材料来说要比一个雕刻或锤打出来的锡制盘子更为纯正。从圭亚那或者沙捞越州进口的黄褐色或红灰色木材肯定比一张完工的台球桌更引人注目。锡兰或马来亚的半透明的粘性生胶肯定要比橡胶地毯之类更美更神奇。我就不一一向你描绘非洲的谷物了，老天才知道何处产的干果，浆果，种子，核桃，水果，果仁，球茎，麦穗，罂粟头，块茎，豆荚，树心，须根和块根，还有叶子。有晒干的东西，也有粉状的，油状的，叶状的，颜色各

①指行驶于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特别快车。

种各样,品质有软有硬,这些东西的名字大多都很美,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它们的用途对我来说有点像个谜。我想它们的最终用途就是润滑机器,或制成假冒面粉,再不就是当作食油涂在里昂食品批发商供应的不正宗的馅饼上。英格兰老式家具当然是由这些火红的,带条纹的,品红的,黑黝黝的能发金石声的木材制成,而那些黑人们在其本地的偶像，寺庙以及黑人或棕色皮肤人种的帝王宝座却不是用这种材料做的。至多只有用树皮做的大筐或麻袋才会透露出它们是出自黑人或马来人之手，而就是这些大筐和麻袋将大量的舶来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这里。也正是那些黑人或马来人奇异而精湛的手艺给这些商品打上了原产地的印记。其余都是欧洲产品,不,我不该撒谎,其余的不全都是欧洲的,还有几项公认的外国行当,例如:作为批发商品而生产的佛像,中国的扇子,喀什米尔披肩或镶嵌着金银的宝剑，这些都是欧洲人所喜欢的。这里还有大批的释加牟尼像,漆器,供出口的中国瓷器,象牙雕刻,蛇纹石或滑石制的墨水瓶,刻花的盘子,珍珠母做成的装饰品及其他具有异国情调但确实是来自原产地的制成品。这里没有受人欢迎的本国艺术。一位贝宁的黑人用象牙雕刻成小型塑像，好像他是来自慕尼黑美术院。如果你给他一块木材，他会雕出一把安乐椅。天哪,他已经不再是野蛮人,他已成了什么呢?对了,他已成为一个文明工业的雇员。

大英帝国有四亿不同肤色的人，而大英帝国展览会




上他们唯一的踪迹 就是广告上的几 张不同肤色的面孔。一两个黄色或棕色的小贩，以及被拿到这里来满足人们好奇心或惹人喜爱的古董。我搞不懂这是有色人种可怕的颓废还是四亿人口骇人的缄默。我也搞不懂这两项当中哪一项最可怕。大英帝国展览会规模庞大，展品不可计数,应有尽有,包括狮子标本,灭绝的澳洲鸵鸟,只是四亿人的精神不见了。这是个英国贸易展览，也就是欧洲利益中商贸阶层的一个剖面，欧洲利益已经涉及了全世界，不论内在的实际情况如何。威姆布雷展览会展示了四亿人在为欧洲做了什么，但也多少展示了欧洲在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在大英博物馆中也没有展示得太详细，最大的殖民帝国事实上也并未拥有一个人类文化的博物馆……

但是还是让我别胡思乱想吧。还是让我随着人流的

推进力从新西兰的苹果柜走到几内亚的椰子柜，从新加坡的锡到南非的金矿石，让我看一看遥远地区地下的矿藏和地上的产品，人和动物的遗物。所有这些东西最终都要产生崭新的英镑。在这里，所有的展品都可以变为金钱，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买卖，从一把谷物到一辆大马车，从一块煤到一件北极狐皮大衣。凭心而言，在这些稀世珍宝中，你想买什么呢？什么也不想买，不管什么都不买，我只想返老还童，再次站在乌匹斯的老普罗扎的商店里，瞪眼望着黑姜饼，胡椒，生姜，香子兰和月桂树叶，我暗自想到，这些都是世界之宝，是阿拉伯的美味，是来自遥远国度的香料。看了之后先是惊奇一番，然后闻闻它们，从人群中跑出来读一读朱尔斯。凡尔纳① 那部描写奇异而罕见的遥远地区的小说。因为说来真荒唐，我过去对那些地区的看法是相当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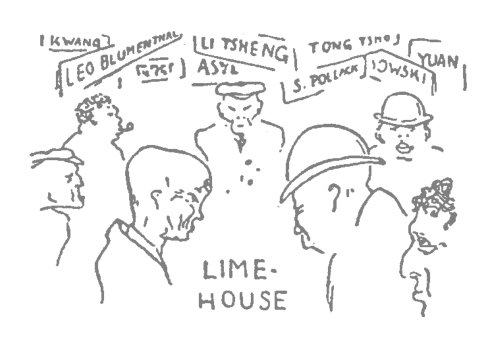
①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其作品以富于科学幻想著名。

# 伦　敦　东　区

伦敦东区离世界中心并不远,所谓中心,即英格兰银行，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林立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惜这黄金海岸几乎已经被东区的黑浪吞没。住在东区的外国人对我说“你没有枪就不要上那儿去。还有,随身不要带很多现金。”这肯定有点危言耸听。对我来说,我把皮卡迪利大街① 和舰队街② 看作比东区名声很坏的狗岛③、拉埃姆豪斯更糟糕的地方,在那两个地方,不文明人是常客。而在拉埃姆豪斯甚至还有中国城。或者把它们看作比鲍普拉所有的地方更糟糕之处，鲍普拉还存在着犹太人、海员以及河对岸的罗瑟希思那些可怜的人。虽然我没有遇到什么事,但我回来时感到十分沮丧,尽管

①伦敦的一条繁华街道。
②此街以报馆集中著称。
③泰晤士河中的半岛。

我到过马赛港和巴勒莫港那样令人厌恶的地方。是的，这儿的街道很不雅观,尽是肮脏的鹅卵石,人行道上到处是一群群的孩子。还有,像阴影似的人们掠过商店,使那些商店看上去就更古怪了。街上还到处可见喝得醉醺醺的水手,被收容的、因殴斗而血流满面的青少年,他们穿着晒得变了色的破衣服，身上一股子臭气。然而我还看到更为糟糕的地方,那里是一片触目惊心的悲惨境况,露骨的贫困,像溃疡一样腐烂肮脏,有毒,无法形容的臭味冲天,简直比狼窝还脏。但这还不算最糟,不算最糟。在东区最可怕的不是看得见闻得着的东西，而是它那无边无际和无可救药的程度。在其他地方，贫穷和丑恶只不过像是在两座房子中间所留下的一个垃圾堆，譬如令人讨厌的偏僻角落,污水坑或脏东西。可是在这里,却是一望无际的满是污垢的房屋，毫无希望的街道，犹太人商店 多得出奇的孩子,酒店,基督教收容所,没完没了。从培克汉姆到亥克尼,从沃尔沃思到巴根,伯蒙德西,罗瑟希思,鲍普拉布朗姆勒,斯特普尼,鲍和贝思诺尔格林,这些地方住的尽是干苦力的,犹太人,伦敦土著,码头脚夫,贫穷受歧视的人—— 这里的一切都是同样的一贫如洗,阴气沉沉,无遮无盖,无尽无休。这些地方却也有震耳欲聋的车辆所经过的肮脏的街道，不过整条道路也同样凄凉惨淡。在南区,西北区,东南区情形也是如此,连绵不断的一片又一片肮脏的房屋。整个街道上只有方块形的贫民窟、工厂、储气罐、铁道、荒芜的土地,贮藏货物的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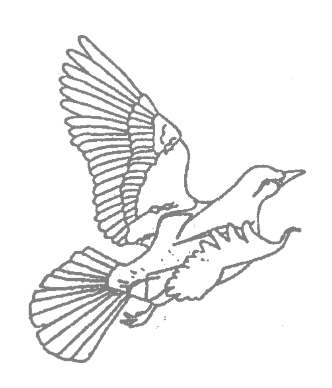



库和住人的仓库，除此什么也没有。在世界各地肯定还有更丑、更脏的街道，而这里说脏也脏得很高级。最穷的乞丐也不穿破烂衣服。可是，上帝啊，人，成千上万的人，居住在这大半个伦敦，居住在这狭小的千篇一律又无生气的街上，这种街道就像污垢中的蛆虫一样密布在伦敦的地图上。

这就是东区令人沮丧的事，这种事情举不胜举，也无可改变。就是魔鬼也不敢冒险引诱人们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摧毁这城市，三天之内，再建造一座新的城市，新的而且是较好的城市；不像这么肮脏，这么死板，这么没有人性，这么凄惨。如果魔鬼会说这话，也许我会马上拜倒在他的脚下。我穿街走巷，这里的街名使我想起了牙买加，广东，印度或北京。全都十分相似。家家户户的窗子里面都拉上了窗帘，如果没有五十万这样的住宅的话，伦敦看上去也许相当不错。在大量如此的住宅中，这个城市看来倒不像人口过剩，而像是自然的地质岩层。黑色的岩浆是工厂里喷吐出来的，或者说它是远处泰晤士河漂浮的白色海轮上的渣滓，或者说它是煤灰尘土的堆积物。去看看牛津大街、摄政大街和河滨大街，看看那

里的人们建造的用来存放货物、商品或其他东西的高级房屋吧；因为人类的劳动成果在那里有其价值。连一件衬衫，如果在色调灰暗的简易房里出售，也卖不出好价钱。但是，人们却可以居住在这种灰暗的屋子里，也就是说，人们在那里栖息，吃着令人恶心的食物，繁衍后代。

也许某一位行家里手会领你去参观更美妙的地方，在那些地方甚至尘垢也变得富有浪漫色彩，贫困也就具有装饰作用。但是我在这些迂回的小街陋巷之中走失了方向，怎么找不到出来的路。难道这无数的黑沉沉的街道真的会通向什么地方去吗？



# 在　乡　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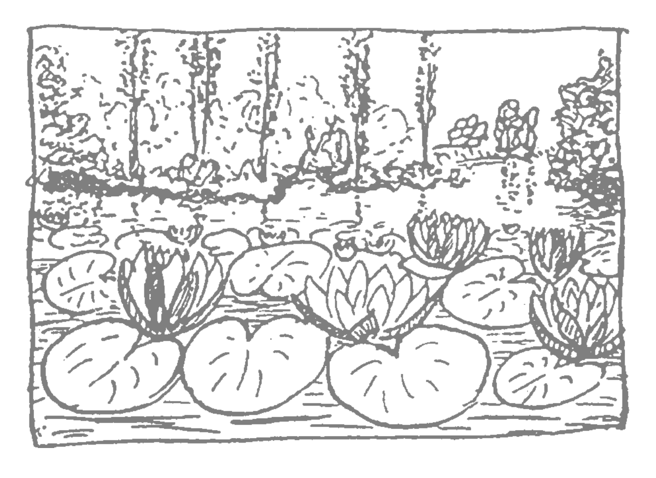
伴着车轮咔嗒咔嗒的节奏，哼着小调，坐着火车走向远方。无数条大道，煤气厂的圆屋顶，铁道交叉口，工厂和墓地在你眼前一一掠过。如今，一块块狭长的绿地闯入漫无边际的城市，你能看到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寂静的市郊，绿色的草地，随后，你便可看到第一批羊低着头以自然而然的永恒方式吃着草。再过半小时，火车便驶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你在一个小站下车，那里好客的人们正在恭候你，你已经到达了英格兰的乡村。

你从何处选取美妙的词汇来描绘英格兰乡村幽静碧绿的妩媚呢？我朝南到过萨果郡，向北去过埃塞克斯郡。我沿着绿篱成行的道路漫步，碧绿的树篱将英格兰点缀成真正的英格兰。因为这些树篱起了围墙的作用，但是又不太高。半开半掩的门户让你进入古老的林荫道，通向比森林还要幽深的公园。这里有一座红色的房子，带有高高的烟囱。教堂的塔楼隐现在万绿丛中，青草地上

奶牛成群，牧马用美丽而严肃的眼珠打量着你，一条小道看上去打扫得非常整洁，天鹅绒般的池塘里长满睡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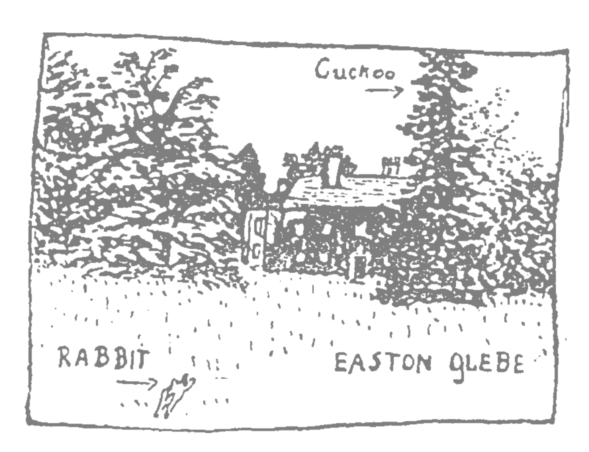


唐菖蒲。你可以看到草地连着草地，但你却看不见耕田。没有任何景色会让你骤然想起人类的苦役。这是上帝的天堂，在那里上帝亲手建造沥青路，沙质路，种植古树，为红色的砖房缠满常春藤。我的叔叔，一位捷克农民，一旦看到一群群身上一块红一块黑的奶牛生长在世间最好的草地上，就该摇头反对，他一定会说："浪费了这么出众的草地也该是多么遗憾啊！"他还会说："为什么不在这里种



萝卜,而且你还可以在这里种小麦,种土豆 要是我,我还会在这里种樱桃树和花楸果，而不种灌木。在这里种上金花菜，也可以种燕麦，那块地上种玉米和油菜。嗨，你看看这土壤简直可以当奶油涂在面包上，而他们却留着当牧场。”你该知道,叔叔,他们认为在这上面化劳动力划不来，他们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从印度进口食糖，从非洲或不管何处买土豆,瞧,叔叔,这些人不是农民,这里只不过是一种花园。”但是,你懂吗?孩子,’他会如是说“我比较青睐我们的方式,也许只种出一个萝卜,可至少你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是在这里,唉,牛群和羊群没人照看,没有人会盗走这些牛羊,真是件稀奇事。天哪,孩子,这里竟渺无人烟,只有远处有人在独自骑自行车,还有这边,你当心,又是一辆气味难闻的汽车,孩子,难道这里没有一个干活的人吗?’

对叔叔解释英格兰经济制度是件难事，他的双手太想拿犁把。英格兰的乡村不是劳动的场所，它是供人观赏的。它如公园那般翠绿，像天堂那样无瑕。在一场小雨中,我沿着萨里郡绿草丛生的小道漫步,四周一片黄色的金雀花，还有淡绿色的蕨类植物映衬着黄褐色的石楠。举目远眺,但见蔚蔚蓝天,圆圆山丘,别无其他。因为居民和房屋全都掩映在万绿丛中，只有缕缕炊烟袅袅升起。我想起你，古色古香的老房子，里面是橡木架起的天花板,还有一个大壁炉和一张橡木桌子,吉德福牌啤酒倒在陶瓷啤酒杯中美味可口，我还记得少女们一边吃着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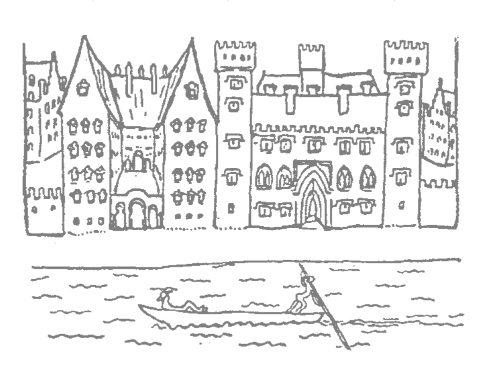



熏肉和奶酪一边闲聊。我再次感谢诸位听我唠叨，但现在我又必须继续前进。

我像山林中的仙女穿行于埃塞克斯的牧场，越过树篱来到一位庄园主的花园，在一个深绿色的池塘里看到睡莲和水仙菖，高兴得手舞足蹈，跳的是什么舞我也说不出。我每天爬上教堂的塔楼十次，为看到生活的完美和谐而惊诧赞叹。英格兰家庭，就是网球，热水，召唤你用午餐，读书，去草地散步的铃声。这是有选择的、稳定的、受保佑的生活享受，世代如此。孩子的自由自在，家长的父权性格，好客，拘礼，全都习以为常，舒适自在。简而言之，英格兰家庭就是英格兰家庭。因此，我根据回忆画了出来，还画上了杜鹃和兔子，在这所房子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物之一在生活，在写作，在这所房子外面，杜鹃婉转鸣啼。我就伴着它的叫声来结束英格兰童话般的故事。

# 剑 桥 和 牛 津

起初，你对它的印象只是个远离城市的乡镇，可是你会突然间问起谁是这个古城堡的主人。这是一所学院，有三个庭院，有它自己的附属教堂，一个供学生用餐的皇家大厅，一个公园，一个运动场，至于其他方面，我就不了解了。这里是第二所学院，比第一所更大些，有四个庭院，过了河有个公园，一个自设教堂，一个更宽敞的哥特风格的餐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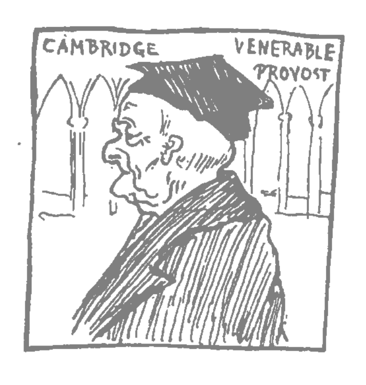


建筑物有五百年的历史，这里网罗了许多古老的肖像，更古老的传统和更著名人物的名字。第三所是最古老的；第四所以学术而著名；第五所因运动员所创造的纪录而

闻名 第六所由于拥有最好的附属教堂而著称 第七所学院我说不上是为了什么而有名气，这样的学院至少有十五所，所以我已将它们混淆在一起了。我只看到了像城堡形状的垂直式风格的巨大宫殿，院内学生们穿着黑色的服装,戴着有流苏的方帽子来来往往,每个人在城堡两侧都有两三个房间，我还看到了被新教改变了本质的哥特式的附属教堂，一个设有院长和教员专座的宴会厅。已经被烟熏黑的受人崇敬的郡长、政治家、诗人的肖像，他们曾是那里的毕业生。我又看了重建的后门，即这些学院位于凯姆河畔的后院。这条河上有几顶桥通向古老的学院公园。我坐船飘荡在后门与公园之间流水缓缓的小河上。我想起了我国的学生,想起了他们空着肚子,穿着脏兮兮的靴子步履艰难地听完一个讲座又去听另外一个。我向你鞠躬,啊,剑桥,因为我有幸在大厅与博学的教师一起进餐。这个大厅又大又古老，我简直觉得像在做梦一样。我非常高兴地见到你,啊,剑桥,因为我被恩准与学生、教师,还有其他青年人一起在半月餐厅共同进餐。与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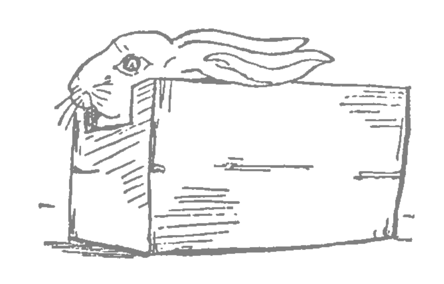
此外，我还看到了只让教师走的草坪，在这种草坪上，学生是不能走的，还有只让毕业生打台球的楼梯间，其他学生是不允许在那里打的。我还见到了穿兔子毛衣服、披着龙虾般红色斗篷的教授 毕业生跪下来亲吻校长的手。在所有这些奇观中，我画下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学

院院长，他曾为我倒过一杯至少与老皮特[1] 同时代的雪梨酒。




有时候,我也曾梦见剑桥的兔子,那儿的学生让兔子吸煤气或别的气体,观察兔子的脾脏有何反应,我看到兔子死时,张大着嘴喘息着,双眼朝上翻。至今这只兔子还常出现在我的梦中,上帝啊,对这只长耳朵的生灵行行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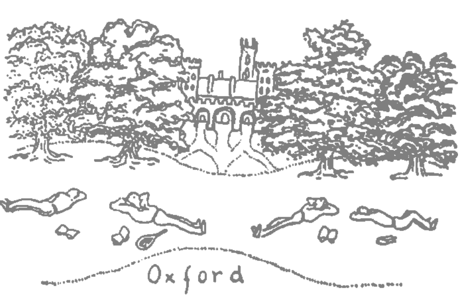
现在我该说牛津大学什么坏话呢？赞扬了剑桥大学后，我就不能再称赞牛津了。我与剑桥的友好交往使我



义不容辞地批评傲慢的牛津大学，遗憾的是我十分喜欢后者。这里的学院更大，历史更加悠久，有幽静的公园，同样著名的前辈们的肖像长廊，宴会厅，纪念馆以及有尊严的门卫。但是所有这些展示与传统均不是无的放矢，看来大学的

① 老皮特（1708—1778），于(1757—1761)(1766—1768)两次任英国首相。

目标不是在于培养知识全面的专门人才，而是培养绅士，为了从不同的侧面了解英格兰，有必要了解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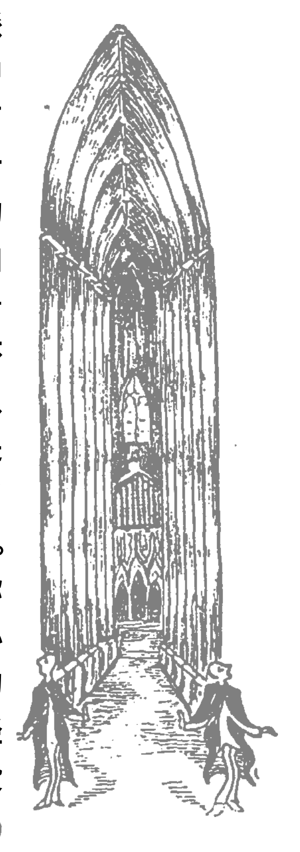



一点。请试想一下，如果我国的大学生们也能坐在瓦尔茨坦城堡[①]大厅里用大银碗来进餐，还由穿着制服的侍者为他们服务，又在备有长靠椅、扶手椅和沙发的地方由各自的教师辅导备考 请试想一下，那会是……——哦，不，青年朋友们，千万不必在乎这一些。

①捷克的城堡。

# 参 观 教 堂

教堂城市，是个拥有大教堂的小城镇。在教堂里，礼拜仪式没完没了。教堂里的司事走过来嘱咐游客不要看天花板和立柱，应坐在靠背长凳上听唱诗班歌唱。伊利、林肯、约克、达勒姆教堂中的司事一向都是这么做的。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司事会怎么做。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我聆听了大量的祈祷、赞美诗、圣诗和颂歌，我觉察到，英格兰教堂的天花板都是木质的。由于这个原因，欧洲大陆哥特式教堂的护壁系统还未在英格兰教堂中发展起来。我还觉察到，在英格兰，垂直的柱子的外形像复杂的水管。新教的司事除了彬彬有礼以外，比哥特式教堂里的更严厉，更显得不友好，像意大利教堂的司事那样一心想收小费。他们收到的小费数额一定十分可观。我又觉察到，宗教改革做了一种非常可鄙的工作。例如：教堂里塑像的头部给敲掉了，画像挪走了，其他任何装饰也都取消了。结果，英格兰教堂变成空荡乏味，奇



怪无比，似乎就好像根本没有派人去负责管理。更糟糕的是，中殿前部有一个用墙壁围起来的高坛,供牧师、伺者和教区上层人士使用，其余的人只能坐在高坛的下面，除了雕刻过的高坛围墙和风琴的后背以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这样，中殿就被彻底破坏了,整个空间被一分为二,我还从未看到过如此可笑的东西。可是由于唱诗班还在高坛上没完没了地唱着歌，我得起身离开这里了。

伊利,伊利①,我的上帝!你背弃了我,伊利,你这死一般的小镇，坐落在罗马式的教堂下面的小镇。一天下午 5 时,伊利已经进入了梦乡，真叫人扫兴。我没有时间去调查下午 3 时或上午 10 时伊利人在干什么,也许伊利人什么也不干,只是安睡而已。因此,我在公园里的牛粪堆中坐了下来,打量着古老的教堂，这座教堂竖立在那里就是为了颂扬上帝的功德，围着教堂飞翔的寒鸦也许就是一生都呆在教堂里的司事

①这里为双关语，指地名，又指“我的上帝”。

的灵魂,伊利在沉睡。

林肯镇坐落在一个山丘上,拥有城堡和教堂,还有一些罗马人的遗迹——我已忘却了是些什么遗迹。教堂是灰色的，很美。那里正在为三个怀着敌意注视我的司事举行唱诗礼拜仪式。我还能干什么呢?别了,司事们,我还要去约克瞧一瞧。



约克的教堂更加美丽，我想好好参观一下，可是司事们说,我不能参观,因为这里马上就要做礼拜了,于是,我便去城墙漫步，在那里，我画下了一幅约克礼拜堂的画，尽管人们此刻正在做礼拜。也许我因为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而该下英格兰的地狱了。四周是约克郡美如仙境的地方，遍地牛羊和良种猪群。这里还是英格兰火腿和熏肉的主要产地。约克的街道古老美丽，到处可见凸出的扶垛与黑色的大椽。有关约克郡的历史，我可以说出一大套，但我又必须去达勒姆。

达勒姆的教堂十分古老，塔楼建在高耸的岩石上，教堂内正在进行布道会，看得见司事，听得到歌声。然而，

我看到了受人崇尚的比德[①]的墓，密布的立柱和回廊，还看到一群漂亮的美国姑娘。柱子的外表有许多雕刻得很深的柱槽，产生一种变色的效果，使人产生好奇心。另外，这里还有圣库思伯特[②]的墓穴，一座古城堡以及一些古代的石头房。



还有一个跨越两个山头而地势起伏不平的市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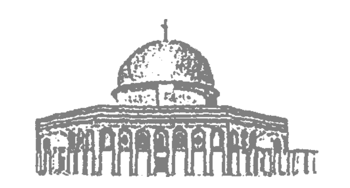
英格兰基督教的建筑物总的说来不如欧洲大陆上的那么美丽，那么富有创造力。古代英国人设计建造巨大的带有木头天花板的教堂中殿时，他们显然是受了古老的保守主义的影响，保留了哥特式的风格。因此，他们的教堂有宽敞的大厅，高大的窗户，没有圆形拱顶或交叉的穹棱。没有欧洲大陆上的复杂的扶垛系统，拱门，上楣，飞檐等，没有那样丰富多采的创意。这些教堂的门口有两个长方形的塔楼，在横梁的上方还有一个塔楼。教堂内的塑像由于宗教改革已被取消，小雕刻也很贫乏。教堂内的场地被高坛的设置而糟蹋。人们对教堂总的印象

① 比德（674—735），英国历史学家。

② 公元七世纪的英国僧侣。

由于司事的出现而大大地削弱了。

关于小教堂，我还要再说一点。它们是没有唱诗坛和司事的不加装饰，仅供奉耶稣呆着的冷冰冰的礼拜堂。栎木结构的屋顶,周围的墓地绿草丛生,在万绿丛中竖起长方形的钟楼,这是英格兰乡村教堂的特征,就像洋葱状圆屋顶是我们乡村教堂的特征一样。标志时间流逝的钟楼送出永恒不变的圣歌，回荡在永恒不变的教堂墓地的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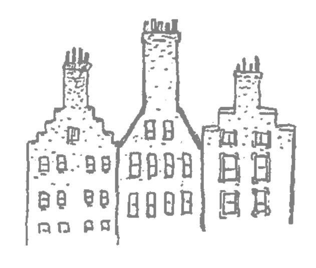
# 苏 格 兰 之 行

## 爱　丁　堡[1]

接着，往北行，往北；一个郡又一个郡在眼前掠过。有些乡村里，成群的乳牛随地躺卧，在有些乡村里，它们却站立着。有的地方羊群在吃草，有的地方却是马匹在徜徉，有的地方可就只有乌鸦了。随后映入眼帘的像是大片灰色的海洋，其中岩石林立，沼泽遍布。绿色的树篱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了。在这片乡野的某些地方，矮石墙蜿蜒伸展，随时可见，还有石村，石镇。在特威德河的那一边，就是一个石头之国。

我的一位英格兰朋友声称，爱丁堡是世界上最好的

①苏格兰东南滨海名城。



城市，他说得没错。这是个美丽的地方，浅灰色调，外表奇特。其他城市有河流，这里却有一条铁路,一边是古镇,另一边便是新镇，泾渭分明。那里的街道比任何地方都宽阔。在每个景点，人们都可以看到一座塑像或一座教堂。在古镇里,房屋出奇地高,这在英格兰是看不到的。洗好的衣服在晾衣绳上随风飘摆，就好像万国旗帜——这在南方英格兰也是看不到的。街上有肮脏的红头发孩子—— 这在英格兰也是没有的。街上还有铁匠,木匠,各种各样的人,这在英格兰也不曾见过 还有奇特的小街,小巷,死胡同,英格兰也没有 丰满的衣冠不整的妇女,在英格兰也同样没有见过。这里的人们开始有点像那不勒斯人或捷克斯洛伐克人那样了。在这里看到的建在山墙上带烟囱而不是带钟楼的老式房屋真是可笑。就如我在图画中所画的那样 。这样的房屋世界上除爱丁堡以外再也找不到了。城市坐落在山上，你沿着某个地方匆匆而行，突然间,你的脚下会发现一个绿色的深渊,下面还有一条美丽的小河。你正在散步，猛然间你发现在头顶上另外有一条大路造在桥上,就像在热那亚似的。你走着走着,就到达了一个开阔的环形广场，就像在巴黎一样。自始至终总会有事情让你感到目瞪口呆。当你进入议会大厦，看到所有的律师都戴着梳有两根辫子的假发来来回回地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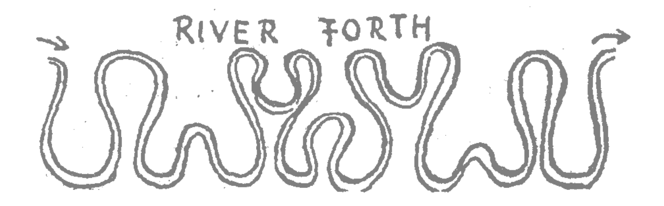
忙,犹如回到了二百年前。你去参观古城堡,这个城堡别具一格地坐落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去的路上你会遇见一队风笛吹奏手和一群苏格兰高地人。他们穿着带条纹的呢裤，头上戴着丝带帽子；风笛手穿着苏格兰褶裥短裙,短裙上还有个皮袋子。在一队鼓手的伴奏下,风笛手们吹奏着哀伤而激动的曲子,鼓槌在头顶上挥舞,鼓手转动着身体,跳起奇怪的原始舞蹈。笛手们吹着战歌,沿着城堡广场，光着膝以士兵轻快的步伐迅速前进。咚咚咚咚，只见鼓槌更加神速地飞旋，然后交叉起来,高擎到上空,于是突然间,这种演奏转变成了一首葬礼进行曲,笛手们吹起一首无尽无休拖长音调的曲子。苏格兰高地人立正站好,在他们的身后,是历代苏格兰国王的城堡,国王的身后则是这块土地的血迹斑斑、令人敬畏的历史。咚咚,咚咚,鼓槌在头顶上舞得更猛更美了——在这里,音乐的演奏依然形成蔚为壮观的场面，有如远古时代的情景。笛手们奏起古代乐曲,动作急促,像烈马奔赴战场。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民。这是个省份,但这是个很了不起的省份。这是个比较贫困的地方,但它的人民却坚强而不屈不挠。这是简朴而倔强的民族,可是姑娘们却比南方的英格兰姑娘漂亮。就连拖鼻涕的小孩外貌也十分好看。尽管人们都恪守加尔文[①] 主义,但他们还是过着舒

①加尔文（1509—1564）,基督教改革派创始人,崇尚朴素节俭,反对豪华浪费。

适的小康生活。凭心而言，我比较喜欢这个地方，为了给你捎上个纪念，我要将雷斯和纽黑文附近狭长的海介绍出来，这是一片寒冷坚强的大海，我还要给各位一些海贝，并从渔船上向各位致意。除此之外，我还要为你画上十足的古色古香风景如画的苏格兰国王城堡的所在地斯特林镇。如果你站在城堡城墙上古老的火炮旁，你就掌握了通向苏格兰群山的门户。我们去那里游览一番如何？

在城堡前，一个士兵佩着刺刀，身着条纹苏格兰褶裙走来走去，每次走到离城门十步处便又返回，立正，举枪瞄准，枪放下。于是那个士兵抖了抖他的褶裙，便又转身向回走。在南边是罗伯特一世① 的战场，北面是蓝色的山脉。脚下，在绿色的草地上，福思河蜿蜒而去。世界没有哪条河流像福思河那样千回百转，我已将它画了下来，大家都会发现这是条多么美妙有趣的河流。




① 罗伯特·布鲁斯（1274—1329），苏格兰国王（1306—1329），曾击败英格兰，迫使它承认苏格兰独立。

# 泰　　河

如果我是像卡尔·托曼或者渥汰卡·费希尔① 那样的诗人，今天我就会写一首美丽的小诗。诗歌的内容是描绘苏格兰湖泊。苏格兰的风会贯穿整首诗的字里行间，还有苏格兰每日的雨露滋润着它。诗中会写蓝色的海浪，荆豆，蕨类以及令人忧伤的小路。在诗中，我决不提这些令人忧伤的小路全是被篱笆围起来的（可能是为了防止女巫闯进来跳舞）。我必须用简洁的散文来描写这里的美景如何诱人。小山之间有蓝色和紫色的湖泊——这个湖泊就叫泰河。每个山谷都称为‘格伦’，每座山脉都叫‘本’，每个男人都可称呼为‘麦克’。宁静的蓝色湖泊，欢快的阵风，草地上黑色或红色的长毛牛，漆黑的山洞，不长树木的山丘却长满杂草荆豆，如此种种，我将如何来描绘给你呢？然而最好还是将这一切写入诗歌

①两位都是捷克当代著名的诗人。



中去，可是我又想不出"激动"这个词的韵律。

正是"激动"这个名词将我带到芬拉律格城堡去了。我让古城堡守门人吓了一大跳，因为他刚清扫了原先是刑场的地方。他将我当成了幽灵。当他惊魂甫定之时，他用一种奇怪的方言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上述处死刑的地方。刑场上有个洞，被砍下的头通过这个洞滚进地下室。对我来说，我想可能这个洞和地下室的作用在于杀人不见血，好比如厕。一个在场的美国人怀疑地笑了，好像这是个骗局。但是美国人不会从适当的角度来观察旧世界的神秘。这个可爱的老看守为他的城堡感到非常骄傲。他指着各种各样的树木，旧的马掌和石头，很明显，用的是盖尔语，滔滔不绝地向我解释玛丽·斯图亚特王后[①]和巴罗克别克侯爵的故事以及苏格兰的历史。那里也有一个塑像陈列室，有一尊塑像是玛丽，有一尊是某个叫坎贝尔的骑士，还有一尊是女王的逗乐小丑，后者我已为各位画了下来。

① 苏格兰王后（1542—1587），同其妹伊丽莎白争夺王位，失败后被处死刑。

还有一尊塑像非常奇特，提到它，老看守根据古代民谣向我介绍说，这个塑像代表悍妇。因为她的丈夫不能忍受她的唠叨,郡长决定,所有受这种唠叨折磨的人该当众把她狠揍一顿。这便是人们所想象的这尊塑像的真谛。我对当地的权威说法持不同意见，在我看来，这个塑像要比郡长、悍妇和芬拉律格城堡古老得多。我想它代表的是非常古老的东西，也许是地狱里可恶的折磨人的家伙。不管怎么样，我很仔细地将它画了出来。



我成功地画下了一对苏格兰夫妇，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从大体上来看,苏格兰人都很结实,脸色红润,脖子很粗。他们有好多子女，有引人入胜的古老的家族姓名。苏格兰的褶裙只供军人或风笛吹奏手穿着。有格子图案的呢绒叫格子呢，它确实像一种饰有纹章的盾。每位苏格兰高地人都有一块呢，颜色各不相同,毫无疑问,这一度曾是格子图案不同的苏格兰高

地人之间发生相互残杀的充分理由。

苏格兰的星期日甚至比英格兰的更糟糕。苏格兰的礼拜使人产生了“冗长”这个概念。牧师的小胡子又粗又硬，他们不像英格兰教堂的牧师那样乐观温和。整个苏格兰火车逢周日停开，火车站关门。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钟还在走。另外只有风在光秃秃的山丘间、冷冰冰的灰色湖面上呼啸。我在这样的湖面上驾船航行，直至小船冲上沙岸为止。因此，我只得搁笔，沿着两边都有铁丝网的忧伤的小道散步。

然而在灰色的天空下，另一个苏格兰展现在我的眼前，四处是光秃秃的峡谷，那儿还有倒塌的石屋，山坡上一排排石墙望不到边，几乎没有一座石砌的村舍，即使偶然也有，那也是没人居住的，星星点点可以看到地里长着手指般大小的燕麦——其他地方只有蕨丛，石头和像苔藓般的耐寒的野草，有时候可以见到一只走失的羊，它一边爬过山坡一边咩咩地叫。时而有一羽飞鸟发出一声哀鸣。在山下，黑洞洞的杜恰特河在扭曲的栎木丛中汹涌澎湃，奔流呼啸，掀起黄色的浪花。这是一片奇异、坚实而古老的土地。白云缓缓飘过山顶，雨幕遮盖了空旷忧伤的大地，这片土地还未被人们所征服。山下，黑色的杜恰特河在黑色的石头上奔腾咆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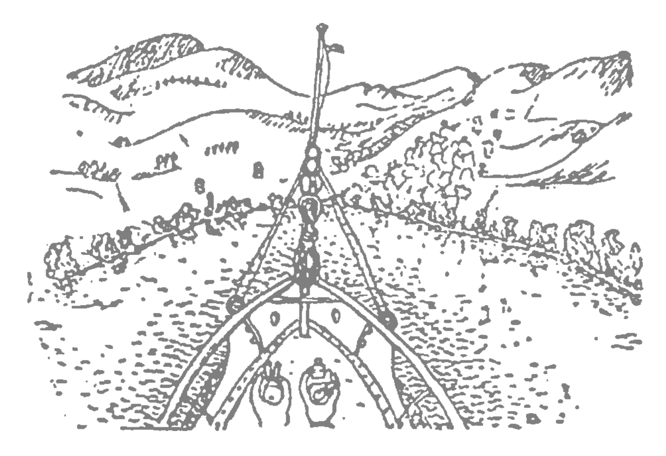
# “平诺里啊，平诺里”[1]

啊，王后湖护送着我，沿着蓝灰色汹涌的泰河水，航行于人迹罕至的山峦间。天空下，我尽情享受雨露和阳光，装备齐全的船儿护送着我，沿着波光粼粼的泰湖向前进。

红色的邮政马车护送着我，穿过碧绿的山谷，穿过河畔饱经风霜的树丛，冲过激流之谷，越过绵羊成群的谷地，行过北方富饶的峡谷。请慢点走，银色的山杨，请停一下，路旁随风摇曳的栎树，还有那苍郁的松树丛和葱翠的桤木，请稍候，大眼睛姑娘。

然而不行，嘶嘶冒气的火车护送我北去，在那些褐色的山脉中一直朝北行。青山叠着绿丘，绿色的山谷里，黄褐色的牛群在蹦跳，河水闪闪发光，白桦树勾出了北方的千姿百态。山丘和谷地一望无边，峡谷里树木林立，山坡

①引自苏格兰古老的民歌，可能指河名。



上石楠丛生，一片黄褐色。北方的牧草地啊，北方的矮树丛，景色美如画。北国的水域平滑如镜，闪闪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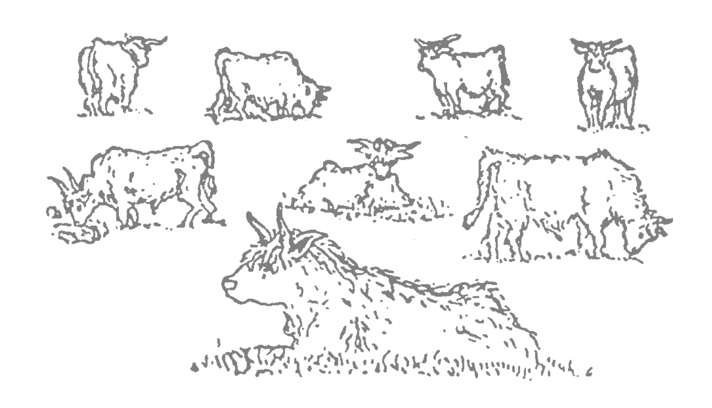
因弗内斯，苏格兰高地人聚居的小镇，盛产鲑鱼。整个镇子完全用粉红色的花岗岩建成，房屋都是用凿得很妙的料石搭建的，我已为诸位画了下来，只有在因弗内斯才能找到像这样的门廊的屋檐。



现在让我们走向山区，步入乡村，迈向讲盖尔语的地区。天哪，我还从未见过这么荒凉、这么不幸的地方。山丘仍是光秃秃的山丘，但是更高更可怕，那里除了小桦树什么都不长。再往北走，连桦树都不长了，只是黄荆豆与石楠，再往北走，连这些也看不见了，只有湿淋淋的黑泥，上面长着一小撮

一小撮的沼泽作物,我们称之为圣艾凡的胡子,然而再往北走下去,这些‘胡子’也看不到了,只见石头,石头,全都是石头和硬芦苇梗。

白云缓缓飘过灰色的秃丘,冰冷的雨点潇潇而下,黑色的石头上升起了薄雾,只露出朦朦胧胧的山谷,就像狗吠那样让人感到凄惨。几十英里内既没有房屋，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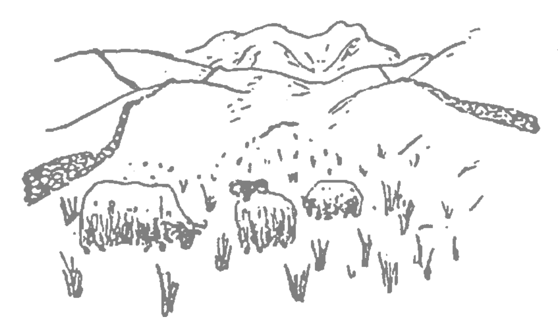


人烟,就是有一栋房子在眼前掠过,这房屋也像石块那么灰暗,孤独无伴。方圆几英里内什么也没有,湖泊上不见渔夫的身影，溪流边不见磨坊工的足迹，牧场里不见羊群，公路上不见旅行者。只有较为肥沃的山谷中才有苏格兰长毛牛在吃草。它们有的站在雨中，有的躺在湿地上，这也许是它们长满浓密粗短的毛的原因所在吧。就如我为各位画的那样。

苏格兰的羊脖子上的毛很长,脸上长着黑毛,像是戴了一幅面具。没有人管它们。只有光秃秃的山坡上的一

座石房才表示有人烟存在。这堵墙以外便是大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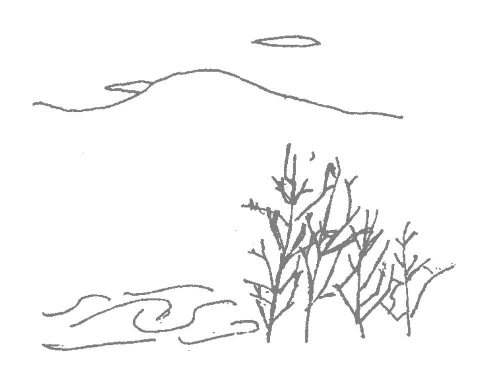
现在到的这个地方人迹罕至,一片荒凉,既无羊群也无住宅，在布满苔藓起伏的褐色山坡上只有破败不堪的村舍和摇摇欲坠的土墩。这里至少有一万年没有发生过变化,这里是生命的终点。人们只建造了公路和铁路,但是土地还是一成不变。没有树木,没有灌木,只有冷冰冰的湖泊,金雀花和蕨类植物,一望无边褐色的荆豆地,没



完没了的黑石块，被一股股银色的激流隔绝成灰蒙蒙的山峰,黑色的烂泥地,不毛的山脊间云层笼罩的山谷,紧接着，又是长满深色芦苇的湖泊，湖面上连飞鸟也不光顾,在渺无人烟的地区,心中升起无缘无故的不安。公路也不知是通向何方,我不明白我在寻求什么,但无论怎么说，这里只是一片荒凉之地。在返回人烟稠密的地方之前,你这尚未得到抚慰的人啊,请痛饮这无穷的忧伤,饱尝这凄楚荒凉；因为你还从未见过比这更广大的荒漠。

接着,我坐车进入峡谷,路旁金雀花的黄色闪光向你匆匆迎来,矮壮的松树蹲伏着,长势不佳的白桦树在坚硬

的碎石中生根，一股黑色的激流越过山谷，现在这里看到的是松树，杜鹃开出紫红色的花，还有绯红色的洋地黄，白桦，漆树，栎木，桤木。北方的荒野，蕨类植物齐腰高，还有密密的杜松林。阳光穿过云层，照射下来，山峰间又有一长条深深的水域熠熠闪光。



# 北　国　之　地

我到了人们通常叫作斯凯岛的地方，它是位于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奇异的小岛,一个包括峡湾、泥潭、岩石和山峰的小岛。我从蓝色或土黄色的鹅卵石中收集了不少贝壳,由于老天特别帮忙,我甚至还发现了大马哈鱼的粪便，这种鱼是盖尔人水中仙女的乳牛。山坡湿得像海绵那样渗水,石楠的枝叶绊住了我的双脚,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才能看清雷岁岛和斯凯佩岛,拉姆岛和埃格岛,再就是可以看到一些有稀奇古怪、名字古老的山脉,譬如贝恩纳凯勒克,斯格纳勃那切迪克,利坎尼格黑恩安西欧赛雷克或者德雷姆那恩克里撒德，而远处那光秃秃的拱形山头就叫布拉维恩，这个名字就简单得多，就叫布拉维恩。这里有一条河就直接叫艾雷德霍尔，那个多沙的河口叫斯雷阿赫莱克。这些名字还有所有其他一些山河名称显示了斯凯岛的美丽和奇特。

这里的美丽却被贫困所困挠，当地房屋的外表很原



始，这些房屋也许是由早期的皮特克人所建造。关于皮特克人，无人知晓他们的情况。随后，苏格兰盖尔人来到此地，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挪威某地迁来，海肯王实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坚石堡垒，因此这个地方便取名阿金峡。除此之外，这里的居民将斯凯岛保持其起初的模样，就像刚从上帝手里接过来那样原始，荒凉，多石，潮湿，但又气象万千，凄凉可怕却又美丽动人。石头房子里杂草丛生，苔藓遍地，有的杂草与苔藓已经腐烂，房子被人遗弃。

老天每个星期才开一次颜，那个时候山峰显出各种难以形容的蓝色，有天蓝，珍珠母蓝，朦胧的蓝或靛蓝色，云雾缭绕，这是一种暗示或仅是一种提示：蓝色是美妙的。所有这些蓝色和其他无数件我在渍岭山的青山顶上看到的蓝色，会使每件事增色。但在此看到的蓝天蓝海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要说，一见到这无边无际的蓝色，心中便油然升起神秘而神圣的美德。

随后，云层爬出山谷，跃上山顶，海面变成一片灰色。湿透的山坡上流淌着寒冷的雨水。几户有钱人家中，泥

煤在壁炉里燃烧，一个外表像希腊人的妇女唱起了苏格兰民谣，我也随着他们唱起了奇怪古老的歌曲：

“萨　泰芬　福哈姆,福哈姆,福哈姆,
萨　泰芬　福哈姆，福哈姆，福哈姆,
萨　泰芬　福哈姆，福哈姆，福哈姆,
萨　泰汉,福哈姆,埃略葛。”①




然后,我们全都手拉手围成圈唱起了有关离别又重逢的苏格兰歌曲，在海岛的两个悬崖间可以看到狭长的外海。人们告诉我，那是捕鲸人驾船驶向冰岛或格陵兰岛的地方。人啊人，当你看着那外海的光芒，你为何悲伤？啊,大地,大海,向你问候,也许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哈，我看到了充满激情的蔚蓝色的大海。柔韧的山毛榉和棕榈树在天蓝色的海浪前俯首。但是灰色冷色调的大海令我相当陶醉。瞧，远处一只仙鹤在海草中涉水，还有一只海鸥或是海燕在海浪上方翱翔，撒野似地高声歌唱。沼地上空,沙雉在轻啼,一群田鸫在呼哧呼哧地喷着气,小毛牛瞪大双眼瞧着周围,羊群在无树的山丘上吃

①音译。

草，从远处看去，就像黄色的虱子一样。入夜，无数的昆虫一拥而出，爬进人们的鼻孔，北方的日头直到半夜才落山。

　　脚下是浪花四溅的灰色大海，乡村的路通向北方。



# “但是我是水上的安妮”[①]

但是,船长不被北上的乡村道路所诱惑,他是个处处小心谨慎的人,他没有驾船驶向格陵兰岛或冰岛,而是朝南开,去梅尔莱格,很显然,他没有看过杰克·伦敦[②]写的书。



你为什么要跟随我,高歌的海鸥,大海的朋友,如果我能像你一样飞翔的话,我就要飞过大海到汉堡,那儿有条易北河,我会在易北河上展翅飞翔,然后在梅尔涅克镇③,我将转向另一条河④,直至终点布拉格。我要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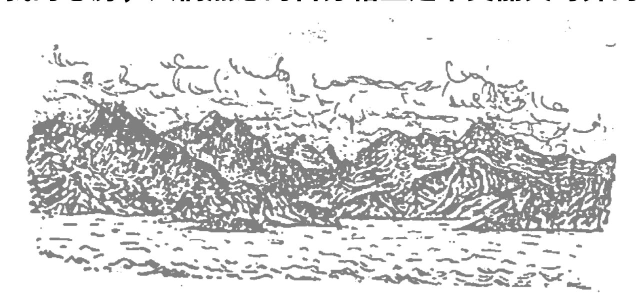
① 引自苏格兰民歌,安妮曾被浪涛吞噬。

②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小说家,水手出身。

③ 捷克城市,伏尔塔瓦河同易北河的汇合处。

④ 指捷克的伏尔塔瓦河。

过一座座凯旋门似的大桥，兴奋地呐喊，暗暗自喜。朋友们，我从苏格兰直接飞到这里，温柔的伏尔塔瓦河温暖着我的心房，人们熟悉的古苏格兰是个美丽又奇异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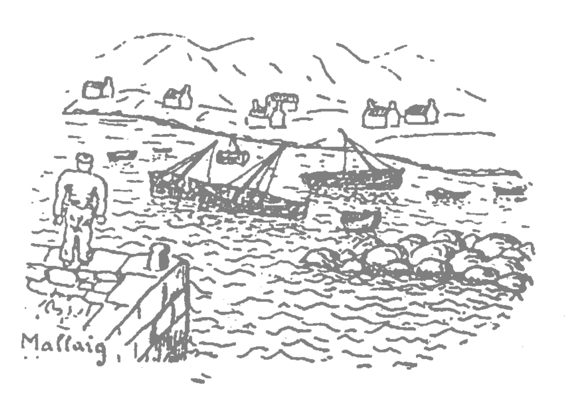
它又名卡列多尼亚，也称斯蒂文森① 的故乡。但是这里有点儿令人忧伤，令人失望。没错，这里没有湖泊，可是另一方面，你又拥有瓦茨拉夫广场② 尽管这里没有拉德哈山，可是有长着刺槐的堤岸，有维赛拉德山和奔特律恩山③；我要给你带来一个朝圣者的问候，这个朝圣者刚刚扬帆通过了思利特海峡。

我已为各位画了后面有拉德哈山的思利特海峡，我也画了梅尔莱格港，我还在其中画了一名水手，这样就没有人会说我省略了什么或者说没有画出这个到处是帆船和士兵的世界的真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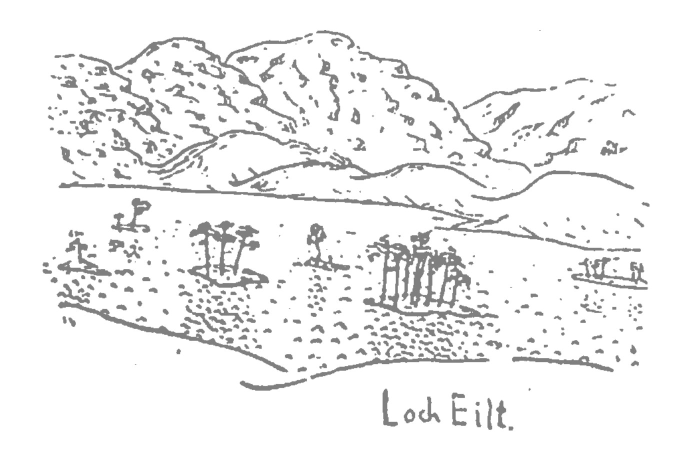
啊，列车伴着我遍游苏格兰各地，在此地我深感幸福但又忧伤。这里有穆拉湖、希尔湖、山峰、山坡和峡谷。

①斯蒂文森（1850—1894），苏格兰作家。

②③ 均为布拉格市区的著名地方。




宽阔的山峰上点缀着几块石头，就像带有葡萄干的布丁。狭长的湖泊上分布着精致的小岛，这样的湖泊有埃尔特




湖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湖泊。狭长的水面波光粼粼，随风起伏，形成了水中精灵的银色小道。这里的山脉多石，有的是大块的椭圆形花岗石，形状像面包，有的顶峰上沟垄条条，有的光秃秃的像河马一样，青色的，褐色的，绿色

的，整个一片都是连绵的荒山，人迹罕至，一眼望不到边。

最后到的是福特·威廉堡垒，它是铁一般的关口，从前山地人起义曾被这个关口所阻拦。比这里再高的地方是本纳维斯，这个山区的最高峰。它耸立在海湾边，像个




愠怒的壮汉。山峰上积雪溶化，泻下的白色瀑布不时可见——山连山，峡谷连着湖泊，背光的山谷里，奔腾着黑色的水流。上帝用坚硬的材料捏成了地球，并把它献给了人类，让人与人在这块土地上争斗，因为这里只有岩石和荆豆，没有什么可以争夺的东西。

最后这段文字来写你吧，格拉斯哥，唉，你是一座毫无美感的城市，只有噪声和商业味的城市，只有工厂和纺锭的城市，各种货物周转的港口。要我




说你些什么呢？在工厂，码头，仓库，港口，起重机，钢铁厂的指挥台，大量的储气罐，大批哐啷哐啷响的货物，高

耸的烟囱，震耳欲聋的汽泵鎯头,所有各种建筑结构,水面上的浮标，堆积如山的煤炭等等，在这么多这样的东西中还存在什么美感呢？可我，一个可怜的罪人，认为而且懂得，这一切都富于美感和诗情画意，甚至宏伟壮丽。但是由此起源的生活既无美感又无诗情画意。它是被上帝




的精神所摈弃了的 粗野,肮脏,恶臭,喧闹,僵化,压抑,混乱。哦,烦人,比饥饿更烦人,比肮脏更无序。我极度疲乏,我拔腿而逃。啊,格拉斯哥,因为我再也没有勇气正视你，也没有胆量把你与其他地方进行比较。

# 北　威　尔　士

圣经里解释得很清楚“: 他也对人们说 当你看到白云在西边越聚越大时,你就立刻说:‘ 天要下雨了,’ 于是天确实下起雨来了。”① 尽管威尔士的圣经是这样说西风的,为了能看到威尔士全貌,我还是乘着西风,继续远行至斯诺敦山脉，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威特伐前进。这时“ 果然有了 ”,不但天下着雨,我还站在云层中。在斯诺敦山峰上,由于天气太冷,于是我便转身去烤火。观赏火焰是非常美好的事情,站在燃烧的煤块旁,可能会想到所有最美好的事物。导游书上盛赞了从斯诺敦山脉上放

① 引自《新约全书》中《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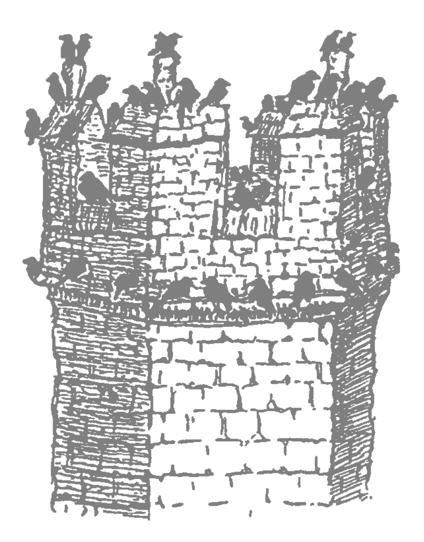
眼瞭望的千姿百态的美景。我却看到了白云和乌云，我甚至感觉到云钻到了我的衬衣里。观看云雾并不可怕，因为它是白色的,它的变化也不十分厉害,然而人们又让我眺望了屏障峰,狂飚峰,冰雪顶,霭云山等一些山峰,你说,这些名字不是给人迷雾,风暴、严寒和云层的感觉吗？

关于威尔士的语言,相当难懂,如同我的一位知识渊博的朋友对我解释的那样，也很复杂。比如说,父亲,这一单词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读作"代德",有时候却读作"太德",有时候还可以读作"姆哈德"。说它是一种复杂的语言,只要举出这么个事实就明白了 安格尔西岛附近有一个村庄的名字叫做 Llanfairpwllgwyngyll gerych-wyrndrobwllllantysiliogogogoch。我可以告诉你，威尔士的盖尔语是很好听的，由那些法国黑发女郎讲起来就特别美妙动听了。遗憾的是威尔士的老妇人都戴着男式帽子,这显然是本地装束习惯的残余。按着这种习惯,妇女



都戴着男人的非常高大的礼帽。

在其他方面，威尔士一点儿也不像它的地名那样奇特和糟糕。有一个地方叫潘米纳瓦,那里仅有的可去的地方就是露天矿场和海滨。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名字会对我产生魔力的效果,例如我一心想去兰达德努看一看，可是结果令我十分扫兴。首先，那里的人们发音方式一样，还有那里仅有几家旅店,沙滩和几堆石头,就像这个岛屿的其他海滨旅游点一样。因而我便向南去了威尔士的一个要镇——卡那封。这个镇子在边远地区，那里邮局里的人们竟对我们国家一无所知。在那里到了七点还吃不上晚饭。我真弄不懂为什么我要在这么个地方呆上两天。那里有座十分古老的威尔士亲王的城堡,我应该将它画下来,但是我无法将它在纸上画全,因此,我至少画了它的一个塔楼。那里正栖息着一群在召开自治议会的寒鸦。我从未看到过这么多寒鸦,也未听到过这么多的鸦啼声。我要说,你确实该



到卡那封去看一看。

威尔士是多山的地区，是鲑鱼，旅游者和寒鸦的天地，还是劳德·乔治[1]的故乡。那里多石板，多古堡，多雨，行吟诗人随处可见，盖尔语流行。山头呈紫色，草木全无，只有石头，奇异无比。旅店里挂着受了潮的歌咏比赛组织者的照片，歌咏比赛是威尔士的一个特征。威尔士的羊长着大尾巴。你就是将我杀掉，关于威尔士我也就知道这么些，如果有人感到不满足，那么好吧，他最好还是亲自到卡那封去跑一趟，可以在班戈转车。

① 劳德·乔治，在1916—1922年间任英国首相。

# 关 于 爱 尔 兰

## 一

确切地说,写爱尔兰通信一直是我的期望,毕竟只需花几小时就可以到达那里,而为什么我没有上那儿去,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想这是由于爱尔兰问题所致。

我几乎与我所遇见的所有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谈起了爱尔兰问题，我向他们询问了我到那里到底该参观什么以及我的目标该是什么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他们告诉我说,去牛津或者斯特拉特福或者海滩会更好些，可是他们这样的回答更加剧了我的好奇心。

“到北方去走一走。”一个人劝我说。

“到西部去看一看。”另外一个人不太热情地劝我。

“到南方去瞧瞧，”第三个人如是说，“我也没有去过那儿，但是由于你想去那里……”

## 二

问：我想去爱尔兰看看，你认为如何？

答：哈——啊——啊——啊——哦——哦，嗯？

问：什么？

答：总之那里不安宁。

问：事情有你说的那么糟吗？

答：唔，他们在那里炸毁桥梁，当火车开过来时——

问：照你这么讲，火车也被炸了——？

答：(较为犹豫)不，不是所有的火车，你听我说，去贝尔法斯特吧，那里的情况与这里差不多。

## 三

然后，肖伯纳先生只推荐了爱尔兰的一个地方，这是位于南端的一个小岛，名字我也记不得了，看来那里的人民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上古的品质，可遗憾的是，肖先生又补充道，现在不大可能登上那个小岛。

## 四

好吧，你要到那里亲眼看一看，你会买一本爱尔兰的导游书，你选择几个地方去参观，然后你就可以从那里写爱尔兰通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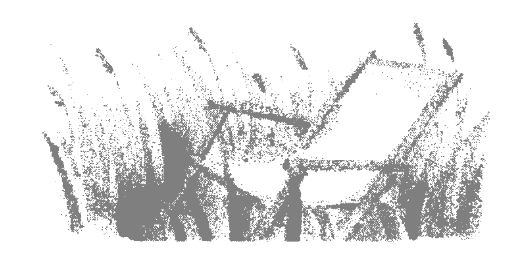



从我到格拉斯哥起,我便逛了一个又一个书店,想买一本爱尔兰的导游手册，可是书店营业员忧郁地摇着头：没有，他没有爱尔兰导游手册。他有去康沃尔，杜克雷斯①,斯诺敦和威姆布雷展览会的导游手册,但是不巧得很,就是没有关于爱尔兰的书,真抱歉,任何关于爱尔兰的书都没有:“这里的人不上那儿去。”

①在雷斯托郡，以公爵封地多而出名。

## 五

从这里到爱尔兰只需短短的几小时，但是，确实说，就我而言，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我揭开这个地区的秘密呢？这样的话,我得常常怀着亲切和喜悦的心情,凝视着爱尔兰地图,你瞧,就是这地方,至今尚未揭开面纱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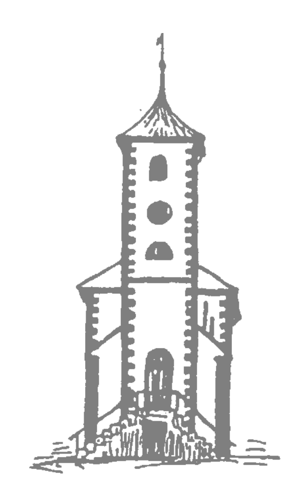


# 重 返 英 格 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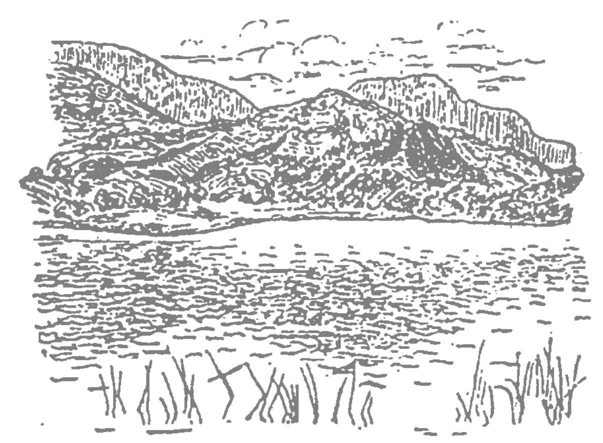
## 湖 泊 地 区

为了不让人们说只是苏格兰有湖泊。其实，英格兰也拥有整片的湖泊地区。那里有德温特河，贝森开垦地湖，华司特河，塞勒米尔河，格拉斯米尔河，温德米尔河和厄勒思河，还有好多其他湖泊河流。湖畔派诗人都居住于此。华兹华斯[1]的坟墓就坐落在格拉斯米尔河畔的绿树丛中美丽古老的橡木屋顶的教堂边。尽管这个句子这么长，可它也包括了惬意的湖泊地区的所有乐趣。譬如，凯思威克是个与世界上任何城镇都不同的地方，镇上的房屋全都用绿砖砌成。可是，由于我这里没有绿色的

①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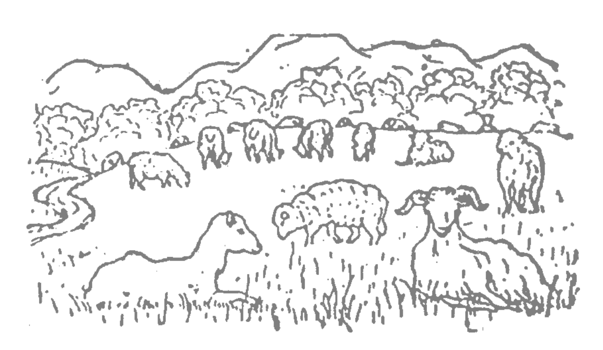


颜料，我至少还是为诸位画下了镇公所大厅，还是很美。为了开发旅游起见，这里取名为斯基道，再往前，在灌木丛和公园之间就是可爱的温德米尔河，我于一个夜晚将它画了下来，那晚是那么温柔宁静令我高兴得有点不安。夕阳像把金色的梳子梳理着河中起伏的涟漪，我坐在寂静的芦苇旁，留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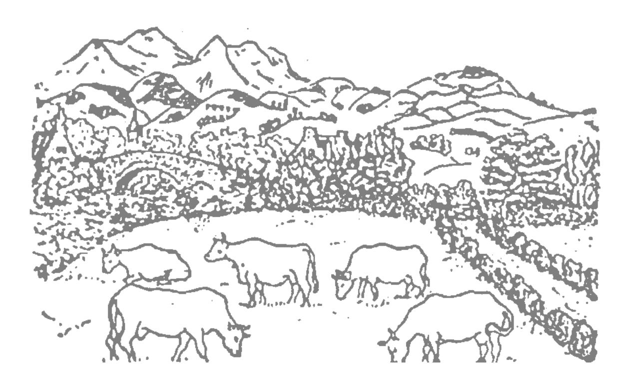
忘返。平静水面的波光令人眼花缭乱。《湖泊地区旅游指南》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山脉，山口和许多美丽的景观，还有那块华兹华斯曾经坐过的石头及当地的一些景点。我自己倒也发现了一些地方，并去朝拜。

一朝拜绵羊。英格兰到处是羊群，但是湖泊地区绵羊的毛格外鬈曲，它们在柔软平整的草地上吃草，看到它们就使人想起了天国中最幸福的灵魂。没有人看管它



们，这些羊整天吃了睡，再不就是神圣地思索。我把它们画了下来，尽量用自来水笔勾画出生活的宁静和温情的喜悦。

二朝拜乳牛。湖泊地区的牛与众不同，因为它们的皮毛具有特别的红色。另外，只要看到它们放牧地带风景的迷人，看到它们神态的温顺，就知道它们和其他地方的乳牛截然不同。它们整天在天堂里漫步，当它们躺倒时，便会一点一点地认真反复地酝酿感恩的祷词。在画中，我将牛群置于湖泊地区的美景之中，你瞧那边有一座桥，桥下小河流水潺潺，鲑鱼戏游。还有那柔软的灌木丛，摇摆的树林，卵状的山丘长满矮林和绿篱，天边是坎布里亚山脉的山脊，尽头便是布满湿气和亮光的天空。树丛里，你看到的是用红绿石头砌成的农舍屋顶。你会承认，做一头生活在湖泊地区的乳牛是很大的恩宠，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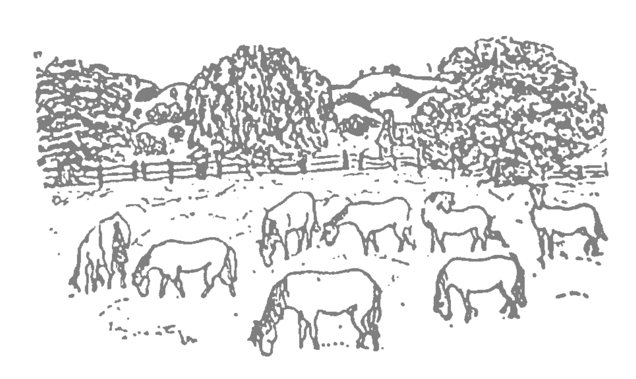


中只有最神圣最有价值者才会有如此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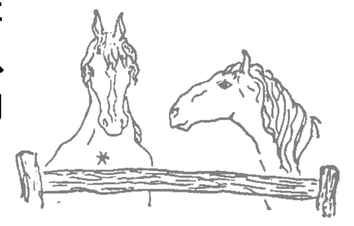
三朝拜骏马。英格兰的马除了在美丽的草地上吃牧草散步外，什么也不干。也许它们根本就不是一般的马，而是斯威夫特[1]的《格列佛游记》中有理智和人性的马，见多识广有似神圣的一种马。它们既不经商也不从政，甚至连对阿斯科特的赛马会也不感兴趣。它们对人类很宽容,几乎毫不抗争,这些马匹聪明得出奇,有时候它们深思冥想,有时候四处狂奔,马尾飞舞,而有时候它们却威严庄重地注视着人们，以致站在它们身旁的人感觉到自己就好比一种无尾猿。画马至今对我来说是最艰巨的任务。当我想画时,马匹都围在我的身旁,其中有一匹马还想使劲将我的素描簿吃下去。我从远处让这匹马看我的写生,它感到不满时,我不得不匆匆撤退。

在湖泊地区还有其他许多美丽的东西，尤其是蜿蜒

①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



的河流，高大茂盛的树木，道路迂回曲折宛如丝带，山脉的感召，山谷的宁静。平静的湖面在微风中泛起涟漪。在这些曲折的道路上，满载旅客的旅游车喷气疾驰，小汽车飞奔，妇女们骑着自行车轻快地驰行。只有牛、羊、马在美丽的大自然中悠闲地反刍，毫无仓促之意。



# 达 特 摩 尔 高 原

我已经看到了所有的地方，我已经看了山脉，湖泊，大海，牧场和花园地区。唯一我没有看到的是地地道道的英格兰森林。也许我能这么解释 这里不存在森林，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树木存在。因此，我便上地图中标有达特摩尔高原森林的地方去了。再说，达特摩尔高原是巴斯克维尔猎犬① 出没的地盘，除非我的文学史知识是错误的。一路上，我参观了伊斯帕尼奥拉号② 启航驶向斯蒂文森笔下的金银岛的地方，那地方在布里斯托尔，很可能是由于在码头边停靠着的那艘船散发橘香味的缘故。没有这个景点的话，布里斯托尔不值得一看，除了一座很好的礼拜堂，一座主教堂和一家历史悠久的医院外。礼拜堂里有人在做某种祷告，主教堂里随着歌声和布道

① 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写的就是达特摩尔地方的一件凶杀案。

② 指斯蒂文森所著小说《金银岛》中的小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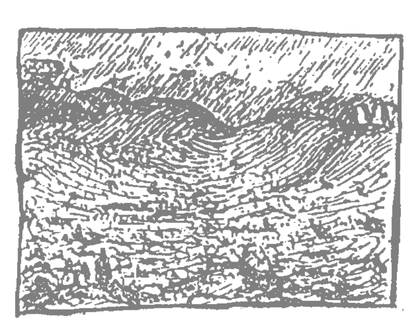
声，人们在举行祈祷；在医院里，我画了一个长着胡须的女雕像，却是一个长着胡子的狮头羊身蛇尾的女怪。这个女怪是布里斯托尔较为有趣的景观。

在埃克塞特，一个英国式的多雨星期天束缚了我。在那儿，星期天是那么神圣，那么彻底，甚至连教堂也关门。就人的安逸而言，我不喜欢吃冷土豆，只好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我不明白这会给埃克塞特的上帝带来什么特殊的欢乐。至于其他方面，这是个很不错的城镇，下着宜人的小雨，古老的英格兰房屋，我会再次专程到埃克塞特来，看一看这些房屋，因为现在我要赶到达特摩尔森林去。



去达特摩尔森林是沿着幽美蜿蜒的道路走的。山的两旁是密密的草地，草地上绿篱密布，那儿有最肥大的羊群，大面积的常春藤，矮林和山楂，还有最密的树林以及我见过的盖着特别厚的茅草顶的农舍。德文郡的一棵古树树冠茂盛，完美无瑕像一座塑像。然后映入眼帘的是四面八方光秃秃的荒丘，连一棵树都不长。这就是达特摩尔高原。在这片荒凉之地，长着零零落落的荆豆花，花的后面映出了直立着的巨大岩石，像巨人的圣坛或似上古的蜥蜴。我可以说，这些是多岩石的山丘。有时黑色的小溪流穿过一行行荆豆花淙淙而去，凹陷的池塘显得

黑洞洞的，杂草丛生的沼泽却闪耀着光芒。据人们所说，骑着马路过此地的人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我无法去试一试，因为我没有马。渐渐地，长长的山脊变得模糊起来，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它被下降的云层掩盖了，还是地上不断渗出的水气将它遮没了。蒙蒙的雨幕遮住了这片岩石和沼泽地区。云朵沉重地翻滚聚集，隔了不久，一道惨淡的霞光，使大片悲凉的荆豆花、漆树和欧洲蕨呈现在我的眼前，刚才这一切还是一片神秘莫测的林地。



人们在看到这种令人毛骨悚然而又凄凉可悲的地区时，究竟是什么感情会使他们屏住呼吸？难道这中间也自有美的成分？

上高山下低谷，又上高山再下低谷，行进在两边布满树篱的道路上，穿过绿色的德文郡。树篱将这块开阔地带划成几个正方形，就像我国令人愉快的地界。一路上都穿行于古老的树丛中，行走在牛羊伶俐的眼光注视之下。我就这样上高山下低谷，向着德文郡红色的海岸前进。

# 海　　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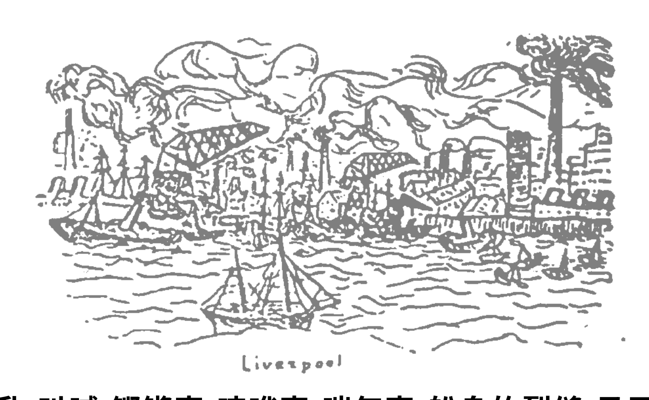
当然,我看了海港,我看了好多海港,所以记忆混淆起来了。噢,让我想一想,福克斯通,伦敦,莱斯,格拉斯哥四个港口,还有布利斯托尔,普利茅斯,可能还有其他几个港口。最好的港口是普利茅斯。这个港口是从石头和小岛中开拓出来的。这里有个旧港，还有个新港。旧港在碉楼那边,在那儿可以看到真正的水手,渔民和黑色的三桅帆船。新港在霍山脚下,是船长散步的好地方,那里还有几个塑像和一个条纹塔身的灯塔。我把这座灯塔画了下来。但从这幅画中看不出那晚的天空是暗蓝色的,看不出海面上闪耀着的船只和浮标上的绿灯、红灯照耀下泛出的光芒。也看不出我正坐在灯塔下，有一只黑猫坐在我的膝上——我指的是一只真正的猫，看不见我正处在对充满活力感到一阵极度的喜悦中，抚摸着大海，抚摸着小猫，抚摸着水中的闪光和整个世界。灯塔下面

的硐楼上散发着一股海洋气息和鱼腥味，就像回到了老德雷克① 和马里亚特船长② 的时代。辽阔的海面上风平浪静,熠熠闪光,我要说,最美的海港是普利茅斯。



但是,朋友,利物浦是最大的海港，现在我已宽恕它给我带来的伤害。由于不知是某个议会还是皇家来宾或者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的来访，旅游者不准在那里留宿。一座新盖的犹如罗马卡拉卡拉③ 的温泉浴场遗址这般大的教堂令人绝望。午夜时分大教堂被清教主义的夜色所包围,使我无法找到路,以便返回我暂住的那家蹩脚客栈。客栈的床铺像一缸白菜又潮又酸。可以说，我不计较利物浦的这些不足,因为在那里从丁格尔到布托尔,再远一点到另一头伯肯咳穗，确有些值得看的地方——黄色的海水,吐着废气的汽渡船,拖船像大腹便便的黑猪在波浪上摇摆,白色的大西洋海轮,码头,船坞,塔楼,吊车,竖井,升降电梯,冒烟的工厂,码头工,吆喝声,仓库,锭盘,酒桶,包装箱,桶,包,烟囱,桅杆,缆绳,火车,烟尘,混

①德雷克（1540？—1596），英国海军大将。
②马里亚特（1792—1848）,英皇家海军大佐、小说家。
③卡拉卡拉（188—217）,罗马帝王。




乱，叫喊，铿锵声，喧哗声，喘气声，船身的裂缝，马匹的臭味，汗臭味，从各处飘来的污水垃圾的臭味。如果我继续花半个小时罗列这些词语，我也说不完利物浦这个地方特有的脏和乱。当汽笛长鸣，烟囱冒着浓烟，船身冲破海浪时，轮船是多么优美，当它拖着长长的烟纱消失在天边的水面上时，又是多么动人。呵，朋友，当你离岸时站在船头上，你还会发现，远方和终点也是美丽的。帆船随波速航也是很美的，起航与靠岸也是美妙的。我那没有海域的祖国啊，我问你，你的地平线是否不够辽阔，你觉得缺少了远洋传来的轻声细语吗？对啊，是缺少了一点儿，但是在我们身旁却有充满繁忙景象的广袤空间。尽管我们不能远航，但至少我们可以沉思默想，凭精神的翅膀耕耘这广阔的大千世界。我要说，世上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去远征，让大轮船去远航。是啊！我们仍有必要继续向前航行，有勇气的地方就会有海洋。

可是舵手啊，我求求你，不要返航，我们不打算回家。

让我们在利物浦锚地多呆一会，在我们返航前尽情观赏一切。那里辽阔，肮脏，喧闹。我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英格兰。它究竟是在那边隐蔽在古老的树丛和传统中僻静清洁的农舍里，还是在那极其完美而又文质彬彬的人们的家中？究竟是在这里浑浊的海浪中或喧嚷的码头上，在曼切斯特、鲍普勒还是在格拉斯哥的布鲁米劳？好啦，我必须承认，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在英格兰那里几乎是过多的完善和美景，可是在这里几乎是过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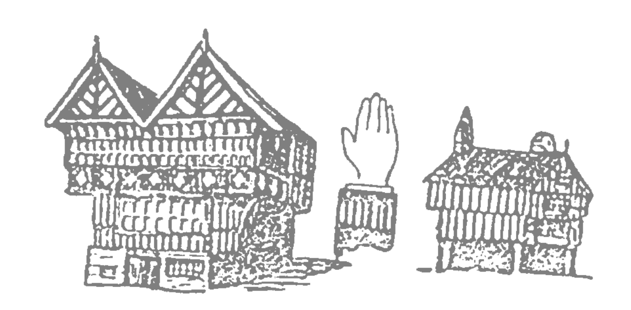
唉，我也搞不清楚，这完全不像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就那样吧，我们还是扬帆前进吧，让海洋泼溅我吧，让海风吹拂我吧；我想我已经看得够多了。



# “ 欢乐古老的英格兰 ”

然而我又必须再次停下来，看一看欢乐古老的英格兰究竟在哪里。古英格兰，举例来说就是斯特拉特福①、切斯特② 和埃克塞特③，除此我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地方。斯特拉特福啊，斯特拉特福，让我想想看，我到过那儿吗？没有，我没有去过，因此我也没有参观过莎士比亚的故居(如果我们不计较那屋子是否完全是重建的，或者是否真有莎士比亚这个人存在过）。但是，另一方面，我去过索尔兹伯里④，无庸置疑的马辛格⑤ 工作过的地方，我还去过伦敦的坦普尔，真正是狄更斯住过的地方。还去过格拉斯米尔，历史证明确实是华兹华斯住过的地

①莎士比亚诞生地，位于伦敦西北。
②　位于英格兰西部。
③位于英格兰南部。
④位于英格兰南部。
⑤马辛格（1583—1640）,英国戏剧家。



方。又去过许多其他一些文献、证据无可争辩地证明的名人出生地,各种活动的中心地。好了,我已经在这里或者那里找到了优秀的古英格兰,从表面上看,它以黑色的橡木和建筑物正面的雕刻这样的形式留存至今，这种形式产生的结果就是一种美丽的，黑白交叉的图案。我不愿满足于大胆的猜测,但是在我看来,英国警察袖子上黑白相间的条纹,准确地说,起源于古英格兰房屋上方的交叉式图案，就像我在插图中所画的那样。

应该这么解释 英格兰是一个有历史传统的国家,如果我记得清楚的话,就像约翰·洛克[①] 所说的那样,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其来龙去脉。在有的城镇里,譬如在切斯特，警察穿着白外褂，就像外科医生或者理发师那样,可能这是诺尔曼时代留下来的传统。除此之外,古英格兰喜欢每一层楼房和山墙都向外突出一些，这么一来，这种式样的房子越是上面的楼层越是宽敞。这还不算，

① 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

窗户一般都向外凸出，就如拉开一半的抽屉。这种楼房就势必呈弓形,带屋顶窗和凸肚窗,看上去就像可拆卸的玩具,或者说像带抽屉的老式写字台,这种写字台的抽屉到晚上就关起来并上了锁。还有,在切斯特,有一种人们熟悉的“排房”。这一排排的房子都有棚架,但是从底楼和从街上都有楼梯通向二楼。商店在棚架的下层或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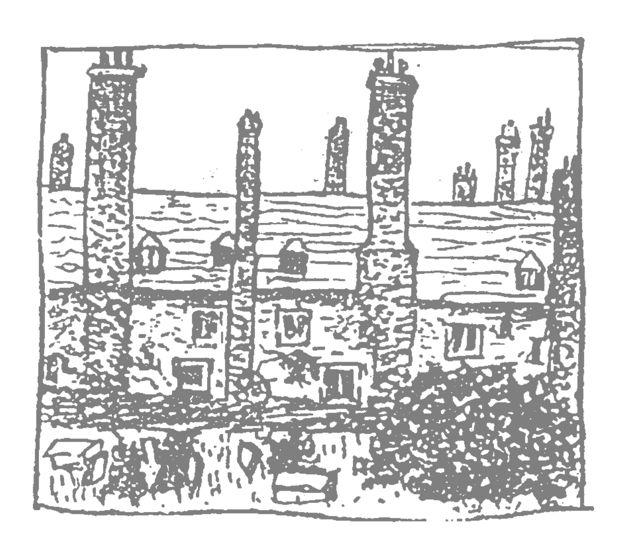


上,这种建筑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切斯特,还有一座粉红色石头砌的教堂,而在约克,教堂是棕色石头砌成的,在索尔兹伯里,是海蓝色的,在埃克塞特,是黑的和绿的。几乎所有英格兰教堂都有水管形的立柱，长方形的司祭席,在中殿的中央有一架蹩脚的风琴,拱顶上的拱肋像扇骨。受人尊敬的怀亚特①又在没有被新教徒毁坏的部分上翻修了一下，但是两者的风格却很不相称。例如,索尔兹伯里的教堂毫无希望做到完美,它使你感到不自在。你围绕着索尔兹伯里兜三个圈子后，发觉离火车发车时间还有两个小时，那你就会跟三个独脚老人一起

①怀亚特（1748—1813）,英国新型建筑家。

坐在镇子的长椅上，看着本地警察鼓起腮帮子逗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发笑。总之，只要不阴雨连绵，在小镇里，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在索尔兹伯里，房屋的墙面贴着瓦片，我将这种房屋画了下来，让能收到这封‘通信’的砖瓦匠高兴高兴。



在北方的城镇，人们建造美丽的灰色石头房子，这就是在伦敦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用难看的灰砖盖成的原因。在伯克郡和汉普郡已经开展了红砖建筑批发业务。这也是伦敦整个马路上都是红砖，好像是死神将血涂在了砖头上面一样。在布里斯托尔①，一些建筑工人建造

①伦敦西部城市。

了大量带摩尔人[①] 风格的奇怪的拱型窗户，而在塔维斯托克，所有的农舍都有一个像普林斯顿监狱入口那样的门 。我现在恐怕已经把英格兰建筑方面的奇特之处列举完了。

但是,英格兰最美的东西是树林,树篱,人民和船只。不过古英格兰还包括了那些乐观年长的绅士。春天里他们戴着灰色的大礼帽，夏天里他们活跃于高尔夫球场追逐小球。他们看起来精力充沛，兴高采烈。如果我只有八岁的话，我就会与他们玩耍。老妇人手里不停地在编织,看起来乐观,漂亮,爱喝热茶,从不向你倾诉自己的不安和病痛。

总之，一个设法酿造最美好的童年和最美好的老年时代的国家，肯定会在如今令人伤感的生活中拥有最美好的事物。

①原为古代非洲北部居民。

# 游客眼里的人们

在英格兰,我真想做一头牛或做一个婴儿,但是作为一个成人，我观察了这里的人民。人们认为英格兰人总是穿着花格子的西装,抽着烟斗,留着络腮胡子,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按后两种特点来看，那么唯一真正的英格兰人是布拉格的博克[1] 博士了。英格兰人个个都穿雨衣,戴帽子,手持报纸,而英格兰女子手拿雨衣或网球拍。大自然赋予英国人或动物一个奇异的特征:不修边幅,高鼻子,大耳朵,穿羊毛衫,留长胡子,毛发粗浓蓬松。例如英格兰的马脚上长着一簇簇有规律的流苏状的毛，而英格兰的狗都长着可笑的长额毛。只有英格兰的草地每天修整，英格兰的男子每天修面。

英格兰绅士的模样很难准确地说清楚。总之你得首先从英格兰俱乐部的侍者那儿，从火车站售票员那儿或

① 博 克(1869—1940),捷克律师和政治家,研究英美法律。




者警察那儿找到答案。一个标准的绅士应该是安静，礼貌，端庄，诚实，热爱运动，经常看报。在火车上，坐在你对面的旅客两个小时内连看都不朝你看一眼，这会令你气愤，但是突然间，他会站起身来，将你够不着的手提包递给你。在这里，人们总是设法互相帮助。但是除了天气以外，他们从不交谈，这就可能是英国人发明了所有运动以及他们在比赛中沉默寡言的原因。他们那样地沉默寡言，甚至不公开地指责当局，火车站或捐税。总之，他们是忧郁寡欢、深藏不露的民族。在人们坐着喝酒聊天的小酒店里，他们发明了吧台，你可以站在那里喝酒，占一席之地。比较健谈的人(如劳合。乔治)会挑政治或著作问题来谈。一本英格兰出的书至少得有四百页那么厚。

也许是由于绝对的沉默寡言，英格兰人每说一个单词就只发其中的一半音。就是发音的这一半也有所压缩，因此很难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我曾每天坐火车去拉

德布罗克葛若夫，售票员走过来，我会说"：莱德布鲁克格如夫。"……？？嗯？"莱德布鲁克格如夫。"……？？嗯？"莱德布胡克哥候夫。"……？？嗯？"亥夫候夫海夫。"噢，亥夫候夫霍夫！"售票员会很高兴地给我一张去拉德布罗克葛若夫的车票。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学这种腔调了。

如果你与他们混熟了，他们也都很和气，很文雅。因为他们从不提及自己的私事，所以他们说话不多。他们像孩子似的喜欢玩乐，可是表情却十分庄重、严肃。他们保留了许多根深蒂固的礼节，可是同时他们却像小狗那样随便。他们好似打火石般坚硬，不会适应新的情况，保守，忠心，相当浮浅，不爱交际。他们不让内心世界冲破他们的外表，但是，这又是一层很实在的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外表。没有应邀与他们共进午餐或晚餐，你是不能与他们交谈的。他们像圣·朱利安① 那么好客，但是他们从不跨越人与人之间的界线。有时候，在这种彬彬有礼的人中间，你却会产生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感到太孤单。但是如果你是个孩子，你便会知道，你可以相信他们胜似相信自己，你就会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自由，都受人尊重。警察鼓起腮帮子令你开怀大笑。老年绅士会与你一起打球，白发苍苍的妇人会放下手中四百页的小说，用她那风韵犹存的灰色眸子妩媚地凝视着你。

①主司礼仪和慷慨布施的圣人。

# 几　幅　　肖像

现在我必须向各位展示并描绘几幅肖像。

这是塞顿·沃森先生，或者称他司各脱·瓦埃托。你们都认识他。因为他像天使首领那样为我们的事业而奋斗。在斯凯岛上他有一所房屋。他正在撰写塞尔维亚史。入夜，在烧得旺旺的泥煤火边弹自动钢琴。他有个美貌颀长的太太，两个爱嬉水的儿子和一个蓝眼睛的小宝宝。他的嘴巴像孩子，窗户外头就是大海和海岛。房间里挂满了祖先和捷克的照片。一个有教养的、踌躇的人，一张比你所预料的更加难以捉摸的面孔，一张严肃而正直的苏格兰朝圣者的面孔。

这位是奈杰尔·泼雷费尔，他精通戏剧。他就是购买了我的剧本带到英格兰的人，但是他还做了远比这件事更加出色的一些事情。他为人温和，爱好艺术，是英格兰



少数几位真正的现代电影导演之一。

这位是约翰·高尔斯华绥，首先他是个剧作家，其次是位小说家，请注意，因为诸位该从这两方面去认识他。他是个非常恬静、优雅、完美的人，面相犹如牧师或法官，身材修长，结实，反应灵敏，含蓄，腼腆，过分严肃是他的个性，只有在他双眼周围慈祥的皱纹集中处才露出一丝微笑。他的妻子的性格与他很相像。他的著作完美而有见识，反映了他是个敏感的又有点伤感的观察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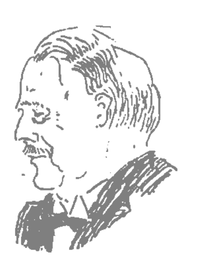


这位是G·K·切斯顿先生，我画他正在飞翔，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给我留下一种飘浮而驰骋天国的印象，其次是他精力充沛。不幸的是，在那特定的时候他也许有点儿闷闷不乐，那是多少与官方有关的一种局势造成的。他所能做的就是微笑，这种微笑在他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我如果能在这里谈谈他的著作，他那理想

化的民主,他那令人快慰的乐观主义的话语,这将是我最欢快的通信。但是我深知我只能写我的所见所闻。我要向你描述一个胖子,他强健的体格让人想起维克托·戴克[1],他长着火枪手式的小胡子,在夹鼻眼镜后面有一双恭谦敏锐的眼睛。他的双手很大,就像身材魁梧的人常有的手那样。他还打着一个线条流畅的领结。他时而像孩子,时而又变成巨人,一会好似鬈毛羊,一会又像野牛。他脑袋大，面孔黑，很有见解，但见解却又离奇。初见到他,你会感到他有点羞怯,但又会对他产生强烈的好感。不过我只见到过他几次。




这就是 H·G· 韦尔斯先生。第一次看到他时,他是在公司上班,第二次是在他家中。他脑袋硕大,肩膀宽厚,双手温热有力。他像农夫,工人,又像父亲,甚至像各种类型的人。他的嗓音微弱又模糊,不能做演说家。从他饱经风霜的脸上看,他很有思想。他有个和谐的家庭，娇小的妻子活泼得像朱顶雀。





[1] 一位著名的捷克作家(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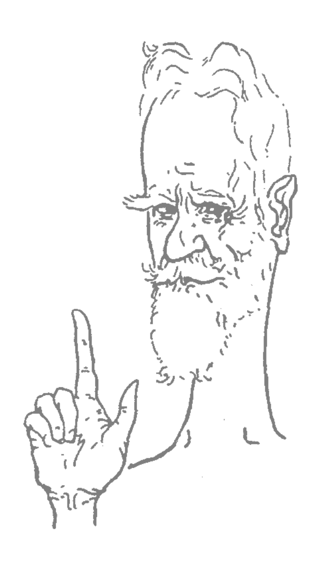
他有两个个子很高但很顽皮的儿子。他那英格兰式的浓眉下，两眼似乎半闭半睁。对他的至关重要的褒义描述，还包含了谦虚，谨慎，健康，强壮，见多识广，非常实事求是等词语。同他交谈，你会忘却你是在与一位伟大的作家对话，因为你是在与一位有创见的万事通拉家常。韦尔斯先生，祝你活力常在。



这是个几乎超自然的人物，肖伯纳先生。我无法把他画得更好，因为他一直在不停地走动，讲话。他个子高得出奇，非常瘦，腰板笔挺。他看起来半似上帝，半似恶毒的希腊森林之神，然而通过几千年的净化过程，已经完全失去了那种恶毒，并为人类所同化。他一头白发，一脸白胡子，皮肤红润，长着一副清澈锐利的眼睛，好斗的高鼻子，看起来有点像唐·吉诃德[1]那样的人。他有耶稣门徒的魅力，是个会取笑世上任何事情的人物，包括开自己的玩笑。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人。说实话，我怕他，我想这是某个幽灵假扮的大名鼎鼎的肖伯纳。他是个素食者，不知这是他的原则还是特别讲究饮食。你

①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74—1616）所著讽刺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是个穷人，假想自己是个骑士，周游世界。

无法知道人们的行为是在原则的基础上还有更高的原则，还是仅仅为了个人的满足。他有个端庄稳重的夫人，有一架音色柔软的古钢琴，家中的窗户正对着泰晤士河。他身上处处闪烁着生命的火花，会讲一大堆个人的经历，斯特林堡[①] 和罗丹[②] 的故事，还有其他人们熟悉的故事。听他讲故事是件高兴事。同时你也会叹为观止。



我本该多画些我所遇到的卓越优秀的人物肖像，包括男人、女人、美女、作家、记者、学生、印第安人、学者、俱乐部成员、美国人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现在我必须走了，朋友们，我想我们后会有期。

① 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
② 罗丹（1840—1917），法国著名雕刻家。

# 逃　　离

作为结尾，我要透露一些可怕的事情，例如，英格兰的星期天糟得很。人们常说星期天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去乡村，这是假的。人们到乡村去是惊慌失措地保护自己不受英格兰星期天的困扰。到了周六，每个英格兰人的盲目反应就是逃离某地，就像在地震来临前动物猖狂出逃一样。那些来不及逃走的人，至少也得在教堂里找个避难所，人心惶惶地在祷告和歌声中度过这一天。这是不见炊烟，无人旅行，目不直视，心不思量的一天。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什么难以启齿的罪过，上帝判给英格兰每周一次的星期天惩罚。

英格兰的烹调有两种，一种是考究的，一种是普通的。考究的英格兰菜就是法式大菜的翻版。对普通的英格兰人来说，普通宾馆里的普通英格兰菜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缺乏热忱，沉闷乏味。嚼着硬邦邦的牛排，蘸点差劲的芥末，没有人会嬉笑颜开，赞不绝口。从牙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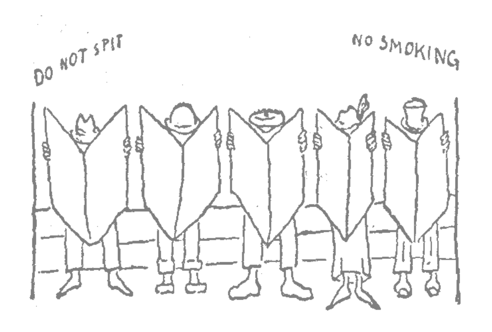
上揭下粘牙的胶状木薯布丁时，没有人会得意地大声说话。如果有人吃了蘸满粉红色沙司的鲑鱼，他的神情就开心不起来。如果你早餐、午餐或晚餐顿顿吃鱼，而这些鱼活的时候很像样，做成菜，就像鞋底一样的炸板鱼，你竟不倒胃口 如果一日三餐你能每次喝一壶红茶，如果你能喝它一肚子冰凉的淡啤酒，如果你也吃什么菜都能用的调料，腌菜、烤蛋糕和羊肉——那么你也许已经享尽了普通英格兰人全部口福，而且你也能开始理解英国人的沉默寡言，一本正经，稳重严肃的品质了。另一方面，吐司，烤奶酪，熏猪肉肯定是快乐古老的英格兰的膳食传统。这使我相信，莎士比亚不曾狂饮过丹宁酸，狄更斯一辈子也不曾享用过腌牛肉，至于约翰·诺克思①，我就不太清楚了。

英格兰的烹调不精美，不讲究装盘艺术，缺乏那种生活之乐，菜名听起来不悦耳，上面也没有那么多的巧克力之类的奢侈品。的确，我应当说，英格兰的生活缺少的也是这些。英格兰的街道上没有色情的诱惑。普通的生活并不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和奇观芳香。平常的日子也不可能总是讲究礼节，笑脸迎人，琐事不断。你无法与街道、与行人、与话语声建立友谊，没有什么东西会向你友好亲近地眨眼睛。

热恋中的双双对对在公园里一本正经地微笑着相互

①诺克思（1505—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

拥抱抚爱，但却一言不发。泡酒吧的人靠着吧台自斟，一般匆匆回家的人们一路只顾看报，从不左顾右盼。 在家中，人们拥有自己的壁炉，小花园及他们自己不可侵犯的小天地。除此之外，人们培养对运动和周末的兴趣。我无法进一步弄清他们的生活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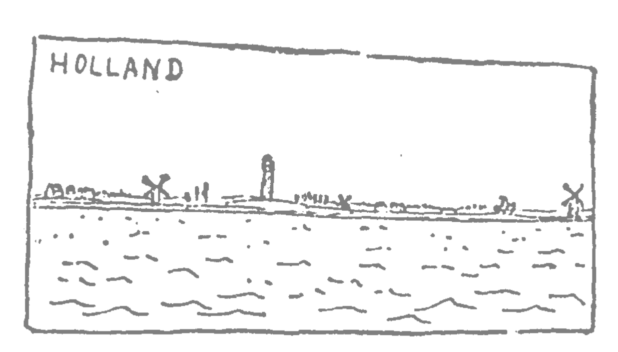

欧洲大陆比英伦三岛较为喧闹，无纪律，肮脏，疯狂，难捉摸，热情，可亲，含情脉脉，好享乐，任性，不和谐，健谈，草率，有点儿不够完美。行了，请给我一张直接回欧洲大陆的船票吧。

# 登　　船

你在岸上时,你想坐在刚刚开航的轮船上;而当你登上轮船时，你却又想立足于远离轮船的彼岸。我在英格兰时,我一直在想回家该多好啊,可当我回到家后,也许我会想到英格兰要比到其他任何地方都美好得多。




我看到了伟大和力量,富饶和繁华,无可比拟的高水准的成就。我从未由于我们仅拥有世界上渺小的有缺陷的一角而感到悲哀,作为一个小国,不稳定,不完美是好事，是有价值的使命。在公海上航行着三烟囱的大型豪华远洋轮和一流的汽船,还有简陋的小货轮。但是,朋友们，成为汪洋中一条令人难受的小船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不要说我们国家的事物都是小规模的,感谢上帝,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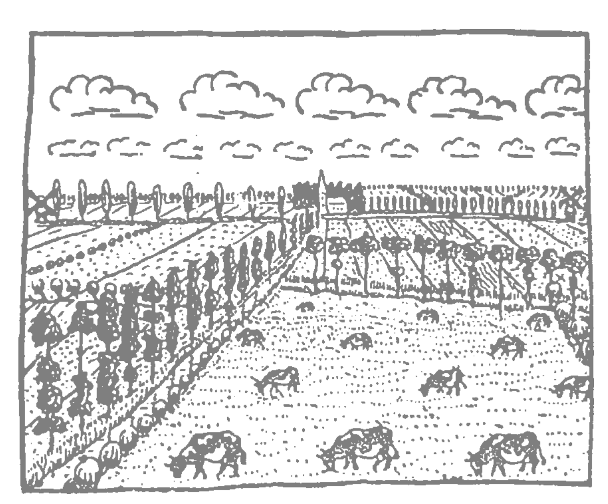

们周围的宇宙与大英帝国上空的宇宙是完全一样大。小汽船的吞吐量不如大轮船的大,但是,亲爱的先生,小汽船照样能驶向远方。这要取决于船员。

我的头仍有点儿发晕。好一阵子，我感到我好像刚从一家大工厂出来，厂外的寂静让我觉得我聋了似的。过了一阵子，我又觉得我好像又能听到英格兰所有虔诚的钟声。

但是,在我的脑海里,这种声音开始与我即将听到的捷克语交织在一起。我们是个小国家,因此,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我似乎都认识。我见到的第一位将是个抽着弗吉尼亚雪茄，健谈而外向性的吵吵嚷嚷的胖子。我们还要像老相识那样，一同共话别后。

天边那块较低的地带已经是荷兰了，那儿到处可见风车和林荫道，还有黑白相间的奶牛。一个平坦宜人的国家,朴实,热情,安逸。

与此同时,英格兰白色的海岸已经消失,真遗憾,我竟忘了与它道别。但是当我回到家后，我会思量我见到



的所有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我谈话的主题——孩子的教育问题或者交通问题，文学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马或者安乐椅，那里的人是什么模样的或者他们应该是什么模样的问题。

我将会以一个学者的神态开始我的评论："如今，在英格兰……"

可是，没有人会听我的唠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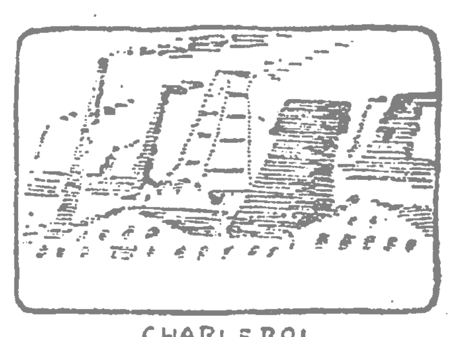
# 西班牙之行

# 比利时法国散记

如果我有充分的手段，如果在这类事情上有自由市场，我肯定会“采购”大量的国家。我注意到，国与国之间的疆界，可不是闹着玩的。尽管我不喜欢过境海关，护照检验也令人腻味，但每次通过国境线时，都被深深吸引住了，因为确有新的迷人之处。一过边境，就是另一个世界，住宅不同，语言不同，宪兵不同，大地色彩不同，大自然也完全两样了。蓝制服列车员换成了绿色的，几小时之后，又变成咖啡色的了。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瞬息万变。穿过捷克的苹果地，就是布拉尼波尔[①] 白沙地上的松林区。路边的风信旗摇摇摆摆。仿佛想离地而去。地势平坦，一望无垠，香烟和人造奶油的广告也呈现在眼前了。这就到了德国。

悬崖上爬满了常春藤，山上残留着人类勘查和斧凿

①位于捷克中部地区。




的痕迹，深陷的绿色河谷，钢铁厂的平炉高炉，矿井耸立的铁塔，附近堆积如火山岩的矿石。这一切，使田园诗一般的自然景物同重工业混杂在一起，正如弗尔哈伦① 在《清脆的钟声》和《有感觉的城市》中所描写的，是音乐会的演奏同工厂的汽笛声的混合。整个佛兰德地区② 充满古诗的意境。地下宝藏丰富，但显得格外拥挤。可爱的比利时呀，怀抱孩子的母亲,正在饮马的士兵,山谷中的酒肆,工厂的烟囱高塔,哥特式教堂，炼铁厂，矿区的牛群，都安排得像古代市场似的。天晓得，一块狭小的地方，怎么能摆下这么多东西。

现在要讲到的地方，是比较开阔一些了。我们到达了法国。这是赤杨与白杨之国，篠悬木和葡萄之国。一切都绿油油的。是的，绿，这是它的本色。还有黄色的砖,蓝色的石块,轻盈如纱的雾霭,淡淡的色彩,强烈的光线,科罗③ 就是这样描绘的。田里看不见人影，也许在

①弗尔哈伦（1855—1916）,比利时诗人。
②位于比利时与法国之间的地区。
③科罗（1796—1875）,法国印象派画家。

加工新鲜葡萄吧,葡萄品种繁多,有都兰的,昂儒的,巴尔扎克的，某某伯爵的。仓库的主人，来半公升葡萄酒吧，为了健康，为了卢瓦尔[①] 山谷，干杯！我看到青衣黑发的妇女了！怎么回事，刚刚到达波尔多[②] 城郊？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处处散发松脂的清香，真是个松树之国。再往前走,已是另一种味道了,它异常浓郁,催人振奋,这就是：大海！

昂代[③] 到了，换车！头戴崭新三角帽的年轻宪兵，在箱子上划了个神秘的记号，大模大样地做了个手势，放我们到站台。我就这样来到了西班牙。

老板，来杯葡萄酒吧[④]。我总算到了。迷人的西班牙姑娘，指甲上抹着橙黄咖啡的颜色。但是，老兄，这可不是为你打扮的。但如果能将那位宪兵带回国内看看，也就不错了。

①位于法国西部。

②法国海西部滨海城市。

③法国海滨临比斯开湾的疗养地和边境站。

④原为西班牙文。

# 古老的卡斯蒂利亚[1]

是的，我到达西班牙了。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对天盟誓，有许多证据，如手提箱上的旅馆商标。我觉得西班牙这个国家，是个不解之谜，因为我抵达和离开时，恰好都在茫茫黑夜，就像蒙着两眼渡越冥河②，穿过梦山似的。当时，我多么希望辨认周围的景物啊。光秃秃的山坡，似乎有不少奇形怪状的斑点，那是岩石、大树，还是一头头庞大的野兽？陡峭的群山，突起的险峰，依稀可辨。我真想站起来，在晨曦微露的时候，好好观赏一番。根据地图和列车时刻表来判断，我们该运行在山区某个地方了。但在一抹朝霞之下，隐约出现的好像是褐色的荒芜的平地，也可能是无边的大海，或者不过是一种幻影。我想，自己大概在发高烧，因为平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平地。我

①西班牙西北部山区。
②指希腊神话中人间与阴间的界河。

仍旧躺下睡着了。醒来时，看看窗外，发现自己并没有发烧。不过我已到达另外一个国家了。

我不知道怎样描写这里的景色。它是那样的碧绿，但与我国的绿色全然不同；我国有点绿中带深灰，这里略现褐色。翻耕的地不是这种颜色，石块和尘土却是褐色的。还有红色岩石，给人一种激昂悲怆之感。这里的山，多数由厚厚的泥层和巨大的盘石构成。盘石不是生自土中，似乎是从天而降。这条山峦名为瓜达拉马山①。造山之神，一定力大无边，不然怎能搬来这么多的巨石！石缝里，除了几株橡树，百里香和一丛丛荆棘，是一无所有了。真是一片荒漠，像沙漠一样干燥，像西奈半岛一样神秘。我不知如何形容才好，它像另一个大陆，不像欧洲，比欧洲显得更加阴森可怖，更加古老。置身于这片荒芜之地,不觉得伤感,相反感到雄伟、惊异、严肃和振奋。这里的居民穿黑色衣服，山羊是黑的，猪也是黑的，不过背上略带褐色。滚烫石头上的生活，多么艰辛难熬啊。



①此山位于马德里北部。

有的地方，盘石在溪流中，有的在平地上。光溜溜的石墙，就是卡斯蒂利亚的村落。轮廓清晰的古塔，周围有城墙维护着，与其讲它是村庄，不如说是城堡。同古堡一样，全由岩石砌成。一幢幢住房，紧紧挨着，仿佛在严阵以待。它们中间，屹立着高塔。这就是西班牙式的村庄。人们的住房同岩石地面结合为一体。

举目眺望，褐色的山麓，风景奇异 深绿色村落，柏树林荫道，深邃阴暗的公园，庞大干裂的石块，还有气势磅礴、独立蓝天的高塔，上面窗口无数，这就是西班牙国王的教堂。几头温驯的毛驴，在单调的原野放牧，伴随着那孤独傲然的古堡。



# 太　阳　门[①]

我知道，这里该叙述许多别的事物，如马德里历史，曼萨纳雷斯全景②，布恩热蒂罗花园，王宫和红色卫队，漂亮的吵吵嚷嚷的孩子，教堂，博物馆和其他主要名胜，如果你们对这些感兴趣，请去读别的书吧。我还是只向你们介绍太阳门，再补充谈一谈阿尔卡拉和马约尔两条大道[③]，以及温和湿润的傍晚和马德里各式各样的人们。

世界上有一些神圣的地方,最美的街道,它们的美像神话一样不合情理,神秘莫测。马赛的戛纳比埃尔,巴塞罗纳[④] 的朗布拉街，马德里的阿尔卡拉大街，莫不如此。如果将这些街道同周围分割开来,游离出来,使之脱离人生尘世,然后放置在另一个地方,你将发现它没有任何独

① 马德里的广场，许多历史事物的发生地。
② 马德里地区的山谷河流。
③ 均为马德里重要街道。
④ 西班牙东北部城市。

特之处。你也许会说，这些街道还是很美观和宽广的。但此外还有什么呢？没有了。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广场有着光荣的历史,世界闻名的太阳门,是世界的中心和马德里的心脏吗？难道你没有看到，这里戴着披巾的自鸣得意的神父，不是比其他地方的神父更庄重更刚毅吗？我看到一位西班牙小贵族，穿着闪亮的制服，歪戴着礼帽,装扮成宪兵。另一位先生,也可能是个贵族,鹰钩鼻子，讲起话来活像个十字军长官。还有个人，威风凛凛，貌似一个征服者，他紧靠着扫帚，以有力的手势，比喻着什么事情，也许在讲清扫市区的事吧。别管这些了，反正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现在我要谈谈擦皮鞋的人和他们的脚蹬了。



请等一下,这一节是为擦皮鞋的人写的。擦皮鞋,是西班牙人的一种生计，确切地说，是西班牙的民族舞蹈，或者说是一种仪式。在世界其他地方,如那不勒斯,擦皮鞋的人,动作粗暴,猛一下扑到你的鞋上,用刷子使劲地蹭，好像要通过磨擦来生热发电似的。西班牙擦皮鞋的人,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动作像舞蹈,像暹罗舞,不过只是用双手表演罢了。他们跪在你面前，为欢迎你表演一番。首先以优美的动作,脱下你的皮鞋,轻轻涂上一种香气扑鼻的鞋油,以愉快的舞蹈动作开始擦起来。接着,将刷子向上一抛,嗖地一声,刷子从一只手飞到另一只手。他们

是那样认真和善,通过舞蹈般的动作,向你表示敬意。而你俨然成为尊贵的先生，在接受他那骑士式的敬礼。这时候，你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高尚、亲切和温暖的感觉。为此花去半个比塞塔①,肯定是值得的。

喂，老板，来一杯芬达多尔葡萄酒②。先生，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人这么多,却没有喧闹声。大家欢乐和睦，彬彬有礼，逗人喜爱。我们都成了文雅的绅士。工匠,警察,我,清洁工,大家同样高贵。为此我要高呼 南方的平等万岁 马德里的妇女们,戴着黑头巾的漂亮的黑眼睛的妇女们，你们的头巾半遮着面孔，多么庄重,多么有气魄啊。姑娘们同黑眼珠的妈妈在一起,母亲们携着胖乎乎的孩子,父亲们毫不掩饰对小孩的亲昵,老太太戴着佛珠。慈善的人却有着海盗般的面孔，贵族如同乞丐，卖报者像绅士。人人爽朗健谈，个个擅长娱乐，好像在共同演奏一支欢乐的乐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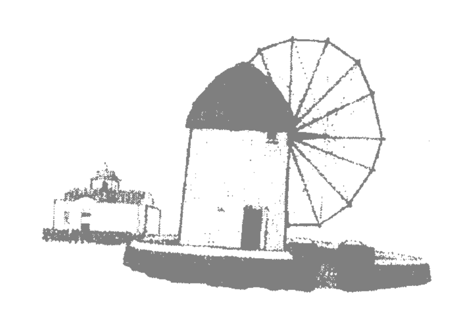
黄昏来临了,空气温暖清新。能走动的马德里人,倾城出动,熙熙攘攘,潮水般地从马约尔大街拥向阿尔卡拉大街。穿军服的、便服的、戴礼帽和无沿帽的绅士先生们,怀着各种心思的姑娘,夫人,小姐,太太,淑女们,黑头发,黑头巾,红嘴唇,红指甲,黑眼珠左顾右盼。世上罕见的人流，普通的节日，显示爱情的大游行。无数的眼珠，

①西班牙的货币单位。

②此处原为西班牙语。

仿佛是园里的万朵鲜花，仿佛组成了永恒神秘的爱情的林荫道！

夏纳比埃尔,朗布拉,阿尔卡拉,世界上最美的街道。这里的生活洪流，如同令人沉醉的美酒。



# 桑 格 尔 酒 店

这是‘血街’附近的一片酒店，塞万提斯曾经在这里居住，饮酒，负债，创作‘警世小说’。他也在塞维利亚另一座旅店，饮过酒，写过作品。因为还不了债，还蹲过监狱。那所监狱，如今已改为旅店。据我考证，他在塞维利亚，喝的是曼萨尼拉酒，吃的是地中海虾。在托莱多①，喝的是当地葡萄酒，吃的是辣味火腿香肠和其他酒菜。这些东西会使人口渴，也能增长才华，夸夸其谈。直至今日，桑格尔酒店供应的还是托莱多罐装葡萄酒，吃的还是辣味火腿香肠。在它的院子里，绅士先生们同塞万提斯时代一样，正给毛驴套缰绳，同姑娘们打情骂俏。由此可以看出塞万提斯的永远不朽的天才。

我们走进酒店，人们招呼说，客人们，请尝一尝远道国家的酒和菜吧。离故乡愈远，按上帝的旨意，更应努力

①位于马德里西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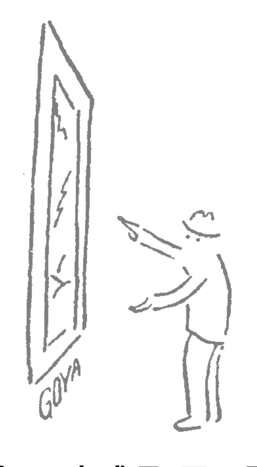
加餐饭,多饮几杯酒。你将看到,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除萨克森和布朗尼波尔以外,都运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加上香料和配菜,实现人间天堂。他们烤,炸,煎各种各样的食品,经常享用美味佳肴。每个民族有不同的口味,甚至刁钻古怪的口味。请顺应它的口味,品尝它的食品,痛饮它的美酒吧。请饱餐它的鲜鱼,奶酪,腌肉,面包和水果所组成的筵席吧。葡萄酒的品种，同伴奏的乐器一样繁多。其浓郁的芳香像牧童的笛声一样纯正，寒风一样凛冽,吉他琴一样诱人,使你这位他乡之客,不仅享受到葡萄酒的温暖,而且欣赏了悦耳的音乐。塞万提斯,为了你的健康,干杯吧!你们知道,我经过三个国家,才到达这里,在此举目无亲,但现在我愿意交结朋友了。好,请再斟一杯吧。要知道,你们西班牙人与我们有共同之点:你们语言中有 Č这个音，有动听的 r 音,还有小称,爱称,都同我们相似;还有'为健康干杯",也和我们相同。塞万提斯先生，请到我们国家去吧。你将喝到泡沫厚厚的鲜啤酒,吃到整盘的甘食美味。尽管每个民族的口味不同,但对美好的事物,和佳肴美馔,现实主义,艺术和自由精神,还是英雄所见略同的。祝你健康!

# 戈　　雅[1]

马德里的普拉德宫,陈列着他的数十幅油画,几百张素描。如果不为别的缘由,只要马德里有戈雅的作品,它就是令人神往的了不起的地方。他如此广泛、有力和尖锐地抨击了他那个时代,反映了时代的正反两个方面,这样的画家,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戈雅并不是现实主义者,但他是进攻者,革命者。在对旧事的抨击和讽刺方面，连巴尔扎克也是望尘莫及的。

他最令人喜爱的作品是地毯设计图案,上面有 农村集市,小孩,穷人,舞蹈,受伤的瓦工,醉汉,担水的姑娘,葡萄园,草原风雪,演戏,民间婚礼,生活的欢乐与忧伤,逗乐的低劣的表演,严肃和轻松的场面。到目前为止,任何大型画组，都没有包括如此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他的作品,仿佛是动听的民歌,欢快的舞蹈,优美的诗篇 是

① 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




罗可科[1] 的一部分,但已经人民化了。作者是怀着连他本人也感到惊诧的细腻与欢乐的感情进行创作的。这就是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他为王室成员画过肖像 国王卡洛斯四世，老态龙钟，冷漠无情，酷似一位傲慢愚蠢的官僚。王后玛利亚·露伊萨,眼神含怒，微露凶光，像个难看的妓女。王室成员,百无聊赖,举止粗野,面目可憎。戈雅给国王们画像，就是对他们的一点抨击。维拉斯克斯[2] 不曲意逢迎,戈雅则直视国王陛下,讥笑嘲讽。法国革命十年之后，画家即直截了当对王朝进行清算了。

数年之后，发生了新的反抗，西班牙民族咬牙切齿，扑向法国征服者。这时候，戈雅创作了两幅震撼人心的作品：西班牙人向缪拉特[3] 的部队进行绝望的袭击；处死西班牙起义者。在绘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样天才的和悲壮的作品。顺便提一下，戈雅运用了现代化的构思,而这一点马尼特[4] 直到六十年之后才开始掌握。

①指十八世纪一种华丽艺术。

② 维拉斯克斯(1599—1660) ,西班牙画家,其肖像画世界闻名。

③缪拉特（1767—1815）,拿破仑的元帅,一八〇八年攻占马德里。

④马尼特（1832—1883） ,法国画家。

裸体的玛哈①，是性的现代化表现，比起现有的作品，它的裸体更为显露，性感更加明显。两性问题上的虚伪性被击破了，表现裸体的隐喻法终止了。这是出自戈雅手笔的唯一的裸体画，但比学院派大量粗劣作品表现得更为露骨。

戈雅的家庭画作，是以令人望而生畏的巫师妖女相会为内容，用于装饰他的住宅的。这种画，不过是狂热地将黑白颜料涂抹在幕布上，画面如同闪电照射之下的地狱。有女妖、残废者和丑八怪，人处在蒙昧残忍的状态之中。我认为，戈雅在这里表现了人的否定的一面；他似乎是使用折光镜，透过人的鼻孔和咽喉，从灵魂深处，剖析人的丑恶的方面。这像是黑夜的幽灵，又像是恐怖与抗议的呼唤。我并不认为，戈雅这样做，是一种儿戏。他在狂热地反抗着什么。但我却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重压之感；歇斯底里般的地狱之中，天主教的魔鬼和对付异教徒的审判官似乎正向他伸出了触角。当时，西班牙宪法被取消，迫害异教徒的法令重新生效，内战迫在眉睫，流氓恶棍横行，黑暗血腥的反动专制统治建立起来了。戈雅的恐怖画室是他发出的抗争与复仇的咆哮。任何革命政治家都未能像他这样面对世界，直接表达出如此激昂和愤怒的抗议。

戈雅的版画作品，如同一位名记者的小品文。有马

①玛哈，西班牙下层社会交际女人的通称。

德里生活剪影,民间节日和习俗,劳动妇女和乞丐,一句话,反映了生活和人民本身;他还描绘了斗牛士精神,斗牛的壮观场面、流血和残忍气氛;对异教徒的判决,地狱般的教会，从而对现实作了激动人心的愤怒而尖刻的抨击。他的组画《战争灾难》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具有永恒价值的文献，表达了热烈深厚的感人肺腑的同情心。版画集《反复无常的想法》,对依附于所谓不死的灵魂之上的可悲、吓人和虚幻的怪物,表示了嘲讽和忿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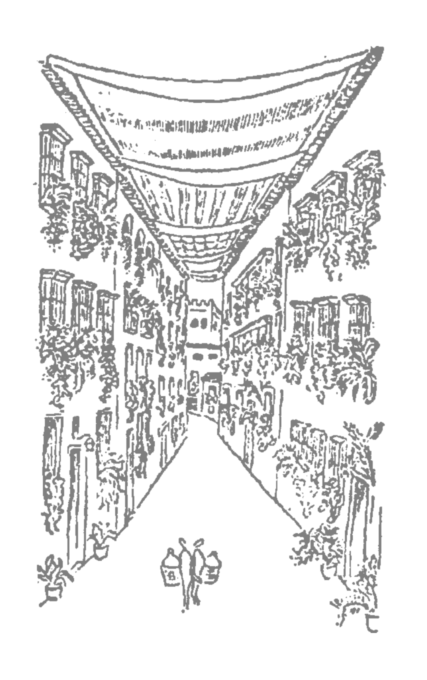
人们,你们知道吗,世界有负于这位最具有现代性的伟大画家，未向他学习和汲取。画家表现了粗犷有力的进攻性的呐喊,深沉炽热的人性,毫无学院气息,从不卖弄技巧。他观察了事物的正面和反面,观察了人、生活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告诉你们吧,他一旦真正理解了,就行动,抗争,判断和反抗。当马德里发生革命之时,戈雅就站到街垒之中去了。

# 塞维利亚的街道

我愿意用一瓶美酒或者你所爱好的东西打赌：这里每一位导游、记者，甚至前来观光的小姐，除了称塞维利亚[①]为‘微笑之城’以外不会用其他的称呼。不错，有的术语和形容词有时会令人反感、讨厌。由于这一点，你们可以揍我，骂我粗制滥造，词汇贫乏。但塞维利亚城确实在微笑，这是毫无异议的，决不可用别的字眼形容她。一句话，她是一座微笑之城，人们的眼睛和嘴唇的每个部位和动作，都荡漾和传送着一种欢乐与温柔的情意。

这也许是因为她的街道如此狭窄和洁白，好像每个周末都粉刷了一遍似的。每个窗口都有天竹葵、金钟花等向户外吐芳香，还有小棕榈树和各种绿色卷叶植物。夏天留下的帆布篷连接着一个个屋顶。从下往上望去，天空犹如一把蓝色的剪刀，将街道和屋宇裁剪成各种形

①位于西班牙西南部的一城市。



状。人们似乎不是在街头漫游，而是在百花争艳的长廊踱步。可能哪一个角落有人向你挥手招呼“：您来了，我们真高兴！”看到您，真好。”或者和善地向你微笑。这里简直像家庭室内一样整洁，到处散发着花儿的芬芳和烹调的香味。走过铁栅门，是天堂一般的花园。再往前走，可以看到圆顶的琉璃瓦教堂。它庄严宏伟。最高的建筑物是希拉尔达清真寺。这里的一条街狭长弯曲，蜿蜒如蛇，所以又叫作“蛇街”。塞维利亚城的生活洪流，在这里是如此密集而缓慢。俱乐部、酒吧间，比比皆是。商店里花边纺织品和五彩锦缎琳琅满目。绅士们头戴引人注目的安达卢西亚帽，悠闲自在。小小的街道，不准车辆通行，因为行人太多。人们在这里开怀畅饮，谈笑风生，走街串巷，游逛商店，貌似忙忙碌碌，其实无所事事。古城的教堂就在住宅之间。每个庭院我们都只能看到一部分，似乎它的规模太大，无法一览全貌。各种小型

教堂，正面光彩夺目。拱廊的凉台和栏杆，一片金碧辉煌。垛墙里面的棕榈树、宽叶树，枝叶繁茂。在这里你会不断发现新颖的事物。在这块地方，你一定心情舒畅，对这个地方，你永远难以忘怀。今后你将回忆那如同修道院一样宁静整洁、安装着木栅栏的小广场，回味那最狭长的街道和最美丽的广场上恬静而甜蜜的生活。

是的，肯定会这样的。黄昏来临了，孩子们在仙笛伴奏声中跳起塞维利亚舞蹈。穆里洛庄园也在这座城里。天哪，我要是住在那里该多么好啊！除了温柔和令人欣慰的事物，我决不描写别的东西。那的确是人间最美的地方。它叫做埃尔维拉或圣格鲁兹，不，也许那是两个地方吧，可我已弄不清楚哪个地方更美。说起来不怕人们见笑，由于美的魅力和自身的沉醉，我竟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红黄两色的建筑物之间，花园绿草如茵，铁栅栏里，黄杨花、桃金孃、夹竹桃竞相开放。黄昏时分，教堂钟声齐鸣，孩子们在空地上嬉戏。我仿佛变为一个淘气的孩子，夹在他们中间大声喊道 天哪，这到底是幻梦还是仙境！

一个人在这种时刻，什么也不想说了，沉浸和融化在美妙的仙境之中，自己似乎也显得更年轻更漂亮，声音也更加悦耳动听，一心想去追逐身着披肩的美丽姑娘。美，这就是一切。但美也是千姿百态的。塞维利亚城的美特别令人陶醉，教人打心眼里觉得甘甜。她是那样招人喜欢和眷恋，犹如女性那般温柔，散发着桃金孃的清香。置



身于这种境界，真可以说是处在一种舒适轻松的休眠状态之中。这里似乎不是街道和广场，而是人家称心如意的室内走廊和庭院。你几乎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打破了寂静，惊扰了别人。但是谁也不会盘问：“不懂礼貌的先生,你要干什么！”

这里还有一座类似巴洛克式宫殿的富丽堂皇的褐色建筑。我以为准是王室的城堡,但它却是国家卷烟厂,生产卡门香烟。卡门工厂女工众多，耳后根都插戴着夹竹桃,住在特里亚纳。西班牙香烟颜色较深,味道浓郁,也许是因为出自特里亚纳那些黝黑小姑娘之手的缘故吧。

# 窗栏杆和小庭院

塞维利亚的街道好像长廊和庭院，住宅的窗户则仿佛是挂在墙外的鸟笼。窗户装满栏杆，向外突出延伸。栏杆名叫莱雅斯①，有金属螺旋式，棕榈叶式，还有柳条式，栏杆有的卷曲，有的交叉，精制美观。在这样的窗口下唱只《她那黑色的眼睛》或《我心头的悲伤》② 小夜曲，是再适合不过了。姑娘们，听吧：

为了唱出心头的悲伤，
我弹起手中的吉他。
你要是不理解我倾诉的衷情，
请问你的心飞到了何方。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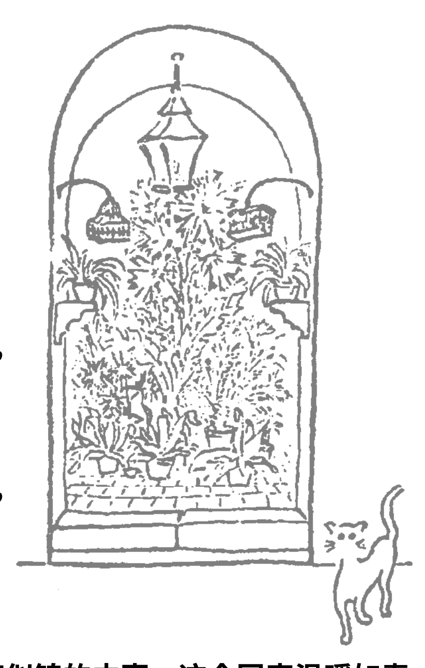
①此处原为西班牙文。
② 西班牙民歌。
③此处原为西班牙文。

你简直想象不出，小伙子是怎样去追求窗栏杆里那珍贵鸟儿般的姑娘的。

这里的窗栏杆，真可算作西班牙的民族艺术。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用形容教堂窗户的词汇来描写这世俗人家的窗户。通向这些家庭的似乎不是大门，而是安装栏杆的窗口。窗台上的鲜花，琳琅满目。整个塞维利亚城，宛如一间闺房，又像一座笼子，也许还像一根绷得紧紧的琴弦，你只需用眼神就可使它奏出具有魅力的情歌。塞维利亚的窗栏杆，不是为了紧锁窗口，而是一种装饰精致的框架。通过窗户，可以窥见室内的情景。啊，人们，从窗口观赏塞维利亚的小庭院，摆满鲜花的洁白的前厅，栽种花草和棕树的院落，观赏安乐舒适的天堂般的小卧室，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鳞次栉比的住房，处处散发着清香。即使是最贫穷的住宅，地面也铺着砖，摆上花盆，里面种植着蜘蛛抱蛋、夹竹桃、桃金孃、威灵仙，还有我不认识的娇枝嫩叶。墙上挂着鸟笼。院子里放有一把草垫椅子，上面坐有一位老妈妈。精心装饰的拱廊，摆设着陶瓷古玩。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在一个花盆般的庭院里，使人一览无余，赞赏不止，你会认为这是一座小巧的宫殿，而不是一所普通的住宅。



家庭住宅,世界处处都有。但欧洲两个边缘地区,却有一种富于传统的浓郁的诗的情调。一是古老的英格兰,房屋墙上长满常春藤,室内有壁炉、沙发和书柜 另一个是西班牙，在这里，通过精巧的窗栏杆,可以看到妇女的王国,观察家庭的生活，透视如花似锦的内室。这个国家温暖如春，家庭不安装壁炉，但却建造了它所特有的庭院。在庭院里，可以领略虔诚的人们的安逸舒适，观看他们的孩子，共庆人家的节日。我打赌发誓,在这里担任女主人是幸运的,因为她享有家庭的崇高荣誉和尊严，拥有桃金孃花编成的桂冠。我相信，家庭陈设的美，标志着主妇们特殊与巨大的光荣。这代表着她的秩序，赞美着她的端庄，拥簇着她的王位。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你，大眼睛的姑娘，而是奉献给你们的妈妈，坐在草垫椅上的汗毛茸茸的老妈妈。为了纪念她，我才写这篇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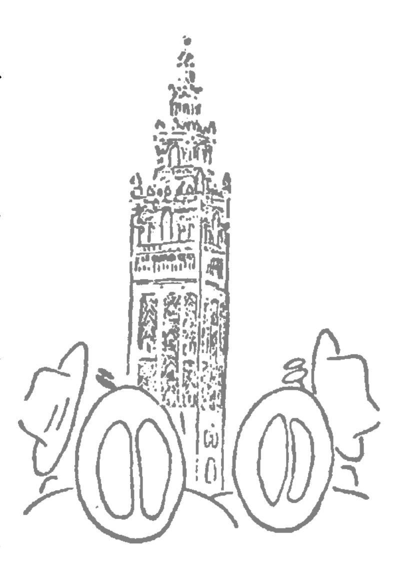


# 希　拉　尔　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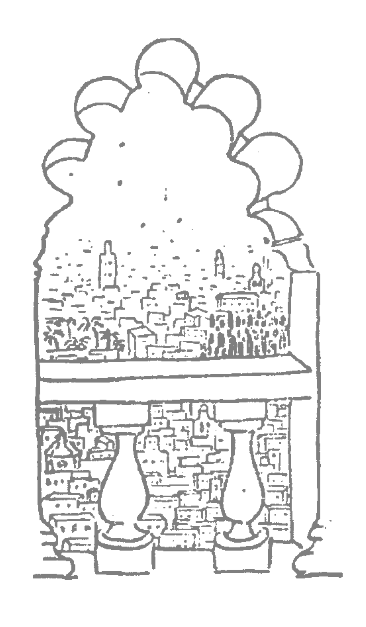
希拉尔达,是塞维利亚的标记 它高耸入云,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能望见它。你假如在世界上迷失了路途，一旦看到高屋顶上的柱廊和希拉尔达塔峰,那就好了,那就是到达塞维利亚了。为此，你去感激善良的英灵和所有的圣徒吧。希拉尔达,是摩尔①族人建立的伊斯兰寺院高塔,但塔上安装着基督教式大钟,四面全是精美的阿拉伯装饰,上面屹立着信仰之神的塑像,下面则是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罗马和维西哥特大理石。它同整个西班牙一样 罗马的基础,摩尔人的排场,天主教的精神。罗马的城市文明,在此留下的痕迹寥寥可数,但有的则永远保存下来了,那就是拉丁式的农民,拉丁语。高度发达,豪华铺张,甚至有几分颓废的摩尔文化,渗透到拉丁语区的农

①摩尔人，古代从北非迁移到西欧的部族，在文化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村，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奇特的文化：极其文雅、细腻的风格之中，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粗犷特点。凡是摩尔人修建城堡宫殿的地方，都可见到以帐篷为家的土著居民。他们的帐篷，使人产生一种甜蜜的幻想：也许是沙漠的绿洲吧。西班牙庭院的喷泉，至今还充满着在荒漠上发现清凉泉水的美梦。这



里的盆景，布置得像活动的小花园。帐篷居民的行装十分简单,他们的‘住宅’和细软物品,包成一个包裹,一头毛驴可以驮走。所以他们的住房，不过是由纺织品组成，所谓细软，不过是一点珍贵用品罢了。帐篷就是他们的城堡,显示了全部荣耀和豪华。牧民的‘宫殿”,是由色彩绚丽的丝线编织而成的，摩尔人的建筑艺术一直保持着纤细、柔和与纺织品一般平滑的特点。摩尔人还建造有装饰着花边的拱门,圆柱上有刺绣,四壁色彩斑斓。尽管无法将希拉尔达卷成包裹,扛着就走,但它的壁上也有挂毯和各种装饰品。因此墙壁就像妇女盘腿坐着编织刺绣出来的丝绸锦缎。当拉丁语居民佩戴骑士宝剑和十字架



驱走东方魔士之后，这里永远未能摆脱那丰富多彩的美梦：哥特式的华丽风格，文艺复兴的镶银装饰，巴洛克式的城堡宫殿；这一切，都镶嵌着珍珠宝石，绣上金缕银丝，绕着绦饰花边，如同幻梦般的轻纱，覆盖在墙上，仿佛变成了迷离闪烁的帷幔。民族没有了，文化永远存在。这个最富于天主教特点的国家，任何时候都具有摩尔人的特色。所有这一切，在塞维利亚的希拉尔达你都会亲眼看到的。

登上希拉尔达塔顶，俯瞰洁白明亮的塞维利亚城，使人眼花缭乱。玫瑰色琉璃瓦，光彩夺目，钟楼城垛，庄严雄伟，棕榈松柏，翠绿一片；塔下紧挨着的是教堂庞大奇异的圆顶；紫罗兰色大柱，擎举着拱顶、椽木和小塔。举目四望，安达鲁西亚辽阔的绿色金黄色原野和它上面点缀着的人间住宅，尽收眼底。如果视力强，你更可以大饱眼福，观赏每家每户的庭院、凉台、草坪、花坛、花盆和正在精心浇花和粉刷墙壁的妇女。似乎这里的生活，除了自身的美，什么也不关心了。

浏览全城之后，再拜访一下特别令人景仰的和被名工巧匠装饰的两个地方吧。一处是大教堂。每座教堂有两种作用：首先因为它规模宏大，同人类的住宅鲜明对照，它矗立于住房之间，犹如羊群里的巨像，显得孤傲而陌生，还像那密集人群之中耸立的万丈峭壁。其次，你一进入教堂，就感到这是城市中心唯一的大空间，比集市和广场还宽阔，从狭小的街头巷道、小庭陋室来到这里，真有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上面的拱顶，四周的圆柱，并没有缩小教堂的空间，相反使它显得更加宏伟博大。在中世纪拥挤的城市里，它该是多么宽敞和巍峨啊。那么你就在这里让灵魂清静一会儿吧，为了上帝，你自在舒坦地在这里歇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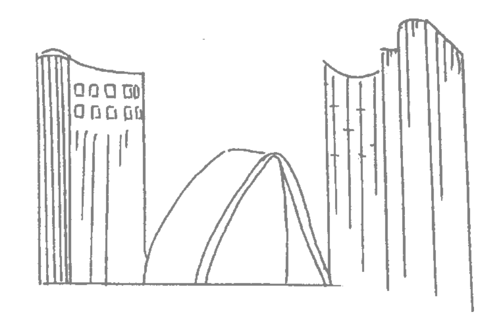
教堂里面的布置装潢，我不想奉告了。我只知道有阿拉巴斯特圣坛，大型十字架和哥伦布的墓碑，穆里略①的雕刻，金银宝库，大理石与巴洛克式，祭坛和讲坛，以及许多我未曾见过的天主教的东西，因为我只注意观看了比这一切都远为重要的事物，即在神圣的大西洋彼岸建造的五艘高大的船舶，观看了似乎在闪光的塞维利亚城行驶的大规模的“船队”。尽管如此之多的艺术作品集中于教堂两旁，那里仍有广阔而神圣的空间。

另一处是市政厅。从外表看，满是浮雕，飞檐，彩色门帘，画像，圆柱，女人塑像，市徽和假面具；从里面看，由

①穆里略（1617—1682），西班牙塞维利亚著名画家，风格细腻、抒情

上到下，都是雕梁画栋，瓮室华盖，有的镀金，有的砌上石灰，还有各种马具。这些东西，全出自能工巧匠之手，非常富丽堂皇，但有几分幼稚可笑，使人联想起那好心肠胖墩墩的国王的威严。古代市政厅，由于它的雄伟气势和瑰丽风格，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指出，古代城市的民主，在市政厅建立自己的讲坛，并将讲坛装点成祭坛或国王的驻地。

我们知道，今天的民主如果要占据什么地方的话，那就是银行或者百货商店了，在不发达的时代，则是教堂和市政厅。



# 头 巾 和 披 巾

下面叙述的事物，完全是为了表示对塞维利亚妇女的尊敬和赞扬。她们身材苗条,皮肤黝黑,满头青丝,黑色的眼珠,流盼如梭,大都穿黑色服装;正如古代骑士抒情诗所要求的那样,手足纤细,步履轻盈,好像去教堂忏悔自身的罪孽那样,表情严肃。但是,特别能显示出她们的尊严与庄重的,是篦在头上的用龟板制成的大梳子,它精致美观,非常气派,塞维利亚妇女戴着,简直像一顶王冠,一个光环。这种精心设计的头上装饰,使每个黝黑的姑娘俨然成了高贵的夫人。头戴这种装饰品，走起路来必须傲然而行。她们的脑袋如同神圣之物,不得动弹,只有两眼可以闪动，塞维利亚妇女的举止动作，正是如此。

塞维利亚姑娘的另一种更大的荣誉是头巾。绣有花边的黑白头巾,环绕着王冠一般的梳子,宛如穆斯林妇女的面纱,传教士的道帽,主教的法冠和征服者的头盔。头巾,这妇女的凤冠,使她们更具有诱人的魅力。在妇女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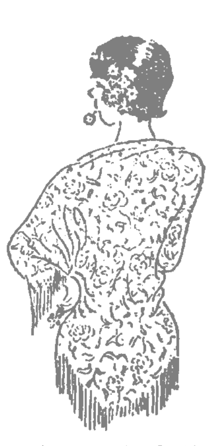


身上，我从未见过比这种将修女、娇妻和情人的面纱巧妙配合在一起更有风姿、更为迷人的装饰了。

请让我再称赞一下这里的妇女吧。为了使这种黑色头巾更衬托出庄重的古式梳子的美，使之超过世界上一切诱人的时装，该需要一种多么大的自信力和民族自豪感啊。塞维利亚决不是什么农村，而是一座欢乐富裕的城市，它本身充满着爱情的气息。塞维利亚妇女戴着头巾，首先是因为它大方美观，其次是为了成为拥有一切荣誉的真正的西班牙妇女，但主要是为了大方美观。

塞维利亚妇女如果不戴梳子和头巾，至少也插着花枝，耳根后面，或者戴上一束鲜花，或者至少插一枝红玫瑰、山茶花或夹竹桃。绣着玫瑰图案、两旁系着穗子的绸巾，从双肩绕到两臂，在胸前打个小结；有的是长条绸披肩，上面也绣着玫瑰和穗子，但必须善于披戴。要使披肩稍有皱纹，从肩上披到背上，然后拉直，紧紧贴在身上，一只手插在腰间，臀部稍稍翘起，脚穿高跟木靴。我说，合适的使用披戴头巾，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舞蹈艺术。

我觉得，西班牙妇女善于保持她们的两大特权：一是居于从属地位，二是受人尊敬。西班牙姑娘像宝库一样被看守着；祷告之后，街上已不见她们的影子；连那些轻佻的女子也由老娘们伴随着，这也许是为了维护她们的荣誉吧。听说，家庭的每个男性，从远房的祖父到嫡亲的孙子，都有权利与义务，手持宝剑，捍卫他们的亲姐妹、表姐妹和其他女眷的贞操。这无疑有点穆斯林家规的精神，但也表现了对妇女所特有的荣誉的深深的尊重。这样，男子显示了骑士和保卫者的威武英姿，妇女也赢得了尊敬和威望，真可谓两全其美，各有所获。





但是，这个民族的确是个会打扮的民族，青年戴阔边帽，妇女披着围巾，姑娘们耳根后插戴鲜花，天真无邪的眼皮下，贴着黑色的睫毛，舞姿翩跹，体态轻盈活泼，热情温柔，永远惹人喜爱 这里的生活本身平静如水，没有喧闹的声音。我在西班牙没有听到一次口角或一句粗野的语言。这大概是因为，这里一发生争吵，就

意味着动刀子。我们北国的人经常吵架，也许是我们不动刀子的缘故吧。请别见怪吧，但我不会告诉你，以上两种情况，哪一种在社会上被看得更高尚一些。



# 斗 牛 （上）

正准备着手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一只猫突然跳到我的膝上，一个劲儿地叫着。小小的动物虽然打扰我，但不能赶走，不能用刀杀掉，或者将它踩死。别以为我是一个嗜杀成性的野蛮人，虽然我目睹了六头壮牛的死亡，但不到下午七时我就离开斗牛场了。这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而是感到有些无聊腻味。可以说，这次斗牛并不精彩。我还觉得，那些公牛的生活，未免太艰难了。

你们知道吧，观看斗牛的时候，我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那惊险恐怖的一刹那，我永远忘记不了，而那难受的一瞬间，几乎使我晕厥。最精彩的场面，当然是斗牛士隆重的入场式。蔚蓝天空之下，有一片圆形黄沙地，就是斗牛场。外围坐满了欢呼的人群。鼓乐声开始了，身穿刺绣服装的卫士列队而入。随后是穿着华丽的驯牛者，骑马持剑、头戴三角礼帽、身穿绸短裤的斗牛士，还有乘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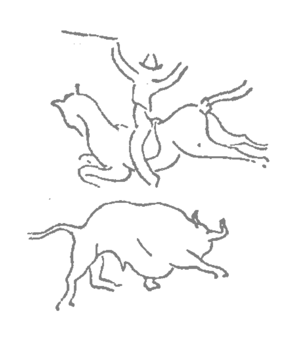
四驾马车的助手①。他们既威武雄壮，动作又富有舞蹈特色，恐怕世界上任何歌舞剧团都无法同他们媲美。

这一天，节目相当特别。按贵族斗牛的老传统，两名斗牛士跃马入场轮番献技。他们是：身穿安达卢西亚服装的科尔多瓦骑士长唐·安东尼奥·卡温罗和穿罗可科式蓝色制服的葡萄牙斗牛士华·布鲁西奥。开始，安东尼奥策马入场，向王子和诸位大臣致骑士的敬礼，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随后场门大开，一头健壮的黑公牛，低头拱腰，冲入场内。它稍微惊讶片刻，因为强烈的日光，使它睁不开眼。不一会儿它翘起尾巴，神气十足地准备迎战那广场中心骑马持剑、严阵以待的对手。我多么想详尽地描写以下的每个场面啊！可是到哪里去搜罗词汇，刻画公牛、马匹和斗牛士的舞蹈般的动作呢？这时候，马儿扭动臀部，活动四肢，以轻快的舞蹈般的步子，奔向公牛。坚如磐石的公牛，肌肉丰满而富于弹性，猛地腾空一跳，两角几乎触到地面，然后疯狂向前冲去。我承认，一刹那间，自己紧张得冷汗直冒，似乎要从山上跌落下来，但转眼就平静了。步履轻盈的骏马，跷起前腿，跳了两下，然后缓步跑动，围绕公牛转了一圈。观众掌声雷动。坦克一般的公牛被激怒了，它竖起尾巴，飞快地朝马儿闯去。公牛进攻的方式是直线前进，马和斗牛士的策略是兜圈子。牛以双角向前猛冲，想以一击而置对手于死地。但

①危急时刻将牛从斗牛士身旁引开的人。

用力过猛，扑空上当。可是公牛并非止此一招，它还另有绝技，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急转弯，向横的方面冲去，想击中马的弱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没有看出，是马，还是斗牛士首先察觉出牛的这一手。只见马骤然来个急转弯，纵身一跳，跑开好几米。我赞叹叫绝，松了口气，鼓起掌来。我觉得，在这场斗牛中，马是全神贯注的。五分钟以后，斗牛士回到栅栏外面，另换了一匹马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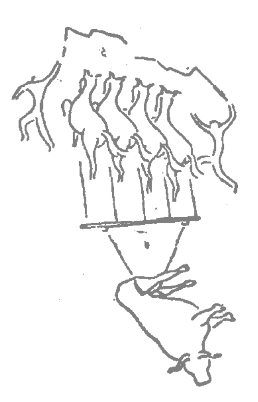
斗牛式的舞蹈，是如此美妙，激动人心，使我差点儿忘记指出，这种舞蹈，是要带来死亡的。但说实话，在斗牛场上，开始我真的忘记了。虽然我注意到，有一个回合，斗牛士的长剑，刺入牛的项背，被牛轻易地甩脱了，牛这个庞然大物，继续奔跑。第二把剑像蘸水笔尖插进地板似的，又刺进牛背，不断地摇晃。牛腾空跳跃，全身抖动，想抖掉刺入背上的长剑。可是剑扎在肌肉中，牢固异常。牛站着，腿在沙地上乱踢乱蹬，像要把地刨穿似的。剧烈的疼痛，使它疯狂嗥叫，口吐白沫，也许它在哭泣吧。可是，一匹新马，载着牛的对手，又轻巧自如地出现在牛的身旁。受伤的牛停止嗥叫，鼻孔哼哼喷气，拱起背部，拚命向前进攻。这时候，我紧闭双眼，因为我以为，斗牛场上，只会剩下血肉模糊的尸体了。等我睁眼一瞧，公牛昂首而立，颈上折断的长剑还在晃动。它的对面，马儿像跳



芭蕾舞似地踏步。只有马的下垂的双耳，使人惊骇。多勇敢的骏马啊，驾驭着马的英俊的骑士多么有胆略、有风度啊。骑士和公牛，怒目相视。那头出色的牛，真是造物主的英雄，它会哭泣，但不会退缩！在这里，人驾驭着马，欲望又驾驭着人。可是，牛除了希望孤独而自由地站在场上，还有什么奢想呢！是谁使它同世界上所有的牛如参商一般，永不相见呢？看吧，它又低下了头，重振令人慑服的全部威力，如同滚滚的巨石，冲向缓缓而行的唯一的对手。几秒钟过去，牛腿上的筋肉松弛耷拉下来了。是畏缩不前吗？不是。它无所畏惧，只能向前！为了牛的光荣，我要欢呼：乌拉！可是，第三把剑闪电般地飞去了。牛踉跄几下，又振作起来，青筋直冒，开始新的搏斗。突然，它像一头要反刍的奶牛，静静地躺倒了。骑士绕着喘息的公牛，策马而行。只一会儿工夫，牛又站起来，跃跃欲试。但它实在没有气力了，还是再歇一会儿吧。骑士在擂鼓般的掌声和喊声中，同马儿一起退出场地。牛的头贴在地上，静静地喘息了一会儿，仅仅只有一会儿，全身像痉挛发作一样抽搐，腿像树桩那样笔直地从一堆肉中突然伸出来，公牛全身僵硬，再也动弹不得了。斗牛场门口，铃儿叮当，四匹套着的马，飞奔入场。几秒钟工夫，一头倒毙的笨重的公牛，在皮鞭的呼啸声中，被四匹马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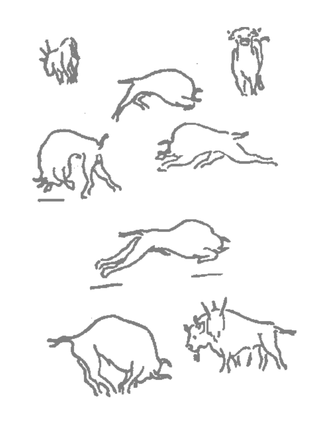
出了斗牛的沙地。

好了，我总算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没有一点隐瞒。我不知道，这是美妙，还是残忍。假如这时回想我所目睹的情景，也许是太美妙了吧。让那一头勇猛魁梧的牛死于屠宰场的棒锤之下，难道比这就好一些吗？死在斗牛场上（这或者更符合它暴躁好斗的习性）是否更为人道一点？我的确回答不出来。但当我坐在喧闹欢腾的人群中间，望着蓝天之下空旷的黄色斗牛场时，感到有点怅然若失了。



现在轮到葡萄牙人入场,他身穿闪亮的蓝色服装,挥动着礼帽，向观众致意。这位斗牛士乘坐的马，动作优美,更富于舞蹈色彩,它的步伐,完全符合高等骑兵学校的规定动作。从入口处冲进来的一头黑牛,暴戾粗野,弓腰站着,两只角随时准备进攻,不过并没有随着对手乱跑一气。只是当马儿离它仅有几步远的时候，才突如其来猛扑过去;它如此自信,以为一下子能击中马的腹部。结果扑了一空，险些儿翻个筋斗。黑牛向马冲锋的那一瞬间,马闪开了。斗牛士两腿一夹,马如离弦之箭,飞驰而去,然后以惊人的速度,转个急弯,用舞蹈般的动作,向喘息的黑牛反扑。我从未见过同马配合得这样完美的骑手。不论马怎样高速奔驰,急剧跳动,他都纹丝不动,稳

如泰山，他能在一刹那，指挥马儿转弯调头、停止前进、缓慢踱步、跳跃腾空，或跨越障碍。我不清楚，这些动作在



芭蕾舞里怎样叫法。同时，他一只手轻松自如地握住缰绳，另一只手紧握致命的长剑，伺机投掷。可我们知道，这种骑术舞蹈是由一位类似路易十五时代的青年在暴跳如雷的公牛面前表演的。不错，愤怒的牛的两只角，是用铜质圆球裹着保了险的。他奔腾、跳跃、向前，真是去似飞箭，来如轻燕。在高速进退之中，将长剑刺向公牛。剑折断了，则赤手空拳，被发疯似的牛紧紧追赶。他跃马奔向栅栏，迅速取来新的武器。三剑很快都刺中了。骑手丢开黑牛，骑马慢步走到一旁。牛还在哀嗥，没有死去。斗牛士用短剑结束了它的性命，这真算不上一个高明的屠夫。

第三头牛由两位斗牛士轮流对付。第一剑由葡萄牙人刺出。那位安达卢西亚人则骑马站在一旁，摆开架势，准备出阵。同第三头牛较量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头牛生性好斗，反应敏捷，角尖未加保险。它在尘埃弥漫、日光昏暗之中，进入斗牛场，不停顿地进攻。跑了一圈又一圈，满场追逐对手，比马快得多。突然，它猛地冲向在一旁等待的安达卢西亚人。这位斗牛士赶紧调转马头，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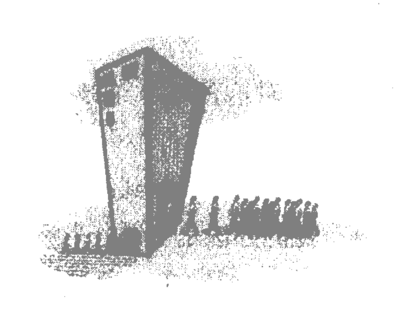
速跑开。可是执拗的公牛，穷追不舍。在这危急时刻，为保全自己和马儿，本应该投掷长剑，刺杀公牛。但按规定第一剑应由葡萄牙人来刺，安达卢西亚人只好按兵不动。我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紧急机智地将马闪到一边的。掌声，欢呼声如暴风雨一般，响遍全场。西班牙人对这种超群绝技，评价是极高的。



葡萄牙人急忙跃马上前策应，将牛引向自己一边。他迅速投掷长剑，牛将脑袋一闪，剑刺到沙地上去了。现在轮到西班牙人上阵。他的办法是引诱公牛疲于奔命。葡萄牙人布鲁西奥骑着另一匹马，在一旁观战。看来这头牛的战法是将对手逼近栅栏，再攻击他的左腿。突然，观众起立，全场活跃。公牛快接近对手毫无防备的左侧。安达卢西亚人飞快调转方向，扔出长剑，一下子击中牛背。人们起立欢呼。不论什么时候，即使是书本上叙述死亡的游戏，我也不爱看。因为死亡不是开玩笑，也不宜供人观赏。我感到压抑不安，这可能是由于恐惧，但也许还有点惊诧。所谓骑士精神，我最初是从书本上知道的：手持宝剑，面对死亡，为了竞技的荣誉，赌上了自己的生命。人们啊，对此我是无法理解的，其中也许包含某种伟

大而美妙的因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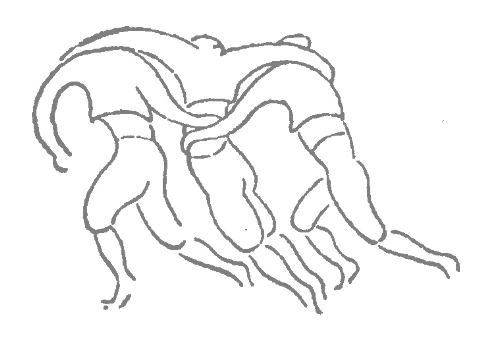
第三次扔出的长剑，也没结束那头疯狂的牛的生命。斗牛士只好又借助于短剑。接着人们一拥而上，奔入场内。一个塞维利亚蓝色的星期天，在清净橙黄的斗牛场上，只留下了人们杂乱无章的足迹。



# 斗 牛 （下）

下一场斗牛，是以普通方式进行的，更富于戏剧性，但也更使人难受。我不想根据这次斗牛进行评论，因为这一天并不是个吉利日子。第一头公牛挨了长剑之后，疯狂无比，倔犟地反扑。但喧闹的观众不乐意一开始就将牛折腾得精疲力竭。乐队吹吹打打，场上却空无一人。斗牛士巴尔迈尼约迈步入场，挥动寒光闪闪的利剑，向公牛刺去。但困兽的动作依然十分迅速，第一回合即用角触破了斗牛士的皮肤，使他翻了个筋斗，公牛继续向失去控制的斗牛士猛扑过去。首先我注意到，愤怒的公牛触破了斗牛士手中的红绸巾，踩他的披肩。我紧张得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突然，一位助手跑过来了，冲向公牛，用披肩挡住牛的双眼，往旁一闪，牛从一边冲过去了。两名助手搀起漂亮的昏迷的巴尔迈尼约，快步拖出场外。当天的报纸报道他的伤势时写道："伤势严重，生死未卜。"

是的，经历了这一事件之后，我似乎产生了平生最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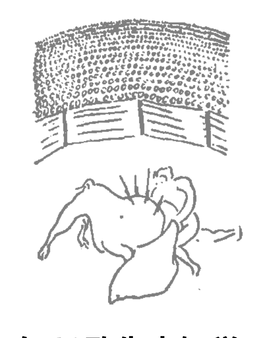
刻的一个印象：一位报纸不登姓名的无名助手，为了把公牛从受伤的斗牛士身边吸引开去，如何用腹部去迎战公牛的双角，毫不犹豫地将疯狂进攻的公牛引向自己，而在最危急关头，纵身飞跃，避免了牛的袭击。另一名助手又上前将公牛吸引到自己一边，让第一位助手用那镶着金边的袖子擦擦额上的汗珠。随后，他们两人退到一旁。新的斗牛士替代受伤的勇士，又挥剑上阵了。



新上场的斗牛士，高高个子，表情忧郁，不大出名，现在来对付这一头被称为“罪犯”的公牛了。从此时此刻开始，斗牛表演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狂热观众的叫嚷，口哨驱使不孚众望的斗牛士直接向野蛮公牛的双角扑去。他咬紧牙关，豁出生命，但双手毕竟有点颤抖似地向公牛掷出一剑。牛摆脱了刺入它背上的剑，场上爆发出新的叫喊声。助手跑步登场，用红布将牛引开。观众拚命呼叫，无论如何要一剑结束公牛的性命。

面色惨白的斗牛士再次挥动利剑和红布上场，按照规则同公牛厮杀。可是，这头牛变得温驯起来，仰头站着，背上插着刚刺入的长剑，鲜血直流。斗牛士低头举剑，向牛刺去。公牛毫不动弹，只是像奶牛似的尖叫。助手们在牛面前挥舞红布，希望挑起它的反击。但公牛一个劲儿地叫着，痛得尿流脚蹬，似乎想遁入地下，躲藏一时。斗牛士俯首拱腰，给动弹不得的动物又刺一剑。不过这一击仍没有置它于死命。斗牛士接着以灵巧的动作，猛刺牛的颈项，用短剑戳它的身躯。在两万多名观众的疯狂的喊声与笑声中，按传统方式，穿着闪光的服装，垂着黑色的发结的高个子斗牛士离开斗牛场，他眼眶深陷，目光下垂，任何人也不同他握手。这位受尽指责的斗牛士还应该击败三头公牛哩。

整个斗牛的把戏，像噩梦一样，又以丰富多彩的恐怖的方式开场了。斗牛士照例穿着闪闪发光的短衣，戴上披肩，拿着长剑，骑上蒙着双眼的瘦马，准备迎战。助手们正以红布，跳跃，后退，挑逗公牛。这头牛个子不大，但却像发疯的猫一样粗野。助手们将牛引向手持长剑的斗牛士。蒙着两眼的马儿吓得发抖，但还是尽力支撑着。公牛兴致勃勃地向斗牛士冲去，撞着了剑柄，险些儿将他从马鞍上撞了下来。牛稍微抖落一下，又闪电般地进行袭击。牛角触着瘦骨嶙峋的母马和骑手，将他们抛到栅栏板上。如今按照独裁者的命令，斗牛的马匹，腹部和胸腔应该用褥垫加以保护。这样，公牛就只能将马儿撞倒



或触伤，很少能像过去那样穿透马的腰部。但这位斗牛士的表演是粗野笨拙的。告诉你吧，观看疲惫的马儿拚死搏斗，让它躲开公牛致命的袭击，稍停片刻，然后再驱使它去同公牛的角相撞，那是不文明的。因为公牛必须被斗牛士刺中三剑，流出鲜血,以致失去知觉,才算合乎斗牛程序。这种搏斗是好看的,但很可怕。动物的恐惧同人的恐惧一样,都表现出一种绝望心情,观看这样的表演,真是一种屈辱。当斗牛士策马飞奔、挥舞长剑的时候,戴披肩的助手将气喘吁吁的公牛引开了。这头牛在第一个回合是斗赢了的，但代价是，它被刺得遍体鳞伤。

随后,斗牛士跑开了 ,公牛愤怒地冲向红绸披肩。又有几位斗牛士跑步入场。他们的穿着更加鲜艳夺目，手持系有缎带的长剑或长矛，在公牛面前耀武扬威，挥手叫骂，以便激怒它低头拱背，发起闪电般的疯狂的攻击。公牛被弄得怒不可遏。斗牛士踮起脚尖，身如弯弓，两手举剑，准备对付公牛。我真不知如何说是好。但我要说，斗牛士舞蹈般的轻盈姿态确实美妙极了！最后一刹那，两位斗牛士一跃而起,向前猛一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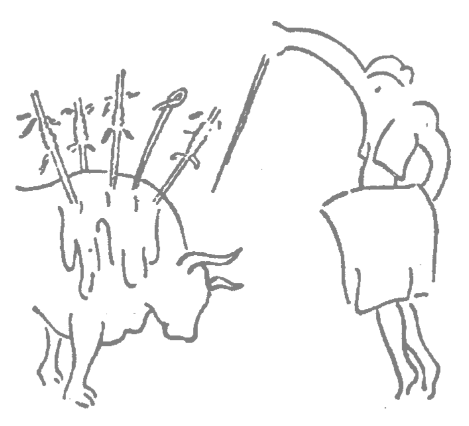


中牛的背部。公牛则奇迹般地一跳，试图甩掉刺在背上的两把利剑。但它已经流血不止，宽阔的背上，血迹斑斑。那颤动的长剑，使人想起了圣母玛利亚的痛苦的心。

不一会儿，助手们又跑进场地，想方设法激怒公牛，使它疲劳，不让它得到片刻安静。他们在牛的面前挥动红绸,公牛则盲目乱跑,他们只是迈着小步,左右躲闪,竭力避开牛的双角。公牛大概要让观众开心，猛地使劲向助手冲去，他们不得已，只好越墙逃走。公牛竖起尾巴，纵身一跳,越过栏杆,在栅栏与观众之间的狭长地带,穷追不舍。斗牛士们只好迅速跑进场内躲藏起来。公牛胜利地通过人群,回到场里,骄傲地扬起尾巴,追逐场里的人们。这时，它俨然成了场内的主人，博得全场的欢呼。助手们又登场了,想再挑逗一番。但观众愤怒了,希望斗牛士上场交锋，以显示人的威力。一位穿着华丽的斗牛士站在主席包厢之下,目光下垂,双唇紧闭,左手拿着红绸,右手提着长剑。看来他对一切已经无所谓了,只等着口令一下，立刻入场。但那位主席犹豫不决。助手们还在场上挑逗公牛。观众站起来了，发出威胁般的叫喊。站在一旁等待的斗牛士低下了头。主席同意了，乐队奏起进行曲，助手们迅速退出场地。斗牛士毫无表情地举起利剑,进入场内,誓与公牛决一雌雄。

这场表演并不精彩。斗牛士勇敢地以生命冒险，但毕竟流露出几分绝望的心情。公牛满场穷追，步步进逼，使他无法举剑。披肩被挑开了,斗牛士失去了护身,剑也

从手中失落。人和兽的搏斗，犹如优美的舞蹈。牛盯着地上的剑和披肩，目标对准红绸。斗牛士则不断转动，下垂的两眼在牛背上寻找刺杀的部位。这一切持续了不到一秒钟，紧接着又是进攻，退却，负伤。人与牛的厮杀，使我紧张得几乎失去知觉。助手们几次上场，替换精疲力竭的斗牛士，但观众叫喊了，要他们下去。斗牛士耸耸肩膀，再次上场搏斗。他的位置选得很好，刺杀技术却不佳，直到刺中第五剑，公牛才倒下去。这情景是多么可怕啊。斗牛士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在满场的嘘声之中，沮丧地离开斗牛场。我为死去的公牛惋惜，更为斗牛士感到难过伤心。



上场的第六头公牛，体形庞大，遍身白色，但活像一头奶牛，四肢乏力，不善于进攻。奇怪的是，不用刺激，它就开始摇摇晃晃地冲击斗牛士的坐骑。斗牛士身戴披肩，企图拖住牛的两只角。助手们发疯一般地腾跳不止，又是辱骂，又是讥笑，怂恿公牛进行笨拙的攻击。观众愤怒地叫嚷，希望公牛开始行动，使两眼充血、不断嘶叫的动物遭受更糟糕的折磨。我想离开现场，但人们都站起

来，挥舞拳头，拚命喊叫，我根本无法走开，只好蒙住眼睛，希望这一切尽快地过去。过了很久很久，我睁眼一看，牛还活着，但已是四肢踉跄，站立不稳了。

直到第七头牛上场，我才挤开一条出路，到塞维利亚街头徘徊漫步。令人惊讶的是，我感到羞愧，但不知是因为自己残忍，还是由于怯懦。在看台上的时候，有一次我叫嚷道，这太野蛮了。旁边一位侨住塞维利亚的荷兰工程师对我的叫喊表示惊愕。他说："我这是第二十次观看斗牛表演，只有第一次我觉得有点野蛮。"一位西班牙人安慰我说："这回的表演非常糟糕，你应该看一看精彩的斗牛。"情况也许是这样，但我恐怕不会再看到比这一回更富于悲剧性的斗牛表演了：一位身穿闪亮服装的瘦高个，尖削的脸，低垂的眼睛，肩上担着两万观众的不满情绪。我如果会西班牙文，一定会到他跟前说：胡安①，有时我们总不会那样顺利，但令人难受的是公众的反应。

我还想到，在西班牙并不存在抽打骡马的事，街头的猫狗也受人亲近喜欢，这证明，人们待它们不错，西班牙人对动物并不残忍。至于斗牛表演，那是人与兽的战斗，基本上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这种搏斗既表现了它全部的美，也带来了种种痛苦。也许西班牙人只善于从中领略美感，看不到伴随而来的残酷性。这么多饱人眼福的画面，这么多优美的动作，这么多险象环生的场面和出色

①西班牙常见的人名。

的英勇精神——不过，今后我再也不会观看斗牛表演了。

但一种诱惑的声音振动着我的心弦：难道那里再没有完美的斗牛表演吗！



# 蒂　比　达　波

蒂比达波是凌驾于巴塞罗纳[①]城之上的山丘，上面有教堂、咖啡馆和秋千，特别是可以俯瞰沧海、大地和市区。你看那海上啊，雾霭弥漫，大地啊，一片翠绿绯红，城市啊，一排排洁白的房屋，闪耀着极其柔和的光辉。

起伏不平的山路，显得分外好看。闪亮的城市在波浪般的山峦和大海之间，宛如葡萄酒泛起的波纹。

或者在黄昏时分，伫立于蒙丘胡山坡，只见所有的喷泉、水管、扬水站、前殿和塔顶，灯火辉煌，色彩缤纷，这时候，你无法写出什么，只是尽情地欣赏，领略，直到昏然欲醉。

观赏了这童话般的景致，才轮到看巴塞罗纳城本身。这座城市，富裕而且时髦，似乎有几分炫耀它的财富、工业、新型街道、百货商店和别墅。古城位于市中心，像口

①位于西班牙东部沿海。

袋的底部;它的四周,长街纵横。古代建筑,雄伟壮丽,如大教堂,市政厅,议会大厦。昔日的街道,狭窄拥挤,紧连着著名的沟渠。这一带,绿树成荫,市民聚集树下,买卖鲜花,瞟看姑娘,有的人还从事革命。整个说来,这生气勃勃的漂亮的城市,处处是一片繁荣景象。沸腾的生活的洪流,冲击着周围的山丘。热烈铺张的场面,还有富于想象力的建筑家高迪[①]热情建造的高耸入云的未完工的轮船和‘神圣之家’大教堂的松球形尖塔,蔚为壮观。

港口则同所有港口一样,肮脏喧闹,到处是酒吧间,跳舞场和小剧院。黄昏时候,大小乐队齐鸣,霓虹灯光闪烁。粗野结实的人们,同众多的装卸工、中年妇女、临时工、妓女、斗殴者,混在一起。还有比马赛更大的妓院。垃圾成堆,陆地和大海都将它们肮脏的渣滓和泡沫扔到这里。

在工人居住的城郊,你们可以看到,人们将双手插在口袋里,两眼流露出狂热和挑衅的神情。朋友,这同特里亚纳的无忧无虑的人民已完全不一样了,你嗅一嗅就知道,这里在酝酿着什么。傍晚,人们像影子般地游荡到市中心。他们穿着便鞋,身上扎着红腰带,嘴里叼着烟卷,鸭舌帽几乎盖住了眼睛。这似乎只是影子,但仔细一看,却是人群,他们两眼低垂,神情固执。

市区的人们,不愿作西班牙人;山区的农民,不是西

① 高迪(1852—1926),西班牙新流派建筑家。

班牙人。从蒂比达波高地了望，这是一座光彩夺目、富裕康乐之城。但你越走近它，越感到人们呼吸急骤，叹息深沉，听到他们的咬牙切齿之声。



但巴塞罗纳可算是不夜之城，狂欢之城。剧院半夜开演；凌晨二时，酒吧间，跳舞厅仍拥挤不堪。沉默、忧郁的人群木然地站在河边和林荫道上。当一队队同样沉默忧郁的宪兵荷枪实弹、策马走上街头的时候，人群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 南　北　快　车

我们这个时代,国际列车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它有实用价值,我对此却兴趣索然;另一方面,它富有诗意。洲与洲之间的快车，瞬息之间，使你产生多少诗的感情。神秘的乘务员,通报站名:巴黎,莫斯科,檀香山,开罗。列车发出高速而有力的节奏，使人想起遥远的地方一切迷人景物。你们知吧，诗的幻想，也许只能产生于头等交通工具之中。诗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快车卧铺的设备吧。表面看来，列车以飞快的速度通过沉睡的小站，好像有几分冒险，但在车厢里则不一样了。不错，快速可以使人赶路，但在车上度过那讨厌的十几或二十几小时，未免就感到有些腻味了。从布拉格到谢皮[1] 的短途列车运行不慢,但不那么动人。不过你知道,坐车半小时就下去，至少可以进行新的冒险。人在快车卧铺上，

①布拉格西部城市。

似乎不是一小时走九十六公里，而是坐着打盹，右臀坐累了，换个姿式，让左臀坐。唯一感到轻松的是过得很舒适。有时漫不经心地望望窗外，小站一掠而过，站名都来不及看，城镇飞驰般的后退，根本无法下车。沿途树木绝少，在桥上也不稍停片刻，让人们鉴赏一下河水，当然更无从知道这些地方的名称。我在车厢里胡乱地想着，让那些东西见鬼去吧。我们到什么地方啦？妈的，刚刚到波尔多[1]？主啊，怎么这样慢啊。

你要想在旅行时，领略一番异国风味，那就乘坐短途慢车吧。它一个站一个站缓缓而行，你将鼻子紧贴着玻璃窗，紧盯着外面，一点东西也不放过，这里有位穿蓝制服的军人，那儿有个小孩向你招手，穿黑袍的法国农民给你送上自酿的葡萄酒，年轻的母亲正给孩子吮吸着白如月光的乳房，小伙子吸着刺鼻的烟草，高声交谈，带着鼻烟壶的神父在轻声祷告。大地像一颗滚珠似地一站一站地往前运动。夜幕降临了，因疲劳而情绪低沉的人们，像流浪者似的，在闪烁的灯光下入睡。这时候，一列国际快车满载着人和物从另一条轨道上驶过。卧车，餐车，无精打采地辘辘地响着。怎么，才到达克斯城[2]？天哪，时间过得真慢呀！

不久以前，我读到一篇赞扬旅行手提箱的文章。当

①法国西南部城市。

②法国西南部城市。

然它指的不是一般的箱子，而是贴有伊斯坦布尔，里斯本,得土安①,里加②,索菲亚等地的商标的箱子。这种箱子，是主人的骄傲和标志。但我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秘密:各国旅行社均出售这种商标。花几分钱,可在箱子上贴上开罗,弗利辛根③,布加勒斯特,巴勒莫,雅典和奥斯坦斯④ 的商标。我想，泄露这项机密，肯定会给国际旅行社以致命的打击。

别人处在我的地位,在这数千里的旅行途中,可能会经历意外的奇遇，如遇到维斯纳女神⑤ 或圣母玛利亚，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只看到火车相撞，但不是我的责任。在一个小站上，我们的快车撞上了一列货车，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货车损坏,被拖走了,我们快车只有五人受伤。旅行箱掉在人们的头上，人们从箱子中伸出脑袋，先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才去摸自己的头,看是否受了伤。他发现未伤皮肉,于是从发达的技术中得到了快感:两列车相撞，我们将货车打败了！是货车首先撞的嘛。只有几位受伤者,面色苍白,非常难受,似乎不公正地受到了屈辱。官方人士上车，我们到餐车上为胜利干杯。在后来的旅

①摩洛哥城市。
②前苏联城市。
③荷兰城市。
④比利时城市。
⑤指春之神。

行中,处处都给我们的车让路,显然,他们对我们有些害怕了。

此外,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如何爬到卧铺的上层,特别是下铺的人已经熟睡的时候。不管人家是哪个民族，什么性格,踩别人的脑袋和腹部,总是不大愉快的。爬上铺很吃力,方法也有好几种 斜撑式,跳跃式,翻腾式,分腿式,有轻便的,或强力的。你到了上铺,可得注意,千万不要口渴或有什么其他要求。要不然，你就只好咽口唾沫了。我劝你还是听从上帝的安排，像躺在棺材中一样安睡吧。车窗外陌生而奇异的原野飞驰而过，有位诗人正在房间里描述国际快车的情景哩。



# 托　莱　多[1]

这里是片褐色的温暖的平原,村镇星罗棋布,有很多毛驴，橄榄树和盖有圆顶的水井。平原上有的地方是花岗岩,上面紧紧地挤着许多东西。褐色的特茹河,从下面的褐色山谷穿流而过。

至于托莱多本身，我真的不知道从何处谈起。首先谈古罗马人,摩尔人②,还是天主教国王?既然托莱多是中世纪的城市，那就从中世纪谈起吧，先说说它的城门。有座城门名叫比萨格拉门，风格有点像特热奇娜女王③时代的建筑，上面雕刻着一只大型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双头鹰。走到那里，仿佛回到了特热奇娜和约瑟夫[4]时代，其实我是到了一个所谓阿拉巴尔街区。你又站到名

①位于马德里南部。

②迁入欧洲的北非人，具有较大的文化影响。

③特热奇娜,1740—1780年统治哈布斯堡王朝。

④约瑟夫二世，1780—1790统治该王朝。

叫太阳门的第二座城门了,这时你似乎到了巴格达,但实际上你是沿着摩尔式的围墙进入了最具有天主教色彩的街市。这里每三座巴洛克式建筑中,就有一座教堂,里面是鲜血淋淋的耶稣像和引人注目的祭坛十字架座和烛台。你走过蜿蜒曲折的阿拉伯式的小街，透过铁窗栏观察摩尔人的庭院,只见里面陈设着当地的釉彩陶器,你再避开那驮着葡萄酒或食油的毛驴，窥视一下那穆斯林闺房漂亮的摆设和铁窗栏吧，这时，你就如同进入了梦境。你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看吧,这儿是西哥特王朝的基石,那里是阿拉伯式的城墙,这里是可以嫁给每个人的迷人的玛利亚姑娘，那边是穆德哈尔伊斯兰寺院的高塔和文艺复兴式的宫殿和城堡,还有哥特小窗户,装饰华丽的西班牙式正墙以及清真寺等。街道非常狭窄，毛驴只有将两耳并拢才能通过。还是再看一眼那穆斯林闺房的庭院吧,那里有花坛,中间是正在喷水的池子。再看看那光秃秃的墙和装有铁窗栏杆的小街,看看天空,观赏那精心布置的教堂,里面有雕刻,铸浇,模压制品,还有绘画,刺绣,银丝编织品,镀金制品和宝石镶嵌。站在这里,好像是在参观博物馆,又好像是一场梦。这一切,经历了上千个春秋,有真主的热情的题字,耶稣的十字架和秘鲁的黄金 它反映了几种不同的历史,几种上帝、文化和生活,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又是一个统一的种族。托莱多的坚硬的山岩啊，怎么能容纳这样丰富的历史与文明啊！随后在一条最狭窄的巷口里,从那铁窗栏杆,从小笼子般的

房间,又可以鸟瞰托莱多的景色 蓝天之下如同波浪起伏的房屋,褐色山岩映照着阿拉伯式的城市,房顶上的小花园,还有那院落中甜蜜舒适、亲昵美满的生活！

如果我带着你,去重温我在托莱多城的所见所闻,我们在那简陋曲折的小街上可能照样要迷路的，但我不会后悔，因为在那里可以回避用轻巧的蹄子在石砖路上橐橐走着的毛驴，可以看到敞开的院子和瓷砖铺成的台阶，可以碰到许多人，可以观赏穆德哈尔式的① 洁白冷清的教堂。再往前走好像是从天而降的断崖，景色显得美妙而严峻，又好像铺上了一层摩尔人的格外轻柔的帏幕。还有那些教堂，里面有摩尔人建造的精美绝伦的十字走廊，又使人如置身于幻梦之中。城门对面，是一所医院，建有宫廷一样的院子,里面是一些贫苦的修女,头上的宽沿帽,好像展开的翅膀。还有许多孤儿,一个扶着另一个的肩膀,排列成长蛇阵进入教堂,唱圣诗赞歌之类。医院里有个古老药房,摆满了上釉的陶瓷盘罐,盛放陈旧的万应灵药。

我无法肯定，到大教堂里面去过没有。因为在这之前我尝过托莱多肥沃平原的葡萄酒,十分可口,但味道浓郁,所以我不能担保,自己是否有些晕晕乎乎,把事情搞混了。在那里,我所见的事,实在太多,有秀丽的纤细画，精致的药箱，高高竖起的十字架，架座上有上千个塑像，

①指含有摩尔人和基督教因素的建筑风格。

有玉石栏杆，花纹密布的牧师椅，格雷科[1] 的画,管风琴,体态臃肿的和骨瘦如柴的牧师,还有大理石的、绘画的、黑色的、金黄色的各种小教堂,里面插着土耳其的旗帜,还有华盖,天使,蜡烛,僧袍,狂热的巴洛克式,银灰色祭坛,高大阴暗的拱顶……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大杂烩，明亮的光辉和可怕的黑暗的混合物——是的,也许这不过是一场梦，在教堂的安乐椅上的一场凌乱的梦，因为一种宗教大概不会需要这许多东西。

先生,那就走吧,快从托莱多这狭小拥挤的街道中走出去，吸点清鲜空气吧。那些漂亮的窗户，哥特式拱廊，摩尔人的圆柱窗,铁窗栏,用堞墙围护的住宅,有着小孩和棕树的庭院,摩尔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小街,毛驴组成的商队,一切都有点迷离恍惚。我说,这无穷无尽的琐碎事物,同大教堂一样,包含着丰富的历史。那活跃着人群的街道,就是一座最好的博物馆。在这里,你险些儿要说，你是神游古代去了。但情况并非如此。奇怪的是，这并非另一个世纪只是说,过去的事物,至今依然存在。如果那位先生腰里佩带着宝剑，而这个家长在宣讲可兰经,另一位姑娘又是犹太人,难道你不感到这比托莱多小街的墙壁更奇异更久远吗？要说回到另一个世纪，其实不对。这只能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极大的一次冒险旅行。这就是托莱多，这就是西班牙的土地。

①格雷科（1541—1613）,西班牙画家。

# 维 拉 斯 克 斯[①]

要欣赏维拉斯克斯的画作，就必须去马德里市。这一则是因为那里收藏他的作品最多，二则那里无疑是豪华生活的中心,既表现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也有人民的呼唤喧哗,一面是狂热放荡,一面是冰冷淡漠。如果要简单地形容马德里，我就说，那是一座排场隆重的宫廷之城,也是革命风暴汹涌之城。人们的穿戴,一半是讲究时髦,一半是古板固执。仔细观察这座城市和居民,我就觉得,马德里的气氛轻松而又紧张,塞维利亚城是那样温和宜人，巴塞罗拉城则孕育着风浪。

维拉斯克斯是卡拉特拉瓦的骑士,面色灰白、冷漠怪诞的菲力普四世的宫廷画家，王室元帅。他完全有理由属于西班牙王城马德里。他威严高尚，不说假话。但这种威严,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尚品德,而是包含着尖刻的

①维拉斯克斯（1599—1660）,西班牙著名肖像画家。

冷淡,细腻的观察,惊人的洞察力和思想上的坚定性,而他的手笔,正是受这种特质所左右。我认为,国王授予他高官厚禄,并不是为了赏赐,而是出于对他的恐惧。维拉斯克斯那全神贯注的锐利目光使国王不安。国王不能容忍同一个画家讲平等,因而被迫给他晋升官职。于是,维拉斯克斯成了宫廷高级官员,给眼睑下垂、目光呆滞、面色惨白的国王画肖像,给涂脂抹粉像被线牵住的可怜的木偶似的公主画肖像,还给宫中的大脑袋侏儒、小丑、瘸子、白痴等人作画。这对王宫的尊严是一种巧妙的讽刺。维拉斯克斯将国王和侏儒,大臣和小丑,作了尖锐的认真的对比,使人们对之不仅仅表示一下奇怪而已。只要他的画稍一涉及,即使不表达更多的内容,也会透露出国王和他那冷酷无情的世界的内幕。维拉斯克斯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画家,不是仰承鼻息的小人。他不仅是位画家,而且是位伟大的人物。他观察细腻深刻,有明确的主见、高度的理智。

# 谈谈其他艺术家

欣赏了戈雅的画作之后，我对任何事情也不感到惊奇，再不会在任何风格明快或灰暗的大师面前流连忘返了。里贝拉[①] 属于那些灰暗严峻的画家之列。我喜欢他画的瘦骨嶙嶙的老人和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他给这些人都封一个圣徒和殉道者的称号。但这里所见的是一位风格明朗的大师,他似乎半在地狱,半在天堂,黑如僧袍,白似面纱,这就是苏尔巴兰[②]。他的名字同他的画一样,浑厚有力。他毕生画的是僧侣，这都是些四肢粗壮或身材干瘪的小伙子，但个个都像塑像一样坚强。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什么是教团理想中合格的严格和刚毅精神。你要是想看看对男子骨骼和蓬松毛发的歌颂，看看对他们那不修边幅的描绘,不用去看统帅或国王的肖像,只要

①里贝拉（1591—1652）,西班牙画家。
②苏尔巴兰（1598—1664）,西班牙肖像画家。

瞧瞧善良虔诚的苏尔巴兰所画的伟大僧侣就成了。

要观赏穆里洛①，你最好到塞维利亚去。在那里你会看到,他所画的塞维利亚姑娘是多么窈窕娇美,温柔可爱。他画的圣母，被笼罩着一缕轻柔和煦的白光。原来这些圣母，就是神采奕奕，甜蜜庄重的塞维利亚小姑娘。令人亲近的穆里洛还描写和歌颂安达卢西亚的蓝天，他也画特里亚纳和其他地区的鬈发男孩。这些描写男孩的画已经遍布于世界各个博物馆中，而今天的西班牙也确实有着这种男孩。他们吵吵嚷嚷地在一些悠闲场所和广场游逛。当他们看到寻找穆里洛所画的孩子的外国人时,就一拥而上,狂呼乱叫,想讨几分钱。这真是南方孩子传统的不知害臊的讨乞行为。

现在我来回想一下在西班牙所欣赏的艺术，回想一下耶稣蜡像和他被出卖和拷打的躯体的彩色雕塑，想想那散发着腐烂味儿的坟墓和那些古怪残忍的怪物画像，这都是些天上的老爷。这是多么丰富的蜡像和艺术珍品的陈列馆啊。西班牙的艺术,主要是表现人,而且表现得极为逼真，几乎有几分激昂悲怆。你看，堂·吉诃德,国王,瘸子,人 这也许是为了表现天主教对罪恶的人体的否定吧。

请等一下,我还要谈谈摩尔人。你难以想象,他们是怎样的艺术家。他们的挂毯,颜料笔,建筑艺术上的花边

①穆里洛（1617—1682），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抒情画家。

和拱廊,是那样光彩夺目,那样柔和,那样富于创作性,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造型艺术啊！但是，可兰经禁止他们表现人物,不许模仿人,甚至连偶像也不准画。基督教重新征服西班牙之后,连同十字架一起,才带来了表现人的绘画。也许从那时起，表现人物的西班牙艺术才表现得如此急不可耐,有时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以至像西班牙这样无限绚丽多姿的国家,一直到十九世纪,竟然没有任何风景画,只是表现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掌权的人,残废人,死人,堕落的人……—直到戈雅的启示录那样的充满民主精神的作品。



# 安 达 卢 西 亚[1]

我老实承认,自己在火车上醒来观看窗外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到达什么地方。铁道两旁是活动的篱笆，往外看是褐色的平地，稀稀拉拉的几棵树，无精打采地呆立着。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满足之感，好像我已置身于布拉迪斯拉发和诺维萨姆克[2] 之间了。我润润嗓子，鼓起勇气，吹起斯洛伐克民歌曲调来了。我吹完自己所会的全部民歌时,发现所谓的篱笆,原来是一条浓密的两米高的丛林,有芦荟、小棕榈树,可能还有枣树。褐色的原野,刚刚翻耕，这就是安达卢西亚了。

你知道吗,当你穿过南美的滂沛大草原,安达卢西亚的玉米地,加拿大的麦田或其他什么地方时,真好像是在我国的科林或布热茨拉夫。大自然真是千姿百态，无穷

①位于西班牙西南地区。
②均为捷克斯洛伐克城市。

无尽。人们的肤色，语言，习惯千差万别，农民的劳动却几乎处处相同啊。他们耕地的时候，出现的是同样整齐规则的犁沟。各国的住宅、教堂可大不一样，连电线杆也各不相同，只有耕种的土地没有区别。巴杜比采[①]同塞维利亚就大致相同。我总觉得，这其中一定包含有某种伟大而单纯的东西。

但你们知道，安达卢西亚的农民不像我国农民那样长途往返，行动艰难。他们骑着毛驴下地，形象如同圣经中的人物，教人发笑。



①捷克斯洛伐克城市。

# 城　　堡

从外表看,它是中世纪的建筑,垛墙是由光滑的方块砖砌成的,里面是摩尔式的古堡,墙上刻满了可兰经的诗句。从墙根到顶端,全是吸引人的装饰,具有东方的难以置信的魅力。要知道,这种天方夜谭中的古堡,是摩尔人建筑家为信仰基督教的国王所建造的。有人写道，基督教国王费迪南于 1248 年圣克利门特日进入了他所征服的摩尔人的塞维利亚城。但是,有位格拉纳德的苏丹,为基督教徒的这一行动提供了援助。可见自古以来，宗教同政治就有关系。此外，信奉基督教的国王从塞维利亚驱逐了三十万注定要进地狱的穆斯林，这既有宗教原因，也有市俗原因。但是,留下来的摩尔人建筑师,在三百年中为基督教国王和西班牙贵族建造了许多宫殿，在墙上创作了纤细的装饰画，用艺术字描绘可兰经的词句。这就使得基督教同摩尔人数百年的斗争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

如果我要用词汇来描写城堡的庭院，大厅和房间，那就假设我是一名泥瓦工吧。首先，让我运来各种材料，如石块，上釉的砖，灰泥，大理石和名贵木材，还要搜集大量最美的词汇，来搅拌风格上的泥浆，然后像泥瓦工一样，由下而上，从有花纹的地板开始，竖立大理石柱，将底部和顶端加固，对墙壁要特别重视，表面铺一层光彩夺目的釉砖，再加上粉饰花边，色彩绚丽，既柔和又有光泽。紧接着安装窗架，拱廊，桃花图案，亭子，圆柱窗户和走廊，一切均按照贵族的等级行事。此外，我要加上钟乳石小型拱顶和天花板，描绘花边，星星，手饰，雕刻等。完工之后，我可能会对自己的粗糙草率的劳动感到羞愧，因为它无法加以描写。

你最好拿着万花筒，转动一下，那千变万化的图像会使你晕头转向。如果你目不暇接，就去观看水的波纹吧。当整个世界成为一幅变幻不定的图画时，你就去品尝麻醉品吧，还要添上使人沉醉的、引起幻觉的、发高烧的和获得快感的一切，加上使感官失去作用的一切，即类似绦饰，丝绸，锦缎，金银穿丝，宝石，钟乳石和梦幻的东西。这一切都变化无穷，充满幻觉，像童话世界，几乎是非物质的，不现实的，飘忽无定的。这种难以形容的铺张现象，已经非物质化了，似乎已成为映在墙上的幻影。同这些奇异的摩尔人相比，我们的艺术，与其说是用肉眼看的，不如说是用手触摸的。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可怕的东方精神，使摩尔人的建筑艺术，对视

觉具有这样的魅力，使建筑具有梦幻般的非物质的性质。这种世俗的，作用于感官的，给人快感的艺术，使物质本身演变成为具有魔力的面纱，生活于是演变成梦幻。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拉丁农民和罗马天主教徒不得不容忍那个过于讲究细腻装饰的种族。而欧洲所重视的物质性和传统性也必定会超越那种最高尚的文化中强调感官作用的精神。

其他的问题就只略书几笔了。欧洲的建筑同摩尔人的建筑艺术区别在于，不论哥特式，还是巴洛克式，都是为站着和跪着的听众建造的，而摩尔人的建筑艺术则是为精神上的享乐者所用的，他们仰卧着欣赏那迷人的拱顶，天花板和无数的花叶式装饰，这些艺术品好像横跨在头上的苍穹，给他们带来取之不尽的梦幻般的沉思遐想。

一群一群白鸽，不知从何处飞到那充满幻想的，温柔的，有堞墙的庭院。在这里，你才惊讶地感到这种具有魔力的建筑结构的真正意义：它是一首纯粹的抒情诗。

# 花　　园

前一篇叙述的城堡里，有一座花园，就其格局来讲，是典型的西班牙花园。虽然那里有的东西，别处从未见过。如基督教国王彼得的情人玛利亚的拱顶澡堂。据说，当时的礼节规定，宫廷官员必须喝她澡盆的水。但我对此颇为怀疑，因为我很少见到塞维利亚的绅士喝水。

我要凭记忆描述一下这样的西班牙花园。一张纸写不下，只好分三次写就。

一、西班牙花园首先是由柏树、黄杨、桃金镶、女贞、月桂、耐冬以及各种灌木组成的，它们被修剪为金字塔形，圆球形，成为一排排林荫道，绿色长廊，拱顶，围墙和背景，宛如一座迷宫，是古老严格的园艺学校按照几何图形精心设计的建筑。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国家，人们看到，这实际上不是由植物覆盖的花园，而是由阴影所组成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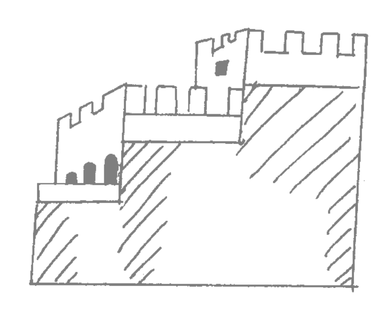
二、西班牙花园是由釉砖、瓷砖、普通砖、花饰陶瓷台

阶、园圃和座椅组成的，还有水池、喷泉、贮水池、小瀑布以及亭台、凉台、植物架、栏杆等。那些花饰陶瓷，极为精致，黑白相间，有棋盘状、条状、网状、花纹状，是由赭石，靛蓝和威尼斯红所描绘而成的。在这个陶瓷世界中，摆满了花盆，栽有山茶花、杜鹃花、青麻、秋海棠、菊花、翠菊等。整个林荫道都井井有条地布置着花盆，地上有，池边有，土坛上有，台阶上也有。

三、西班牙花园是由最繁茂的原始林和热带植物组成的，有棕榈、西洋杉、爬满蔓生植物的篠悬木，还有类似旋花的阔叶蔓枝和钟状花，此外，还有枣树、刺槐、海枣等。天啦，还有许多，我哪里知道它的名字！你们要是能亲眼看看那些树叶就好了！它们有的有光泽，像皮革一样坚韧，有的如鸵鸟的羽毛，有的像磨光的利剑，有的似飘动的旗帜。我告诉你们，夏娃如果用这儿任何一片叶子遮身，恐怕不是为了遮羞，而是由于讲究装饰和豪华。在这天堂般的原始林里，是没有种植花草的地方的，因此人们只好种在花盆之中。

就这三点，我给你们画了三幅画。可是事实上，所有这些植物，是一下子生长出来的，这当然我就无法描绘了。西班牙的花园，同时又是一种精心雕饰的如花似锦的建筑艺术。其中处处是瓷砖修成的喷泉、花坛、台阶，上面摆设着棕榈、蔓生植物盆景，有时就摆在喷泉和水沟交错的土地上。有生以来，我从未见过像西班牙这样百花齐放、百树丛生的花园。英国花园是贵族化的土地，西

班牙花园是人造天堂 法国的公园是宏伟的建筑,西班牙花园则是令人迷惘的梦境。在那阴影笼罩的甜蜜的角落,有潺潺的流水,冰冷的陶器,令人沉醉的芳香和热带的蓓蕾，还似乎能听到那善于享受的种族的轻轻脚步声，看到摩尔人留下的足迹。



# 特　里　亚　纳

特里亚纳是塞维利亚城瓜达尔基维尔河岸边的一个吉卜赛人和工人住区,那里流行一种特别的舞蹈,还有它自己的音乐，正如格拉纳达音乐是格拉纳达的典型歌曲，穆尔西亚音乐是穆尔西亚的典型歌曲，瓦伦西亚音乐是瓦伦西亚的典型歌曲一样。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日什科夫①有自己的舞蹈,德伊维采②有它的民族诗歌,赫拉德茨③同巴杜比采④的乐团截然不同，连恰斯拉夫⑤也有炽热的充满幻想的舞蹈，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啊。据我所知，恰斯拉夫至今并未产生那样的舞蹈。

不言而喻，我跑到特里亚纳去看吉卜赛姑娘去了。那是个星期日的夜晚,我以为,每个角落,她们都会在长鼓伴奏下跳吉卜赛舞,还可能将我拉入她们的帐篷,大大

①②为布拉格市的城区。
③④⑤均为捷克城市。

地热闹一番呢。不论多么可怕，我已将自己的命运置之度外，到特里亚纳去了。结果平安无事。并不是说那里没有吉卜赛男女,有的是,但一座帐篷也没有见着,只有一些小小的住宅和干净的庭院,数不清的吉卜赛小孩,喂奶的母亲和有着杏仁般眼睛的姑娘，深蓝色的两鬓插有红花,嘴里叼着玫瑰,身材都那样窈窕。人们安静地在门廊前度周末，休息。我跑到他们中间，目光注视着姑娘。我可以证明,她们大部分是整洁俊俏的印度类型,有的长着一对菱形的小眼睛,橄榄色皮肤和整齐的牙齿,腰部比塞维利亚的姑娘还灵活。讲这些该够了吧。在湿润的特里亚纳之夜，我看到这么多也满足了。

我是一个知足的人，上帝将特里亚纳的全部热闹场面都赐给我了。你听吧，远处传来了响板的声音和特里亚纳街头的喧闹声。毛驴拉的大车，挂着镶有花边的帏幔,车上挂着各式各样的装饰品,里面坐满了姑娘。她们敲着响板,像西班牙人一样,高声歌唱。上帝呀,这辆布置整洁、红灯高照的大车,实在引人注目,教人喜爱,好像一群新娘的床铺。她们轮流地唱着，有节奏地打着响板，鼓着掌,兴高采烈,一片欢腾。另一个角落也过来了一辆大车,里面也是一群敲敲打打、说说唱唱的姑娘。大车用六匹骡马拉着，一位戴草帽的安达卢西亚人赶车。男子们则骑着马,以舞蹈般的动作行走着。我问当地人,他们这是干什么来着。回答说,知道吗,刚刚朝圣回来。塞维利亚人,特别是男女青年,就是这样到附近一个圣徒像那

**里集合，朝拜的。姑娘们的裙子绣着宽宽的花边，叽叽喳喳，简直像一车小鸟儿。**

**当欢乐的人群在响板声中消失在特里亚纳各条街里的时候，我发现响板的声音使我奇怪地联想起夜莺的歌唱，秋蝉的鸣叫和石砖上的马蹄声。**



# 弗 拉 门 科 舞[1]

“ 弗拉门科 ”,捷文叫弗拉姆斯基。可是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弗拉门科，不过是吉卜赛人和摩尔人的一种混合舞,半是东方味道,半是吉卜赛风格。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谁也解释不清。北部的西班牙人不欣赏它,就因为它来自东方。跳这种舞蹈时,有人歌唱,有人弹吉他,有人拍手,敲响板,跺脚,还有人喊叫。因此,除了跳舞者,还有歌手，吉他手等等。他们从半夜开始，在酒馆献技。一般为吉卜赛人,由于弹奏颤音等技巧,可名扬省外。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始描写,为了让你们了解全貌,就按字母的顺序来谈吧。

跳吧,约瑟莉达,真好！

①一种吉卜赛舞。

安达卢西亚的一种单人舞。吉他琴奏出震耳的急促的序曲,坐着的一伙人开始扭动身子,踏脚,拍手,敲打响板,节奏性很强。突然,一个人将响板举起,发疯似地跳起来。这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上前起舞助兴，跳黑人舞,探戈舞,哥萨克舞,全身抽动,放荡无忌,节奏时快时慢,有时稍作停顿。西班牙舞同北方的舞不同,不仅用腿和脚，而且用整个身子。他们的双手上下飞舞，敲打响板,两腿在地上跳动,而手脚的活动,据我看,似乎只是为了配合臀部和两臂的动作。在急促的响板和跺脚声中，舞女的身体有时弯曲如弓，有时像波浪起伏。这是一种弦乐、响板、长鼓和鞋跟的明快节奏所组成的神秘交响乐，是舞蹈者轻盈柔美的波浪般身体动作所表现的诗篇。他们的舞蹈，有时如暴风骤雨，催人振奋，有时像小提琴舒缓的演奏，如泣如诉，但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诱惑力。

祝酒舞。跳这种舞时，吉他琴奏出刺耳的噪音，好像琴弦立刻要断了似的，观众狂呼乱叫，用自己的酒杯向跳舞者敬酒。

赞歌。这种舞曲的表演如此进行：一帮吉他演奏者开始弹起雨点般的时断时续的舒缓曲调，坐在他们中间的歌手,像金丝雀一样歌唱起来,他眯着眼,昂着头,两手放在膝盖上,声音拖得又长又尖,仿佛在同别人打赌,看

他一口气能坚持多么久似的。不一会，那紧张的高音转变为拖曳的颤音，还加上一点花腔，忽高忽低，像蜿蜒曲折的流水。突然，歌声低沉下来，琴声也逐渐微弱，可是歌手又唱起强劲、悲怆的曲子，以一种热烈的朗诵调，倾诉着心头的苦衷。一个转折，吉他琴从舒缓醉人的旋律转变为快速振奋的调子，渐渐地变换为波浪式的抒情小调。声调的变化，一会儿像闪亮的尖刀在空中飞舞，划出一道波浪，一会儿又像伊斯兰教寺院的祷告报时人的呼喊，像荒原上的独唱，而演唱的技巧出色得惊人。这声音，是对大自然和摩尔文化的歌颂，同时包含着吉卜赛人的诅咒。这不是威尼斯的船夫和那不勒斯的马夫甜蜜的号子声。在西班牙，人们就是这样尽情狂热地歌唱的。一般地说，唱的内容是失恋，威胁，忌妒和复仇。这种歌不长，只有一小段，但音调起伏，速度舒缓，拖得较长。许多歌唱家就是这样演唱西班牙各地区的舞曲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是形式。塞维利亚人欢度周末时，也是这样热情奔放地唱弗拉门科舞曲，就好像唱恋歌一样。

响板。不仅是一种敲打、旋转的乐器，能发出颤音、咯咯声、啼啭声，而且主要是一种舞蹈道具，能使舞姿起伏如波浪，使舞蹈者的手指头表现出各种动作。它像一个小鼓，使跳舞者的双手形成拱形，掠过头顶，这是美丽的西班牙舞的基本姿式。响板可不容易舞弄，我试过一

下，哪怕只是按拍节敲打，也很困难。听到响板的声音，使人联想起整个黑非洲及其手鼓狂热的节奏。舞得越快，响板的声音也越响。听着那激动人心的尖叫声和有节奏的掌声，我也跃跃欲试，差一点也要去狂舞一阵了。有什么办法呢，这种音乐就是这样使你的两腿和脑袋平静不下来。

吉卜赛女人。大部分来自特里亚纳区。跳舞时，拖着带重摆的长裙，就像古代的舞女一样。她们跳的实际上是一种肚皮舞，两腿紧紧向外蹬着，身子仰着向上弯曲，头部几乎接近地面。音乐一响，舞女的腹部急剧地起伏，腹腔和臀部不断扭动，手腕如白蛇一样宛转，脚后跟使劲地跺着，就像在强人的手中挣扎。戛然一响，音乐中止，吉卜赛女人躺倒在地，似乎是被一种轻松的快感征服了。这是一种粗野、急促和痉挛般的舞蹈。

孩子，在塞维利亚街头跳舞的孩子。她们一手举过头顶，一手贴着臀部，跳得很美。有时掖着裙子跳小步舞，大大方方地抖动着身体，颇有几分傲然的风度。一群小姑娘，就这样像一排排木偶，脚踏小巧的高跟鞋，跳着成年人挑逗性的舞蹈。

方丹戈舞。跳这种舞时，身穿拖曳的长衣裙，稍一转动，就像一个旋涡，陀螺或盘碟。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艺

术，实在好看。这种舞蹈，好像是从波涛的皱褶和浪花组成的镶边中喷涌出来的。

男女共跳的一种哑剧式的舞蹈。内容有调情，抗拒，说媒和一些粗野动作，由一男一女主演。依我看，女的有几分放荡，男的则表现野蛮，甚至将女的拖倒在地。要是吉卜赛人来跳，就不管哑剧不哑剧了，他们表现出一连串的狂热动作,一会儿腾跳,一会蹲下,飞快地打着手势,发狂一般地跺脚。它是一种真正的舞蹈，但所表现的内容不过是一团无法控制的火罢了。

吉他舞。其曲调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发出的声音粗犷有力，不是低沉委婉的曲调，也非甜蜜动听的和声,而是琴弦的轰鸣,像武器的叮当声,大鼓的咚咚声和铁桶的啷当声。它如同暴风骤雨，表现了一种勇武精神。演奏的男子汉,简直是以急剧的动作,在琴弦上捶打,活像一个山林大盗。

霍塔舞。是阿拉贡地区的一种歌舞。歌声带有浓厚的花腔和摩尔人的因素,粗野奇特,有时急促,有时缓慢,但是没有弗拉门科舞那种波浪起伏的表演，有时每句歌词变为拖拉的滑音和低沉的呻吟。但霍塔舞是一种很优美的舞蹈,节奏迅速流畅,舞蹈轻巧自如,而且有一种圆润舒缓的曲调和旋律伴奏。

鼓掌舞。一个人跳舞，其他人团团围坐着，有节奏地鼓掌，好像怕跟不上琴声的拍节似的。弹琴的人坐在小凳上一边扭动身子，一边同大家一样叫喊，跺脚，还有人在一旁敲打响板。

街头鼓乐班，用的是阿拉贡地区的一种曼陀琳乐器，中间鼓起，能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同霍塔舞曲的音调十分和谐。

瓦伦西亚的歌曲。歌手在响亮的号声和快速旋转的响板声中狂热地叫喊着，我从未听过摩尔人那样拖长的可怕的尖叫声。

最后，是用双脚跳动的激动人心的一种有节奏的舞蹈。

口渴了。我该休息了。

# 酒，奶酪及其他

同每一个古老美丽的国家相像，西班牙各地区也保持着一种地方特色。瓦伦西亚和阿斯图里亚之间，阿拉贡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之间，至少有一千零一种区别，甚至连大自然也同这种地方主义的精神有关系，以致每个地区生产的葡萄酒也各不相同。你们知道吧，卡斯蒂利亚的葡萄酒使人勇气倍增，格拉纳达的葡萄酒引起人极度悲伤，安达卢西亚的葡萄酒使人产生安适和向善的感情，里奥西的葡萄酒催人振奋，卡塔拉尼亚的葡萄酒使人饶舌，而瓦伦西亚的葡萄酒则教人沉闷。

此外，赫雷斯的雪利酒应就地而饮，同我们喝的赫雷斯甜酒不同，呈白色，略带酸涩味儿，表面像油一样柔和，总使人感到有些特别，到底是海滨的酒啊。褐色的玛拉加酒，浓郁而黏稠，如同香甜的蜜，但又火辣辣的，有点刺激性。然后就是圣卢卡尔的所谓曼萨尼拉酒，同它的名字一样，清新而猛烈，为世人所喜爱。喝上几杯曼萨尼拉

酒，你就像乘坐顺风船那样逍遥轻松。

我还告诉你，每个省的鱼和奶酪也各不相同。香肠，血肠，豆子，西瓜，橄榄，葡萄，糖果和其他特产也各不一样。因此年迈老实的作者总是告诉人们，出门有益。而每一个到遥远的国家去求教的人都会向你证实，珍贵的东西往往在好的酒店里，阿斯图利亚的国王早已灰飞烟灭，但阿斯图利亚的腌干奶酪依然在世“；阿兰胡埃斯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① 但那儿的草莓至今仍享有盛名。请不要纵情而食，暴殄天物吧，人们的食物总是受制于时间和地点。在俄国，我想品尝鱼子酱，在英国希望吃到英格兰咸肉。可是英国却给端来鱼子酱，在西班牙竟吃到英国咸肉。各个国家的爱国者，都要对我玩弄点小阴谋。国际资本，第四国际，也不像国际旅社那样使我感到威胁。先生们，我发誓要反对他们的阴谋，要喊出各个地方的古老的神圣战斗口号，如宁死不屈之类。

①指德国诗人席勒一剧本的诗序。

# 卡 拉 维 拉[1]

船停泊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离金塔[2] 不远的港口,西班牙船只曾经在这里卸过秘鲁运来的黄金。据说，船上的甲板和缆绳，都是根据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乘坐的圣玛利亚号商船仿造而成的。我登上船，希望发现一点与哥伦布有关的东西。从船舱一直爬到船上，在哥伦布舱房的床铺上躺了片刻，从桌上拿走一份可能是哥伦布时代留下的《前锋报》作纪念。我仔细观看船上的古炮，不知道叫什么名称，当时我险些儿在一尊装有炮弹的铁炮跟前把脚歪伤了。我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是感到惊讶，那样著名的船为何这么小。这种船在布拉格的河道上，作短途客运也不够格。

走上甲板,我想起来了,在我们的背后,举办过伊比

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乘坐的船只。

②即所谓十二级塔，是塞维利亚南部最古老的纪念物。

利亚半岛和美洲展览。闭幕之后，塞维利亚即办起了大型伊比利亚——美洲大学。正如塞维利亚人所希望的，墨西哥，危地马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的青年小伙子都到大学来就读。想到这些，我一下子也很希望成为西班牙的一个爱国者，并高兴地喊道，人们，注意到没有，在大洋彼岸，不知道有多少人讲西班牙语，那里的国家，虽然多得像树上的枣儿，但都是一个民族；如果认真衡量一下，还有着统一的文化，对吧？先生们，请设想一下，所有的人讲同一种语言，拉同一根纤，那么其中可能会有某种连国际联盟也办不到的事，如欧美联合和白人洲际协定之类。假如这样，也许等于再次发现一个美洲大陆。你们想想吧，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多么关注那些大国列强为船舶吨位和大炮口径所进行的无穷无尽的争吵啊！朋友，每一位经过伊伦或波尔特巴[①]来的外国人，从我们西班牙人这里发现了过去的某种伟大的世界性的东西，只会注目赞叹。但这些东西如今何在？为了戈雅和塞万提斯，让我们再一次地去从事那番伟大事业吧！

我对他们讲这类话，是因为一个人乘坐在联想起哥伦布的那样的船上时，也会产生一种再发现一个美洲大陆的想法。我当然不可能发现新大陆，但在西班牙我看到了某种近似的现象，我觉得那就是民族主义。这个民族比任何其他民族——英国人除外——都更多地保持了

①西班牙城镇。

本身的生活特点，从妇女的头巾到阿尔贝尼斯① 的音乐,从家庭习惯到街头商店,从骑士到驴马,都表现了对古老西班牙特点的尊重，不关注国际文明的发展。这也许是受气候或半岛位置的影响，但主要的基本的作用是人。这里每个地区都有一种地方自豪感，各地的骑士都是那样昂首阔步,盛气凌人。卡的斯人傲气十足,因为他们住在卡的斯;马德里人因为住在马德里而自豪;阿斯图里亚人,卡斯的利亚人表现骄傲,原因也在于此。每座城市的名字,俨然像国徽一样尊严。因而其结果是,塞维利亚人从不迁移到远方,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甚至不愿意去马德里定居。西班牙的一个深深的秘密，就是它的地方主义，也就是欧洲其他地区正在消失的那种荣誉感。这种地方主义，是自然、历史和人民的综合产物。西班牙始终保持它那大自然的特色，至今仍迷恋于它的历史，因此能够保留这样多的古老传统。这只会使我们其他国家的人深为赞叹。能够作为一个民族保存下来,该多么好啊！

① 阿尔贝尼斯(1860—1909),西班牙作曲家,钢琴家。

# 沙　达　纳[1]

卡达隆尼亚②人，最好给我演奏你们沙达纳的音乐吧。这种乐曲，清脆准确，犹如牧童的笛声，是真正的地中海音乐。它不像摩尔人的音乐那样舒缓婉转，也不如吉他琴一样充满忧郁的深情，而是那样质朴、粗犷和欢快，同该地区的情调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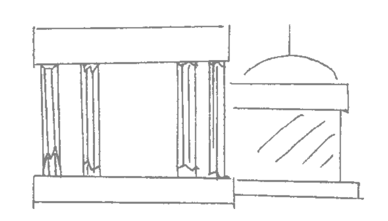
该地区不像西班牙其他地方的山岩，而是像普罗文萨③的山丘，不生长木尔西亚④式的棕榈树，而是漫山遍野的里维拉式的另一种棕榈树。这种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不易表达出来。但从你呼吸的空气中，从他们那装有绿色窗户的住宅中，你会感觉到，差别确实存在。

这个地区的人，都穿着编织的白色便鞋，有点像罗马的凉鞋，头戴红色的鸭舌帽，不少人是蓝眼睛，棕色头发，体格健壮而矮小。音乐的风格，葡萄酒的味道，人和自

①②③④　均为西班牙的地区或城市。

然，一切都渗透着北方的特点。树叶已纷纷下落。篠悬木的第一片黄叶，也许是来自故乡的问候。这种树不像南方栽种在庭院，而是生长在街头。儿童与狗，母亲，醉汉和读报者，驴和猫，一切都生活在门前和人行道上。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西班牙这个国家如此容易发生街头风暴。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东西使我最惊讶，那就是王室城堡的卫队。他们穿着卡达隆尼亚草鞋，头戴高顶礼帽。你们知道，礼帽，草鞋，刺刀枪，混在一起，多么奇怪和不协调啊。但它毕竟形象地反映了卡达隆尼亚不同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粗犷的和商业性的特点。



# 回　力　球

回力球，是用狗皮制作的一种坚硬的小球。比赛时，你从远处看，也许会觉得那儿一片混乱，好像有人要朝粗野的观众中发射什么东西。但当你走到近旁一看，发现那大叫大嚷的，既不是运动员，也不是观众，而是在观众前面跑来跑去、作打赌裁判的中间人，是蓝队胜，还是红队胜？就其戏剧性来说，值得一看。他们发出刺耳的叫声，东跑西窜，不住地挥手，用手指表示胜负。打赌的结果，要看回力球的来回。小小的回力球，好像树上的核桃，被猴子摘了下来，拿到观众鼻尖前挥舞。

观众打赌的狂热不断上升的时候，真正的回力球比赛正在观众席下面进行。一边两名运动员，手拿编织的带槽球拍，用皮手套固定在右手上。运动员埃洛拉用球拍捕捉飞来的小球。扑的一声，小球撞在回球墙上，沿着抛物线被弹射回来。又一声响，球落入运动员加勃列先生的球拍，但马上被打到墙上。嗖一声响，乌加尔德先生

用球拍在空中将球捉到了。他将球拍一挥，球像一颗炸弹似地撞到墙上。嘣，球又落入特泼多罗先生的球拍槽中去了，但立即被打到墙上。该埃洛拉先生接球了。球场上出现了类似电影的慢转镜头，你只看到四个身穿白衣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来回腾跳，砰，一闪亮，砰，又一闪亮，球从他们头上飞来飞去，几乎无法看清。如果有一次没有接住，球在场上跳了两下，或者出现其他犯规动作，即等对方得分。这时，打赌的中间人又挥手又叫喊。比赛继续进行，由一队获得六十分为止。然后换上新的红队蓝队，重开赛局，而观众和赌注也像运动员一样，另换一批。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种比赛相当单调，可以用极简单的字眼来形容，那就是“捉球”。但实际上不是捉球，而是玩魔术。球拍的形状像手掌，球的速度如流星。当小球从墙上反弹回来飞向观众的时候，四个运动员脑子准会一闪，以为这一下要出人命了。捕捉飞来的球，简直像用汤勺接那军用步枪射来的子弹一样。球不论怎样飞来，他们都能接住。球员们如此自信，仿佛是飞燕在捕捉蚊蝇。他们把手一伸，球接住了；打出去的球，对方将球拍一钩，也接住了。他们这套魔术，跳跃和翻腾动作，是那样轻松自如，干净利落，像用拍子打苍蝇一样。只听见一声响，球闪一下，飞向墙壁，如此而已。并未看到他们像田径运动员那样费劲。这样的运动，实在是充满幻想，但又那样单调。

玩这种球的只有山区的巴斯克人和纳瓦拉人。巴斯克人为世界各国生产一种名叫贝雷的法国式小帽，我国斯特拉科尼采也生产这种帽子。梅勒[①]教授对我们论证说，巴斯克人是整个地中海的古老居民，同高加索的某些部族相近似。他们语言复杂，至今没有人研究出结果。他们的乐器是单管短笛，又名六孔竖笛，吹奏时有小鼓伴奏。

这是欧洲最小的民族，也许是流落到此的大西洋人。如果这一点勇敢民族的残余也消失了，那真是一种罪过。



① 梅勒（1866—1936），法国印欧语系专家。

# 蒙特塞拉特山

远远望去,那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山峰,屹立于卡达隆尼亚的群山之间。但越走近它，越感到惊讶和难以理解，最后你竟会脱口而出“:我真傻,怎么从未见过这样的山峰!”这又一次证明,近看世界比远看要有趣得多。

你们知道吧,从巴塞罗拉① 遥望，它不过是座山岭，近看它，则好像是由大型圆柱擎举着一样。说它是座山，不如说像一幢教堂建筑。下端是红色的岩石，上面矗立着一根根尖塔般的圆柱,像画廊,又像石林。第三层岩石上有独眼巨人② 般的列柱，高达一千二百公尺。我孤陋寡闻,从未见过这样的石柱。环山公路越蜿蜒而上,你越紧张得屏住呼吸。下面是万丈深谷，上面是高塔一般的蒙特塞拉特山，中间空悬着类似古教堂一般的凉台。那

①西班牙东部名城。

②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儿有停车场，可容纳数百辆大小轿车和马车。夜店，旅社，供你在那宽敞而喧哗的朝拜圣地就宿。教堂里还有其他教堂所没有的藏书馆，从古老的木板对开书，到叙述立体主义的猪皮封面书，应有尽有。再往上，是圣赫罗尼山峰。形状如沙丁鱼罐头的缆车，将你送到教堂塔顶。你坐上缆车，表面上若无其事，一点也不担心会掉下去。到达塔顶之后，你也许会人云亦云，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么我就给你摆一摆吧：

一、看那郁郁葱葱的植物。从下面遥望，它们像健壮手膀腋下的一绺绺汗毛，近看却是新翠嫩绿的常青树、灌木丛,清丽娇美的黄杨花、卫盾花、桃金孃、月桂花、帚石南。说实话，我从未见过这种天然公园，而且树木花草又是长在如水泥浇铸的坚硬岩石的裂缝之中。

二、看那蒙特塞拉特山上的高塔和圆柱般的岩石，看那可怕的死谷和光秃的峭壁。据说这条死谷是耶稣受难日裂开的。关于这段峭壁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是古时的岗哨，有的说是僧侣朝圣的栈道，有人认为它的形状如长笛，有人则断定如牙床。据我观察，像人们祷告时合拢的五指。那山峰的确像无数祈祷的手指，在为游人祝福，给他们启示。我相信，正因为如此，这座山才被造得比其他山峰高出半截。我还相信——这已不属于本文的范围——，我会坐到圣赫罗尼顶峰，那儿是山的圆顶，又是无限大的充满神奇的自然大教堂的中心。

三、最后，可以俯瞰四周一望无际的碧绿和玫瑰色的

起伏不平的山峦:卡达罗尼亚,那瓦拉,阿拉贡和冰河晶莹闪光的比利牛斯山。山麓有座洁白的小镇，还有圆溜溜的山冈,如同梳洗过的一绺绺青丝。此外,山坡上布满了山沟,图案好像指纹,也许是天神们的指纹吧。它使这个令作者心醉神迷的温暖和紫红色的山区，一下子变成了棕色。

观赏了这一切，你会无限赞叹，思潮如涌。他乡之客,该起程回归祖国了。



# 归　　途

要返回故乡了，还要经过四个国家。但我所见到的一切,像一串滚珠,一颗颗从手指间散落了,因为我只想到一件事:回去!从一踏上归途,蜷伏在火车的一角,闭上两眼,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经历的事情够多了,一切都够了。回到故国,形单影只,朝朝暮暮,都被那同样的熟悉的事物包围着。是的，世界多么伟大啊！

你看他,呆头呆脑,坐在角落里,那样不幸和悲伤,也许嫌自己看到的东西太少了。他没有参观萨拉曼卡①和圣地亚哥②，没有看到厄斯特列马多拉③ 和安索的老太太，没有目睹吉卜赛王的尊容和聆听巴斯克斯④ 的民乐演奏。人总希望亲眼看到一切,接触一切,如拍拍托勒

①马德里西北部城市。

② 此处指西班牙西北部城市。

③位于西班牙西部一带。

④位于马德里西南部。

多[①] 一带的驴马，抚摸阿尔卡萨尔花园的棕榈树。至少用指头将所有的东西接触一下，使世界的一切都从他手心过一下。当你见到或触摸到至今未曾知道的事物时，该是多么高兴啊。了解事物之间和人们之间的差别，就是扩大人们的眼界，延长人们的寿命。

你满怀感激欢乐之情，领受了不同于你的习惯的全部事物。你见到了吧，有些旅游者，为了不漏掉一点罕见的美好的东西，连脚板也磨光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热爱无限丰富多彩的生活。告诉你吧，这绚丽多姿的生活，一般理解也包括历史和大自然，都是各民族创造的，但二者又融汇于民族之中。如果我们想以对生活的爱去支配世界上的事物，就应该通过世界所有的语言说道：

先生们，所有的人都是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对我们漂泊天涯的游人来讲，下述现象只会使我们高兴，不会令人惊讶，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例如塞维利亚人是人，但他们是与别人不同的塞维利亚人。西班牙人是真正的西班牙人，惟其如此，我们才高兴，才更加热爱他们，尊敬他们。同样，我们也尊敬中国人，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对葡萄牙人来说，也莫不如此。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语言，连一个字也不懂。有的人，只是当这个世界有柏油马路，只相信一个上帝，并将酒馆饭店关闭的时候，才爱这个世界；有的人，当世界只具有一种文明外貌的时

①位于马德里西南部。

候才爱这个世界。但不论怎样，我们总算是爱这个世界的。只是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热爱全世界，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人间乐事,因为世界上气象万千,各不相同。我们呼吁 青年们,既然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让我们建立一个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吧,毛发,语言,习惯,文化,甚至信仰的上帝也各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呢。每种差异都值得去爱，因为差异扩大人民的视野，丰富人们的生活。让使我们分离的一切，将我们联合起来吧！



归途中的人，眼光正抚摸般地观看法国丘陵的葡萄园，德国整齐划一的啤酒花地，但他却狂热焦急地盼着最后一道国界那边的（即祖国的）耕地和苹果园！

# 荷兰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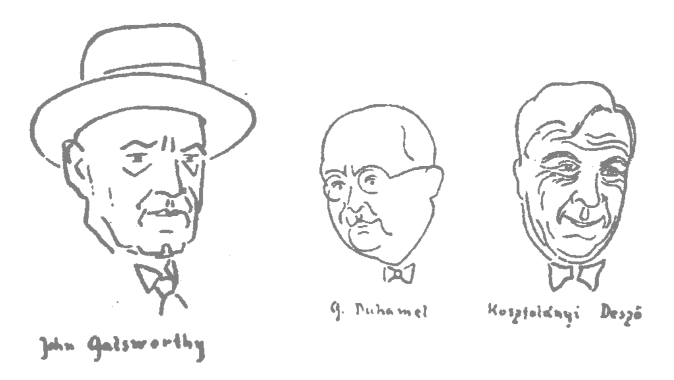
# 人　物　素　描

当我将离开荷兰的时候，首先给你们叙述和刻画当地人民的典型面貌，无疑是适当的。至于涉及到城市富商，政界要人，学者名流，请诸位去翻阅弗林克①、凯捷尔②、特鲁斯特③、艾利阿斯④、伦勃朗⑤、桑德拉尔特⑥和十七世纪荷兰其他画家的作品吧，因为从那时到现在，荷兰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不佩带宽皮带、护胸和军事装束罢了。你要是想更多地了解荷兰海员、加尔文派⑦教徒和农场主，我认为，在某些地方，至今确实还存

①弗林克（1615—1660），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学生。
②凯捷尔（1596或1597—1667），伦勃朗之前最著名的荷兰画家。
③特鲁斯特（1697—1750），荷兰画家，雕刻家。
④艾利阿斯（1590左右—1646），荷兰著名肖像画家。
⑤伦勃朗（1606—1669），荷兰最杰出的画家。
⑥桑德拉尔特（1606—1688），在荷兰出生的德国画家。
⑦加尔文（1509—1564），宗教改革家。

在。在乌德列支城，霍达火车站和莱顿① 城的电车上，我亲眼见到了这些人的每个类型。我看到了被称为民族特点的大自然中的罕见的现象，实在十分高兴。

但是，在海牙我却置身于具有相当国际性的环境之中，即国际笔会代表大会。我可以向你报道我所会见的许多文化人士的消息。他们共三百五十人，有一些我是无法描述的，如比利时的比尔拉特、鲍里斯·索科洛夫和其他人。但在这里，我见到了高尔斯华绥②，他脸色比过去显得更加白皙，皮肤润滑细腻，像被皎洁的月光照耀着似的。他非常稳健沉着，富于涵养，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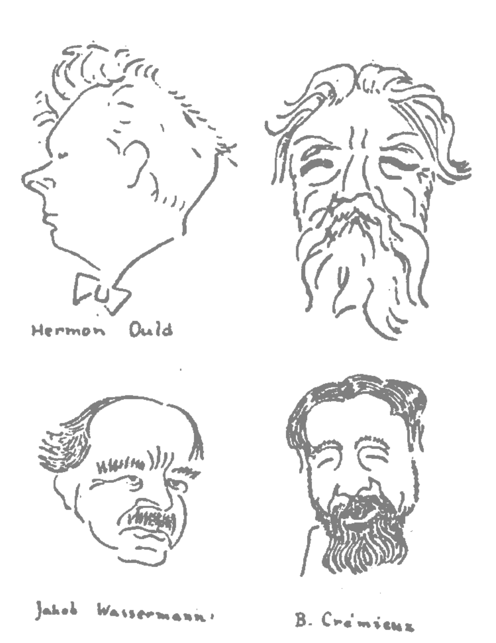



法国诗人和批评家杜阿梅③，圆溜溜的脑袋，近视眼，过去当过大夫，是与现代欧洲有相当关系的人物之一。

①位于荷兰西部。
②英国作家。
③法国诗人。

这位面带笑容的是匈牙利诗人科奇托拉尼。他微笑,是为了表示不生我们有关单位的气,因为该单位曾经不允许他在我国逗留。他的微笑，宛如一泓清水泛起的波纹。

欧尔德,担任国际笔会中心的书记,童话作家,一位真正坚毅刚强的英国人,又是一个和蔼可亲,善于谈吐的爱尔兰人。




而这位德国诗人道伯勒好像日耳曼的一位尊神,英雄般的胡须遮不住这聪明睿智、胸怀坦荡的诗人的和善公正的面容。

这一位前庭开阔、皮肤黝黑的男子,是法国小说家瓦赛尔曼,而决非别人,他显得有几分忧抑沉默。

法国人克雷米厄，是一群变化无常的文学人士的组织者,笑容可掬,堪称美髯文人。

晦涩难懂的诗人阿契，原籍加里西亚，是一位诚挚、



健谈的犹太人。还有他的孪生兄弟，南部斯拉夫人杜契奇。为了不混淆这兄弟俩，代表大会中流传这种说法：“当你认为是在同阿契谈话时，他一定是杜契奇；而当你觉得同你交谈的人是杜契奇时，他必然是阿契——只有用这个办法来辨认他们哥儿俩。”

这位胡须浓密漆黑的人是雕塑家麦什特罗维奇，一个严肃矮小的人物。假使他像我们的霍列伊茨[1]那样高，就会创作小型雕塑，可是因为他是位小个子，所以就尽量创作大型塑像了。




最后是面带笑容的法布里乔，这是我简单描述的唯一的荷兰人，而且并不典型。典型的荷兰人一般是孤僻严肃的。

当我刻画着这微笑的面容，离开国际笔会的时候，想指出一点，人们对语言不通所造成的混乱，解释往往是不正确的。造成语言混乱，并不是每人各讲一种语言，而是

①霍列伊茨（生于1886），捷克画家，雕塑家。

有人同时将几种语言搅在一起。一个人讲本民族语言，哪怕是自言自语，也不会引起混乱。可是一旦用几种语言混合起来说‘ 是的 ,先生 ,今天天气糟透了 ① ’时 ,人们就目瞪口呆 ,莫知所云了 ,如同圣经记载的纪念巴比伦塔落成典礼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的情况一样。



①英、法、德文搅在一起讲的几句话。

# 自 行 车 之 城

按顺序讲,我从荷兰获得的第一个印象(黄铜式顶篷的绿色火车头除外)是:砖,窗户,主要的是自行车。那些砖,表现了荷兰本土的色彩:绿色的原野,小巧玲珑的红色住宅,白色的带沟槽的砖块,宽大明亮的玻璃窗;此外,又是绿色的原野,砖铺的马路,自行车沿着它静悄悄地从一幢红楼驶向另一幢红楼。楼房的四面，除了红色的砖，主要就是窗户，各种形状的大小不一的明净闪光的窗户。砖墙本身,没有什么特色可言。荷兰人的建筑艺术,最讲究窗户。窗户的造型,大小,高低,宽窄,各不相同,适合这个国家每个人的独特的需要。

现在要说到自行车了。过去我见过几辆，但像阿姆斯特丹这样多,我是从未见过的。这里,不是零零星星的几个车轮,而是成群,成串,成堆,简直是自行车的海洋,它们像麕集的细菌,蠕动的纤毛虫,飞舞的苍蝇。最精彩的是,当交通警变换信号灯,停止自行车前进,让行人横

穿马路，然后再宽宏大量地开放绿灯时，整个自行车队由几名突击手领头，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集体向前冲锋。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说，当时荷兰有自行车二百五十万辆，包括王室成员，海员，婴儿，孤儿院的小孩，每三个人有一辆自行车。我没有统计过，恐怕还要更多一点。人们说，在荷兰，只要坐上自行车，它会自动地前进，因为这个国家的马路太平坦光滑了。

我见过骑自行车的修女，牵着牛骑车的农民，有的人骑在车上吃早点，有的将孩子、小狗带在车上，情人们手拉着手，并排骑着，奔向美满的未来。可以说，整个民族，都骑在自行车上。如果骑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族的习惯，那就该想到，这对民族的特点，大概会产生影响的。依我说，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人们在自行车上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不会干扰旁人骑车；

二、随时等待时机，只要有一箭之地，立即蹬起踏板；

三、平稳而行，不慌不忙，连一点儿闹声也没有；

四、有时尽管车骑拥挤，成群结队，在车上比步行还是更为保险，更少受外部的干扰；

五、自行车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平等和同族之感；

六、培养坚忍不拔的精神；

七、养成严肃的习惯。

我这里讲的全是自行车的好处，比我所想的还要多。现在，自行车无法报复我，我可以公开地讲，我并不喜欢它们，因为人们在它上面，似坐非坐，似走非走，使我产生了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再说，坐着前进，终究对民族发展的速度会有影响的。人们在车上不慌不忙地蹬着，同时却在迅速前进。可以看出，尽管荷兰人蹬踏板的速度同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他们走得还是相当远了。但我作为步行者，不会妨碍他们骑车；但愿每个民族，运用他所掌握的手段，奔向自己的目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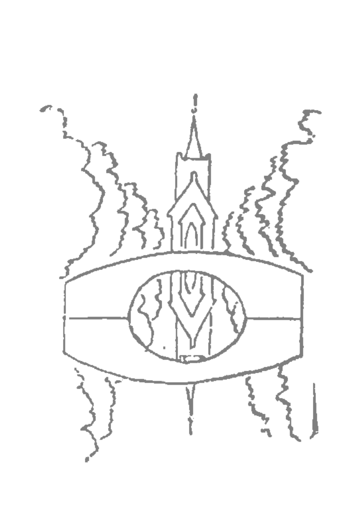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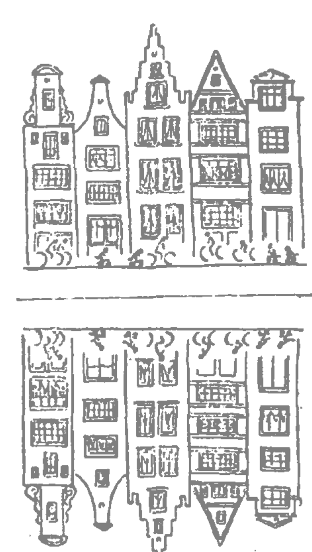


荷兰街头，还有一种引人注目的东西，那就是狗。它们不戴嘴套，因而可以不停地吠叫，但相互不咬架，也不伤人，不像中欧那容易激怒的同类。由此可见，不戴嘴套，给以自由，不仅对猫来说，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对于狗和我们人类来讲，也是如此。阿门。

# 小小运河话古今

在我国,市区一排排楼房之间,是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在荷兰,却是潺潺的流水,人们称之为小运河。从一座城市流到另一座城市的，叫做运河。静静的流水两岸，没有栏杆,而是一行行参天大树,一排排明净的楼房。这一切都清晰地映在清澈如镜的水中。

人们说,那些小小的运河,就是四通八达的水道,荷兰人通过它把货物运到全城。对此无须否认，我就亲眼见过一艘艘船在市区小心翼翼地运送牛奶和鲜花。但按实话说,我以为,过去,荷兰人将楼房与流水连成一片,是想一口气建成两座城市：一个耸立地面，一个映在水中。因为他们的国土小,难以往宽广方面扩展,只好朝纵深方向延伸，使水里再现出一座城市。又因为这里多是沙地，建筑物过高是不适宜的,因此,地面的房屋,只好借助水中的倒影,二者凑起来,就显得加倍的高了。地上,人们过着幽静舒适的生活；水中，他们的影子更觉飘逸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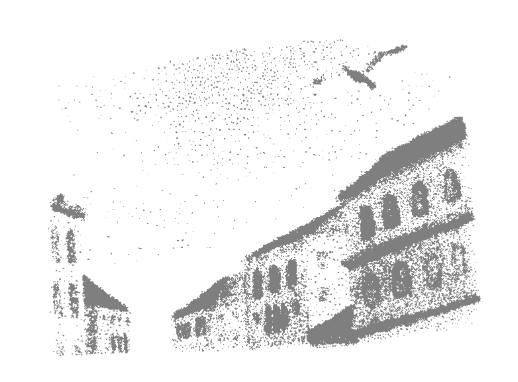



水中的人影，男的似乎穿的是高领服，女的戴的好像是高高的包发帽，仿佛都成了几个世纪以前的人，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整个城市，好像不是建在地面，而是镶嵌在光滑的明镜之中。漂亮的街衢，宛如神秘的渊潭中漂浮的幻影。楼房和倒影，浑然一体，交相辉映。

有些运河，长年流水，船行如梭。有的小运河，水源枯竭，苔藓密布，散发出污泥烂鱼的气味。那些著名的运河，景色依旧，既映照着古代建筑的雄伟富丽，也再现了教堂的神圣庄严。年久失修、流水混浊的，则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德尔弗特城的小运河中，一幢幢红楼的影子在荡漾，阿姆斯特丹的小运河，竖着黑白两色桅杆的渔船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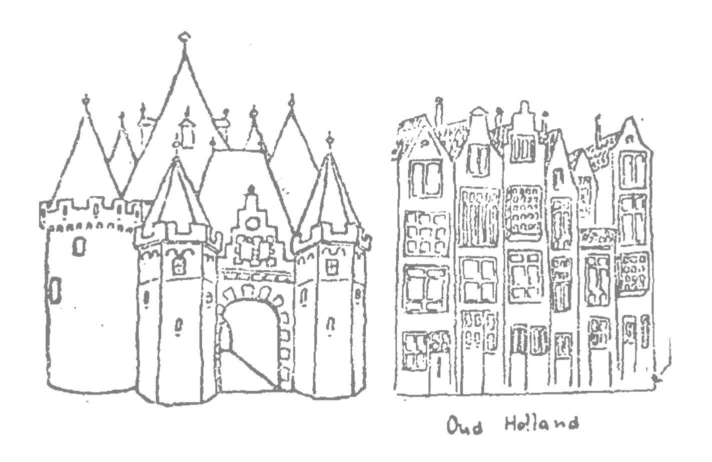
浮动：乌特列支的小运河，其深无比，犹如大地陷落的裂谷；一些更小的运河，经年淤积，人迹罕至，只剩下一个名字，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傍晚，是运河显示它的特色的最好时光，清脆的钟声，像雨点似地在平静的水面上激荡起缕缕涟漪和皱纹。这种情景，也许有很久的历史了。



# 古　城　风　光

这儿所有的古城，不管是德尔弗特，霍达，还是莱顿，彼此都很相像 运河织成的水网，古砖砌就的教堂，商船




般的拱形屋顶，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市民的豪华气派，塔形牌坊，鱼市，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被杀害的某某公爵的故居，还有永远沉睡在运河之滨的十六、十七世纪阒无

一人的无名胡同。

房屋倾斜,如同比萨斜塔,因为建筑物下面,全是沙地。有的住房,地基狭窄,仅有两公尺宽。这个水和沙的国度,每寸坚实的土地都极其珍贵。为了节省地皮,上下楼的通道，既是楼梯，又像陡峭的阁楼和鸡棚。要运家具,必须通过窗口,楼梯是无法上去的。房顶安有粗壮的木墩,装着绳索滑轮,供向上运物品之用,这样,窗户就特别宽大。还有，荷兰人似乎眷恋家室，无故不走街串巷。与其沿着又陡又窄的楼梯上上下下，不如坐在明亮的窗台前，观看街上发生的一切。不过街头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别的人也照例不大出门,只是坐在窗口瞭望。啊,一切都取决于土地,所以多少世纪来,荷兰的城市建筑,基本上没有变化。今天的奥德和都多克城，同古城德尔弗特、乌德列支一样,都是用具有同样民族特点的光滑的砖建成的，只是新城留了一点空地，供扩建新区之用。此外，新街道的设计，与那些映在陈年运河之中的古街一样,也非常新颖,并有几分现代化。通过半开的门窗,你可以看到，室内的装饰陈设，同过去的画家维尔美也尔①所描绘的场面别无二致。

既然提起维尔美也尔，就该说到凡·戈格②。人们一旦领略到荷兰这个国家的色彩的美，对戈格作品的色调

①维尔美也尔（1632—1675）,荷兰画家。
②戈格（1853—1890）,荷兰画家。



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珐琅般的光泽，红色的砖，饱含水分的略带绿色的泥土，黄黄的沙地，颜色鲜艳的招牌，在清新的空气中闪亮得使人精神为之一爽的纯净的色彩 这一切,都在戈格描绘荷兰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了。法国的色彩则完全不同,白杨呈银灰色、浅蓝色。戈格只要领略一下南国的骄阳，他在创作中就更能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城市建在木桩上，是荷兰的又一特点。因为要兴建一座城市,必须与水争地,首先修筑围堤,排干里面的海水,然后填土打基,建筑房屋。荷兰的城市建设,不是分散凌乱地，而是按一条条线集中进行的，城市没有郊区，布局不觉星散，所有楼房都非常整齐划一地密集于草原之上。可以说,城市的教堂,与牧场相连,绿油油的草地，同红砖房相接，这就是荷兰优美典型的风光。

# 人　和　水

荷兰是如何形成的，我总算亲眼见到了。拿兴建城市来讲,首先圈一片海面,修起围堤,抽净里面的水,海底就显露出来了。在欧洲正式增添的这块土地上，河流给它积起肥沃的淤泥，大海留下了柔软的细沙。太阳将新的土地晒干了,荷兰人即开始种植青草,放牧奶牛,生产牛奶,制成奶酪,从霍达或阿尔克马尔运往英国出售。这真是物质转换的明显例证。

昔日的海底，如今成为所谓低地，它真是一马平川，肥沃而且美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也无法与这种人和水的悲壮斗争相媲美。举世闻名的人造低地，显得格外平整划一。当荷兰人着手投入人造低地的工程时，按照人类划线条的方式，将低地造得如同锯木板一样。人类的历史是曲折的，他的建筑工程却是直线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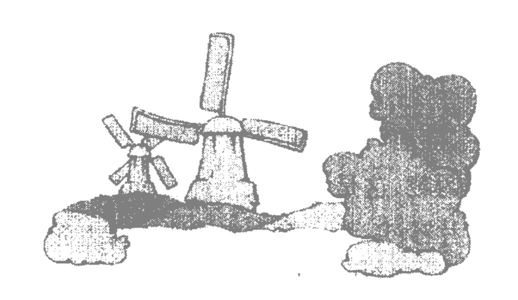
我参观了他们抽干一部分须德海① 的工程。请设想一下吧，这部分海面，相当于克拉德诺②、普日布拉姆③、塔波尔④和柯林⑤之间的一大片土地。海上风暴频繁，岛屿星罗棋布，船舶往来，同其他的海面并无区别。人们筑起三十公里的长堤,但对浩瀚无边的大海来说,它不过是一排积木玩具。这积木般的长堤上，正在运送瑞典的花岗石，堤身因而每天向前延伸一公尺左右。长堤竣工之后,堤内出现了河流、大地,经过二、三十个春秋，黑白两色的奶牛就可到此放牧了。

是的，现在就得筹划，由海底造成的低地应该分配给谁。弗里斯兰⑥ 的农民留恋他们的牧场，哈勒姆低地⑦ 的郁金香种植者酷爱他们的花园，都不甘愿离开故土。要使这块盐碱荒滩变为肥沃、干燥的土层，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是，长堤上的运输并未间歇，荷兰人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继续着他们的事业，大约经过几代人，这块土地才会生产出第一块奶酪，开出第一朵郁金香。

没有长堤维护的海岸，水陆之间，只隔着一道篱笆，防止地面的沙土流失海里。试想一下,大海和陆地,中间只有一道柳条篱笆和沙土围墙,如果篱笆松散了,半数的

① 位于荷兰的西北。
② ③④⑤ 捷克地名。
⑥ 位于荷兰北部。
⑦ 位于阿姆斯特丹以西。

**荷兰人将陷于泽国之中，只好乘桴浮于海了。因此，他们在岸边栽种大量柳树，维系与加固堤防。**



# 在 海 滩 上

在荷兰，陆地同大海相连接的地方，有的横亘着起伏不平的山包冈陵，这是海浪长年冲积而成的一个个松散的沙丘。片片沙滩，紧靠着人造低地。滩上先栽灌木林，然后种植青草，渐渐地形成了沙造的堤防。年深日久，野草香蒲蔓延滋生，被无休止的海风吹得不停的抖动，柔弱的小草担负起了重大使命，它的根须使松散的沙丘变成了维护荷兰海岸的坚不可摧的屏障。

从沙丘往下走，是一大片被潮汐冲刷成的海滩，贝壳海螺，俯拾即是 浴池澡堂，星罗棋布。游人搭篷而居，儿童玩耍嬉戏，似乎整个民族都在阳光普照的海滩上，欢度假日。再往前看，就是茫茫无际的灰色喧闹的大海了。荷兰公司的轮船，停泊在附近。那湿润的海洋气息，鱼类的腥味，碧波的闪光，委实令人心醉。你在此逗留一阵，遥望那水天一色的美景，抚弄那温暖的沙粒，也许什么地方也不愿再去了。世界是辽阔无垠的，在哪里不是一样呢。



我记忆模糊了，大约在阿姆斯特丹西南海滨，我见到了成群的水母，整个海滩，遍布着它们透明的胶状的躯体。我向海中游去的时候，处处碰到水母柔软而湿润的触角，我又害怕又惋惜地游开了。那天的大海太美了，比世界地质学史所叙述的还美上几倍。夜晚，海上闪起光亮，浪尖上绿光耀眼，它像电光似地，向四面扩散，突然全部消失在水里了。不一会，海面上又泛起阴冷可怖的粼光，它漂浮游荡，直到岸边才熄灭。目睹这一景象的决不只我一个人。

但是，最美妙的还是星期天的大海。这时的海，是大众的海，民主的海。处处是儿童，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笑靥和用灼热的沙粒筑起的沙堆。多么奇异的海滩景色啊。对大家来说，儿童玩耍的海，同远洋巨轮航行的海一样，都是伟大的。

# 鲜　花　之　国

想了解一个地区,唯一的途径,就是你必须从火车上走下来,徒步旅行,骑自行车,乘小轿车,公共汽车,轮船等,因为铁轨像所谓手术刀一样,将大地分割成块,而公路与河流却同大地有机地联在一起，它们同人们千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完全相同。你从火车上所瞥见的原野，单调乏味,丝毫不吸引人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则可以观赏树木、人群、村落、历史片断,甚至了解当地的精神状态。

你到荷兰旅行，请务必不要匆匆忙忙。因为在你面前，吊桥随时可能被拉起，满载奶制品的货船从桥下通过。这时候,仿佛当地的守护神在轻轻地对你说"时间有的是,我在此至少已呆了六百年了。"

多么遗憾啊,我经过荷兰人造低地的时候,错过了郁金香和水仙花盛开的时节，未能观赏荷兰原野的全部美景。我只见到人们像刨土豆似地在挖掘花树的根。不过

我还是看到了鸢尾草,飞燕草,金色百合花,玫瑰花,苗圃和花室，还有面积达数平方公里的大型玻璃温室，大规模的养花工业，庞大的植物工厂，还有运送鲜花前往英国的火车、轮船和飞机。在荷兰，住宅的每个窗口和桌面上，都摆设着鲜花。房间每个角落，布置有花盆，运河中航行的是载满花枝的船舶。百花盛开的时候，有玫瑰、罂粟、睡莲、香豌豆花和西伯利亚鸢尾花。种花人在红、黄、灰白色蔷薇花丛中，欣喜若狂。花园里还有杜鹃花、夜合花等,不胜枚举。

荷兰，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家庭养花的园地，小巧别致。充沛的雨水，使花儿显得分外清新。银灰、金黄、绛红色的树丛中,百花盛开,群芳斗妍 池水清澈,粉红色睡莲舒展，大道笔直，苍翠柏树成荫。我心中似乎有位满怀羡慕之情的园丁说道，他们干得太妙了，如果我有这样一片肥美的土壤，土地里有充足的水分，冬天有温和的气候，再加精湛的园艺技术和足够的资金，难道我的花儿不比他们鲜艳百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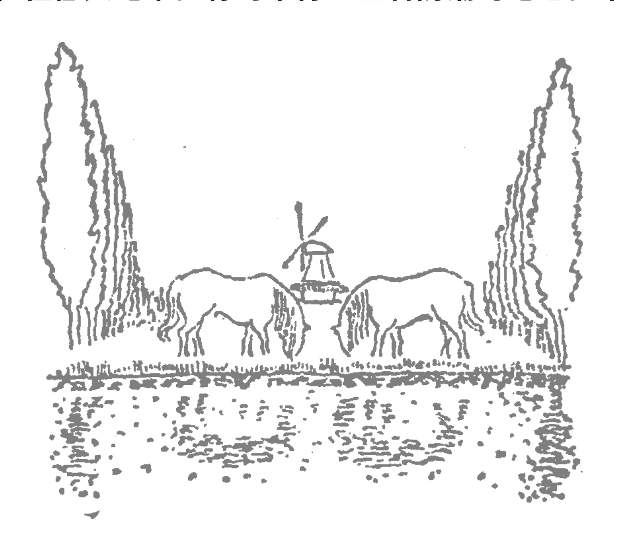
是的，园丁，你的花也许会枝繁叶茂。但荷兰的鲜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五百年的园艺史，这从每一束花上都可以看得出来。看吧，那花儿显得多么矜持庄重，正如人们所说的，具有一种特别风度。几百年的时光，是无法超越的。末了，我还要告诉你，这里另有奥妙，那就是荷兰之光的神奇的作用。

# 荷　兰　之　光

我不善于为你们刻画这荷兰之光。它是那般纯净、清澈,使你明察秋毫,看清万物的棱角和细节,一直看到世界的边缘。所以古代画家从事创作时，仿佛使用了放大镜似的，将作品表现得细致入微；当地饱含雨露的空气,对此也不无影响。此外,荷兰之光使各种色彩显得格外纯正,它们无比明亮,但并不刺眼,让人眼花缭乱,它们宛如晶莹的露珠点缀着的鲜花。荷兰之光，是那样纯粹明净,又是那样柔和清凉。要知道,光,对艺术和花朵具有重大作用,姑娘们的皮肤之美,同荷兰之光的影响必定有密切关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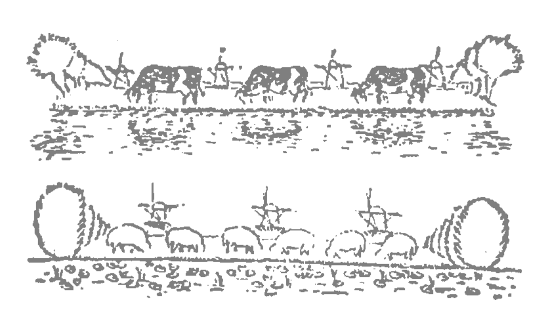
# 田　园　诗　情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一条条运河之间的绿色低地上，黑白花牛，白头黑牛，白腰蓝嘴黑牛，在低头吃草。有的牛背上盖着防潮的毛毡。牛群吃



草反刍，有时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什么。牛犊的模样像贵夫人，仪态端庄。老牛好似牛群的家长，无比尊严。极目远眺，四周全是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这是真正的荷兰：碧绿色的低地镶嵌在一条条运河之间，成群的骏马，慓悍强壮，腿粗如圆柱，鬃毛随风飞扬。除了深深的野草遮掩着的运河，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飞驰到乌德列支或兹伏勒①。辽阔无垠的原野似乎归它们所有，它们是这个自由王国的主人和公爵。



低地上还有白色的绵羊，它们在天堂般的绿色草原上，悠然自得。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还有成千上万的小鸡，长毛山羊，但没有一个人影。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只有到了傍晚，才看见有人驾着小船过来，坐上小板凳，给严肃沉默的奶牛挤奶。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远处

①阿姆斯特丹东部城市。

偶尔传来汽笛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在这里，谁都不叫喊吆喝，牛的脖子上的铃铛也没有响声，挤奶的人更是默默无言。



运河之中，装满奶桶的船只舒缓平稳地行驶，汽车火车，都装载着一罐一罐的牛奶运往城市。车过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狗不叫，圈里的牛不发出哞哞声，马蹄也不踢马房的挡板，真是万籁俱寂。沉睡的牲畜，无声的低地，漆黑的夜晚，只有远处的几座灯塔在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这就是那真正的荷兰。

# 现 代 的 荷 兰

如果你们问我,在荷兰最喜欢的是什么,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住宅,还有奶牛,港口,维尔美也尔的画,鲜花,运河,云霞。我首先提到的是住宅,那就谈谈住宅吧。

我不清楚,荷兰妇女的地位如何。但我感到她们享有优势地位。因为在这里,处处显示出一种妇女所特有的整洁性。我并不是说,这里是裙钗统治,抹布具有指挥权,则是毫无疑义的。在英国,我感到惊讶的是,住宅都防护得严严实实的,好像临街的城堡,有栅栏、围墙、常春藤掩护着。而更使我惊讶的是荷兰,住宅和街道之间,别无屏障,窗外的小花园不设栏杆,宽大明亮的窗户没有挂窗帘,行人对灯光照耀下室内舒适的陈设和有条有理的生活情景,真是一目了然。荷兰的街道同室内建筑十分相似,如同左邻右舍的公共走廊,美观整洁,井然有序。

荷兰似乎不造住房,而修建街道。住宅好像是街道

的内部陈设和布置在两旁供人们使用的柜子，人们打扫住房的尘土,如同擦抹珍贵的家具。走进这样的住房,到处是窗户和滑门，这是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墙上满挂着风景画，仿佛使人看到窗外的景致：低地，风车和运河。啊,原来这是凯普[1] 的绘画,那是德魏尔德[2] 的作品 这是德尔夫特的古瓷器皿，那是帝国时代的锡器。小伙子，这些不仅是古玩珍品，同时也代表着古色古香的家庭。

再简单地说说新建的街区吧。别的地方都在谈论新型建筑艺术,立体主义,工人新村和其他成就,而这里却是一公里一公里地在筹划新的建筑,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些工人街区,大约要一百年之后才可以住得满满的,因为街道极为广阔,还有儿童活动的草坪,带凉台的房屋,阳光普照,窗户明亮,空气清新,但到处悬挂着出租或出售的牌牌。那样漂亮的新区，几乎有半数空无一人。

荷兰以其特殊的方式，给现代建筑艺术家提供了范例 讲究实效,为现代化生活从事建筑,利用住宅建筑的所有成果，同时，明确而出色地保持和忠实于本国的精神、传统和民族特点。荷兰的建筑艺术，既非常现代化，也非常民族化。

我们怀着几分羡慕的心情指出,任何人类劳动,是无法超越时代的，几百年之后，再看看我们的所作所为吧。

① 凯 普（1620—1691）,荷兰画家。

②德魏尔德（大约 1590—1630）,荷兰画家。

# 荷　兰　小　景

## ——从城市到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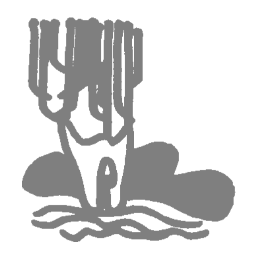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之间，同戈别马[①] 时代一样，都有整齐划一的林荫公路，公路两旁，都是运河，没有尽头的运河。土地被它们划分成整齐的片片。运河之中，扁舟荡漾，睡莲盛开。运河，就是界线，就是道路，就是篱笆，就是小径。农民用小船运粮，在船上挤牛奶，照看庄稼。他们站在船上，从一个地方驶到另一个地方。不知道耕地的时候，他们是否也在船上进行。住宅周围，没有围墙，只有河沟，没有门槛，只有简易的吊桥。情况就是如此。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都有平缓的运河联接着。运河与别处不同，不是在地下，而是在地上。水面比地面高，水在高处流，人在低处走，船所航行的水面，几乎高出人的头顶。但人们坚信堤防的稳固，水不会外溢泛滥，因

①戈别马（1638—1709），荷兰著名风景画家。

为有这样的信念,更觉得堤防的牢固。要知道,这里的水几乎是由下而上倒流的。人们用抽水机从低地、运河和沟渠,将水抽到高地,抽到大河,港湾,因此,运河边上,架有一排排风车。这不是用来碾谷物,而是运水,由沟渠运到运河,由运河到港湾,由港湾到江河,由江河再自然注入大海。

可是今天大多数风车已不再转动,不再运送水了,只是作为荷兰的象征。抽水,靠电力进行了。



# 海　　港

我不否认，我是个孤陋寡闻的地老鼠。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所见到的每个港口，对我都具有一种魅力,哪怕只停着一条黑桅杆的小船,也使我感兴趣。从某个方面讲,我更喜欢停着渔船,带有桅杆、白帆、船桁和缆绳的小船的海港。因为这种船可以带着你进入梦境，走上冒险之路。

“放下后帆!”船长喊着“六个人到吸水管旁!砍断缆绳!”可是那古老的方帆双桅船,小汽艇,三桅船,怎么看不见了?醉醺醺的手上玩着小猫的船长，你到哪儿去了?你刻薄对待船员,让他们吃发霉的面包干,喝生了虫的水,你上哪儿去了?这些古老而美观的船没有了,只剩下张着红帆,捕捞青鱼的小船,远看是白色,鱼网高高挂着，穿高筒靴的渔民稳重地操作着。站在这里，依着栏杆,望着深色的海水,思想就像桅杆倒映在水中,既深沉,又曲折。

小伙子们，放下帆来，收起缆绳吧，我们怎能同马萨① 的渔船和双桅船相比，同鹿特丹的港口，同阿姆斯特丹的船坞和港口相比，怎能同满载粮食和煤炭的货轮相比？你看那贮水池，活动吊车，挖泥船，印度和圭亚那开来的货船，领航的小艇和摩托船，还有灰色的战舰和缓慢的拖船，它们如同海上的大牛、大象、黑色的肥猪，呆在无限大的牛圈之中，鸣叫吃睡。这里还有戴花头巾的褐色的马来西亚人，还有油腻的海水，像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黄金熔液。

这个所谓的小国，它的船只可是航行到全世界。国家虽小，但它吮吸着大国海洋的晶莹的乳汁，你似乎能听到它吸奶以致呛住了的声音。

傍晚，在港口的小街上，家家都放下红色窗帘，乐队开始吹吹打打，体态臃肿的大船慢慢航行到黑暗的海上，陈旧不堪的货船在等待人们装货。

①位于意大利。

# 古 老 的 荷 兰

除了上面提到的真正的荷兰，还有所谓古老的荷兰。但请勿将二者弄混淆了，因为真正的荷兰大部分是古老的，而古老的荷兰大部分又并非真正的。

举例来说吧,有的渔村,并不以渔业为生,而是靠旅游和绘画收入过活，特别是粗制滥造的画。这些古老的村子,保留着古老的房屋、船只、服装和住着长满胡须的守着旧家当的老渔民。沃伦达姆岛还有这样的习惯：穿特肥的大腿裤,戴羊皮帽,妇女穿方格裙,戴双翼宽沿帽。马根岛上的居民则穿肥大短裤,颜色鲜艳的紧身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他们从国家得到补助，给旅游者出售木屐,明信片,花边和各种小纪念品。旅客乘木船游览,给穿民族服装的老人孩子照一张像,赏一盾半荷兰币,可以随便进入民间小舍,购买明信片。一句话,这里的生活富于浪漫色彩。人们主要讲英文、德文和法文。

我不愿意说你们心肠软,但我有点为你们害臊,人们

为了一点钱,将自己卖给旅游者了,这使我感到屈辱。我悄悄地走到一旁,想给几条渔船拍个照片,作为纪念。突然,从一条渔船上跳出一位化装的渔夫,怒气冲天,用扫把驱逐我,还大声嚷道 不准别人给我照相,不准给我照相!——我算得到一点慰藉，至少有这样一位诚实的人。

乡亲们,知道吗,同样的问题也等待着我们。我们也希望至少在某些地区保持民族服装和住房的特点，也有人愿意资助民间文艺活动，展示民族特色。每一所古老木房的消失，每一种刺绣手套的失传，都使我为之惋惜。但是，我不希望在我们斯洛伐克看到马根岛上那样打扮的男女,因为这对民间艺术,对那些人,都不够严肃。

还要谈谈古老的荷兰,它并不显得那样雍容华贵,花里花哨。女仆仍戴着荷兰帽，穿着木屐在大路上跑。这不是为了保持民间风俗,而是为了像小船一样,可以在雨中行走。此外还有过去的宗教团体的贫民和老人。在别处从来未见到像荷兰这样多的老年人。街头的长条凳上坐得满满的,他们在温暖的阳光下,想摆脱老年人那可怕的孤独。对老年人采取基督教的和善态度，也是古老的荷兰的一个特点。

至于民族音乐，主要是拉手风琴。这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乐器，因为它大大有利于肩膀向宽度扩张。

# 过去的艺术大师

看到其他国家的画廊展出的很久以前的荷兰绘画，有时令人高兴，有时对我吸引力不大。只有到荷兰之后，看到他们的作品，才使我有宾至如归之感。

人们称荷兰画家为‘ 小巧的大师 ”,因为大都只创作小型作品。这些绘画是为小巧玲珑的住宅和房间而创作的。从这些住房里，可以观赏小街道，小运河。他们没有大教堂的祭坛装饰画，宫廷水彩壁画和油画。是的，他们在绘画方面，也不得不节约占地面积。

人们称他们为‘ 小巧的大师 ”,还因为他们所表现的题材不是圣人和升天节，也非神圣的家庭，狄安娜神和维斯纳神，而是生活中的小事物，如被宰杀的鸡，可敬的舅舅，节日的农夫，牧场挤奶，海上泛舟等等。如果希望看到宗教人物或弥撒盛典，请到大教堂去参观吧。加尔文教派，将雕塑与绘画从荷兰教堂里一扫而光，使教堂成了一只搁浅在沙滩上的一无所有的空船。雕塑艺术至今未

获得发展，而绘画则不得不注重人世间的事物，宗教题材没有了，厨房，酒肆，商人，老大娘，慈善人物则成为绘画的内容，而画家对此也感到心满意足。也许是受了清教和气候的影响，人们对狄安娜神和维斯纳神，画得是太少了。因为在那湿润的环境中，画裸体作品是不适宜的。

由于地面的缺乏和宗教改革的结果，荷兰出现了世俗的资产阶级小型艺术作品。不过我想说的并非这一点。我是说，荷兰画家不像意大利的米开朗琪罗等人，靠在建筑架上作画，而多半是坐着创作。因为是坐着，所以不惜功夫、不厌其烦地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就近观察事物，反映真切，分毫不差。因为是坐着创作，就可以在床上平稳地摆好花束，鱼儿，酒杯，葡萄，海虾，西瓜和其他赏心悦目的东西，然后从容挥毫作画。波特① 画牛，就是坐着画的。德尔弗特的维尔美尔② 创作时，也只从一定的角度，摄影师们称为透视法，就是说，是坐着创作的。布劳埃③ 和奥斯塔德④ 坐在农村小酒店作画。斯迪恩⑤ 在城市醉汉和妇女中间坐下创作。凯普⑥ 坐在野外写

①波特（1625—1654），荷兰动物画家。
②维尔美尔（1632—1675），荷兰画家。
③布劳埃（1606—1638），荷兰画家。
④奥斯塔德（1610—1685），荷兰农民风俗画家。
⑤斯迪恩（1626—1679），荷兰风景画家。
⑥凯普（1620—1691），荷兰画家。

生。莱斯达尔① 在室外坐着写景。只有年迈的勃吕盖尔② 画画时是居高临下，好像从屋顶俯视地面一样，不过他其实是比利时人。

这就是坐着的画家为坐着的市民所创作的艺术。市民艺术的内容也包括有农民,但这样的农民,是他们带着城市商人高傲的讥讽态度画出来的。艺术家们喜爱画静物，趣闻轶事。而这类笑谈资料，正是坐着的人的娱乐。这样的美术作品,不是供给人们前往参观的画廊,而是作为人们闲坐着的房间摆设。由于画家坐着创作家庭画，荷兰的艺术也表现了若干新的因素。

我们所坐着的世界,是平静的,时光缓慢的,人们在里面可以侃侃而谈,又是亲切和睦的,随便自如的,可以议论纷纷。大家乐意进行观察，发现最亲切感人的事物。如果让一位兴奋好动的人坐下来，顷刻也会失去他的激情和频繁的手势。宣教传道,无法坐着进行,坐着只能随便交谈。荷兰的艺术,是在编织的舒适座椅上产生的,因而使它和它所表现的世界失去了热情,只是从近处,从下面观察事物。

这时候,伦勃朗③,一位惊人的悲剧性的、笼罩着一层晦暗面纱的人物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①莱斯达尔（1628—1682）,荷兰著名风景画家。
②勃吕盖尔（1525—1569）,宗教画家。
③伦勃朗（1606—1669）,荷兰最著名的画家。

# 伦　勃　朗

伦勃朗是位非凡的人物,模仿者大有人在,甚至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庞大学派。但人们并没有把握住他的真谛奥秘所在。这种真谛奥秘有着他独特的个性，反映了悲剧性浪漫主义者同理智审慎的世俗人物之间的冲突。名震寰宇的浪漫主义者，恰好出生于荷兰一座明净小巧的城市。直到现在，他的故居依然保留在阿姆斯特丹犹太区的边缘。这不仅代表伦勃朗的住址，也显示出他内心世界的一个侧面。他回避新教的阴森严峻，表现得忧悒不安和漫不经心。他在黑暗中探索，向东方追求，沉浸于冥思、深情和幻梦之中,同时未能摆脱严酷现实的缠绕。他的绘画描述了犹太教徒的珠光宝气、风烛残年和老态龙钟，刻画了苏萨宁充满泪花的眼睛，人之子①和普通人物的面貌，但最主要的是表现了人的惶恐忧戚，

①指耶稣。

惊愕恐惧和那种莫可名状的精神世界。他所遭遇的最大讽刺是，许多模仿他而产生的平庸作品，在他的故国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尽管他是在濒临崩溃的境况下与世长辞的，但两百年之后，他的继承者仍千方百计地要求，为了维护他的荣誉，应明令禁止对他的模仿。

来自世界各地的善良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在作者的黑暗与光明相互交织的绘画旁，留连忘返，但其实并未进行精心的研究。指望从这位画家的艺术中察觉和探索荷兰民族奥秘的游客，在伟大而神秘的艺术家面前，依旧彷徨无主，茫无所知。



# 维尔美尔·冯·德尔弗特[1]

我不会给你罗列那些风景画、风俗画、静物画和肖像画的全部大大小小的可敬的大师,他们的名字都很美,如多乌②,荷别马③,乌维曼④,冯·尼尔⑤,冯·格因⑥ 等等,我想同他们谈一谈，为他们满满地干上一杯。不过此时此刻使我眼花缭乱的是那名叫德尔弗特的美丽的城市，是维尔美尔的光芒四射的纯真作品。你看哪，读信的姑娘，厨房的女仆，蓝衣夫人，德尔弗特景色这些作品吧。这只是恬静的家庭生活的几幅画面，但任何其他人也未能如此准确和彻底地表现出荷兰所特有的光彩，妇女的

①维尔美尔（1632—1675）,荷兰画家

② 多乌(1613—1675)，名画家伦勃朗的学生。

③荷别马（1638—1709)，荷兰风景画家。

④ 乌维曼(1619—1668)，荷兰画家。

⑤尼尔（1603—1677）,荷兰风景画家。

⑥ 格因(1596—1656),荷兰雕刻家,画家。

文静,隆重的气氛和充满熨斗、肥皂以及女性的馨香的家庭亲昵而庄重的气氛。游人站在这些画作旁，都屏住呼吸,踮起脚跟,就怕干扰和弄脏了什么。因为那种莫测高深的纯洁性是奇特的，闻名的，甚至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 弗朗斯·哈尔斯[1]

好了,现在你无须屏息静气,细声说话了,因为这就是供小伙子们看的。请看这位先生的自画像吧,他,一位踉跄不稳,爱酗酒的人,体态臃肿,身穿节日服装的肇事者,无所用心的脑袋,无所事事的双手。在画面上,那是一双多么讨厌的男子的手啊，给人一种不知羞耻的感觉。可是他是一位精通本行的严峻的大师，他用那睡意朦胧的双眼,吃力地观察事物,创作肖像画。他画的人物,栩栩如生,画的管风琴,似乎在发出响声,打着领结的淑女好像在困难地呼吸着，市政厅的老爷仿佛在打鼾。这一切,画师几乎是以愤怒的心情涂在画布上的,因为他对上层人士并无好感。天才是需要健全的体魄的。一位完善的血气方刚的男人，由于酗酒和中风而离开了人间。

①哈尔斯（约 1580—1666),荷兰肖像画家。

# 小 小 的 民 族

如果没有伦勃朗的作品，游客得到的最后印象大概是,一个小小的民族,生活在小康之中,实在是一件美妙的事。这样一个美丽、平整和理智的国家,发展顺利,生活得不坏。那里没有山,但是有深沉的痛苦,有光明,有惊人的美。这一切，集中表现在伦勃朗的作品中。

从其他方面讲,这的确是一个让人们心满意足的、讲究实际的国家！

## 一　沿着双头鹰[①]的足迹

此时此刻，虽然谁也没有人询问我，但我要承认，我不大喜欢旅游。在国外，我总有些受制于人，心里不痛快，对一些复杂困难的事甚至抱有反感。最简单的事，如买张邮票，也会出现麻烦。如果说我跑过几个国家，那不

①指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徽。

是为了好奇和冒险,而主要因为我缺乏想象力 就是说在当时想不出任何托词和借口，顶住别人以某种理由迫使我到这里或那里旅行。我这样讲，是想说明，我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都不是为了发现什么,或按照某种安排，要了解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或先人为主的见解。一般说来,旅行对于我有点像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使人身不由己。比如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会看见双头鹰,可是却突然碰到了，这真有点像他乡遇故知一样使我惊讶不已。

例如，在托莱多城的比萨格拉城门上我抬头看到一只展翅的双头鹰雕塑,它那翅膀下面,至少可以容纳一个车轮。开始我十分吃惊，以为是在月球或布拉格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双头鹰式的国徽哩。这真是历史的巧合。我竟在托莱多的城门上，亲眼看到了同特热奇娜[1] 城门上一样的哈布斯堡王朝的象征。

第二次是在荷兰,说不准是哪个地方,但肯定是见到了。我记得在一个晚上,我闭上眼睛回忆,那一天在一座古建筑上见过双头鹰。我自言自语地说,对了,哈布斯堡王朝也统治过荷兰，当时它可是个庞大的帝国啊。

可是有些事情，不像城门上的国徽那样容易描写。例如,在西西里岛,就未曾见过任何标记。但那里有巴洛

①特热奇娜（1740—1780），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

克式建筑。我说,怎么回事,这里的巴洛克式同意大利北部完全不同,给人一种更柔和、甜蜜、美观和温暖的感觉,也许是受了西班牙的影响吧。——若干年之后,出人意料,我又在西班牙看到了当地的巴洛克式,确实具有西班牙特点。它表现何在,我无法确切描述。当时,我很自然地回想起马洛斯特拉纳①,维也纳,萨尔茨堡②,一句话,想起了中欧的巴洛克式,它表现力强,柔和优美,卷曲多姿,气势雄伟,在建筑上具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

是的，这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但在荷兰我也产生了同样的印象。荷兰的建筑物正面,装饰豪华,造型生动,比起其他地方来,显得更加深沉含蓄,也更富于想象力，没有古典主义的因素。这些国家的建筑有种某种共同之处,而这种共同性,在法国、德国北部和罗马,是不曾见到的。但在西西里岛,西班牙,荷兰,中欧,则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的巴洛克式体系。在他们的建筑艺术之中，包含一种隐隐约约的亲切的家庭式特色。

我不打算就建筑艺术和巴洛克式问题专门写一节。我只想说明,有些国家,哪怕制度是坏的,曾经都属于一个整体,从千百年的历史中,能寻找出它们某种共同的精神特征或痕迹。当然,文化上的一定的联系,不过是政治

①布拉格市的一个古城区。
② 奥地利城市。

制度非本质的表现。这种联系表现为人员和财富的交流,是偶然的,表面的,但是是一种交流。

一个旅游者在几个不同的国家发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徽,对该王朝的幅原辽阔深感惊讶,简直成了日不落的帝国。它包括捷克,匈牙利,阿尔卑斯山国家,那不勒斯,佛兰德①,荷兰和拉丁美洲。经过事实的对比,游人会吃惊地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重大原则。那些统治者可能并非伟大人物,相反是些行为乖张,疯疯癫癫,庸庸碌碌之辈,或是一些油滑政客,无疑是一些缺乏伟大理想的人物。但是,王朝在历史上的平庸无能,并不能抹煞它的使命的伟大性：将中欧形成一个超民族的整体。这就是试图用巴洛克式建筑,建立一种泛欧王朝,甚至建立一种附属民族的联盟。我们无须指出那个王朝制度的愚昧和残忍,但当你在布拉格军火工厂看到双头鹰,或者几年以前人们兴高采烈地将那铁皮制作的怪物② 取下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 天哪,那些专制主义者曾经具有多么大的能量啊。但是谁也不会以激动的心情去回忆哈布斯堡王朝，但是会想起这个帝国的庞大和世界性，想起它给我们民族带来的许多不利，但它毕竟有利于我们民族的形成,对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不论怎么说,其中存在着某种超乎国家之上的伟大理想。我们丝毫不会去

① 中世纪伯爵领地，包括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地区。
② 指双头鹰。

怀念那个王朝,但是我认为,从政治上实用上讲,它包含有我们民族的传统，这不仅仅指为民族生存所进行的斗争，而且也指那种作为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制度的一员的意志和能力。我们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员，又是哈布斯堡巴洛克式帝国的一个肢体。历史学家们会问，以上两种情况,仅仅是一种违背本意的必然性,还是历史的偶然性，或者是我们国家生活的政治纲领的体现。我重复一句,我们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传统 或多或少自觉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接受泛欧主义。直至今日，这种传统对我们也许仍有它的作用。

当然，不会再出现使许多国家和民族组成更高级的组织和建立世界秩序的那种王朝和神圣罗马的皇冠了。今后将注重经济现实,出现社会与人道的团结,不会有任何双头鹰，而是一种含意更深刻更现实的我们大家共有的一种标志。对此，有人已开始筹划了。让它成为一种鼓舞力量吧。至于说到我们，是早有历史经验了。我们可以说,让我们动手干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有上千年的经验了,我们已习惯于处在某种民族联盟之中,尽管这并不总是对我们有利。也许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使命吧。

在这里，我又回想起在一些遥远的国家所见过的文物古迹。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它们之间有一种根据各民族的政治交往而形成的文化联系。这大概可以证明，国际性的政治活动也会带来某种肯定的价值。虽然这种

政治带有个人的性质，有时甚至是强力的，不受欢迎的，如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政策。如果有一种大型建筑线将我们同其他民族——不论亲近和疏远——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生活在世界的有机的政治网状叶中，那对我们或欧洲其他民族摆脱文化上的困境和孤立状态来说，将会有极大的好处，而这种孤立状况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可能我们至今未充分意识到，在政治的历史足迹之下，开辟了多少充满生命力的源泉啊。如果你沿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足迹走，不仅会看到巴洛克式，还会发现各种相互联系。我们和波希米亚的弗拉门科舞，同西班牙的弗拉门科舞，从名称上讲，都同古老的佛兰德的文化传统有继承关系。一种更广泛的世界性的制度，对我们和所有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巨大的自由，充沛的创造力，欢乐精神和丰富的思想。我相信，要靠政治为我们和其他人开辟道路。

## 二　再谈小民族

不久以前，一位年轻的拉脱维亚人来找我，转弯抹角提出他的一个生活问题：仅仅为极少数的人写作和出版拉脱维亚文学书籍，是否有意义。花费那样大的气力，保持那么个民族孤岛，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就为了能用拉脱维亚文写作和按拉脱维亚方式生活，是否有价值。如果靠拢一个更大的文化地区，用德文或俄文出书，为范围更大的精神潮流作出贡献，用更具有世界性的语言去参与

解决欧洲的文化问题，岂不是更为合理。

我回答说，先生，这我们早已知道。四十年前，捷克有位不满分子①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遭到全民族的诟骂，但对他的问题并未作出最后的回答。真正的回答在于，今天你们其他欧洲国家，一直到雷维尔②城的人，都来到我国研究这样一些文化人物，如布热奇恩③，马萨里克④，谁也不为肖乌尔那个可悲的问题去伤脑筋，知道吧？

"是的，"年轻的拉脱维亚人苦恼地说，"可是我不是来自雷维尔，而是来自里加。雷维尔城住的是爱沙尼亚人。可见，有的人，有的地方，连我们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分不清，那么写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如此等等。

虽然我们已不因为肖乌尔的问题而头痛，但却在为自己小民族的地位问题操心。有些人认为，同其他民族相比，我们更应该保持在孤立落后的状态之中，相反另一些人则主张，我们应该更多地走向世界；一部分人每天为我们的狭小环境叫苦，另一些人则不断提醒我们警惕那心怀叵测的会将我们吞噬掉的巨大世界。一句话，总有些忧心忡忡。因此，别的地方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自

①指捷克文艺评论家肖乌尔（1862—1892）。
②前苏联城市。
③布热奇恩，捷克作家。
④马萨里克（1850—1937），捷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然就感到兴趣了。这就是到达荷兰之后，除了欣赏伦勃朗,首先要关心的问题。

不错，荷兰人在小民族之中，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首先,他们这个小国是个殖民主义大国,几乎一个荷兰人有七名棕色的爪哇人，马来西亚人和其他多神教徒为其栽种香蕉、莳萝和甘蔗。第二,他们好像有足够的金钱去购买大国列强的称号，如果有时廉价出售这种称号的话。但不论怎么说,荷兰的任何钱币,任何海外殖民地,都没有给这个不足八百万人的民族增添一丝光辉。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是否有人像我们和爱沙尼亚人(我想说的是拉脱维亚人)那样,为小民族的忧郁的命运操心。从他们当中看不出这一点。我更感到兴趣的是，他们在人口数量少的情况下，是如何行动和表现的。

表现是明显的，引人注目的。首先反映在你所见到的几乎所有比例关系上。荷兰人似乎创造了一种以小尺寸为基础的风格。他们的房屋比别的地方小，住处不大，像鸟笼一般。城市也小，好像拥挤在一个手掌上。除了海牙的和平宫和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之外，看不到任何宏伟的建筑,任何有气派的设施,任何脱离小国尺度的东西。尺寸上的紧凑和节省，成为这个民族正式的根深蒂固的法规,不仅是正式的,而且成为本能的,我说是道义的法规。这个民族在其狭小的领域内修建的一切，都同这个国家的大小相协调。他们不会在建筑上自吹自擂，

不会在生活上妄自尊大,不会去修建摩天大楼、游乐公司或英国的伍尔沃恩百货公司来装点门面。他们政府各部的建筑,同生活富裕的民房,很难区别开来。他们在数量上从不夸张,没有任何过分的疯狂的姿态,任何浮夸和不合实际的尺寸。但是,他们的建筑艺术同时又属于最先进的行列,他们的建筑工程师在世界各地修建水库和港口。可见,地域的狭小,并不决定他们生活空间的大小。

旅游者经过荷兰,会感觉到面积的狭小给民族特点和制度带来的影响,会想到这个有才能的民族,尽管有局限性,仍希望通过商业和公务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这里从贫困中出现了伟大的事物,那里又从想象不到的简陋的地方建立起代表性建筑。人们报怨环境狭小,想超出本身的尺度,将杂货摊和大企业混在一起,这就是说,在所有方面,都占有一点。假如我们缺少真正准确的米突尺,就请到荷兰去吧,他们在这方面有厘米尺和毫米尺。

我还想谈一谈荷兰的建筑工人。他们所建的工程不太大,因此可以更加注重美观和牢靠,不是采用大型方块石,而是用精巧的小砖,不是修筑高大的正墙,而是美妙绝伦的窗户。室内的坐椅不高,但是使人坐着感到舒适亲切。东西虽小,但不拙劣。都是由优质的原料和老老实实的劳动生产而成的,从质量上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财富,不过它的财富好像分散成一点一滴的福利。农民

和工人的住宅都如同小别墅。这座漂亮的房子是个酒馆,那个房子是杂货店,第三座房屋是个船舶公司。这儿简直有点平均主义，但下层的物质福利界限比其他地方高得多。他们的村落、集镇与城市,没有多大区别。只有港口,由于形形色色的社会差别和对比,同这种水平有所不同。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记述的范围了。

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水平问题。荷兰从面积上讲，是个小国，但是具有高度的至少是良好的水平。没有大工业,但工业的质量高 没有多余的土地,但它的产量名列前茅。它的福利的基础不是在海里，而是在奶牛身上，在人造低地上。他们用圆圆的干酪和郁金香征服世界，但同时也注意本民族的国防。一看就会了解到，他们的奶制品业和园艺劳动是多么出色，质量多么高啊。如果你稍微翻阅一下得到的专门材料,就能看出,他们的检查是多么一丝不苟,贸易和生产多么自觉和有纪律性,生产上的各种试验多么认真。我们说，他们对于本国土地上所生产的产品的完美和艺术性,深感自豪。从此,你开始发觉这个小小民族的值得肯定的秘密，它的力量在于质量。这个民族的理想不是力求数量大，而在于质量高。你们从劳动,生活方式,甚至大自然本身,处处可以感觉到这种质量。如果你们想脱口而出，谈谈荷兰人在世界上以什么著称,决不会想到任何大的数量,而会读到大多数事物高水平的和完美的质量。不论为他们自己，为世界生产,都是如此。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是科学。水

仙花的球根，工人的住宅，都表现了这一点。那里真像一个玩具店，但那些玩具制造得这样好，不折损，也不变形。创造良好的合格的东西，那就是创造历史。

游人到此，备受引诱，不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用高质量来代替数量，这种理想，对一个小民族来说，难道不是最好的方法？小民族的企业参加世界博览会，不就是通过它的车间和商店所出的特优产品，来保证它的竞赛吗？库存不在多，而在于完美无瑕。如果我们的店铺门面小，里面当然没有地方可以容纳废品，半成品和其他一文不值的东西。因为不好的东西，同好的东西一样占那么多地方。我们的太阳光下可没有什么空闲之地。

我所说的不是产品，而是重要得多的事物，那就是理想。也许我们曾经对世界上进行数量竞赛的东西考虑过多了。我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莱因河三角洲的小小的民族，像圣经中的玛利亚一样，以其特有的方式，保存了自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更好的途径。

# 后　　记

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是捷克著名作家、戏剧家，是捷克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医生之家,从小受文学的熏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深知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思想充满矛盾,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创作旅程。起初,他信奉相对主义,视资本主义为理想的社会制度，认为无须进行根本变革。他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主张暴力。同时,他又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那诗人般的心灵时刻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法西斯的战争危险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已开始文学生涯。三十年代,创作了不少小说、剧本、散文,大部分以奇特的题材和幻想的形式,揭露社会的不平、资本家的贪婪及其给人类造成的祸害。这时期的作品主要为小说《炸药》、剧本《机器人》、《昆虫生活》等。三十年代后期,帝国主义矛盾加剧,法西斯势力猖獗，战争阴云密布。恰佩克的思想和创作出现

重大转折，创作了歌颂工人团结战斗、舍己为人、临危不惧的高尚品德和英雄气概的小说《第一救生队》，表明作者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越来越站在人民一边。这一时期所写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作品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如小说《鲵鱼之乱》、剧本《白色病》和《母亲》，形象、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是产生法西斯的根源，而法西斯主义则是世界战争的前奏，他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去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就这样以文学的形式，为捷克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恰佩克的游记，主要创作于 1923 至 1932 年间，是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捷克文艺界誉为"最高水平的游记文学"，由于他的功劳，"游记文学才获得了优越的地位。"

这本《海国风情》介绍给读者的是作者访问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四国的游记。出访之前，作者并未打算写什么，也没有任何计划，一切听其自然。但是，异国的风光、色彩、情调和氛围，即它们所特有的美，扣动了作者诗人般的心弦。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当他还在旅途的时候，就奋笔抒怀，写出了一篇篇优美的散文诗一样的游记，风格清新洒脱，不落俗套。

恰佩克如同优秀的画家和摄影师，善于从平凡的景物中，捕捉和汲取那一瞬间美的画面、意境和情思，有时着意于细腻的刻画，有时仅勾画出粗略的轮廓，有时用幽

默巧妙的比喻，蕴藉含蓄，有时则直抒胸怀，自然明快。一翻开他的游记,意大利精湛的艺术,英国绚丽的湖光山色,西班牙迷人的夜色,荷兰如画的水乡,以及那变幻无定的海上景色,城市风光,生动地展现在眼前,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同作者一道,发出无限的赞叹。作者曾希望当一名“花园园丁”,希望生活像诗一样美,甚至发出了“美就是一切”的呼唤。他常常用“梦”来形容他所执意追求的美的境界，并陶醉其中。当我们读到英国湖滨的马牛羊“也在沉思,从容不迫地咀嚼着大自然的美”这样的描写时,感情上能不产生强烈的共鸣,不发出会心的微笑吗？作者所处的人世是污浊的，他想象的世界又是纯洁的,似乎是一座世外桃源。这种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不就是对严酷现实的一种讽喻吗！因此，本书可算得上是一首自然美和人性美的赞歌。

作者毕竟是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者，他并未沉醉于所谓人间乐园。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不平，在他的笔下时有流露。他鄙视英国社会的拜金主义，同情西班牙斗牛士的悲惨命运,敬佩荷兰人民与海争地的英雄气概,预感到社会风暴的临近。请读读他关于伦敦东区悲惨生活的倾诉，听听他在帝国博览会上震撼人心的感叹吧。他发现,大英帝国惊人的财富,原来是本国劳动者和殖民地民族的血汗和生命凝聚而成的。居民住地“比狼穴还可怕”,“像溃疡一样脏污”。大英帝国博览会,举世奇珍瑰宝,应有尽有,但却缺乏殖民地人民的精神,显示出有色

人种的沉默和衰败。这是多么深沉的悲愤和控诉啊。他还揭露，英国、意大利的宫殿教堂，已渐渐被银行占领。为期不远，圣坛上将不是站立着讲经的主教，而是坐着银行的经理。

他的游记之所以感人，还在于它饱蘸着一股浓郁的眷恋祖国的深情。当作者沉浸在异国充满诗情画意的旖旎景色之中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怀念自己的祖国。两种情怀交融一起，更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他说，他“像森林中迷路的孩子，无限怀念布拉格”。他惊叹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之广阔，饶有风趣地说：“同大英帝国周围的宇宙相比，我国周围的宇宙，一样宏伟博大！”在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帝国面前，他对自己小小的祖国充满自豪。

恰佩克是捷克文学中公认的语言大师，善于用最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复杂的事物。他几乎没有写过诗，捷克民族英雄、著名文艺评论家伏契克却称他为“诗人”。这是极为深刻准确的评价。不仅他的小说和戏剧，在形象思维和语言艺术上，具有诗的特色，他的游记，更是一首首美的散文诗，堪称游记精品。

本书译文，除访英游记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徐浩从英译本转译之外，其余三国游记，均由我直接从捷克文译出，不妥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教。

万世荣

1999.6